武俠世界

鐵堡情仇（江湖恩仇錄）　憶文・著

江湖恩仇，殺戮不休，永無終止；武林兒女，纏綿悱惻，情有獨鍾！傻小子華天虎，傻人自有傻福氣，請看他在如何巧妙的情形下，報却了師門情恩，敉平了『鉄堡』怨仇！奇峯頻出。令您捧腹，有意想不到的結局。



$5.00

第28年
8

編者話 看過了第4期巨型小說「福俠艷姬」的讀者，相信定不會忘記了傻頭傻腦的小子——華天虎，傻得可愛；傻得憨直，令你捧腹大笑。今期刋出的「鐵堡情仇」，他又傻勁十足，渾身解數，竟憑着他的傻人自有傻福氣和巧妙非常的情況下，報却了師門情恩，敉平了一段深遠的「鐵堡」怨仇，雖說江湖恩仇，永無休止，但使一對武林兒女，兩情繾綣，情有獨鍾。終於……本故事過程輕鬆惹笑，笑中有淚，感人肺腑，值得一讀。

☆ ☆ ☆

長篇連載「魔鳳遊龍」今期終結，情節發展迂迴曲折，出人意表，切勿錯過。本刋將繼「魔鳳」故事後另一長篇「俠影魔踪」刋出，敬請留意日期。

☆ ☆ ☆

民初時代，十里洋場的上海，處處明爭暗鬥，龍蛇混集，隱伏殺機。下期龍乘風撰著的「霹靂佳人」，就是對當時當地一班黑幫中的英雄、名流中的魔鬼，有深刻細緻和爆炸性的描寫，過程鬥智鬥力，細膩動人，精采萬分，場面熱鬧。愛好閱讀龍君作品的讀者，下期留意購閱本刋。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8期
（總號1400）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楞頭呆腦的憨小子

繁星滿天，夜空深遠，輝輝星光，映得大地景物依稀可見。

三更天，涼意濃，夜露透衣生寒！

夜雖靜，人却未安，通往白兔湖的官道上，正有兩道人影，加快了步子向前急趕。

一個是年輕的小伙子，一個是俏麗的小姑娘。

年輕的小伙子看來十八九歲，穿著一身破舊衣，濃眉、大眼，挺鼻朱唇，想是不喜歡常洗臉，臉額上已積了一層污垢！

俏麗小姑娘也有十六七，一身花布舊衣，洗滌的乾淨整齊，鵝蛋形的小臉蛋，頭上梳了兩根小辮子，水汪汪的一對大眼睛，配了兩道柳葉眉，倒是一位標準的小家碧玉。

小伙子身體結實，步履快捷，小姑娘胴體健美，步法輕盈，一看都是在武功上有根基的人。

隨着距離的接近，才發現小伙子相貌敦厚，給人的第一個感覺是頭腦單純，可能少幾個心眼兒！

小姑娘恰恰相反，她令人第一眼就看出來，她不但精明能幹，而且機伶刁蠻。

果然，小伙子愁眉苦臉，顯然受了不少氣，小姑娘高嘟着小嘴，似乎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有一點可以肯定，小伙子八成吃了虧。

這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正是奉了宮主凌霄鳳之命，離開了「飛鳳宮」，前去暗中拯救「鐵堡」，對付「金刀會」的華天虎和「小麻雀」。

「小麻雀」似乎滿腹的不高興，因而一肚子氣也都發洩在華天虎的身上。

華天虎自認是大男人，男人要有男人的氣度，當然不能和女人一般見識。

只見「小麻雀」抬頭看了一眼夜空，憤憤的「哼」了一聲道：「別人正在暖被窩裏睡大覺，我們却冒着凄風寒露拚命的跑……」

華天虎愁眉苦臉的道：「這是宮主的命令，那個敢不聽從？」

「小麻雀」立即埋怨道：「宮主對你那麽好，你爲什麽不要求遲一天到？」

華天虎立即正色道：「那怎麽可以？『金刀會』已經到了湖濱鎮，聽說明天上午就要下手了，萬一『鐵堡』出了事，那還得了？」

「小麻雀」一聽，更加生氣的說：「鐵堡、鐵堡，他們出了事與咱們有什麽相干？」

華天虎聽得一楞，說道：「嗨？鐵堡是武林世家，名聲很好，而且是天下第一刀……」

話未說完，「小麻雀」已哼聲道：「天下第一刀？要不是他們老堡主鐵鎮山和『金刀會』的大龍頭爭這個名號，老命也不會丟了，如今，連三個兒子也先後失踪了。」

華天虎不由憤聲道：「金刀會也太過份了，『鐵堡』就剩下一個哭瞎眼的老太太和小姐鐵麗花了，他們還不放過……」

話未說完，「小麻雀」突然正色警告道：「咱們先把話說在前頭，萬一咱們僥倖混進了『鐵堡』，你可不能見了鐵小姐忘了咱們宮主……」

華天虎一聽，非常生氣，不由沉聲地說道：「妳胡說些啥？俺只要俺師姐，天下的女人再美再好俺也不要，宮主俺也不要……」

「小麻雀」冷冷一笑道：「華天虎，你也不要咀硬，見了鐵麗花，只怕你連魂兒都丟了，告訴你，鐵麗花美麗的簡直像朶鮮花兒一樣，絕不輸咱們宮主……」

華天虎立即無所謂的說：「管她像花像鳥？她就是長得像天仙，俺也不要！」

說此一頓，特的又正色的說道：「妳和『小桂花』，『小喇叭』她們不是偷偷說俺呆頭呆腦的，送給妳們妳們也不要的嗎？」

「小麻雀」一聽，立即「噗哧」笑了，同時笑聲道：「可是，咱們仙子般的宮主却拿你當成了寶！」

華天虎也有些不高興的說：「是寶不是寶俺自己心裏知道，俺也不管妳們對俺好不好，反正俺也不娶妳們做老婆……」

「老婆」兩字方自出口，「小麻雀」倏的刹住了身勢，瞪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怒聲道：「你說什麽？你已經娶了我做老婆了，你還想娶『小桂花』和『小喇叭』？你到底想要多少個？」

華天虎也瞪大了眼睛，緊張的生氣道：「妳不要胡說好不好？妳是俺假裝的老婆，等『鐵堡』的事辦完了，咱們之間就沒事了……」

「小麻雀」更加生氣的說：「你才胡說呢？你我是宮主當衆賜婚的，全宮僕婦侍女，男女護衛都知道這件事，你想要賴悔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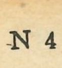
華天虎只氣得渾身顫抖臉刹白，不由大聲怒吼道：「妳再胡說八道俺要回去報告宮主了！」

「小麻雀」聽得渾身一哆嗦，但是他却嘴硬道：「你去呀？我才不怕呢！反正明天上午『金刀會』就要向『鐵堡』下手了！」

華天虎一聽，頓時楞了！

想一想，自己的責任重大，臨行時宮主一再交代，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爲，這是她成立「飛鳳宮」以來的第一次救難行動。

宮主也曾警告他，「小麻雀」刁鑽機靈，千萬不要中了她的圈套，如果她要破壞這次計劃，就先廢了她的武功。



鐵堡情仇

江湖恩仇錄／憶文·文　可飛·圖

刁婆婆和葉小倩也奉命暗中保護他們兩人，有困難可向他們母女請求幫助！

尤其葉小倩，更是千叮嚀萬囑咐，到了夜晚，絕對不可和「小痲雀」同床睡，更不可碰她的身體！

「小痲雀」見華天虎望着她發呆，斷定他絕不會回宮報告，是以，故意冷冷一笑道：「你不是要去報告宮主嗎！你快去呀！」

華天虎正想到刁婆婆和葉小倩，立即沉聲道：「現在回去已沒有時間了，俺要刁婆婆來了告訴她老人家！」

「小痲雀」聽了非但不害怕，反而醋勁大發，怒聲道：「你最好別拿那老虔婆來嚇唬我，告訴你，宮主早已叫我暗中監視她們母女了……」

華天虎聽得一楞問：「那是爲何？」

「小痲雀」輕蔑的冷哼一聲道：「爲何？她女兒葉小倩，一連三天在樓上教你『追風刀』法，宮主不放心，特的要我監視她！」

華天虎蹙眉道：「可是，『追風刀法』妳也學啦？」

「小痲雀」哼聲道：「她教我只是一點兒皮毛，教你可就不同了……」

華天虎楞楞的問道：「教俺有何不同呢？」

「小痲雀」更加不高興的說：「一會兒抬抬你的臂，一會兒摸摸的手，故意挨挨蹭蹭，看了就叫人噁心！」

華天虎想一想，「小痲雀」說的也不錯，葉小倩教他刀法時，的確是經常糾正他。

其實，他是「天下第一快劍」的徒弟，從小就學的「閃電劍法」，爲了前去救援「鐵堡」，才臨時學刀，當然學不好。

正待說什麼，前面官道上突然响起一聲驚恐嗥叫！

華天虎和「小痲雀」神色一驚，循聲去看，只見四個身穿淡黃勁衣的提刀大漢，正合力追殺一個衣著華麗的青年！

華衣青年手中提劍，生得劍眉朗目，挺鼻朱唇，這時他神情惶駭，額角滲汗，一張臉已嚇得有如紙白。

只見他不時倉惶回擊兩劍，隨打隨向這面逃來。

華天虎凝目細看，發現華衣青年頭髮蓬散，髮髻已被斬斷，連他那襲華麗錦綢長衫上，也是刀口連綻，後衫下擺也已不見。

但是，四個提刀漢子，依然咬牙切齒，揮刀猛砍，決心將華衣青年置死才會罷手。

華天虎一見，頓時大怒，脫口大喝道：「住手！」

大喝聲中，飛身向前迎去。

「小痲雀」大吃一驚，立即起步緊追，同時低聲道：「大總管，他們是『金刀會』的人！」

華天虎雖然聽到了，但身形並未停止，他覺得救人要緊，依然向前撲去。

隨着距離的拉近，已看清了四個提刀大漢，個個兇眉厲眼，俱都怨毒的向他望來，同時也發現，他們的刀背上，分別嵌有長短不一的純金飾條。

四個「金刀會」的大漢，同樣的沒有住手，繼續向着華衣青年猛剁亂砍。

華衣持劍青年見有人前來救援，精神一振，又回身奮力迎了兩劍。

華天虎一到近前，立即向就近的兩個大漢撲去！

兩個大漢一見，同時大喝道：「你小子找死！」

大喝聲中，翻身迎來，舉刀就砍！

華天虎身形一旋，「金剛掌」疾揮，「霹靂腿」起腿。

只聽「蓬叭」兩响，同時悶哼兩聲，兩個大漢的鋼刀還沒砍下，一個被掌劈中了肩頭，一個被脚踢中了小腹。

兩人身形搖晃，呲牙裂嘴，同時向身後退去！

一個人「噹」的一聲丟掉了刀，一個人「咚」的一聲坐在了地上。

另兩個追趕華衣青年的大漢聞聲回頭一看，捨了華衣青年趕快回來支援。

急急追上來的「小痲雀」，急忙埋怨道：「小虎哥，他們四個是英雄，那個青年，油頭粉面，一定不是好人！」

兩個回來支援的大漢，見華天虎徒手未携兵刃，却能在一個照面之下打垮了兩個同伴，顯然是個武功不俗的小伙子。

他們都是江湖老油子，知道就是兩人聯手再上，同樣的佔不了便宜，立即見風轉舵，同時道：「就是呀，這位小哥也太義氣了，打了好人，放走了歹徒……」

華天虎一聽「小痲雀」喊他「小虎哥」，立時警覺到這是宮主的命令，要他在必要的時候裝傻小子。

這時見兩個大漢和「小痲雀」一樣的說法，只得愁眉苦臉，歉聲說道：「對不起啦四位老哥，因爲俺師父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又說上天有好生之德，俺看到四位老哥要殺他，所以俺就喊住手啦！」

他原本相貌憨實，這時再故意裝幾分痴，當眞成了不折不扣的傻小子！

被踢倒在地的大漢雖然知道華天虎點子硬，但仍忍不住呵斥道：「你小子混頭嘛！也不睜開眼睛看看，大爺們可是好惹的……」

話未說完，回來支援的兩人已同時喝阻道：「馮五，你也不用埋怨了，這位小哥也不知道那小子是個採花賊！」

華天虎聽得心頭一震，不禁暗暗後悔，不該救了採花賊！

遊目察看，那裏還有華衣持劍青年的影子！

一個刀背上黃金條飾較長的大漢，譏聲道：「你們好心救了他，他連個謝字也不說就跑了！」

「小痲雀」則憤聲問：「請問四位大俠，那個採花賊叫什麼名字，下次我們碰見了他，一定殺了他！」

依然是那金條刀飾較長的大漢道：「哦！他就是『楓林山莊』的少莊主秦雨虹嘛！」

華天虎聽得雙眉一蹙，覺得有些不解，據師父和師母說，「楓林山莊」也是武林著名世家，聲譽並不比「鐵堡」差。

但是，身邊的「小痲雀」却哼聲道：「四位說的不錯，秦雨虹風流成性，是個出色的花花公子！」

另一個大漢立即愉快的說：「小妹妹，你眞聰明，今夜咱們也是有緣，雖然起了點兒小誤會，所幸不太嚴重，再會，再會！」

說罷抱拳，又向着華天虎拱了拱手，向着先前挨打的兩人一甩頭，喝了聲「走」，四人同時越野馳去。

「小痲雀」見華天虎沒有意思抱拳，只得拱手說了兩聲再見。

華天虎一俟四個大漢馳遠，不由迷惑的沉聲問：「小痲雀，妳怎的喊他們四個人大俠？」

話剛開口，「小痲雀」已沉聲道：「他們四個人咱們却兩個，萬一那兩個奔向了我，我身上連個鐵釘都沒有，我拿什麼應付？」

華天虎想起叫他裝傻小子的那聲「小虎哥」！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怒火，正想說什麼，「小痲雀」已繼續正色道：「離開『飛鳳宮』時，宮主一再交代，碰見了『金刀會』的人要藏拙裝呆，你却好，明明告訴了你，他們是『金刀會』的人，你照樣的上邊一拳，下面一脚……」

鬧了半天，還是他華天虎的錯。

但他仍正色分辯道：「可是，救人要緊哪？」

「小痲雀」立即問：「哦！你救的人呢？」

如此一問，華天虎楞了，只得道：「跑啦！」

「小痲雀」二句話沒說，哼了一聲，大步向前走去。

華天虎雙頰一熱，這眞是大姑娘生孩子——費力不討好。只得默默的跟在她的身後。

× × ×

東天泛白，金鷄齊唱！

天剛拂曉，華天虎和「小痲雀」終於趕到了湖濱鎮。

湖濱鎮約八九百戶人家，房屋一致面向白兔湖，其中廣宅大院固然不少，而最引人注意的還是武林著名的「鐵堡」。

「鐵堡」建於湖濱鎮的正中央，佔地極廣，堡牆，碉樓，堡內的房舍樓閣，全部用鐵石和鐵砂砌成，工程浩大，氣勢宏偉，加上他們本就姓鐵，因而成了名副其實的「鐵堡」。

華天虎看看曉色朦朧中的「鐵堡」，宛如昏暗中的怪獸，裏面十分寂靜，但高大的堡牆上似乎有人走動。

堡門樓上和四角，都有一根懸燈高桿，却沒有懸燈，顯得有些落寞、頹廢。

看了這情形，不由低聲道：「『小痲雀』，妳看『鐵堡』裏面，死氣沉沉，沒有一點兒生氣……」

話未說完，「小痲雀」已哼聲道：「倒楣嘛！」

華天虎正色地說道：「可是，裏面有人呀？」

「小痲雀」譏聲道：「人當然有，一窩子老少寡婦！」

華天虎聽得神情一呆，不由問：「妳怎的知道？」

「小痲雀」一抿嘴道：「說你腦筋不管用，你還老大的不服氣，鐵老堡主已死，三個少堡主也都失了踪。老夫人已七十出頭，大少奶也是三十好幾，二少奶奶二十來歲，三少奶奶也不過十八九，這不是一窩子老少寡婦是什麼？」

華天虎一聽，不由同情道：「她們好可憐……」

話剛開口，「小痲雀」突然止步沉聲問：「嗨？她們可憐關你什麼事？」

華天虎急忙道：「俺……俺也不過是說說罷了！」

話聲甫落，廣場盡頭的高大堡牆上，突然有人大聲喝問道：「什麼人在那邊說話？」

華天虎和「小痲雀」神色一驚，趕緊向廣場左邊的民房前走去。

所幸廣場寬大，天色朦朧，堡牆上的人看不十分清楚，否則，必然誤了這次前來的大事。

華天虎和「小痲雀」不敢在「鐵堡」附近的客棧中落脚，直到鎮後街的一家小店門前，才向打掃的店夥說明錯過了宿頭，要在店裏住一半天。

好在小店客人少，兩人選了一間一明兩暗的上房，吃了些東西，立即分頭大睡起來。

× × ×

「噹噹噹噹……」

一陣緊急的鑼响，立時把華天虎驚醒了！

華天虎睜眼一看，天光已經大亮，根據窗上的陽光，怕不已經晌午了。

他急忙跳下床來，掀帘奔向了「小痲雀」的室門前。

站在門前一聽，帘裏面還沒有一絲動靜！

由於鑼聲响的厲害，同時還有人聲吆喝，不由望着門帘，輕呼道：「小痲雀！小痲雀！」

豈知，裏面一點兒動靜都沒有。

他凝神聽了聽，裏面顯然有人，「小痲雀」仍在裏面。

於是，他又喊了兩聲，室內依然沒有反應。

他伸手掀動門帘，正待掀開，心中一驚，又急忙將手縮回來。

因爲，他想到了師父的告誡——非禮勿視。萬一「小痲雀」睡覺沒有穿衣服，那還得了？

繼而一想，她昨天跑了一夜，也的確累了，就讓她多睡一會兒吧，自己先到外面看看，回來再把情形告訴她也是一樣。

心念一定，轉身走至房門前，伸手把門門拉開了。

也就在他拉門的同時，裏面竟傳出「小虎哥……」

華天虎聽得霍然一驚，頓時想起了宮主凌霄鳳的一再交代——一切事情一定要和「小痲雀」商議後再採取行動，絕不可獨斷獨行。

這時見問，只得「噢」了一聲道：「外面一個勁兒的敲鑼，俺想去看看……」

「小痲雀」立即不高興的說：「敲鑼有麽好看的？不是跑江湖賣藝的，就是要猴戲的！你還是滿腦子的孩子氣！」

華天虎當然不承認自己是孩子氣，他立即想到宮中得到的消息，因而道：「宮主不是說『金刀會』今天上午就可能動手

嗎？」

話未說完，裏面的「小麻雀」已脫口惶聲道：「我的媽呀！這麼大的事怎的忘了？」

說話之間，門帘飛揚，神情慌張的「小麻雀」已由室內飛奔出來。

一看華天虎神色鎮定，沒事兒似的站在那兒，不由關切的急聲問：「現在是什麼時辰了？」

華天虎順手開了一道門縫一看，道：「已經晌午了！」

「小麻雀」聽得渾身一戰，面色大變，脫口惶聲道：「俺的天，你爲什麼不早些喊我？」

說話之間，急步向前，伸手把門拉開了。

華天虎看了「小麻雀」的緊張相，只得道：「俺喊妳啦，喊不醒妳！」

「小麻雀」那裏還有心聽，早已奔出了上房外。

華天虎急步跟進，同時提醒道：「小麻雀，妳不先梳一下頭？」

「小麻雀」立即沒好氣的說：「躭誤了事情命都沒有了，還梳什麼頭！」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立時警覺到事態的嚴重，萬一「金刀會」已經下手，而鐵老夫人和鐵麗花受到了傷害，莫說「小麻雀」回去要受罰，就是自己也無法向宮主交代。

兩人來到店門口，店夥趕緊由帳房內奔出來，含笑問：「兩位要走……」

話剛開口，「小麻雀」早已在腰間掏出一塊碎銀，順手擲給店夥，道：「房子留着，我們吃了午飯就回來。」

說話之間，業已走出了店門外。

華天虎一聽那陣鑼聲，正是由「鐵堡」前的廣場方向傳來。

於是，兩人跟着聞聲前去看熱鬧的人，逕向「鐵堡」廣場走去。

「小麻雀」斷定華天虎的肚子一定餓了，進飯館已經沒時間，就在路邊買了幾個燒餅，夾了一些牛肉。

兩人一面吃一面走，也用不着担心有人笑他們，因爲他們的衣着形貌比乞丐好不了多少。

尚未到達廣場前，即見場中央已圍立了不少看熱鬧的人。

只聽在「嘩啦嘩啦」的鐵鍊聲和鑼聲中，有人吆喝道：「諸位父老鄉親們，請往後退一退！」

只見圍立的人羣，又向後退了一圈，但後到的人，却趁機往裏面擠。

華天虎和「小麻雀」那裏有心管那些，先向廣場盡頭的「鐵堡」望去。

只見「鐵堡」堡門大開，門下四個身穿鐵灰勁衣的背刀大漢，靜靜的站在兩邊，而高大的堡牆上，也有不少人趴在磚牆上向場子中看。

一看這情形，華天虎和「小麻雀」自然放心了不少。

由於「鐵堡」並沒有發生變故，而且兩人也到了廣場，索性就擠進場子人羣中看看裏面是幹啥的？

華天虎在前擠，「小麻雀」在後跟。

一陣人羣後退，華天虎立施千斤墜不動，等人停止，他和「小麻雀」反而站在了最前頭。

華天虎一看，場中放了不少刀叉槍棍和繩索長杆流星鎚，還有一些方桌圓櫈酒罎子等。

果然是走江湖賣藝耍把式的。

敲鑼的是粗壯年輕人，濃眉鈴眼，面孔微黑，穿着坎肩露着臂，渾身的虬筋栗肉。

另一個同一服飾的年輕人，手中掄着一條數十斤重的鐵索鍊，「嘩啦嘩啦」的開場子，嚇得圍觀的人急忙後退。

一個乾瘦老人，鬚髮俱白，半敞着前胸捋着袖，烱烱的目光不時瞟一眼「鐵堡」的大門口。

一個富態老婆婆，帶着兩個妙齡少女，正在場中拉繩豎杆繫磚頭。

老婆婆藍衣藍褲，兩個妙齡少女一式黑布勁衣，一個十八九，一個二十出頭，兩人一般的健美身材，一樣的狐媚俏麗。

乾瘦老頭不時地看一眼「鐵堡」，富態老婆婆則特別注意四週趕來看熱鬧的人羣。

她當然也看到了嘴裏仍在啃燒餅的華天虎和「小麻雀」兩人，不過她並沒放在心上，大不了是湖邊打漁人家的兒女。

驀見瘦乾老人揮手道：「二柱子，够大了，當心砸到鄉親們的脚！」

那個掄着鐵鍊開場子的健壯年輕人一聽，含笑應了一聲，提着鐵鍊走回場中。

瘦乾老人再度一舉手，敲鑼的年輕人也停止了。

白胖富態老婆婆和兩個妙齡少女也佈置好了場內設施，同時走過來站在老人的身後。

這時，瘦乾老人才抱拳一個羅圈揖，提開嗓門朗聲道：「諸位鄉親父老姊妹們，小老兒率領着老伴小犬和兩個醜丫頭經過貴寶地……」

四週圍觀的羣衆一聽「醜丫頭」，不少人失聲笑了，有的人則交頭接耳，竊竊議論，指着兩個狐媚少女評頭論足起來。

兩個頗有幾分姿色的狐媚少女，聽到瘦乾老人說到了她們，也立即向着失笑的觀衆們頷首綻唇，微微一笑。

兩人本來姿色俏麗，這一綻唇微笑，露出一排碎玉般的貝齒，更加迷人！

一些輕佻子弟，看得心花怒放，立時怪聲喝起彩來。

瘦乾老人視如未睹，佯裝未見，繼續朗聲道：「由於家無恒產，又無富貴親戚，每天只靠表演幾招莊稼把式，賴鄉親們的施捨餬口度日，耍得好……」

老婆婆和四個年輕男女，同時抱拳朗聲道：「請諸位鄉親多多捧場！」

瘦乾老人繼續道：「耍得不好……」

老婆婆和四個年輕男女也繼續朗聲道：「也請諸位鄉親多多包涵！」

瘦乾老人繼續道：「現在廢話少說，耍起來！」

老婆婆和四個年輕男女也朗聲道：「耍起來！」

來字出口，四個年輕男女立即騰身飛起，懸空觔斗，接着又旋身掌拍脚腿，弄得「劈劈叭叭」，好不熱鬧！

所謂「會家子看門道，莊稼漢看熱鬧」，這一陣「劈叭」踢打，立時引起不少人鼓掌叫好。

一陣踢打完畢，接着是兩個年輕人耍叉舞刀。

兩個年輕人一耍完，跟着是兩個狐媚俏麗少女上場！

兩個狐媚少女才緊緊袖口繫緊腰，四週的圍觀人衆已不停的怪聲喝好。

高高趴在堡牆堞垜間看熱鬧的堡丁們當然也不例外，也跟着高聲叫好起來，根本沒想到大禍即將臨頭了！

兩個狐媚少女，從兵器堆中各自拿了兩把單刀。

雙刀對打，當然精彩，但是，不少人却爲這兩個俏麗少女担心起來。

因爲兩人拿的刀不是木頭的，而是眞眞實實，耀眼生花的雪亮鋼刀！

尤其在正午當頭的太陽映照下，刀芒閃射，令人看了胆顫心寒，那些憐香惜玉的人，更替美人兒捏了一把冷汗！

豈知，兩個狐媚俏麗少女，神色自若，靨含嬌笑，分別控刀向兩邊一站，一聲嬌叱，飛身前撲，閃閃寒光，叮叮噹噹，立時捨死忘生的拚殺起來。

四週圍觀的人衆都看傻了，莫說怪聲喝彩，連個大氣也不敢喘，你張着嘴巴他瞪着眼，目不轉睛的隨着兩團刀光轉，不少人掌心裏滲出冷汗！

一聲嬌喝，寒光倏歛，兩個狐媚俏麗少女倏好分開了，兩人俏生生的退回原地，臉不紅，氣不喘！

「轟」的一聲烈彩暴起來，掌聲如雷，久久不歇！

兩個俏麗少女一看，喜笑顏開，連連垂刀抱拳，鮮紅的小嘴不停的啓闔，想必在那裏稱謝！

人人瘋狂的鼓掌喝彩，唯獨華天虎一個人楞楞的望着兩個狐媚俏麗少女發呆！

「小麻雀」看了又妬又氣，順手在華天虎的大腿上擰了一下。

華天虎痛得一呲牙，望着「小麻雀」脫口道：「她們兩人的刀法中，有很多是『金刀會』的刀法招式耶？」

原本小臉綳得緊緊的「小麻雀」一聽，大吃一驚，也不由失聲驚叫道：「是眞的？」

所幸四週觀衆彩聲如雷，他們兩人的震驚和談話，並未引起老人和老婆婆等人的注意。

「小麻雀」反應機敏，立時警覺兩人的危險處境，急忙道：「鼓掌叫好！」

華天虎早已經過宮主叮嚀，除了搏殺應敵，一切都聽「小麻雀」的。

這時一聽叫他鼓掌喝彩，立即拍着兩手叫好起來。

老人見彩聲久久不停，只得氣納丹田，運功朗聲說道：「謝謝，謝謝諸位鄉親的鼓掌喝彩，請諸位不用急，好玩藝還在後頭呢……」

白胖老婆婆見掌聲彩聲都歇了，接着朗聲道：「不錯，好玩藝還多着哪！練功夫博鄉親們哈哈一樂可以，但孩子們的肚子還沒塡東西……」

觀衆們一聽，知道要討錢了，立即「叮叮噹噹」的向場中擲起來。

地上的錢擲了不少，可都是些小孔銅板。

那些看了狐媚少女都流口水的人，雖然看了喜歡，一旦要由口袋裏掏錢時，依然感到心痛捨不得！

好在瘦老頭意不在此，雖然沒多少，照樣的抱拳稱謝。

一俟兩個健壯青年和兩個俏麗少女檢起了制錢，他立即抱拳繼續說道：「諸位鄉親父老的錢實在不少，但是，要維持一家六口吃飯住店的錢，仍相差甚遠，現在只有讓小兒與諸位鄉親比比挨拳頭換些銀子……」

話未說完，方才掄着數十斤鐵索鍊開場子的青年已一個箭步縱至了場中，立即向着四週拱了個羅圈揖。

四週觀衆見他腰大胳膊粗，再想到他剛才掄鐵索鍊的情形，每一個人在心裏都會說，比挨拳頭他準贏！

另聽乾瘦老人繼續朗聲道：「能挨小兒一拳的，賞銀五十兩，能挨小兒兩拳的，賞銀一百五十兩……」

四週觀衆人聽，立時响起一片驚啊！

瘦乾老頭覷目瞄了一眼「鐵堡」堡牆上的那些看熱鬧的堡丁，繼續朗聲道：「能打退小兒一步者，賞銀一百兩，能打退小兒兩步者，賞銀三百兩……」

四週觀衆一聽，頓時大譁，立時紛紛議論起來。

當然，「鐵堡」堡牆上的堡丁們，自然也個個動容，紛紛討論，要不要下去試一試！

瘦乾老人把話說完，立即向四週含笑詢問。

四週雖然喧嘩沸騰，却沒有一人敢出場！

「小麻雀」却低聲道：「小虎哥，你去和他比！」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俺？」

「小麻雀」正色道：「是呀！咱們正缺銀子花，你如果能挨他一拳，咱們半年的生活就不用發愁了！」

說罷立即又悄聲道：「如果他們是『金刀會』的人，正好給他們一個下馬威，說不定他們知難而退，咱們也省了不少力氣！」

華天虎深覺有理，不由用拳擊了下掌心，同時歡聲道：「好！俺去！」

說罷，大步向場中走去！

四週觀衆一看，見是一個破衣窮小子，先是一呆，接着又議論起來。

乾瘦老人和老婆婆正不知如何收場，突然聽到華天虎說的那聲「好，俺去」。

兩人循聲一看，竟是一個滿臉汚泥，又楞又傻的窮小子。

兩個年輕人和兩個狐媚俏麗少女也楞了！

站在場中的年輕人首先沉聲問：「喂！你小子要幹什麼？」

華天虎嘿嘿一笑，憨聲道：「俺想挨你大哥一拳頭，弄五十兩銀子花花……」

四週觀衆本就是來看熱鬧的，這時見有人出場，那管別人死活，立即轟雷般的叫起好來。

瘦乾老頭本準備把華天虎趕出場去，這時見觀衆反應如此熱鬧，先看了老婆婆一眼，立即望着場中青年，道：「二柱子

，陪他玩一玩，先逗鄉親們笑一笑！」

被稱為二柱子的青年一聽，只得不客氣的說：「這五十兩銀子可不是好拿的？要禁得起我一拳頭才行喲？」

華天虎嘿嘿傻笑道：「沒關係，俺在家裏給人家放牛，經常讓牛牴！」

話一出口，立時引得全場一陣哈哈哄笑！

被稱為二柱子的青年有被羞辱的感覺，大喝一聲「小心了」，一個蹲馬向前，呼的就是一拳！

拳出如風，十分強勁，不少人發出啊聲！

只聽「蓬」的一聲，這一拳着實搗在華天虎的胸脯上。

豈知，華天虎僅吡了吡牙，裂了裂嘴，吭也沒吭，動也沒動！

四週觀眾一陣如雷喝好，賣藝的兩老四小都傻了！

華天虎一笑道：「俺已向你這位大哥說過，牛也不牴動俺……」

俺字才自出口，二柱子像瘋狂了般，大喝一聲，雙拳齊出，就像擂鼓般打在華天虎的胸膛上。

圍觀的羣眾一看，頓時大譁，不少人吆喝斥罵起來。

但是，當大家看到華天虎寸步不退，紋風未動時，才驚異的漸漸靜下來。

楞在當場的乾瘦老頭，深怕引起眾怒，壞了大事，而且也看出來華天虎可能是個深藏不露的少年高手！

是以，急定心神，震耳怒喝道：「二柱子，你瘋啦？」

被稱為二柱子的青年聞聲住手，但他放下的雙臂再也抬不起來了，同時蹲下身去。

兩個狐媚俏麗少女，趕緊過去攙扶。

敲鑼的青年雖然滿面怒容，却不敢亂動。

瘦乾老頭含笑向前幾步，向着華天虎，抱拳謙聲問：「敢問小兄弟，家住那裏？令師是那一位？」

華天虎皺眉憨聲道：「俺是個孤兒，不知道俺爹俺娘是誰……」

瘦乾老頭方才看到他和「小麻雀」講話，因而又問道：「那位小姑娘是你的什麼人？」

說着，舉手指了指「小麻雀」。

華天虎回頭看了看「小麻雀」，嘿嘿一笑道：「她是俺老婆！」

話一出口，全場立時發出一片哄笑和驚啊！

富態老婆婆突然問：「小兄弟，你的武功是向誰學的？」

華天虎佯裝一楞問道：「武功？什麼武功？」

兩個狐媚少女幾乎是同時怒聲道：「裝什麼糊塗，你不會武功，為什麼打你不動？」

華天虎一聽，恍然含笑道：「俺從小就喜歡搬牛角，後來牛也牴俺不動！」

兩個狐媚少女正待繼續說些什麼，突然人羣後有些人大聲催促道：「快給銀子吧？」

瘦乾老頭急忙循聲看去，只見那面的觀眾，一致回頭向身後看去，根本不知道發話的是誰。

收回目光，只得望着華天虎，謙聲問：「小兄弟，你準備要多少銀子？」

華天虎立即憨聲道：「俺不要多，多了俺也拿不了，你老先生就給俺五十兩好了！」

瘦乾老頭一聽，立即在懷中拿了兩張銀票，抽出一張交給了華天虎！

華天虎故意一楞道：「老先生，你給俺這個幹嗎？俺要銀子……」

話未說完，就近的一個觀眾探頭一看道：「傻小子，這就是銀子，紋銀七十兩呀！」

華天虎神色驚喜，脫口歡聲道：「眞的？那眞是太謝謝了！」

兩個狐媚少女見瘦乾老人多給了二十兩，不由同時不高興的說：「爹！」

話剛開口，瘦乾老頭巳低喝道：「收場子！」

於是，老少六口，立時默默的收拾傢伙，扛的扛，携的携，檢一處人少的地方走出廣場去。

華天虎見「小麻雀」微紅着粉面，含着羞笑，神情有些得意的站在他身後邊，立即興奮的說：「老婆，給妳！」

說着，便將手中的銀票交給了「小麻雀」！

圍攏過來的觀眾們，又是一陣哄笑！

「小麻雀」將銀票向腰裏一塞，帶着幾分嗲聲含笑道：「今天晚上准許你喝幾杯黃湯！」

華天虎不知「黃湯」就是酒，頓時楞了！

但是，神情興奮的「小麻雀」却拉起他的手就向外走。

華天虎見「小麻雀」居然敢拉他的手，立時想起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

正待將手掙出，突然想起他們是夫妻，只得強耐着性子跟她走。

他雖然滿臉的不高興，但湧過來的人羣觀眾有不少人都以羡慕的眼光注視着他們！

剛剛走到廣場邊緣，驀見前面民房的房簷下站着「武林六奇」之一的刁婆婆，和她的女兒葉小倩。

華天虎知道，她們是奉了宮主凌霄鳳的拜託，特的前來暗中保護他們兩人。

刁婆婆依然是一身銀灰衣褲，手持鐵鳩杖，杖頭上的那顆寶珠，雖然在大白天，依然隱隱泛着毫光。

葉小倩也沒換裝，仍穿着紅緞勁衣，背携單刀，斜佩鏢囊。

刁婆婆神情鎮定，目光故意望着廣場上散去的人羣。

但是，葉小倩却不同了，她不但小臉煞白，櫻口緊閉，一雙杏子眼，也恨恨的盯着他們兩人。

「小麻雀」一看到刁婆婆和葉小倩，神色一驚，急忙自動的將手鬆開了！

因為她知道，葉小倩一直在向華天虎糾纏，她老娘刁婆婆，還特的把她們祖傳的武林至寶「天孫甲」，借給華天虎穿了來以增安全。

否則，方才那個叫二柱子的賣藝青年，一連打了他幾十拳，他那能那麼穩如泰山？

「小麻雀」雖然鬆開了華天虎的手，並不是內心眞的懼怕刁婆婆和葉小倩，而是怕他們母女將看到時情形，偷偷報告給宮主凌霄鳳。

因為她早巳看出來，宮主對華天虎特別優待特別好，還特的任命他担任官裏的大總管。

俗話說：「不怕官，就怕管」，得罪了刁婆婆母女，大不了呵斥她幾句白她兩眼，如果惹惱了宮主，馬上小命玩完。

兩人走回小客棧，並沒有大吃大喝，因為銀票是池州城金山銀樓的票子，還不能馬上拿到錢，為了應變，宮主只准他們携帶極少數的散碎銀子。

由於在街上看到了刁婆婆和葉小倩，兩人就待在房裏等她們母女前來。

說也奇怪，直到掌燈時分，依然沒有看到刁婆婆母女前來。

他們那裏知道，刁婆婆和葉小倩，這時剛剛潛進前街的一家車馬大客棧。

母女兩人先溜進一座燈光明亮獨院的對面上房內，這間上房空閑着沒住客人。

對面燈光明亮的獨院內，四廂一廳，院中堆着許多兵器繩索和木箱子，廳上坐立了至少二十八九人，晌午在「鐵堡」廣場賣藝的兩老四少，赫然也在廳上。

他們雖然也在廳內，但只有瘦乾老頭和富態老婆婆坐在一旁的側椅上。

那兩個身體健壯的青年和兩個狐媚俏麗少女，則恭謹地站在兩邊年齡不一的男女人羣中。

獨自坐在上首大椅上的是個臉帶刀疤，少了一臂，左腿裝了一截鐵杵的老人。

刀疤老人面色鐵青，蒼髮銀鬚，暴睜着兩眼，滿臉的厲氣，顯然心中極端的不如意。

賣藝的老人和老婆婆，神情懊喪，坐在那裏默然不語！

在他們兩人的對面兩張側椅上，坐着的是個頭髮灰花，身體極為健壯的老者，和一個獨眼黑面，一臉橫肉的中年人。

這情形刁婆婆和葉小倩都看到了，但聽不到他們說話的聲音。

刁婆婆碍於「六奇」身份，不便過去偷聽，立即向着葉小倩，輕聲叮嚀道：「妳去時千萬要小心，絕對不能夠讓他們發現，在座的五個人，都是『金刀會』的頭頭，……」

話未說完，葉小倩巳關切的問：「娘，那個上首椅上的老人，就是當年被鐵老堡主在臉上劃了一刀，又斬斷一臂一腿的趙汀源？」

刁婆婆立即頷首道：「就是他，他本是用刀高手，現在沒有了臂，又斷了腿，巳成了個廢人，但他仍是『金刀會』的龍頭老大，其他四個才是厲害人物，所以妳要特別小心……」

葉小倩不由憂慮的問：「萬一被他們發現了呢？」

刁婆婆胸有成竹的道：「那妳就說是出來找我，我再及時出現，他們一定會相信，因為我們和『鐵堡』沒有任何淵源關係！」

葉小倩安心的點了點頭，閃身走了出去。

她按照剛剛在遠處看過的路綫，先繞至院牆外，一長身形，伸手扳住了牆頭。

探首向內一看，發現廳門口分別站着兩個布衣年輕人，他們都沒有帶兵刃，由於他們側身向內，顯然在聽裏面的討論。

葉小倩不敢登上正廳的房面，萬一不愼發出任何聲音，馬上就有麻煩。

她先縱進院內，接着摒息升上東廂房面，匍匐至房脊後向廳內一看，正巧看到趙汀源用拳頭搥了一下桌面，嘆了口氣道：「你們兩人都是幾十歲的人了，居然栽在一個呆頭呆腦的傻小子手裏，這要是讓人知道了，往後咱們『金刀會』還能在江湖上混嗎？」

頭髮灰花的健壯老人立即道：「大哥，你也不要再埋怨二哥和四妹了，在那種情形下，只有給那小子幾十兩銀子的銀票，沒有別的辦法！」

獨眼黑面，一臉橫肉的中年人，哼聲道：「要是俺老五在場，過去就給他一刀，看他小子到底會不會武功！」

話未說完，灰髮健壯老人巳沉聲道：「你一刀殺了他那還得了？四週圍觀的人那還不鬧翻了天？說不定『鐵堡』牆上的人也下來了……」

獨眼黑面中年人立即憤聲道：「鐵堡的人下來豈不更好？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話未說完，富態老婆婆巳糾正道：「五弟，你這樣說就是亂來了，大哥的命令是要我們引出鐵麗花那丫頭來，然後由二哥和我把她殺了……」

趙汀源猛的一揮手，呵斥道：「好了！好了，都不要再說了，倒是那小子如何處置他？」

在廣場敲鑼的青年立即道：「回稟大師伯，那小子和他老婆就住在後街小店裏，弟子請命，這就去收拾他……」

話未說完，灰髮健壯老人巳斥聲問：「你自覺比丁豹的本事強？」

話中說的「丁豹」，顯然指的是中年打華天虎的青年二柱子。

被稱二柱子的丁豹正要說甚麼，趙汀源巳神情凝重的揮了個「稍待」手勢，接着看了一眼四個師弟妹，道：「如果照老二和四妹的說法，那小子的確呆頭呆腦，絕不是扮痴裝傻，而又斷定他不是『鐵堡』的人，丁豹打了他幾十拳，他居然動也不動，如果說他不會武功，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灰髮健壯老人有些遲疑的說：「小弟一直弄不懂，他既不是『鐵堡』的人，又和我們沒有樑子……」

獨眼黑面中年人立即沉聲說道：「三哥怎知他和咱們『金刀會』沒有樑子？說不定……他師門的什麼人就與咱們有仇有恨……」

如此一說，站立兩邊的二十幾人立即左右對看，暗暗點頭，顯然都認為有此可能！

但老於世故的趙汀源則搖頭道：「不可能，如果他是為尋仇而來，他應該下場要求再打丁豹幾拳，依我的看法，他出手一拳很可能把丁豹打死！」

如此一說，站立兩邊的徒眾，不少人神色一變。

富態老婆婆突然道：「大哥，小妹建

議你，不妨派兩名弟子去掂掂那小子的分量……」

趙汀源立即蹙眉道：「派誰前去呢？鬧不好把命給丟了……」

話未說完，在廣場佯裝賣藝的兩個狐媚少女，同時出列，面向趙汀源，抱拳恭聲道：「弟子兩人願合力收拾那小子！」

趙汀源看了看兩個狐媚少女，神色不禁有些遲疑！

驀見一個身穿淡黃勁衣，年約二十六七歲的標緻女子，出列向趙汀源，抱拳躬身道：「大師伯，弟子認爲杜師妹和李師妹，機警多智，武功不俗，即使動起手來不是對手，也可以智取，我們的目的就是證實一下他到底會不會武功！」

語聲甫落，富態老婆婆已附和着發聲道：「翠瑩說的不錯，小妹贊成金葉玉珠兩個丫頭前去！」

一直懊喪的瘦乾老人這時候才提醒道：「別忘了，杜丫頭和李丫頭那小子都見過……」

富態老婆婆立即正色道：「咱們每個人都做了一套蒙頭黑衣是幹什麽用的？」

瘦乾老頭正色道：「既然穿蒙頭衣，倒不如派丁豹和魏佳去……」

話未說完，被稱爲翠瑩的標緻女子已插言道：「二師伯派丁師兄和魏師兄去當然較有把握，萬一那小子武功不俗，他發現杜師妹和李師妹是女子，也許不會下毒手……」

賣藝的兩個青年聽了立即不高興的說：「徐師妹也太小看我們兩個了，我們兩個既然去了，就沒準備讓他小子活！」

徐翠瑩立即反問道：「萬一那小子不是一個簡單人物呢？」

丁豹魏佳聽得一瞪眼，尚未開口，趙汀源已沉喝道：「好了，不要爭了，稍時就叫金葉玉珠到小店裏去看看，能下手再下手！」

那兩個狐媚俏麗少女，立即躬身應了一聲是。

葉小倩一看覺得該走了，她要儘快將這個消息告訴華天虎，要他先有個準備。

於是，摒息退下房間，極輕巧的翻過牆頭，輕飄飄的縱落到院牆外。

抬頭一看，老娘就站在不遠處的花樹下，悄聲說了聲「走」，逕向店外快步走去。

刁婆婆急步跟上，也悄聲問：「情形怎樣？」

葉小倩立即說道：「我們在路上再說吧！」

× × ×

刁婆婆和葉小倩一到達後街小店，立即飛身越牆。

兩人早已知道了華天虎和「小麻雀」住的上房。

進入店中一看，發現其他三間上房都漆黑無燈，唯獨華天虎的上房明間不但亮着燈、還大開着門。

刁婆婆不由蹙眉自語道：「這小子還沒睡，攪什麽鬼？」

說話之間，已看到房内的華天虎和「小麻雀」，分別坐在上下首木椅上，正在那裏吃着糖菓喝茶。

刁婆婆哼了一聲，沒說什麽，葉小倩看了，却放心不少。

因爲，她一直担心華天虎和「小麻雀」已經入睡，而且睡在一張床上。

兩人走至上房暗陰下，先回頭看了一眼身後和四週房面，身形一閃進入了房内，順手將房門閂上。

華天虎和「小麻雀」看得神色一驚，倏地站起，同時低呼道：「老前輩……」

刁婆婆却望着桌上的糖菓茶碗譏聲道：「我老婆子爲你們探路子，聽消息，你們兩個却在這兒又是菜又是酒……」

華天虎急忙道：「老前輩，你看錯了，這是茶，這是糖菓……」

刁婆婆哼聲問：「幹什麽還不睡，白天弄了幾十兩銀子，興奮的睡不着了，是不是？」

華天虎急忙道：「俺在街上看到你老人家和葉姑娘，知道妳們會來，特的敞門等妳們兩位……」

早已離開下首木椅的「小麻雀」，急忙肅手道：「老前輩和葉姑娘請上坐！」

華天虎也急忙閃開上首木椅，肅手說道：「對對對，老前輩請上坐，還有葉姑娘！」

說着，又肅手指了指葉小倩。

葉小倩見華天虎仍然一口一個葉姑娘，早已把小臉沉下來，感到又妒又氣又傷心。

妬的是「小麻雀」只是一個護衛丫頭，却能够和華天虎一天到晚待在一起，同進同出。

氣的是，離開「飛鳳宮」時，老娘曾當面要求宮主凌霄鳳讓她陪着華天虎前來，但凌霄鳳只爲她們母女解開穴道，准許她們前來暗中保護。

傷心的是，聽到了不利於華天虎的機密大事，興沖沖的前來告訴他，他却當頭潑了一盆冷水，直到現在還不喊她一聲倩妹妹！

這時候，見華天虎肅手指着下首木椅要她坐，故意哼了一聲，抬起臉來去看房頂。

刁婆婆担心愛女使性子誤了事，立即吩咐道：「到裏面去看看，她們來了講一聲！」

葉小倩雖然滿心的不願意，但也知道事態嚴重，但仍哼了一聲，心不甘情不願的掀帘走進了内室裏。

兩間内室都沒有點燈，即使「金刀會」的杜金葉和李玉珠來了，也看不到葉小倩站在窗後監視。

華天虎對葉小倩嬌嗔早已習慣了，但心中總還是有些不安。

「小麻雀」心知有異，立即關切的低聲問：「老前輩，有什麽人要來嗎？」

刁婆婆瞪着「小麻雀」哼聲道：「還不是你們兩個晌午闖的禍？」

華天虎和「小麻雀」同時一驚問：「老前輩指的是在廣場上賣藝的那夥人？」

刁婆婆立即沒好氣的說：「不是她們還有誰？你們以爲人家是好欺負的？告訴你們，他們就是『金刀會』的……」

「小麻雀」一聽，立即望着華天虎，興奮的說道：「大總管，眞的被你看出來了！」

刁婆婆聽得一楞問：「你小子怎看出

來他們的底細？」

華天虎立即不好意思的說：「因爲他們那兩位姑娘演雙刀對打，裏面很多是『金刀會』的刀招打法……」

刁婆婆有些得意的忍笑哼聲道：「要不是我要你倩妹妹辛苦了幾天，把『鐵堡』和『金刀會』兩家的刀法敎你演練，你那能看得出來？」

華天虎一聽，立即感謝的說：「謝謝老前輩，謝謝葉姑娘！」

刁婆婆見華天虎一直對愛女不能改口，故意老臉一沉，以威嚴的目光瞪着華天虎，同時「嗯」了一聲！

華天虎看得心中一驚，趕緊改口道：「謝謝老前輩，謝謝倩妹妹！」

刁婆婆一聽，立時笑了，同時贊聲道：「這樣才對！」

「小麻雀」冷眼旁觀，當然明白刁婆婆的心意，但她關心她們母女聽到的消息，趁機關切的問：「請問老前輩，他們可是要派人來找我們？」

刁婆婆見問，立即把葉小倩在前街客棧聽到看到的情形說了一遍，最後正色道：「你們知道吧？那個白胖富態老婆婆，就是當年追求鐵老堡主最熱的『金刀羅刹』王玉英，後來鐵老堡主和鐵老夫人結了婚，她簡直恨得想發瘋，因而也天天慫慂着趙汀源約鐵鎮山比武，以致鬧得雙方勢同水火！」

說此一頓，特又望着華天虎，解釋說：「還有，當年你師父魏獅虎，也是鐵老夫人痴戀苦追的人，後來鐵老夫人自動退讓，你師父郁天香才得以和你師父結婚，所以說，這次你帮『鐵堡』的忙，就是代你師母報答當年欠的那份恩情！」

華天虎却爲難的說道：「可是，宮主要俺到時候也穿着蒙頭黑衣混在『金刀會』裏，趁機給『金刀會』的人打擊。但辦完了事，鐵老夫人怎知俺是俺師父的徒弟呢？」

刁婆婆立即說：「辦完了事你就可以現身說明底細了呀……」

話未說完，内室門帘一啓，神情機警的葉小倩已探出頭來，同時將食指豎在唇上「噓」了一聲！

刁婆婆神色一驚，不由輕聲問：「她們來了？」

葉小倩搖搖頭悄聲道：「只來了一個，好像是那個叫徐翠瑩的女子……」

刁婆婆驚異的「噢？」了一聲，悄聲道：「讓我看看！」

說罷，又望着華天虎和「小麻雀」叮囑道：「要好好應付，她們如果想要你們的命，用不着客氣，你們也可以下手殺她們！」

把話說完，不等華天虎兩人說什麽，掀帘走進了内室。

葉小倩領着刁婆婆走到窗前，指一指窗紙上的小孔，示意刁婆婆向外看。

刁婆婆湊近紙孔向外一看，只見店門牆角暗陰下，果然站着一個頭罩黑巾，身穿黑衣的人，根據體型和她的經驗，的確是個女人。

由於她沒見過在小廳上發言的徐翠瑩，當然不知道是或不是，但她敢肯定，絕不是林金葉或李玉珠兩人中的一人。

因爲，這個女子身材健美，較爲豐滿，目光炯炯有神，顯然是個功夫不俗的婦人。

只見頭罩黑頭套，身突黑衣的女子，目光不停的在四間上房門上移動，顯然不知道華天虎和「小麻雀」住的是那一間上房？

一看這情形，刁婆婆馬上回頭，悄聲道：「小倩，叫他們倆故意講幾句話。」

葉小倩一聽，立即走至門帘處，掀帘一看，發現華天虎和「小麻雀」仍站在那裏發呆，不由沒好氣的說：「死人，不會故意說幾句話？」

華天虎一看，面現難色，似乎不知道說什麽才好？

「小麻雀」急忙催促道：「小虎哥，咱們睡吧，你不睏我可睏了！」

華天虎只得憨聲道：「妳睏妳去睡吧，俺實在睡不着！」

「小麻雀」故意生氣的說道：「你實在是窮命，就那麽幾十兩銀子就高興得睡不着了，告訴你，說不定那張銀票是假的呢！」

這一招果然有效，只見牆角下的蒙頭女子目光一亮，逕向房門前輕快的走來。

刁婆婆一看，急忙將葉小倩拉回來，兩人摒息站在室門的兩邊。

也就在她們母女隱藏在室門兩邊的同時，外間房門上已响起以指叩門聲！

「小麻雀」故意不高興的說：「哼！叫你睡你不睡，人家掌櫃的來催你熄燈了吧？」

話聲甫落，房外竟响起那女人的悄聲道：「少俠，少俠，請開門！」

「小麻雀」故意迷惑的說：「少俠，什麽少俠？好像是個女人呢？」

華天虎立即憨聲道：「管他是男人女人，八成找錯了人……」

外面的女子立即輕聲道：「我正是找你們的，請快開門！」

「小麻雀」知道拖久了反而容易壞事，立即向着華天虎使了個開門眼神。

華天虎急忙走至門前，伸手拉閂，呀的一聲門開了。

也就在門開的同時，黑衣蒙頭女子竟身形輕靈的一閃，已由門縫間溜進了門内來。

華天虎故意「啊？」了一聲，退後了兩步。

那「小麻雀」也張口瞪眼的驚叫了一聲！

黑衣蒙頭女子却望着華天虎，低聲催促道：「快將門關上！」

華天虎那裏肯？故意緊張的問：「妳……妳幹啥要這樣？」

黑衣蒙頭女子只得放緩聲音，催促道：「你先把門關上，我只告訴你們一件事，馬上走！」

華天虎驚慌的「噢！」了一聲，順手將門關上。

他是眞的驚異，用不着故意裝。

因爲刁婆婆母女說要來兩個，結果却是一人，原本說是杜金葉和李玉珠，如今却都不是，而且，並沒有一見面就出手試探他的武功，或將他置死。

黑衣蒙頭女子還沒等華天虎將門關好

，已有些迫不及待的望着「小麻雀」，關切的問：「你們明天要去那裏？」

「小麻雀」沒想到對方問這樣的問題，想到華天虎還要留在此地暗中保護「鐵堡」，只得道：「明天還不一定走……」

黑衣蒙頭女子立即問：「爲什麽？」

「小麻雀」只得按照事先編好的說詞，道：「因爲我們去九華山尋親不着，回到老家也沒有親人依靠，希望沿途能找個長工做做……」

黑衣蒙頭女子目光一亮問：「你們想找個什麽樣的工作？」

華天虎已能搭上腔，立即憨聲道：「俺有的是力氣，放牛、抗米、打漁、種地，都可以，俺老婆可以劈柴、煮飯、抱孩子洗衣服……」

話未說完，黑衣蒙頭女子已愉快的說道：「好吧！現在我就給你們介紹一份差事……」

華天虎和「小麻雀」立即興奮的歡聲道：「眞的？那眞得好好的謝謝妳！」

黑衣蒙頭女子愉快的說：「現在不用謝，等到了『鐵堡』好好表現……」

華天虎和「小麻雀」大感意外了，不自覺的失聲道：「什麽？『鐵堡』？」

黑衣蒙頭女子不由迷惑的問：「你兩人怎麽回事？」

華天虎和「小麻雀」話一出口就知道不妙。

但「小麻雀」機警，立即震驚的說：「妳說的就是有城牆的那一家財主？」

黑衣蒙頭女子微一頷首道：「是呀！你們願不願意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忙不迭的連聲道：「願意！願意去！謝謝妳……」

黑衣蒙頭女子似乎心急離去，立即道：「好！明天早上你們就到堡門口去揭一張紅紙啓事，千萬要早去，免得被別人揭了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口中趕緊應了兩聲是。

黑衣蒙頭女子再度應好道：「那我走了！」

說話間，走至門前拉開了門，拉開一道門縫向外看了看，接着回頭叮囑道：「你們不要出去了。別忘了，明天一早！」

早字出口，便閃身而出，順手帶上了門。

也就在這時，室門內的刁婆婆和葉小倩，已同時神情驚異的奔出來。

華天虎和「小麻雀」急忙輕呼道：「老前輩……」

話剛開口，刁婆婆已阻止道：「不要說話，讓我看看！」

說話之間，已輕輕的將門拉開了一道縫。

向外覷目一看，只見那女子正由進來的地方飛身縱上牆頭，身形一閃，頓時不見。

刁婆婆立即回頭道：「小倩！快，不要讓她跑掉了！」

了字出口，早已縱出門外，一個起落已到了店牆下。

緊接着，伸手扳住牆頭，悄悄探首一看，頓時愣了。

只見急急離去的黑衣蒙頭女子，正在通向前街的民房間遇見了另兩個黑衣蒙頭女子。

刁婆婆一看那兩個黑衣蒙頭女子的身材，立即認出來人就是賣藝的兩個狐媚少女李玉珠和杜金葉。

一看這情形，刁婆婆急忙回頭，正待吩咐葉小倩，驀見華天虎也正扳着牆頭向外看，立即催促道：「快去穿上你的蒙頭黑衣去制止他們發生衝突，如果她們三人是一夥的，就狠狠教訓她們一頓！」

華天虎會意的應了一聲，轉身奔向了自己的上房。

刁婆婆和葉小倩探首再看，立時發現她們不是一夥的。因爲三人都目光烱烱，蓄勢準備應敵，而且相距三丈處已刹住了身勢！

只見李玉珠和杜金葉首先壓低聲音問：「妳是幹什麽的？」

黑衣蒙頭女子似乎也不敢大聲，冷哼道：「我正要這樣問妳們！」

李玉珠和杜金葉，其中一人問：「妳爲什麽穿黑衣用黑套頭……」

黑衣蒙頭女子立即道：「怎麽？不可以嗎？」

李玉珠杜金葉同時沉聲道：「我們認爲妳居心叵測，別有目的！」

黑衣蒙頭女子冷冷一笑道：「有又怎樣？」

李玉珠和杜金葉目光中冷芒閃射，同時恨聲道：「有就殺了妳！」

妳字出口，寒光一閃，兩人分別在腰間撤出一柄鋒利七首來！

黑衣蒙頭女子顯然是個極富打鬥經驗的人，一看李杜二女的手去拔七首，立即飛身向前，雙掌翻飛，逕拍兩女的香肩。

李玉珠和杜金葉正值滿腹的不愉快，所以一遇見黑衣蒙頭女子就動了肝火。

這時見黑衣蒙頭女子揮掌拍來，一聲嬌叱，七首逕切她的手腕。

豈知，黑衣蒙頭女子雙腕一繞，猛的一招「左右逢源」，雙掌一分，「卜卜」兩聲，同時削在李杜二女的手腕上。

李玉珠和杜金葉一聲驚呼，手中七首「噹」的一聲墜落地上。

也就在她們的匕首墜地的同時，黑衣蒙頭女子已戟指點中了一人，嚶嚀一聲栽倒地上。

另一人不知是李玉珠還是杜金葉，她已斜飛縱出一丈，但看到同伴已被點倒，只得反身撲回，企圖救援。

黑衣蒙頭女子却一個旋身飛起一腿，足尖正巧踢在對方的「酥麻穴」上。

回撲的一個嬌哼一聲，也跟着一頭栽在地上。

刁婆婆和葉小倩沒想到雙方交手結束的這麽快，而華天虎還不知道是否穿好了黑衣、戴好了頭套。

但是，黑衣蒙頭女子却俯身伸手，分別將李玉珠和杜金葉的頭罩給扯下來。

刁婆婆雖然看到了兩個狐媚少女的眞實面目，依然不知道那個是杜金葉，那一個是李玉珠。

葉小倩雖曾趴在房面上看到她們向趙汀源請命，要求前來收拾華天虎，聽到稱呼她們的名字，稱呼她們師妹，同樣的分不清她們誰是誰！

但是，她們母女倆却都看到兩個狐媚少女，咬牙切齒，目光怨毒的瞪着黑衣蒙頭女子。

黑衣蒙頭女子一看，立即哂笑譏聲道：「就這麽一點點兒本事，就敢跑江湖賣藝，妳們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最先被點倒的少女恨聲道：「廢話少說，快把姑奶奶殺了吧！」

黑衣蒙頭女子冷冷一笑，說道：「那有這麽便宜的？至少應該先在妳們兩人的小臉蛋上劃上兩刀，然後再割下妳們一隻耳朵……」

兩個狐媚少女聽得面色大變，神情更顯淒厲！

正待厲聲說什麽，黑衣蒙頭女子已在地上檢起一柄雪亮七首來！

兩個狐媚少女寧願叫黑衣蒙頭女子殺了，也不願讓她在臉上劃兩刀，再割掉一隻耳朵，是以，厲叫道：「妳把姑奶奶們殺了吧！」

黑衣蒙頭女子拿着七首並沒有眞在她們的小臉蛋上劃兩刀，做勢晃動了一下七首，問：「說不說？妳們兩人到底想來幹什麽？」

兩個狐媚少女幾乎是同時厲聲道：「不說！妳殺了姑奶奶們吧！」

黑衣蒙頭女子突然怒聲道：「妳道我不敢？」

敢字出口，倏然俯身，手中七首猛向就近一個狐媚少女的臉上刺去。

也就在這時，一點黑影，勢挾勁嘯，閃電射至，直奔黑衣蒙頭女子的尖刀！

黑衣蒙頭女子聞風知警，甩臂用刀一撥，同時飛身疾退！

但是，噹的一聲，泥土飛濺中，七首應聲落在地上。

黑衣蒙頭女子大吃一驚，抬頭一看，又一個身穿黑衣，戴着頭套的人已向她撲來。

她心中再度一驚，知道來人比她的功力深高，同時根據他的黑衣黑頭罩來判斷，來人應是兩個狐媚少女的同路人，但絕不是晌午在廣場上賣藝的乾瘦老頭。

她久經陣戰，知道如何對付武功比她高的人，一聲嬌叱，搶先迎了上去。

一到近前，雙掌翻飛，旋身飛腿，不但要搶到先機，也根本不給對方出手的機會。

她那裏知道來人就是已經學會「金剛掌」「羅漢拳」，以及「霹靂快腿」的華天虎。

華天虎不敢吭聲，掌拳齊施，快腿疾踢，一陣「蓬叭」聲響，不但將黑衣蒙頭女子的掌腿逼回，同時攻得她連連嬌喘後退。

黑衣蒙頭女子自知功力相差甚遠，不敢久戰，就趁退至一座民房附近之際，一個蹬足後縱，飛身翻上了房面，繼而一閃，頓時不見。

華天虎當然不會去追，急步奔向了兩個狐媚少女身前。

兩個狐媚少女神情震驚的望着華天虎，目光一直打量華天虎的身材，直到華天虎去檢她們的黑頭套，才急聲問：「您？您是三師伯？」

華天虎不敢出聲，僅點了點頭，撑開黑頭套就往她們兩人的頭上套！

也就在他套頭罩的同時，兩個狐媚少女突然發現了華天虎脚上的那雙破鞋，花容大變，脫口輕啊，驚得瞪大了眼睛說不出話來！

刁婆婆久歷江湖，經驗豐富，一看兩個狐媚少女的震驚神色和驚啊，心知要糟，不由望着葉小倩，懊惱的說：「糟糕！混小子的破鞋被她們看出來了！」

葉小倩心中一驚，不由焦急的輕聲問：「那該怎麽辦？娘！」

說話間，華天虎已俯身拍開了兩個狐媚少女的穴道，飛身縱上了民房，一溜烟的走了！

兩個狐媚少女由於過度震驚，瞪大了眼睛望着如飛馳去的華天虎，連個場面話都忘了說兩句。

既然知道了救她們的人就是華天虎，兩人那裏還敢再到小客店裏去：雙雙爬起來，逕向來時的前街，倉惶馳去。

刁婆婆一看，立即望着葉小倩，淡然道：「到房裏等混小子回來吧！」

說罷，母女兩人逕向上房門前走去。

剛到房門口，「小麻雀」已把房門拉開了。

刁婆婆一看到「小麻雀」，不由的搖頭嘆了口氣！

「小麻雀」正待問什麽，驀見房角後人影一閃，已脫掉黑衣頭罩的華天虎，正神情得意的奔了回來。

華天虎緊跟在刁婆婆母女身後走進門內，「小麻雀」立即將門關上了。

「小麻雀」心知有異，急忙望着刁婆婆，恭聲問：「老前輩，怎樣？」

刁婆婆只得凝重的說：「這兒你兩人不能待了，要馬上搬到我的客棧裏去！」

「小麻雀」啊了一聲，華天虎則不服氣的說：「幹啥？俺大氣也沒敢吭……」

話未說完，葉小倩已沒好氣的說：「就壞在你脚上的這雙臭鞋上！」

華天虎愣愣的望着自己脚上的破鞋，乍然間還沒弄懂毛病出在那裏。

刁婆婆却凝重的說：「這也不能怪妳虎哥哥，只是那兩個丫頭太精靈了！」

「小麻雀」也有些懊惱的問：「老前輩，一定要搬到妳客棧裏去嗎？」

刁婆婆毫不遲疑的說：「一定要去，不出片刻，趙汀源必然會親自找來！」

「小麻雀」却憂慮的說：「可是，明天……」

刁婆婆立即道：「明天你們已進入『鐵堡』了，即使趙汀源他們知道了，敵友難辨，他也不敢拉攏你們，或者向你們下手！」

刁婆婆果然斷事如神，兩個狐媚少女身形不停，直奔前街大客棧。

廳上燈火明亮，趙汀源和他的師弟師妹仍在座談論事情，那些弟子們已有一部份離去，那位明媚標緻的徐翠瑩，仍站在原來的地方。

丁豹魏佳神情有些焦慮，不時看一眼廳外夜空，其餘人等，則靜靜的聽趙汀源五人分析事情。

徐翠瑩早已發現了丁豹和魏佳的焦慮神情，這時見師伯師叔們沒有要講話的意思，立即含笑寬慰道：「丁師哥，魏師哥

，你們用不着為李師妹她們担心……」

話未說完，「金刀羅刹」王玉英悚然一驚道：「咦？這兩個丫頭去了有一陣子了……」

魏佳憂急的說：「我眞担心兩位師妹出事情！」

瘦乾老人懊惱的說：「我跟她們前去就好了！」

徐翠瑩立即道：「弟子認為不好，對付那麽一個呆頭呆腦的傻小子要二師叔親自出馬，就算勝了也不光彩……」

趙汀源立即讚許的說：「我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不准你們再跟人去，萬一去了也對付不了那小子，那咱們『金刀會』還能在江湖上混嗎？」

話聲甫落，站在廳門口左邊的一個年輕人，目光一亮，突然向內恭聲道：「啓稟大師伯，兩位師妹回來了！」

全廳一靜 紛紛擧目向廳外看去。

只見廳側纖影一閃，已經摘下頭套的李玉珠和杜金葉，急步奔進了廳內。

趙汀源等人都是老江湖，一看李杜二人頭髮有些蓬散，臉色黯淡，嶄新的黑衣上沾滿了塵土，就知道那個傻小子果然不簡單。

李玉珠和杜金葉，一進廳門，「噗」的一聲雙雙跪在地上，目中含淚，同時哭聲道：「弟子無能，請大師伯治罪！」

趙汀源尚未開口，「金刀羅刹」已怒聲道：「我早就看出來那小子是衝着咱們『金刀會』來的！」

話聲甫落，李杜二女已搖頭說道：「不！回稟師父，方才就是他救了弟子兩人的！」

如此一說，不但趙汀源五人聽得一呆，就是站在兩邊的弟子們也不相信會有這種事。

「金刀羅刹」王玉英不由怒聲問：「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快說！」

李杜二女只得把方才的經過，由頭到尾的說了一遍。

「金刀羅刹」仍有些不信的問：「妳們兩個確定是他？」

李、杜二女毫不遲疑的正色道：「沒有錯，弟子有絕對的把握，尤其是他那雙破鞋！」

一直默然不語的趙汀源，突然站起身來沉聲道：「咱們走。」

灰髮健壯老人四人聞聲一驚，同時站起問：「大哥要去那裏？」

趙汀源沉重的說：「既然他不是敵人，我們就要爭取他！」

獨眼黑面中年人，沉聲道：「可是他也穿黑衣戴黑頭套呀！」

趙汀源解釋道：「這也是我要追問他為什麽的原因。」

獨眼黑面中年人依然反對道：「萬一他和那個黑衣蒙頭女子是一夥的呢？」

灰髮健壯老人立即呵斥道：「老五聽話總是不太用心，珠兒兩人不是說，那女子的黑衣顏色較淺，衣料較好嘛！」

黑面中年人獨眼一瞪，道：「那也不一定說他們不是一夥的，說不定是個早已設計好的圈套！」

趙汀源不由怒聲道：「你們不要吵了，他小子是不是有陰謀，設圈套，我到那兒一盤就知道！」

說罷，怒氣冲冲的走出小廳外。

「金刀羅刹」和瘦乾老頭四人也覺得有盤盤華天虎底細的必要，立卽跟在趙汀源身後。

但是，趙汀源却又停身回頭吩咐道：「除了玉珠兩人和翠瑩外，其餘的人都留在這兒，任何人不許亂跑。」

那些二代弟子等人一聽，同時恭聲應了聲是。

趙汀源等人匆匆趕至小店，當然撲了個空。

找來店夥一問，店夥才知道客人已經不在房内！

揭啓事應做僕傭

東邊剛剛露出朝霞，華天虎和「小麻雀」便悄悄溜出了刁婆婆住宿的客棧。

由於湖面上的大霧仍未消散，「鐵堡」廣場上也依然霧氣瀰漫。

雖然有霧，華天虎和「小麻雀」仍不敢大意，深怕「金刀會」的人暗中看見。

華天虎繞至對正「鐵堡」大門的廣場邊緣，凝目一看，堡門下和堡牆上，根本沒有貼什麽紅紙啓事。

一看沒有貼出啓事，不由望着「小麻雀」，焦急的說：「怎麽辦？為什麽沒有紅紙啓事？」

「小麻雀」只得寬慰道：「先別急，再等一會兒看……」

黃天虎立即道：「不能再等啦，再等太陽已經出來啦！」

「小麻雀」當然也担心太陽升起，霧氣消散，因而道：「只怕她昨天晚上也視破了穿黑衣戴頭套的是你！」

華天虎不由懊惱的說：「俺眞沒想到，妳們女人竟是這麽聰明！」

在往日，「小麻雀」一定會趁機調侃幾句，這時却再也沒有那份心情，只得道：「等太陽出來他們還不貼出啓事咱們就回去，等到晚上就按宮主的指示潛進『鐵堡』，伺機帮助他們！」

說此一頓，突然又關切的問：「宮主給你繪的那張『鐵堡』內部房舍分佈圖，你帶在身上了沒有？」

華天虎立卽一指塞在後腰帶上的小包袱，道：「早放在小包袱裏了！」

「小麻雀」正色提醒道：「這等重要的東西，你要貼身藏好，絕對不能弄丢去了！」

華天虎正待說「絕對丢不了」，倏地目光一亮，脫口低呼道：「快看，紅紙啓事貼出來了！」

「小麻雀」向堡門前一看，果見一個穿長衫的中年人，率領着兩個背刀堡丁，正將一張大紅紙，貼在堡門左側堡牆上。

華天虎見紅紙上寫了不少字，雖然看不清楚，但斷定是說明徵男僕女傭的事。

是以，急忙望着「小麻雀」，興奮的說：「咱們去吧。」

「小麻雀」立即頷首應了聲好。

於是，兩人先機警的察看了一眼四週，進入廣場，加速步子向堡門前走去！

距離堡門尚有四五丈處，門下的四個背刀堡丁中的一人已沉喝問：「你們兩人

是幹什麽的？」

華天虎不敢停止，一面前進，一面一指着紅紙啓事道：「俺是來揭啓事的！」

那個身穿長衫的中年人正準備走進堡內，聞聲回頭，並以威稜的目光向華天虎和「小麻雀」望來。

向華天虎問話的堡丁，立即向着長衫中年人，恭聲道：「啓稟總管，這兩人是來應徵的！」

被稱為總管的中年人，迷惑的「噢？」了一聲道：「啓事剛貼上你們就來了，你們怎的知道……」

話未說完，華天虎兩人已到了他面前

「小麻雀」怕華天虎話不妥切，急忙搶先道：「昨天傍晚一個老大娘在街上對別人小聲說，堡裏明天要徵個小厮和丫頭，要那人越早越好……」

身穿長衫的總管立即道：「所以你們就搶先趕來了？」

「小麻雀」急忙恭聲道：「是的，總管爺！」

中年總管立即道：「我姓芮，喊我芮總管好了。」

華天虎跟着「小麻雀」，再度應了聲是。

身穿長衫的芮總管，解釋道：「幹小厮丫頭非常辛苦，你們能吃苦嗎？」

華天虎搶先說道：「俺就是吃苦長大的。」

芮總管頷首贊許的「嗯！」了一聲，說道：「你們昨晚看到的那位老大娘，可能是內宅派出去辦事的僕婦或奶娘，不過，既然你們先來了，你們就先去碰碰運氣吧……」

「小麻雀」一聽芮總管的口氣還不敢肯定，急忙道：「總管爺，我們都是無家可歸的人……」

話剛開口，芮總管已解釋道：「人是內宅要的，我做不了主，不過，你們很合啓事上的條件，大概沒問題！」

華天虎和「小麻雀」担心被「金刀會」的人發現，剛才一見芮總管看他們，就趕緊走了過來，外面堡牆上的啓事，根本沒有看上面寫些什麽。

這時見芮總管說大概沒問題，立即高興的說：「謝謝總管爺，以後還請您多管教，多栽培！」

芮總管沒說什麽，轉身道：「你倆跟我來！」

說話間，擧步向堡內走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恭聲應是，立即跟在身後。

進入門樓一看，這才發現門洞至少三丈以上，左右各有一間門房，裏面牆上掛着十多柄單刀，尚有幾個堡丁正由窗口向外看。

驀見其中一人的目光一亮，一面盯着華天虎一面輕聲道：「喂，你們看，這小子怎的來了。」

華天虎和「小麻雀」都聽到了，但佯裝未曾聽見，兩人都知道，那個說話的堡丁，昨天一定在堡牆上看到華天虎挨拳贏銀子的一幕。

堡門裏面是一道高大迎壁，牆壁中央建有一座三尺見方的神龕，裏面供奉的是關帝聖君，一邊是周倉，一邊是關平，一大早香爐內便有人燒了三炷香！

尚未走出門洞，已聽到迎壁後的遠處傳來拳脚破風聲，以及不少人的沉喝聲，顯然有不少人正在練武功。

繞過迎壁一看，華天虎和「小麻雀」的目光同時一亮！

好大一片練武場子，正中大廳高階上，傲然站着三個身穿鐵灰勁衣的中年人，俱都注視着場中練拳的數十大漢。

練武場的兩邊堡牆下，分別建有兩排平頂磚房，設有沙包弓靶兵器架等物，那些磚房，顯然是供堡裏的護堡堡丁們居住的。

芮總管什麽也沒講，領着華天虎和「小麻雀」逕向大廳右側的角門走去。

驀見廳階上的左右兩人，看到華天虎時神情一呆，立即向着中間挺着個大肚子的那人，驚異的低聲說了兩句話。

只見中間那人神色一驚，「噢？」了一聲，先向着華天虎打量了幾眼，立即向着芮總管，遠遠抱拳說道：「芮總管，他們……」

話剛開口，大廳角門處已響起一個清脆女子的聲音道：「芮總管，把他們兩個交給我吧！」

華天虎和「小麻雀」聽得心中一驚，覺得這女子聲音有些耳熟！

兩人循聲一看，只見一個身穿淡黃錦綉衣裙的美麗女子，正向着這面含笑望着，她的身後尚站着一個綠衣丫頭。

黃衣女子看來年約二十六七歲，生得柳葉眉，杏子眼，白白的皮膚，雖然已是婦人，依然有少女的神韻。

「小麻雀」一看那女子的眼睛和身材，立即俏聲說道：「她就是昨天晚上那個了！」

華天虎恍然明白，原來就是她，難怪她早在這兒等着。

打量間，芮總管僅向着那邊廳階上的三人揮了個手，並沒有走過去，繼續走向黃衣女子身前。

黃衣女子含着愉快的微笑，目光也一直盯着華天虎的眼睛看，那個綠衣丫頭，更是對華天虎和「小麻雀」打量個不停。

一到近前，芮總管立即望着華天虎和「小麻雀」介紹道：「這位是內宅總管麥姑娘！」

華天虎立即躬身憨聲道：「麥姑娘妳好！」

「小麻雀」也萬福恭聲道：「參見麥總管！」

華天虎接着一指「小麻雀」，介紹道：「她是俺老婆！」

芮總管看得雙眉一皺，不由去看黃衣女子麥總管。

麥總管則含笑親切的問：「你們兩個叫什麽？」

華天虎搶先憨聲道：「俺叫小虎，她叫小麻雀！」

麥總管一笑，加強語氣問：「我問你們姓什麽？」

華天虎回答道：「俺是孤兒，她也是孤兒，俺不知道爹娘是誰，她也不知道爹娘是誰……」

話未說完，那位一直蹙着眉頭的芮總管，已關切的問：「飛燕，妳看他們兩人

可以嗎？」

內宅總管麥飛燕，微笑頷首說道：「還不錯，憨憨實實的，小丫頭看來也蠻靈巧……」

芮總管繼續道：「聽說昨天晚上，內宅有位奶娘在街上轉話！」

麥飛燕一聽「昨天晚上」，神色微微一變，繼而聽到「一位奶娘在街上」，才含笑解釋道：「老夫人不喜歡熟人介紹，管教起來不方便！」

芮總管一聽「老夫人」，趕忙連聲應了兩個是，道：「那我去叫人把啓事撕掉了……」

麥飛燕立即說道：「好，謝謝你，晉安！」

芮晉安道了聲「不用客氣」，逕自離去。

「小麻雀」精靈，早巳看出來芮總管對華天虎楞頭楞腦的不太滿意。

麥飛燕却望着兩人，謙和的說：「你們兩人跟我來！」

說罷，當先走進了角門內。

華天虎立即就要舉步。

「小麻雀」一看，急忙將他拉住，接着面向綠衣丫頭，微微一福道：「姐姐先請。」

綠衣丫頭覺得華天虎非常好玩，不由失聲一笑，道：「你們新來是客，你們先請！」

「小麻雀」不便再推辭，應了聲是，即和華天虎走進角門內。

繞過大廳，是座廳後花園，有假山，有荷池，還有龍頭噴泉。

華天虎看得目光一亮，他記得宮主凌霄鳳告訴他，一座花園的假山下有地道，不知道進口是不是這座假山？

不過，「鐵堡」中共有四座花園，三座假山，他眞想在小包袱內拿出地圖來核對一下。

他當然不敢，他只是腦筋動的比別人慢，並不是十足的白痴憨儍！

花園的盡頭即是內宅門樓，兩個背刀少女分別站在兩邊。

麥飛燕一到近前，兩個背刀少女立即躬身行禮！

華天虎和「小麻雀」跟看麥飛燕前進，因而沒受到盤問阻攔。

但是，華天虎却向着兩個背刀少女，一指「小麻雀」，憨聲說道：「她是俺老婆！」

兩個背刀少女一聽，不由「噗哧」笑了。

但是，前面巳走到院中的麥飛燕，却回頭望着綠衣丫頭，吩咐道：「春兒，領他們倆到廂房裏吃早飯，我去報告小姐和老夫人！」

被稱爲「春兒」的綠衣丫頭恭聲應是，麥飛燕巳快步走進了穿廳內，逕向後宅走去。

華天虎見西廂門窻漆得發亮，窻紙雪白，但仍比不上「飛鳳宮」畫棟雕樑，綠瓦紅牆。

打量間，「春兒」巳肅手一指東廂房，謙聲道：「兩位請！」

華天虎邁步就走，而「小麻雀」却向「春兒」道：「謝謝春兒姐姐！」

「春兒」聽了非常高興，並親切的說道：「今後大家都是好姐妹了，千萬不要客氣。」

進入東廂，漆得光可鑑人的方桌上，早巳擺好了細粥小菜和饅頭！

「春兒」未等華天虎兩人入座，巳謙聲道：「兩位請快用吧！老夫人隨時會傳話下來，我去辦點兒事，很快就回來！」

「小麻雀」巴不得她早些離開，立即謙聲道：「姐姐請便！」

「春兒」謙和的笑一笑，逕自走了出去。

華天虎一俟「春兒」走出房外，立即就要向「小麻雀」說什麽！

但是，「小麻雀」却急忙將食指豎在小嘴上，並機警的看了一眼左右，以示隔牆有耳。

華天虎也以機警的神情，壓低聲音道：「宮主說，他們『鐵堡』的客廳和客室裏才有監視竊聽的小孔……」

「小麻雀」正色低聲道：「總是小心一些的好！」說着，指了指漆椅，繼續說道：「快坐下來吃吧！待會兒見了鐵老夫人，一切要小心，一定要和宮主交代的一樣！」

華天虎一面落座一面應着，拿起碗筷來就吃！

這時候，「小麻雀」根據事先早巳擺好的早餐來判斷，業巳確定那位內宅總管麥飛燕，就是昨晚前去客棧的黑衣蒙頭女子。

但是，她弄不懂，對方爲什麽有這項安排，把她和華天虎設法弄進堡來？

首先，宮主凌霄鳳並沒有交代，「鐵堡」裏有人臥底，如果堡裏早巳有人，又何必每晚要華天虎潛進堡中，以防萬一？

其次，如果麥飛燕是前任宮主埋在「鐵堡」的一個棋子，新宮主凌霄鳳或許不知道，麥飛燕應該認得她「小麻雀」呀？

可是，麥飛燕昨晚上並沒有說出以前的連絡暗號，而且連個眼神都沒有，這問題就不單純了。

「小麻雀」看得出來，華天虎並不十分呆笨，只是有時反應較遲鈍些，如果適時提醒，他還是做得很不錯的！

尤其令她感到驕傲的是，那麽多女護衛，宮主偏偏要她「小麻雀」前來，而且要以華天虎的妻子身份在一起，隨時向他提醒注意。

這幾天相處下來，她發覺華天虎除了眼神上看來有些痴呆，不論武功、身材，以及他的面貌輪廓，都稱得上中等以上的人材。

想一想，以宮主凌霄鳳那等高超武功而又美艶的人都對他那麽好，而刁婆婆的女兒葉小倩，更是對他情有獨鍾，而她「小麻雀」爲什麽那麽儍？放在嘴邊的肉却不知咬一口？

但是，當她想到違背宮主的命令所遭受的苦刑時，渾身不由打了個冷戰！

由於她內心的過度震驚，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顫抖，因而使得桌子也猛的動了一下。

剛剛放下飯碗的華天虎立時警覺，不由迷惑的問：「怎麽回事？」

「小麻雀」急忙一定心神，道：「噢

！我是說，如果那位麥總管不提昨天晚上的事，我們永遠不要說破！」

華天虎却繼續迷惑的說：「俺剛才看妳好像嚇了一跳？」

「小麻雀」正色低聲道：「那是我想到了這件事的後果可怕……」

華天虎立即問：「有什麽可怕的？是她叫咱們來的……」

「小麻雀」無可奈何的搖搖頭，正待說什麽，驀見那個綠衣丫頭「春兒」巳含笑走進門來，於是起身道：「小妹兩人也剛吃飽！」

「春兒」含笑說道：「那正好，老夫人巳經到了閣廳，叫我馬上來帶你們去見她……」

華天虎見朝陽剛剛射到西房脊上，不由憨聲道：「老夫人起的這麽早？」

「春兒」立即道：「老夫人是練武的人，習慣早起，因而天一亮，全堡的人就起床了，咱們當下人的，當然是起的更早了……」

華天虎一揮手道：「沒關係，俺一向起的早，睡的也早……」

「春兒」立即正色警告道：「早起可以，絕對不能早睡！」

華天虎依然道：「那也沒關係，俺會向麥總管要求！」

一提到麥飛燕，「春兒」恍然道：「噢！小妹告訴你們，你們知道就好了。」

說此一頓，又特的壓低一些聲音，繼續道：「麥總管的眞正職位是內宅管家，只是芮總管一直這樣稱呼她，大家也就跟着他這樣稱呼了，不過，麥總管倒是喜歡我們喊她燕姐姐……」

話未說完，華天虎巳憨聲道：「那多親熱，俺就不喜歡見了這個喊姐姐，見了那個喊妹妹！」

「春兒」「噗哧」一笑道：「她巳經二十好幾了，你才十七八歲，喊她一聲燕姐姐你也吃不了虧！」

「小麻雀」知道華天虎滿腦子裏只有一個師姐。怕他再和「春兒」爭執，只得婉轉的說：「大家夥怎麽喊，我們就怎麽喊！」

「春兒」一笑，催促道：「那咱們走吧！」

於是，三人出了東廂房，逕向穿廳走去。

穿廳是接見遠親及較有地位的人的地方，陳設自然高貴而典雅，一座漢玉錦屛，隔開了通往後宅的後廳門。

繞過錦屛，即是一道高出地面的甬道，直達後宅門樓前，左右兩邊遠處，各有一座四扇屛門，不知通向何處。

後宅門樓下，同樣的站着兩名背刀少女！

華天虎和「小麻雀」跟着「春兒」前進，兩人自然不會受到攔阻，但兩個背刀少女也沒有理睬他們。

門樓內是座天庭，好大的一片石磚大院子都在天庭的掩蓋下，左右樓廊和正閣上仍懸着明亮的紗燈。

正中閣廳階高五級，華天虎只看到一盞一盞的明亮宮燈，以及肅立閣階上的兩名僕婦和四名侍女，看不見閣內的陳設和坐了些什麽人。

驀見階上左邊的中年僕婦，一見華天虎和「小麻雀」，急忙面向閣內一福，恭聲道：「啓稟老夫人，『春兒』將他們帶到了！」

接着由閣廳內傳出一個老婦人的慈祥聲音道：「叫他們進來！」

中年僕婦恭聲應了聲是，立即回身向着「春兒」，道：「叫他們進去，老夫人有話問他們！」

說話間巳到了階下，「春兒」竟肅手向上一指道：「你們進去吧！」

華天虎點點頭，大步向階上走去。

「小麻雀」因爲是華天虎的妻子，照規矩應該跟在華天虎身後。

華天虎隨着登階，逐漸看清了燈火如畫的閣內情形，除了正中貼金大椅上坐着一個頭髮灰花的錦衣老婆婆外，其餘的人全部都站着。

不用說，那位錦襖綾裙，面目白皙，眼角上僅有少許魚紋的老婆婆，當然是鐵老夫人。

鐵老夫人神情和藹，展着祥笑，一雙鳳目，雖然向前直視，却有些偏高，右耳也有些前迎，顯然在注意聽！

華天虎一看這情形，立時想起了三個少堡主先後失踪的事，可憐這麽一位慈祥的老人家，竟哭瞎了眼睛！

立在鐵老夫人旁邊的是位華麗少婦，年紀約二十八九歲，面目姣好，只是有幾分憔悴！

向前一點的左右兩邊，同樣的站着兩個美麗少婦，一個十八九，一個二十一二歲，神情黯淡，柳眉微蹙，顯然都有沉重的心事。

華天虎知道，這三個美麗少婦，就是最近半年才失去丈夫的三位少奶奶，只是分不清她們誰是誰。

引他們進來的女管家麥飛燕，發現華天虎瞪着兩眼直往裏面看，不由焦急的連連向他揮手，示意他低下頭。

立在鐵老夫人身後，以及三位少奶奶身後兩邊的僕婦侍女們，也都覺得華天虎太不懂禮教，尤其三位漂亮的少奶奶，現在幾乎都巳是寡婦。

華天虎剛走上廳階，還沒看清裏面的豪華陳設佈置，站在廳階上的兩個中年僕婦巳輕聲道：

「麥姑娘要你們低頭……」

話未說完，華天虎巳憨聲道：「俺又沒罪，俺爲什麽要低頭？」

所有的僕婦侍女們聽得大吃一驚，三位少奶奶的嬌靨也同時一變！

鐵老夫人却慈祥的一笑道：「妳們不要喝唬他，他的話沒錯！」

華天虎嘴裏說着話，腳步並沒停，直入閣廳。

閣廳上舖滿了厚厚的紅毡，走在上面軟軟的。

麥飛燕看出來，華天虎人不但呆儍，還有一股牛脾氣，只得肅手一指鐵老夫人，含有暗示的眼神，低聲道：「上面坐的是老夫人，快上前跪下磕頭……」

豈知，華天虎竟止步沉聲道：「俺和『小麻雀』拜天地的時候，他們說，男人膝下有黃金，不可隨便跪女人……」

如此一說，全閣廳的人都驚得面色大

變，不少人險些叫出聲來！

三個少奶奶雖然氣得嬌軀有些顫抖，但當着婆婆的面，沒有那個敢開口，只有以埋怨的目光去看麥飛燕。

麥飛燕早已急的沉聲道：「老夫人是德高慈祥的老人家，年輕的男人都應該下跪……」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會意的「噢！」了一聲，立即雙膝跪在紅毡上，直着上身憨聲道：「老夫人，俺給您磕頭！」

說罷叩頭，直起身來望着老夫人，並沒有站起來。

鐵老夫人慈祥的呵呵一笑問：「你叫什麼名字？」

話未問完，華天虎已搶先道：「俺叫小虎，她叫『小痲雀』，她是俺老婆！」

說着，側身指了指跪在後面的「小痲雀」。

如此一來，那些僕婦侍女們又都掩着嘴兒偷偷笑了。

三位美麗的少奶奶，當然又無可奈何的去看麥飛燕。

麥飛燕却一直望着鐵老夫人，佯裝不見。

鐵老夫人繼續含笑問：「小虎！你們都姓什麼？」

華天虎再度搶先道：「俺是孤兒，她也是孤兒，俺不知道俺爹娘是誰，她也不知道她爹娘是誰？」

鐵老夫人雖然目光直視，並沒有望着跪在地上的「小痲雀」和華天虎，但她却十分注意聽。

這時見華天虎說兩人都是孤兒，不由同情的黯然說道：「可憐！從小就沒爹沒娘！」

華天虎立即道：「所以俺也不知道俺姓什麼？她也不知道她姓什麼。」

鐵老夫人含笑問：「你跟着我們姓鐵好不好？今後就叫你鐵小虎。」

麥飛燕深怕華天虎倔強不答應，正待提醒他，華天虎竟忙不迭的歡聲道：「鐵小虎！太好了！那她就叫鐵小痲雀！」

鐵老夫人含笑道：「她不用姓鐵，她就叫『小痲雀』好了！」

華天虎立即道：「對對，痲雀是鐵的就飛不動了！」

如此一說，不少侍女又偷偷笑了。

鐵老夫人又鄭重問：「這麽說，你願意留在『鐵堡』當傭人了？」

華天虎忙不迭的點頭道：「願意！俺當然願意！」

鐵老夫人突然由椅上站起來，有些冷意的道：「好！讓老身摸摸你的頭後可有反骨！」

說話間，一個侍女早已快步過來將她扶向華天虎身前。

麥飛燕看得花容大變！

三位少奶奶也震驚迷惑的望着鐵老夫人！

因爲，在武林人物中，除非是自己的恩師，絕不容許任何人摸他的頭！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個舉動，如果對方將掌放在頭上，暗勁一吐，立時蓋骨碎裂，當塲氣絕路死。

豈知，華天虎一聽鐵老夫人要摸他的頭，非但沒有起身閃躲，反而愉快的「噢！」了一聲，向前跪行了三步！

鐵老夫人極爲動容，嘴角上再度有了祥笑，伸出的手先摸了一下華天虎的後腦，接着又摸華天虎的耳朵！

當她摸到華天虎的耳垂時，立即笑着說：「這孩子的耳垂肥厚，必有大福！」

華天虎一聽，立即愉快的憨聲說道：「老夫人，您算得眞準，他們都說俺有福氣。俺和『小痲雀』拜天地時，他們也誇俺是一朶鮮花，插在她那一堆牛糞上！」

說着，尚回頭指了指仍跪在原地的「小痲雀」。

所有的人一聽，俱都哈哈笑了，但沒有人點破。

鐵老夫人也失聲笑着說：「這孩子太可愛了！就留他在內宅吧！」

說罷，舉手一指閣上，侍女立時扶她走向梯口。

向着鐵老夫人躬身應是的麥飛燕，這才和聲道：「你們兩個可以起來啦！」

華天虎應了聲是，即和「小痲雀」站起身來。

麥飛燕直等到老夫人走上閣樓，她才讓華天虎和「小痲雀」見過三位少奶奶。

華天虎見三位少奶奶個個神情落寞，因而僅恭謹的拱拱手，並沒有說什麽。

不過，他看得出來，一身寶藍錦綉羅衫的大少奶奶較老誠莊重，一身翠綠的二少奶奶有幾分英氣，一身水紅的三少奶奶應是三人中最精明最伶俐的一人！

但是，三位少奶奶的美麗要與「飛鳳宮」的女宮主凌霄鳳相比，仍差了一大段距離。

驀見大少奶奶向閣外院中一指，說道：「她們都來了，讓他們大家認識認識，然後分配他們夫婦兩人的工作，講述一下堡裏的規矩，再讓張嫂發給他們每人兩套新衣！」

把話說完，就在麥飛燕應是聲中，三人分別走向了閣廳兩側的角門。

華天虎剛才就已聽到閣外天庭中有不少女子交談聲音，這時向外一看，發現階下天庭中竟散立着三十多個僕婦侍女和身着勁衣的女警衛。

只見那些人，紛紛圍着「春兒」詢問事情，並不時抬頭看一眼閣廳內。

正在察看，麥飛燕已向着他和「小痲雀」，輕聲道：「你們兩個來一下。」

說罷，當先向門外走去。

華天虎和「小痲雀」，應是聲中，舉步跟在身後。

麥飛燕一到階口，立即命令道：「大家靜一靜！讓我來介紹一下新來的一位小兄弟和小妹妹！」

說着，側身肅手，一指已經站好的華天虎，介紹道：「這位小兄弟叫『小虎』，這位小妹妹叫『小痲雀』……」

華天虎一看介紹「小痲雀」，也急忙一指道：「她是俺老婆！」

三十幾名僕婦侍女們聽得先是一楞，接着發出一陣輕笑！

麥飛燕無奈，只得放緩聲音道：「小虎，『小痲雀』是你老婆，我待會兒自會向她們介紹……」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正色道：「妳一定要介紹喲？不然，別的男人會把她拐跑

了！」

階下的僕婦侍女們一聽，再度發出一陣哈哈哄笑！

麥飛燕雙目一瞪，脫口怒斥道：「不准笑！再笑的人先打四十鞭子，然後再關十天地牢！」

這聲斥喝果然見效，那些僕婦侍女不但立即停止了哄笑，而且個個肅立站好！

華天虎也聽宮主凌霄鳳說過，一個武林世家，人口數百，難免良莠不齊，爲了唬嚇那些頑劣下人，即使不用，也要設有拘禁室或地牢。

麥飛燕見大家都已靜下來，才繼續沉聲道：「小虎爲人憨實，體健力強，老夫人有鑑內宅重活不少，特的把小虎留在內宅工作……」

僕婦侍女們一聽，彼此都贊服的對個眼神，目光隱隱含有對老夫人的感激和尊敬！

麥飛燕繼續沉聲道：「今後各樓搬移家俱，或登高懸掛東西，以及到大伙房担飯提菜，全由小虎去做……」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憨聲道：「沒關係，俺的力氣大，担飯提菜俺最願意，俺也最喜歡到厨房去……」

麥飛燕氣得粉面煞白，緊咬櫻唇，索性停止不講了！

「小痲雀」一看，趕緊偷偷扯了一下華天虎的衣服。

麥飛燕這才望着華天虎，沉聲道：「你如果再講話，先把你關進地牢裏！」

華天虎立即憨聲問：「那？那吃飯的時候，誰担飯給她們吃？」

麥飛燕氣得一雙玉掌緊握成拳頭，牙咬得緊緊的，只得望着「小痲雀」，沉聲道：「妳能不能管管他……」

話未說完，「小痲雀」已委屈的搖頭道：「他的力氣大，也不怕打……」

麥飛燕一聽，立即向着階下，沉聲道：「好了，妳們都認識他們兩人了，妳們都去吧！」

僕婦侍女以及女警衛們，同時輕聲應是，轉身走向院外或進入左右廂樓內。

麥飛燕突然望着一個皮膚較黑的中年婦人，吩咐道：「張嫂，方才大少奶奶交代，他們兩人每人發兩套新衣，顏色可由他們自己喜歡的選！」

把話說完，又望着「春兒」吩咐道：「帶他們兩人到東堡南跨院，順便講一下堡裏的規矩和那些地方不可以去。」

「春兒」恭聲應是道：「他們兩人不交給芮總管向全堡教習武師和堡丁們介紹了？」



春兒領着華天虎兩人晉見鐵老夫人•

麥飛燕立即道：「等小姐回來，由小姐親自向外堡的人介紹！」

說罷，轉身走進了閣廳內！

華天虎和「小痲雀」對了個眼神，似乎在說：原來鐵麗花不在堡內！

心念間，階下的「春兒」已招手道：「我們走吧！」

華天虎和「小痲雀」應了一聲，跟着「春兒」走出院來。

一出院門，「春兒」轉身向左，前面正是華天虎來時看到的四扇屏門，顯然，出了東屏門是東堡，身後的西屏門，大概就是西堡了。

一出了東屏門，華天虎的目光倏的一亮！

好大一片花園，往前直達那座氣勢磅礡的大廳一側，向後則繞向了後宅高樓之後，這使得內宅和後宅，完全獨立在堡中央。

花園的對面，間隔着一排共有三座獨院，再隔一段空地，即是高大堡牆了。

前面的「春兒」舉手一指與大廳平行的獨院道：「那就是你們夫婦住的南跨院了！」

華天虎和「小痲雀」一看，三階小門樓，粉牆綠瓦，品字形三間房屋，院外植有花木，稱得上清幽雅靜。

「小痲雀」覺得這與他們的身份地位不相配，因而問：「春兒姐姐，爲什麼要我們住這麼好的地方？」

「春兒」也有些迷惑的說道：「這是

麥總管分配的，也許……因為你們倆是夫婦吧……」

華天虎關切的問：「妳們不睡在那些院子裏呀？」

說着，舉手指了指連續向北的兩座獨院。

「春兒」立即正色道：「我們那有那麼好，我們都睡在少奶奶們的樓下！」

「小麻雀」想到她還沒有事作，因而關切的問：「春兒姐姐，今天麥總管為什麼沒有分配給我工作？」

「春兒」遲疑了一下，才道：「也許要把妳分到小姐的樓上工作吧？」

「小麻雀」不由問：「小姐直到現在還沒有丫頭嗎？」

「春兒」再遲疑了一下，才道：「丫頭是有一個，前幾天因為私自動小姐的東西，已被關起來了！」

把話說完，也到了南跨院門前。

「春兒」登階推門，當先走了進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進門一看，三間瓦房，均有走廊，房門全部上了鎖，三房階下尚擺了兩排盛開的盆花。

．「春兒」在腰裏取下三把鎖匙，舉手把上房的門打開了。

華天虎和「小麻雀」一看，一明兩暗，漆椅亮桌，牆上懸掛着中堂字畫，左右臥室懸掛着藍色門帘。

「春兒」順手將三把鎖匙交給「小麻雀」道：「這是三間房門的鎖匙，洗澡盆在左廂房裏！」

話聲甫落，「小麻雀」接過鎖匙尚未應是，院門口已響起另一個少女的愉快聲音，說道：「小虎，小麻雀，你們的新衣服！」

華天虎和「小麻雀」聞聲一看，只見一個綠衣少女，捧着一疊衣服鞋襪走進門來。

「春兒」立即招呼道：「香蘭姐，辛苦你了，我正準備帮他們去拿！」

被稱為「香蘭」的綠衣少女立即道：「燕姐姐交代下來，要他們趕快洗澡換衣服，小姐回來了，隨時可能召見他們！」

「春兒」急忙興奮的問：「小姐回來啦！」

豈知，「香蘭」竟凝重的說：「小姐的神色不怎麼好，一回來就到老夫人的房裏去了，接着又把三位少奶奶和燕姐姐叫了去！」

「小麻雀」一聽，不由憂慮地看了一眼華天虎，似乎在說：「會不會是為了咱們？」

心中忖念間，「春兒」已有些緊張的說道：「好，你們洗澡更衣吧，我也要回去了！」

說着，即和「香蘭」走了出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送走了「春兒」「香蘭」，立即關上了院門。

緊接着，機警的「小麻雀」先打開了兩廂的房門鎖，又到上房的兩間臥室內看了一下，還好兩間的內室都有床。

這時，「小麻雀」才拍着心口，舒口氣道：「剛才老夫人要摸你的腦袋，可把我嚇壞了……」

華天虎立即道：「俺就不怕，俺知道她不會下毒手！」

「小麻雀」神色一驚問：「你怎的這麼有把握？」

華天虎正色憨聲道：「她捨得把俺師父讓給俺師母，俺就知道她的心一定不會狠毒！」

「小麻雀」聽得一楞，不由大感意外的說：「你不傻嘛？」

華天虎一瞪眼，沉聲問：「哦？妳說什麼？」

「小麻雀」只得急忙愉快的說：「我說你聰明，俺的好老公……」

華天虎正色糾正道：「也不能喊俺老公，要喊俺大管總。」

「小麻雀」立即倔强的說：「那不行，進了『鐵堡』就要喊老公，萬一不小心給他們聽到了，馬上壞了事情！」

華天虎一想也對，只得催促道：「快去準備澡水，俺要洗澡了！」

「小麻雀」應了聲是，抱起桌上那堆新衣鞋襪，逕向左廂房走去。

華天虎洗過了澡，換上了黑緞邊的寶藍及膝大褂子和黑褲，又恢復了他濃眉大眼，白淨皮膚，身體顯得格外結實，唯一的缺點，眼神有時仍有些呆滯。

當他担着內它僕婦侍女們的飯菜走進後宅天庭時，那些等在那裏準備取菜飯的侍女們，人人發出意外驚呼。

有的人上去讚美幾句，有的人則摸摸他的新衣服，看在帮忙拿東西的「小麻雀」眼裏，心裏非常不是滋味。

「小麻雀」是鮮紅上衣，二紅綢褲，頭上仍梳了兩個如意髻，桃形臉，柳葉眉，水汪汪的眼睛鮮紅的小嘴，更顯得她是個極富機智而又伶俐的少女。

等他將剩菜剩飯送回大伙房後，沒什麼事他就回他的南跨院了。

「小麻雀」自聽「春兒」說她可能派到小姐樓上去工作，便一直希望能看到這位藝艷雙絕的「鐵堡」主事人——大小姐鐵麗花。

．但是，她失望了，雖然在天庭中站的那麼久，依然沒看到鐵麗花由樓上下來，也沒有傳話召見她和華天虎。

兩人剛剛走到院門前，「小麻雀」神色突然一變道：「小心，有人來過！」

華天虎雖然佩服「小麻雀」的機警，但仍忍不住問：「妳怎的知道？」

「小麻雀」立即道：「我走時故意將兩扇門錯開一些，如今全關上了！」

華天虎沉哼道：「一定有人前來偷偷檢查過，咱們進去看看！」

說罷，大步向前。

「小麻雀」一見，伸手將他拉住，同時低聲道：「說不定仍在裏面還沒走！」

華天虎神色一驚，定了定心神，才登階推開了院門。

院門一開，他和「小麻雀」也同時一呆！

只見內宅女管家麥飛燕，神情凝重，已坐在上房大椅上。

華天虎定神笑一笑，「小麻雀」則歡聲急呼道：「是燕姐姐？」

說話間，兩人急步向上房門前走去。

麥飛燕則强自一笑道：「我在這兒等你們一會兒了，進來坐！」

說着，肅手指了指設在左右內室邊的

側椅。

華天虎和「小麻雀」應了一聲，分別落座。

麥飛燕神情愉快的分別打量了兩人一眼，含笑問道：「你們的新衣服都還可以吧？」

華天虎嘿嘿一笑道：「太好了，俺長這麼大還沒有穿過這麼漂亮的衣服，眞是太謝謝妳了！」

「小麻雀」別具用心的插言道：「那位『香蘭』姐姐說，小姐回來了，可能隨時會召見我們……」

話未說完，麥飛燕臉上的愉快神色再度消失道：「她今天可能沒有心情召見你們了……」

「小麻雀」聽得一楞，問：「為什麼？燕姐姐！」

麥飛燕凝重的說：「聽說『金刀會』的人已大批潛伏到咱們鎮上來了！」

華天虎想也沒想，脫口哼聲道：「那一定是歹人壞蛋！」

麥飛燕很注意華天虎說這句話，不由蹙眉鄭重的問道：「你怎麼知道他們是壞人？」

華天虎下意思中有些想表示自己不是「金刀會」的人，所以才脫口說出。

這時見麥飛燕十分認眞的問，只得憨聲道：「宴無好宴，會無好會嘛？」

麥飛燕一聽，也忍不住啞然笑了，同時笑聲道：「他們『金刀會』乃是你說的那種會，不過，你這麼一說，我也就放心了！」

「小麻雀」佯裝一驚問：「燕姐姐，有什麼不對嗎？」

麥飛燕略微遲疑，才一笑說道：「也沒有什麼，小姐回來，心情就沉重，聽說我將你們徵進堡裏來，埋怨我徵的不是時候……」

說話間，發現「小麻雀」臉上有憂色，立即又寬慰道：「你們不必担心了！現在已沒事了，她已經召集芮總管和趙教習他們商議應付防範的對策了。」

華天虎見「小麻雀」不開口，自己也不敢答腔，因為方才他已經差一點兒說錯了話。

麥飛燕則注視着「小麻雀」，鄭重的道：「妳知道我為什麼把你們兩人徵進堡裏來嗎？」

「小麻雀」急忙道：「還不是看到我們兩人無家可歸，流浪可憐……」

麥飛燕一笑，說道：「這也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求你們兩位代我辦一件事情……」

華天虎也沒聽麥飛燕說完，立即一拍胸脯道：「沒問題，妳是俺的大恩人，辦件事情那還有什麼問題？」

麥飛燕欣慰的一笑，道：「也沒有什麼大問題！只是請你們兩位隨時留意就行了。」

華天虎更加豪放的說：「那更沒有什麼問題了，又不是偷東西殺人。」

麥飛燕聽得神色微顯不安，却仍含笑道：「那有那麼嚴重……」

「小麻雀」早已斷定麥飛燕找他們兩人必有目的，看情形，似乎已相當急迫，因而道：「燕姐姐，有事妳儘管吩咐好了，只要是妳交辦的事情，我和小虎一定盡力去辦！」

麥飛燕略微遲疑，才說道：「其實也沒什麼啦！說來話長……」

華天虎立即憨聲道：「那你就長話短說嘛。」

麥飛燕一笑道：「還是『小虎』爽快，我就喜歡他這種性子。」

說罷，收斂笑容凝重的說道：「事情是這樣的：十多年前，我家的一件傳家之寶遺失了，據說，輾轉落到了鐵老夫人之手中……」

「小麻雀」不由關切的道：「是件什麼樣的寶物？」

麥飛燕凝重的說：「這件寶物是裝在一個鮮紅織金錦緞的小盒子裏，寬約三寸，長約一尺，這件東西究竟是在小姐的房裏，還是在老夫人的房裏……」

華天虎立即憨聲道：「這與俺沒關係，俺是個大男人，又不能到小姐和老夫人的樓上去……」

話未說完，麥飛燕已正色道：「當然有關係，而且關係大很很……」

華天虎驚異的「噢？」了一聲，和「小麻雀」兩人格外注意聽。

麥飛燕壓低聲音正色道：「最近內宅各樓要做一次大清掃，箱櫃傢俱都要移開，重東西一定會叫你去帮忙……」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吃驚的說：「妳是要俺去偷東西呀？」

麥飛燕雙頰一紅，立即沉聲道：「燕姐姐怎會讓你們去做這種事情？我只是要你們注意一下，有沒有這樣東西，放在什麼地方……」

華天虎不由蹙眉道：「可是，俺只管搬東西，俺又不能翻箱倒櫃……」

麥飛燕正色低聲道：「所以到時候還要請『小麻雀』去帮忙呀！」

「小麻雀」早又料到麥飛燕一定另有目的，如今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因而心裏也早已有個應付的方法。

這時見麥飛燕要她去帮忙，立即愉快的低聲道：「燕姐姐妳放心，小妹一定會藉機找一下！」

麥飛燕一聽，立即興奮的贊聲道：「好，我第一眼看見妳，就知道妳是一個機警多智而又伶俐的女孩子！」說罷起身，繼續道：「需要妳的時候我再派人來通知妳，沒事不要到後宅去，免得小姐看了妳起疑。」

「小麻雀」心中一動道：「燕姐姐最好能把我們派到小姐的房裏去！」

話未說完，麥飛燕已懊惱的說：「我原本就有這個意思，現在被『金刀會』的人一鬧，我也不敢再提妳的事了！」

說罷，又叮嚀了幾句應該「謹慎小心」的話，才走出院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送走了麥飛燕，順手掩上了院門，兩人又機警的看了一眼左右廂房，才放心的走回上房。

因為，「小麻雀」雖然把門鎖打開了，但仍把鎖掛在門鼻上，一旦有人進去，勢必要把鎖拿下來，如果門鎖有了異樣，立時便可知道裏面有人進去了。

有關這一點，華天虎打從心眼兒裏佩服，自己也覺得又學聰明了些。

進入了上房，「小麻雀」立即壓低聲音道：「由於鐵麗花帶回來『金刀會』大批來到鎮上的消息，全堡上下一定都很緊張，你傍晚送飯菜去時，要放機警些，絕對不要引起他們的懷疑！」

華天虎知道「小麻雀」比他聰明，立即點了點頭。

「小麻雀」繼續說道：「現在麥管家要的東西，可能已很迫切，所以今天咱們剛到，她就前來告訴她要我們代找的東西了。」

華天虎楞楞地說：「她說那是她家的傳家之寶？」

「小麻雀」却哼聲道：「說不定是人家『鐵堡』的寶物或秘笈！」

華天虎不由焦急的說：「那妳還答應替她找？」

「小麻雀」竟冷冷一笑道：「那也不過是說說而已，在咱們辦完事之前，我根本不可能被派到鐵麗花的樓上去……」

華天虎揣測道：「萬一鐵麗花說可以呢？」

「小麻雀」再度哼聲道：「那我也不會那麼傻，去爲她偷東西。你沒聽那個叫『春兒』的丫頭說，鐵麗花的丫頭因爲私翻小姐的東西已被關起來了。我敢斷言，一定是麥飛燕叫她去作的……」

華天虎神色一驚道：「萬一那個丫頭說出來呢？」

「小麻雀」立即道：「她敢不說！不說早沒命了！」

華天虎有些不信的說：「那鐵麗花爲什麼還不把麥管家抓起來？」

「小麻雀」正色道：「現在大敵當前，不可操之過急，也許鐵麗花正在和那個芮總管等人秘密商議……」

華天虎却不以爲然的哼聲道：「妳說的這麼有把握，好像妳什麼都知道！」

「小麻雀」立即正色道：「我問你，『金刀會』大批高手壓境，很明顯的是前來報仇，像這等重要大事，鐵麗花爲什麼不要麥飛燕前去一塊兒商議？」

華天虎聽得目光一亮，恍然贊聲道：「對呀！妳眞聰明，俺又學會了一招！」

「小麻雀」故意有些得意的說：「不聰明，宮主會派我來嗎？再說，能做你華大總管老婆的人，沒有點頭腦行嗎？」

一提到「老婆」，華天虎立即愁眉苦臉的說道：「那只是宮主要咱們假裝的，其實，還不是妳睡你的西屋，俺睡俺的東房……」

話未說完，「小麻雀」已正色道：「以前可以，現在可不成了！」

華天虎神色一驚問：「現在爲什麼不成了？」

「小麻雀」正色道：「現在鐵麗花已不再信任麥飛燕，當然也對我們起了懷疑呀……」

華天虎一聽，不由焦急的問：「妳是說，鐵麗花會偷偷來看咱們有沒有睡在一個床上？」

「小麻雀」神色驚喜，心跳怦怦，香腮立時緋紅，急忙正色地道：「是呀！她當然會來證實一下，咱們是否眞是一對夫妻……」

華天虎既焦急又懊惱的說：「睡在一張床上那倒沒有關係啦！反正俺也不會碰妳，可是，宮主已經有了交代，絕不可以和妳睡在一起……」

「小麻雀」一聽到「宮主」，不但面色大變，渾身也打了個冷戰！

她知道，這件事如果讓宮主知道了，她的小命馬上玩完，要想華天虎心照不宣，那更比登天還難，只得正色道：「你完全弄錯了我的意思了！我是說，我們倆雖然在一間房裏，但一個睡床上，一個睡床下，萬一鐵麗花來偷查，咱們只要說兩句話，她就不會懷疑了！」

華天虎依然愁眉苦臉的問：「可是，誰睡床上，誰睡床下呢？」

「小麻雀」正色道：「你是大總管，又是老公，當然你睡在床上呀！」

說此一頓，突然又鄭重的說：「不過，我有個小小的條件呀！」

華天虎一楞問：「妳有什麼條件？」

「小麻雀」有些得意的要求道：「每天晚上敎我一兩招拳脚！」

華天虎想也沒想，脫口愉快的說：「那還有什麼問題！三招也沒關係！」

× × ×

「梆梆梆，噹噹噹」，已經三更了。

「鐵堡」今夜的氣氛果然不同，不但院中多派了巡邏，堡牆上也多加了崗哨。

尤其，堡門樓上和牆四角的燈桿上，今夜也都懸上了一串斗大的明亮紅燈，明顯的警告對方，堡中已經有了萬全的準備，你們最好不要輕舉妄動。

對這一切情形，華天虎和「小麻雀」當然看得清楚。

華天虎敎了「小麻雀」幾招快腿脚法就睡了！

「小麻雀」心情興奮，那裏睡得着？關起門來在外間裏不停的練習着。

她實在太高興了。華天虎是武林著名「天下第一快劍」的徒弟，拳掌脚劍，都是以快稱霸武林，她能跟他在一起辦事，實在太幸運了。

她當然也知道，華天虎憨厚，還不知道師門絕技，不可隨便傳人，除非師父已死，或得到師父的允許才可招收徒弟，否則，是要受到嚴厲處分的。

她當然不會隨便施展華天虎敎給她的掌招劍式，但她要在保命的時候才施展出來。

這時雖然聽到堡內打更的堡丁已敲了三梆三鑼，她依然沒有一絲睏意！

驀然一聲吆喝，逕由東堡牆上傳來。

「小麻雀」心中一驚，立即收勢凝神靜聽！

接着是數聲驚急大喝道：「什麼人？站住！不要跑！」

「在那邊！好像是兩個！」

「喂！在東堡花園，往南跨院方向跑了！」

吆喝聲中，所有的打更堡丁紛紛將銅鑼緊急的敲打起來。

鑼聲，梆聲，堡牆上的吆喝聲，以及內宅聞警侍女們的尖叫聲，頓時亂成了一團！

華天虎挺身躍下床來，馬上就要穿上新衣新褲，但室內無燈，偏偏拿着上衣當褲子。

飛奔進來的「小麻雀」却恰恰相反，忙不迭的解開了衣扣，同時望着華天虎，悄聲問：「喂！你要幹什麼？」

仍穿着一身舊衣的華天虎，只得道：「可能是『金刀會』的人來犯堡了……」

「小麻雀」立即道：「你沒聽到，只來了兩個？他們『鐵堡』那麼多人，連兩個人都應付不了？」

話聲甫落，房後「沙沙」兩聲，顯然有人翻進了後院中。

「小麻雀」神色一驚，立即將食指豎在小嘴上。

華天虎凝神一聽，丟掉手中的新褲子，急步奔向了後窗口。

緊接着，輕輕拉開窗門，猛的將窗門拉開，身形也跟着飛了出去。

撲出窗外，身形尚未落地，兩道寒光，挾着刀風已向他劈來。

華天虎早已有備，身形一個旋飛，右手一繞已握住了一個黑衣蒙頭人的刀背，飛起的左脚尖也正踢中了另一個黑衣蒙頭人的酥麻穴上。

也就在踢中另一人的同時，右手一帶那人的刀背，左手也戟指點了這一人的酥麻穴道。

這動作也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一個栽在地上，一個已被華天虎順勢挾在了脅下。

黑衣蒙頭人一入華天虎的脅下，他立時警覺到是個女子。

但他無暇多想，望着探頭觀看的「小麻雀」，悄聲說道：「快把地上的刀撿進來！」

「小麻雀」那還敢遲疑，點足縱了出去。

華天虎順手挾起另一個黑衣蒙頭人，飛身縱進了屋內。

由於院外遠近喝聲都向着這面奔來，華天虎一掀床單，立即將兩名黑衣蒙頭女子塞進了床下。

「小麻雀」業已明白了華天虎的意思，先門上了窗門，才將單刀放進床下！

這時吆喝聲已到了院外，而且，仍有吆喝奔步聲向着這面奔來。

只聽一個漢子驚急的恭聲道：「啓稟總管，兩個黑衣人逃向這邊來了，可是，到了附近就不見了……」

接着是那位芮總管由遠而近的聲音道：「不要慌！那邊沒有看到，一定就在附近！」

說此一頓，突然又「噢？」了一聲問：「總敎習，你那邊可有什麼發現？」

只聽一個較爲粗宏的男子聲音，急聲道：「西堡那邊還好，沒有動靜！」

「小麻雀」一聽那人的嗓音，便知道是今天早晨站在大廳台階上看着堡丁們練武的那個神態傲慢的中年人。

根據芮總管的稱呼，才知道他是「鐵堡」的總敎習。

這時，前後窗紙上都有了燈光，顯然追來的人，已有不少人拿了燈籠。

恰在這時，驀聞幾個男子齊聲道：「小姐來了！小姐來了！」

華天虎和「小麻雀」一聽，知道鐵麗花也趕到了！

最令華天虎着急的是，這些人就集結在他的院外不走了。

「小麻雀」根據常理判斷，知道麻煩已不可避免，立即和華天虎悄聲商討幾個對策。

由於窗紙上的燈光更加明亮，斷定鐵麗花率領着大批女警衛也趕到了。

只聽那位芮總管和總敎習，同時謙恭的呼了聲小姐。

接着是個清脆少女的威稜聲音問：「怎麼回事？可是有人探堡？」

芮總管和總敎習恭聲應是，而另一人則報告道：「啓稟小姐，是兩個黑衣人，每人手裏都有刀……」

話未說完，鐵麗花已沉聲問：「可是往這附近跑來了？」

如此一問，立有三四個人搶着回答道：「是的！是沿着花圃往這邊逃……」

「兩人準備進入內宅，是聽到小的們吆喝才往這面跑！」

「兩人身材都不很高，身法輕巧，手裏提着單刀……」

只聽那位總敎習喝斥道：「好了！由一個人報告！」

全場一靜，鐵麗花這才問：「這座院子裏可搜過？」

先到達的幾個人同時道：「回稟小姐，還沒搜過！」

只聽鐵麗花，沉聲道：「搜！」

「搜」字方自出口，立時响起一片恭喏！

但是那位總敎習此時却急忙道：「小姐……」

鐵麗花沉聲問：「怎麼回事！」

問話完了，却聽那位總敎習竟壓低聲音說了幾句話！

華天虎和「小麻雀」正不知那總敎習說了些什麼，忽然聽到女管家麥飛燕，怒聲道：「單總敎習，我已經聽說你對我徵來的小虎兩人起了懷疑，你有這份警惕我不怪你，但你也應該用點頭腦。方才江武師怎麼說的？」

那位單總敎習似乎也不甘示弱，立即沉聲道：「怎麼說？兩個黑衣人，手裏拿着……」

說到「刀」字時，突然住口不說了，想必想到早晨見到華天虎和「小麻雀」進來時，身上並沒有帶刀。

麥飛燕得理不饒人，立即問：「怎麼不說了？」

單總敎習似乎有些惱羞成怒了，突然怒吼道：「不管怎麼說，在這個節骨眼上將他們徵進堡來總不大好！」

麥飛燕冷冷一笑道：「這不是我麥飛燕的意思，再說我也沒有這麼大的胆子，是老夫人和大少奶奶，鑑於內宅重活不少，經常喊堡丁到內宅去也不大方便，特別叮囑我注意一下，看看有沒有忠厚憨實的小廝找一個來，所以我才找了個既憨實又有老婆的小虎來……」

話未說完，驀聞鐵麗花沉聲道：「好了，單總敎習也沒有說什麼，妳又何必這麼計較？」

麥飛燕略微放緩一些聲音道：「小姐，不是我計較，我總覺得這樣被人猜忌不太好，再說，小虎和『小麻雀』來時，老夫人已揑摸過小虎的後腦，才滿意點頭，

命令我將他們小兩口留下來……」

話未說完，芮總管已緩場道：「飛燕，小姐不叫妳說了妳就別說了，進到院中一看就知道了，說不定兩個歹徒仍躲在院子裏！」

話聲甫落，那位單總教習已沉喝道：「守住牆頭，包住外圍！」

一片暴喏聲中，窗紙上頓時大亮！

華天虎和「小麻雀」知道提燈的堡丁們已縱上了牆頭。就在這時，院門口已響起麥飛燕的聲音，招呼道：「小虎！小麻雀！快來開門！」

「小麻雀」一聽，立即向着華天虎揮了個「小心」手勢，接着以緊張的聲音高聲道：「好！來了！」

了字出口，奔至外間，立即將房門拉開了。

也就在這時，原本虛掩的院門也正被推開，一片漆有「鐵堡」紅字的雪亮燈籠，簇擁着一羣人奔進院來！

華天虎已穿上了新衣，但仍敞着懷，聞聲也慌慌張張的奔出來。

只見當前一個身穿海灰絨勁衣的美麗少女，看來年約十八九歲，柳眉，杏眼，雪白的皮膚，冰冷的嬌靨上，眞能刮下兩斤冰來。

其餘人等則是芮總管和早晨看的總教習等人。

麥飛燕走在一羣背刀女護衛的身前，神色暗透焦急。

華天虎雖然不十分聰明，但也知道走在最前面的美麗少女，就是「鐵堡」的主事人鐵麗花。

他見「小麻雀」已奔至院中，也急忙奔往階下。

鐵麗花進得院中來，先機警的看了左右廂房一眼，立即命令道：「快進去搜一下！」

數聲暴喏，幾名武師或堡丁，立即奔向了左右廂房。

華天虎一看，不由憨聲道：「你們要幹什麼？那裏頭沒有人……」

話未說完，麥飛燕已焦急的說：「小虎，這位是小姐，快來見過！」

說話間，並肅手指了指威稜站在當前的鐵麗花。

「小麻雀」因爲在「飛鳳宮」也是個僅比侍女高一級的女護衛，立即向着鐵麗花，福了一福，恭聲道：「小麻雀叩見小姐！」

說着，雙膝跪了下去。

華天虎僅急忙抱拳躬身道：「小虎給小姐行禮！」

單總教習見華天虎僅拱拱手算了，立即怒聲喝道：「大胆！見了小姐胆敢不下跪？」

華天虎胸脯一挺，憨聲說道：「俺只跪老夫人，她是老人家，其餘的俺都不跪。再說，男人膝下有黃金，豈能隨便跪女人……」

另一個想是武師或教習，立即怒罵道：「好個混帳小子！」

說話之間，舉步就要向前！

鐵麗花似乎覺得已經給老娘磕頭了，也就用不着斤斤計較了，因而伸手一攔道：「退下去，不用你們多事！」

恰在這時，搜索兩廂的堡丁和女護衛們已奔出來，同時抱拳躬身，朗聲道：「回稟小姐，已經搜過，沒有人……」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沉聲說道：「你們笨嘛，明明門上有鎖，你們還要進去找人……」

方才怒罵華天虎「混帳小子」的武師，猛的提起了拳頭，倏的向前一步，顯然要搗華天虎一拳。

華天虎一見，急忙退後一步，正色道：「你要想打俺，沒關係，等俺先運好了氣！」

說罷，當眞吸了一大口氣！

這時，鐵麗花已伸手將那個武師攔住，同時右手併攏中食兩指，一雙杏目，直盯着華天虎。

麥飛燕一看，神色立變，知道鐵麗花要點華天虎的穴道。

豈知，華天虎竟望着鐵麗花的玉手，笑着說：「小姐，她打俺可以，千萬不要搔俺的癢癢……」

癢字方自出口，已經氣飽了單總教習，突然一聲大喝，飛身而起，雙腿一踢，右脚猛向華天虎的前胸踢去。

麥飛燕和「小麻雀」一看，不由驚的同時發出一聲尖叫，只是「小麻雀」的失叫是假的！

鐵麗花知道這一脚下去，華天虎即使不死也要嘔血。

但是，她再想阻止業已不及！

只聽「蓬」的一響，同時「咔叭」一聲，華天虎站在原地動也沒動！

一聲慘嗥，「咚」的一聲，飛身脚踹的單總教習，着實跌在地面上，雙手立時抱住了右膝，只痛得他呲牙裂嘴，汗下如雨！

鐵麗花等人一看，俱都楞了！

方才準備狠狠打華天虎一拳的武師，當然也傻了！

華天虎却嘿嘿一笑道：「連老牛牴俺俺都不倒，俺還會怕你那隻臭脚？」

說話間，幾個檢查單總教習傷勢的武師已恭聲道：「啓稟小姐，單總教習的右腿已經斷了！」

話一出口，院中立時響起一片驚訝！

鐵麗花大吃一驚，花容失色，因爲單總教習的武功是堡中僅次於芮總管的一人，當此大敵當前，正是需要人的時候，突然損傷了這麼一位高手，「鐵堡」的處境更難了。

是以，急定心神，猛的抬頭瞪着華天虎，怒聲問道：「方才你在房裏到底做什麼？」

華天虎蹙眉抓了抓耳朵道：「方才……方才俺正摟着老婆睡覺！」

鐵麗花一聽，嬌靨通紅，直達耳後，似乎有些無地自容，她做夢也沒想到，華天虎會說出這種話來。

芮總管急忙向前兩步，低聲道：「小姐，我問過江武師他們了，兩個闖堡的黑衣人，身材都較他矮小！」

鐵麗花一聽，只得趁機怒聲道：「走！明天拉他到教場狠狠打頓棍子。」

說罷，憤憤的大步走出院子。

其餘人等，抬着總教習，緊緊跟在身後，刹時走得一個不剩！

「小麻雀」先機警的關上院門，又親至左右廂房內察看了一遍，確定裏面沒有人後，才又重新把鎖掛在門鼻上。

華天虎早已走進了上房寢室內，立即在床下把兩個黑衣幪頭人拖出來，順手將她們的頭套扯下，一頭秀髮，立時蓬散開來。

關上房門奔進來的「小麻雀」低頭一看，正是在廣場上賣藝的兩個狐媚少女。

華天虎見是昨夜被麥飛燕制服的李玉珠和杜金葉，不由哼聲道：「又是妳們兩個！」

李玉珠和杜金葉知道華天虎又救了她們兩人一次，立即壓低了聲音，感激的說道：「謝謝你，虎少俠，你又救了我們兩人……」

「小麻雀」則沉聲問：「妳們那一位是李姑娘，那一位是杜姑娘？」

李玉珠和杜金葉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意外的問：「妳……虎夫人認識我們？」

「小麻雀」淡然一笑道：「妳們是『金刀會』的二代菁英，那個不知道有兩位輕功超羣的李玉珠和杜金葉姑娘？」

眉心有顆硃砂痣的狐媚少女，嬌靨一紅道：「虎夫人快不要這麼說，那裏談得上輕功超羣……」

「小麻雀」立即道：「沒有超羣的輕功，敢來夜探處處嚴密防範的『鐵堡』嗎？這話誰會相信？」

另一個狐媚少女羞慚的說：「不瞞妳虎夫人說，我們昨夜失手，多蒙虎少俠救了我們兩人，爲了在師兄妹們面前爭回一些顏面，只好硬着頭皮要求前來暗探一下虛實……」

華天虎沉聲道：「他們防範得這麼嚴密，妳們居然仍敢前來，胆子也太大了一些……」

李玉珠和杜金葉同時哀求道：「我們已經知道錯了，請虎少俠趕快放我們回去吧……」

「小麻雀」正色警告道：「妳們還想走？妳們出得去嗎？」

李玉珠和杜金葉更加焦急的說：「虎夫人，妳一定要放我們回去，否則，我們兩人永遠在『金刀會』裏抬不起頭來！」

華天虎只得解釋道：「不是俺不放妳們走，實在是妳們絕不可能溜出堡去，顏面固然要緊，性命更加重要……」

眉心有顆硃砂痣的狐媚少女，焦急的說：「你們兩位不知道，如果我和金葉姐今夜不回去，大師伯他們明晚一定還會派人來。」

「小麻雀」一聽，這才知道說話的是李玉珠，另一個眉心沒有痣的杜金葉。於是寬慰道：「妳們放心，明天晚上再想辦法送妳們出去，今夜妳們是插翅也飛不出『鐵堡』了……」

杜金葉却要求道：「能不能請虎少俠解開我們兩人的穴道？」

華天虎不知道應該如何作才好，只得去看「小麻雀」。

「小麻雀」立即頷首道：「當然可以。不過，我們得把你們兩人鎖在東廂房裏，如果妳們堅持要衝出去而被他們殺了，可也別怨我們沒有事先提醒妳們！」

眉心有顆硃砂痣的李玉珠，面帶難色道：「虎夫人，我們不回去我師父師伯他們一定不放心！」

豈知，「小麻雀」竟毫不遲疑的說：「沒關係，我可以給妳們的大師伯送個信去，說妳們在這兒很好，明天晚上一定回去……」

李玉珠和杜金葉同時興奮的說：「那眞是太好了，謝謝妳虎夫人……」

「小麻雀」立即說道：「妳們也用不着謝。我們本來就要向妳們大師伯去要人的……」

李玉珠和杜金葉神色一驚，不由急聲問：「虎夫人去要什麼人？」

「小麻雀」哂然一笑道：「當然是『鐵堡』的三位少堡主！」

杜金葉神色一變，有些驚疑的問：「虎夫人潛進『鐵堡』來，也是爲了……」

「小麻雀」故意神情怨毒的說：「妳們要殺的是鐵麗花，我們要殺的是他們全家……」

李玉珠輕啊一聲，問：「那你們爲什麼還不下手？」

「小麻雀」冷哼道：「我們原本要用他們三個少堡主活祭的，來到此地才知道他們已被你們『金刀會』擄去了……」

李玉珠急忙道：「虎夫人可擄住鐵麗花和她母親去交換，大師伯至少可以換給你們兩個……」

「小麻雀」這時才得意的一笑道：「用妳們兩人去交換，不是同樣的可以換回兩個？」

李玉珠和杜金葉大吃一驚，脫口驚啊，震驚的望着「小麻雀」和華天虎，顫聲問：「你們……」

「小麻雀」立即道：「不要緊張，我們不會殺妳們，鐵麗花才會要妳們的命，最好乖乖的待在東廂房裏，別打任何歪主意！」

說罷，轉首望着華天虎，漫聲道：「大總管，再麻煩你一下把她們挾過來吧，我去開門……」話未說完，杜金葉再度震驚的說：「你們不是夫妻？」

「小麻雀」一面走向外間一面淡然道：「妳們看我配得上他嗎？人家大總管才是鮮花，我是牛屎……」

她由於內心的妬氣，不但把「糞」字改成了「屎」，還將那「屎」字加重了語氣。

華天虎一直在旁靜靜的聽，聽到最後，心裏對「小麻雀」更是佩服！

想想「小麻雀」說的話，顯然不是一句玩笑話，只是，他已有了師姐，否則，眞想娶她做老婆！

他俯身挾起李杜二女，逕自向房外走去。

到達外間，發現「小麻雀」仍站在門縫後向外凝聽，直到肯定附近房面上無人，才一拉房門，飛身縱了出去。

華天虎不敢怠慢，挾着李杜二女向東廂房疾奔。

到達房前，「小麻雀」也正好將門打開。

進入房內，直奔北間，順手將李杜二女放在床上。

李杜二女一看，不由焦急的問：「虎……虎……」

顯然，這時已不能再喊虎夫人了。

「小麻雀」一笑道：「我的名字不大高雅，委屈妳們一下，暫時先尊稱我一聲女俠吧？」

李玉珠只得道：「請問女俠，什麼時候爲我們解穴道？」

「小麻雀」道：「妳們放心，我自然會按時讓妳們活動一下筋骨，絕不會害妳們成爲殘廢，不過，時間不會太久，等我捉到了『金刀羅刹』……」

李杜二女聽得大吃一驚，不由失聲道：「妳還要去捉我師父？」

「小麻雀」一笑道：「妳們兩人還不夠分量，只有捉住，『獨眼豹』和『金刀羅刹』，才能換回三個少堡主來！」

杜金葉知道解穴無望，逃走更不可能，不由冷哼道：「我五師叔刀法通神，掌可摧碑……」

話剛開口，「小麻雀」已揮手道：「好了，說大話辦不了正經事，他就是有通天的本事，這時也救不了妳們。」

說話之間，已和華天虎走出了外間！

寃家宜解不宜結

一陣「叮叮噹噹」的雲牌聲响，華天虎急忙奔向了大伙房！

「鐵堡」人口衆多，一切均以敲打雲牌爲作息準則。

想是昨夜鐵麗花帶着總管堡丁搜索了南跨院，而單總教習踹了華天虎一脚竟把自己的腿踹斷了，是以，大伙房的所有人對他的態度馬上變了樣兒！

有的人謙和的笑一笑，有的人則敬鬼神而遠之，昨天傲氣凌人，喝呼過來喝呼過去的人，今天也默不吭聲了！

華天虎依然故我，分好了飯菜，扭起來就走。

穿過東堡花園，繞過假山，進入東屏門，再走進後宅門樓，就是天庭了。

不用說，一些等在那兒拿飯菜的僕婦侍女和女警衛們，也個個以異樣的目光望着他。

華天虎故意憤憤的將飯菜向地上一放，沉聲道：「看什麼？俺又沒多個鼻子多個眼睛。」

如此一說，不少僕婦侍女們都失聲笑了！

這一笑，氣氛才顯得緩和些。

恰在這時，正閣廳內進出一人，正是「小麻雀」。

華天虎看得心中一驚，因爲「小麻雀」的神情十分凝重，八成出了事情！

一俟「小麻雀」走下台階，立即憨聲道：「小麻雀，怎的妳也來了？」

這一問，所有前來拿飯的僕婦侍女們，紛紛向「小麻雀」望來。

「小麻雀」爲了要華天虎明瞭實情，立即道：「老夫人很喜歡我，準備把我留在她老人家的身邊，伺候她老人家……」

華天虎立即愉快的說：「那敢情好耶，老人家火氣小，好伺候，妳要是分派給小姐，準倒楣無疑……」

疑字方自出口，院門樓下突然响起鐵麗花的威稜聲音，問：「小虎，你說我什麼？」

華天虎和「小麻雀」抬頭一看，腦際「轟」的一聲，兩人險些發出驚啊！

因爲，跟在鐵麗花身邊的，尚有一位身穿華麗長衫，腰懸寶劍，生得劍眉朗目的俊美青年！

這位身佩寶劍的華衣俊美青年不是別人，正是前天晚上被「金刀會」的四個大漢追殺的「楓林山莊」的少莊主秦雨虹。

當時秦雨虹被追殺得狼狽不堪，頭髮蓬散，要不是華天虎及時相救準死無疑。

可是，這位少莊主，雖然被華天虎救了性命，却連聲謝都沒說就不見了人影。

華天虎在這兒碰見了他，馬上就要揭穿他的西洋鏡。

不過，站在他身邊的「小麻雀」，雖然也大吃了一驚，但她馬上趨於鎭定。

鐵麗花是何等人物，一看華天虎和「小麻雀」的震驚目光不是望着她，立即轉首看向了秦雨虹。

只見秦雨虹神情尷尬，滿面通紅，目光也直楞楞的盯着華天虎和「小麻雀」。

一看這情形，鐵麗花斷定他們彼此認識，因而問：「表哥，你認得他們？」

秦雨虹急忙一定心神，恍然「噢！」了一聲，搖頭道：「不認識，不認識！」

鐵麗花見他不說實話，嬌靨一沉，哼聲道：「不認得他們你爲什麼發呆？」

秦雨虹佯裝一笑道：「噢，我是說，妳怎的突然派個武師來……來扭飯菜。」

鐵麗花一聽「武師」，心裏立時有了數，急忙一笑道：「表哥，你怎的第一眼就看出來他是個武師？」

秦雨虹也是個反應極爲靈敏的人，一聽鐵麗花的語意，立即「噢！」了一聲，強笑道：「我那裏知道他是什麼人？我只是順口猜說罷了！」

說話間已到了天庭中央，也距離華天虎和「小麻雀」身前不遠。

鐵麗花又含笑介紹道：「表哥，他叫小虎，她叫『小麻雀』……」

話未說完，內心惶虛的秦雨虹已急忙拱手謙聲道：「兩位辛苦了！」

鐵麗花看得一楞，心裏更加明白了。

因爲，他這位秦表哥，一向目空一切，對一般下人，「嗯」一聲點點頭就很客氣了，而這時竟向着新徵來的小厮丫頭先行禮，當眞是不可思議了！

心裏雖這麼想，口裏却命令道：「小虎，小麻雀，快來見過我表哥！」

華天虎急忙拱揖躬身說道：「見過表哥！」

話一出口，鐵麗花再也忍不住「格格」笑了。

當然，其他在拿飯的僕婦侍女也都笑了。

秦雨虹雖然內心對華天虎存有顧忌，斷定他和「小麻雀」必是前來「鐵堡」臥底」，但碍於那段不光彩的紀錄，寧願殺頭也不能說出這個傻小子的武功不俗。

這時見華天虎也憨聲喊他表哥，當眞失聲笑了，但仍急忙拱手笑着說：「不敢當，不敢當！」

「小麻雀」什麼話也沒說，僅萬福行了一禮。

就在這時，台階上突然响起鐵老夫人的慈祥聲音問：「什麼事你們大家笑的這

麼開心？」

大家聞聲抬頭，這才發現手持虬籐拐杖的鐵老夫人，在兩個丫頭的攙扶下，目光望着天庭，右耳前迎，不知何時已來到了台階口。

「楓林山莊」的秦少莊主，立即向前兩步，拱揖恭聲道：「虹兒叩見姑母！」

說罷，屈膝跪了下去。

華天虎一見，也急忙跪下道：「小虎叩見老夫人！」

說着，也屈膝跪了下去。

如此一來，大家再度楞了！

心中已另有看法的鐵麗花，立即沉聲問：「小虎，我表哥見了我娘磕頭，你幹嘛也跪下？」

華天虎只得道：「俺見表哥磕頭，所以俺也跪下了！」

僕婦侍女們一聽，又失聲笑了。

鐵麗花一俟華天虎和秦雨虹站起來，立即笑着說：「娘，我介紹表哥給小虎認識，我喊表哥，他也喊表哥……」

話未說完，鐵老夫人已慈祥的笑着說：「一定是妳這孩子沒有介紹得體，所以才害得小虎不知所云。」

說罷，這才望着秦雨虹，繼續問道：「虹兒，你不是說定昨天到的嗎？怎的今天……」

秦雨虹雙頰一紅，急忙道：「中途遇到了多年不見的『公明島』少島主，因而多躭誤了半天……」

鐵老夫人會意的頷首「哦！」了一聲道：「到閣上來談吧！」

說罷轉身，舉步走進了閣廳內。

秦雨虹恭聲應是，立即去看鐵麗花，似乎在等她一同登階前進。

但是，鐵麗花却望着華天虎，吩咐道：「小虎，回頭到我樓上來一下！」

華天虎立即問：「妳找俺幹什麼？」

鐵麗花被問得一楞，雙頰也有些緋紅，不由生氣的說：「我有事情問你！」

華天虎急忙搖頭道：「問事情俺不上去，搬家俱俺才上去！」

鐵麗花當眞的楞了，不由怒聲問：「爲什麼？」

華天虎正色道：「問事情妳現在就可以問呀，幹什麼一定到妳樓上去問？」

一羣拿飯的僕婦侍女們，聽華天虎這麼說，個個神色震驚，俱都暗中替華天虎揑了一把冷汗！

因爲，小姐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命令，莫說和小姐頂撞，即使不馬上恭聲應是，都要受到處分。

豈知，氣得嬌靨彤紅的鐵麗花竟放緩聲音道：「好吧，待會兒到我樓上來搬傢俱！」

說罷，即和秦雨虹登階走進了閣廳之內。

華天虎爆了聲是，扭起剩了少許飯菜的大飯籃，逕和「小麻雀」走了出去。

兩人走回了南跨院，故意不將院門關上！

「小麻雀」先拿了些飯菜給鎖在東廂房的杜金葉和李玉珠，然後兩人才在上房外間桌上坐下來吃。

華天虎首先懊惱的說：「眞倒楣，偏偏那小子是鐵麗花的表哥……」

「小麻雀」立即道：「反正鐵老夫人和鐵麗花都對我們兩人起了疑心，姓秦的來不來也無所謂！」

華天虎關切的問：「小麻雀，妳看秦少莊主會不會說出前天晚上的事？」

「小麻雀」立即輕蔑的說道：「他又不是白痴，這種丟人現眼的事他也會說出來？不過，他可能會用別的方法向鐵麗花暗示……」

華天虎不由焦急的說：「那還不是一樣？他一定會說咱們會武功！」

「小麻雀」有些憂急的說：「那是一定的。他來了只是又爲我們多加了一分壓力，倒是待會兒你見了鐵麗花如何應付，的確令我着急……」

華天虎正色道：「那有什麼着急的？反正搬東西俺就搬，問事情俺就不理。」

「小麻雀」哼聲道：「你說得簡單，我問你，你一上去她就戟指點你的死穴，那你怎麼辦？」

華天虎更加理直氣壯的說：「那更簡單，俺就讓她點，反正俺衣服裏穿着『天孫甲』……」

「小麻雀」繼續問：「若是秦雨虹在暗中，突然給你一劍呢？」

華天虎一楞道：「俺又跟他沒寃沒仇，他爲什麼殺俺？」

「小麻雀」哼聲冷笑道：「他表面是試探你的武功，實際上是殺你滅口……」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聲道：「他小子這麼狠毒？」

「小麻雀」只得放緩聲音解釋道：「這只是一種猜測，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現在就發怒罵他狠毒，就是你的不對了。如今經過我提醒你，你已經有了防範，稍時再到鐵麗花的樓上，你就不會吃虧了……」

了字方自出口，堡門大廳方向突然傳來數聲憤怒叱喝！

「小麻雀」神色一驚，立即刹住了話頭！

華天虎也急忙凝神靜聽。

又是數聲暴喝傳來，比方才似乎又近了些！

「小麻雀」不由驚疑的問：「怎麼回事？好像出事了！」

華天虎放下碗筷起身道：「走！咱們去看看！」

就在兩人奔出上房門口的同時，東廂房已傳出李玉珠和杜金葉的焦急低聲道：「虎少俠，我大師伯和我師父他們來了，請你們放開我們……」

「小麻雀」一聽是「金刀會」的趙汀源等人，定是前來「鐵堡」要人，是以，急步奔至窗下，低聲警告道：「妳們最好安靜的在這兒等着，我一定把妳們親自交給妳們『金刀會』，如果妳們若被『鐵堡』的人發現了，準死無疑，沒有人能救得了妳們！」

說罷向着華天虎一揮手，急步奔出了院門。

這時大廳方向更吵雜了，顯然有不少人在爭論！

到了這段時候，華天虎業已不太顧忌，雖然看到堡牆上站有不少堡丁，他和「小麻雀」依然快步奔向了大廳角門。

前進中已能聽出芮總管和其他人憤怒對話的聲音。

到達角門下一看，練武場中已聚集了六七十人。

被芮總管和幾個武師，以及三十多名堡丁們圍在場中央的二十幾人，正是缺腿斷臂的趙汀源，率領着「金刀羅刹」「獨眼豹」，以及在廣場賣藝的瘦高老人和灰髮健壯老者等人。

當然，在廣場上賣藝的兩個健壯青年魏佳和丁豹，以及葉小倩述說的標緻少女徐翠瑩，也在「金刀會」的人羣中。

只見趙汀源怒目瞪着芮總管，怒聲道：「咱們用不着拐彎抹角，索性把話挑明了說，我們是來向你們要人的……」

芮總管聽得一楞問：「你們『金刀會』和我們『鐵堡』素無往來……」

「金刀羅刹」立即切齒道：「雖無往來，却有仇恨！」

芮總管哂然一笑道：「那是我們老堡主健在的事，現在我們老堡主已經仙逝，貴會的大龍頭却仍活得好好的……」

「獨眼豹」突然獨眼一瞪，怒罵道：「放屁！你胆敢咒俺大哥早死？」

芮總管淡然一笑道：「五當家的這樣說就不對了……」

「獨眼豹」倏的向前一步，一揮拳頭，怒喝道：「你是什麼東西敢罵老子不對？你出來，老子今天要教訓你！」

芮總管神色自若，依舊淡然含笑地說道：「如果五位當家的眞不知道我是誰，沒關係，我再報一次姓名職稱給五位當家的聽聽……」

話未說完，「金刀羅刹」已怒斥道：「不必了，我們是來要人的，不是來聽你賣字號的！」

芮總管淡然頷首道：「好！那你們說吧！你們要什麼人？」

「獨眼豹」一瞪獨眼，正待說什麼，廳階上的兩名堡丁已同時朗聲道：「小姐到——」

芮總管等人一聽，立即回身向左右退開。

趙汀源等人俱都怒目向廳上望去。

華天虎和「小痲雀」轉眼一看，只見嬌靨含霜的鐵麗花，率領着身佩寶劍的秦雨虹，以及女管家麥飛燕和二十幾名女警衛，逕由大廳內走向了階下練武場。

「小痲雀」聽說三位少奶奶中，以二少奶奶的武功最高，現在可能留在內宅保護瞎了眼的老夫人。

只見那位秦少莊主剛剛一下大廳台階，「金刀會」的二十幾名二代弟子中，立即有兩人大聲道：「原來那小子是來『鐵堡』助拳的，早知這樣，前天晚上就該一刀送他見閻王……」

走在鐵麗花身側的秦雨虹一聽，頓時氣得面孔鐵青，瞪大了眼睛去找「金刀會」中發話的人。

只見灰髮健壯老人，回頭沉聲問：「你們兩人說的是怎麼回事？」

大聲發話的兩個大漢，立即恭聲道：「回稟師父，前天晚上弟子四人趕來湖濱鎭，正好在前站小村上碰見秦雨虹，雙方一言不合動了手，秦雨虹不敵逃走，多虧一個穿破衣的傻小子救了他……」

話未說完，已經到了場中的秦雨虹已經怒聲斥道：「你們師兄弟四個人暗算少爺我一個，居然還敢厚顏報告給你們的師父……」

發話的大漢立即怒罵道：「放屁！是我們老三一個人……」

秦雨虹再也無法忍耐，憤然向前兩步，厲聲說道：「既然你們不敢承認以多為勝，那你們就派出一人來與本少爺較量較量！」

鐵麗花一見，伸手作了個攔阻的手勢，同時威稜的望着趙汀源和「金刀羅刹」五人，沉聲問：「你們闖進本堡來要人，可就是要的秦少莊主？」

「金刀羅刹」立即怒罵道：「他是什麼東西，也值得我老人家來要他？」

鐵麗花淡然問：「那你們是來要什麼人？」

「獨眼豹」怒喝道：「少跟老子們打馬虎眼，今天不交出本會的兩名女弟子來，非把你們『鐵堡』翻個底不可！」

鐵麗花淡然「噢！」了一聲道：「昨天夜裏闖進本堡的兩個黑衣蒙頭女子，原來是貴會的人……」

「獨眼豹」傲然沉聲道：「不錯，趕快把她們交出來！」

鐵麗花柳眉微剔，冷冷一笑問：「憑什麼？」

「獨眼豹」一聽，頓時大怒，點足縱了出去，同時雙掌一揮，嗔目怒喝道：「就憑五爺這雙鐵掌！」

鐵麗花冷哼一聲，正待說什麼，高大堡門門下突然又傳來數聲怒叱暴喝！

場中的數十人，鬨聲紛紛回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穿銀灰衣，手拿鐵拐杖的老婆婆和一個背插單刀的紅衣少女，正不顧堡丁們的攔阻，逕向場中走來。

華天虎一看，不由迷惑的說：「哎呀！她們兩人幹什麼也來湊熱鬧？」

「小痲雀」哼聲道：「我倒覺得她們來的正是時候！」

只見鐵麗花目光一亮，急忙命令道：「快請刁老前輩進來！」

門下的堡丁們一聽，恭聲應是，再沒有人敢攔阻。

趙汀源和「金刀羅刹」等人，當然也認得六奇之一的刁婆婆，但並沒將刁婆婆放在心上！

因為，所謂的武林六奇，並不是每個人的武功都超絕，藝業都驚人，而是有的人身懷一兩種世間奇珍異寶而被列名。

像刁婆婆就是擁有「天孫甲」和「夜明珠」而被列名六奇之中！

當然，她的武功也稱得上一流高手，但仍夠不上頂尖人物，所以趙汀源五人對她的前來並不重視。

「獨眼豹」是出名的火爆性子，回身前迎數步，舉手一指刁婆婆，怒聲問：「老虔婆！妳可是前來助拳的？」

葉小倩頓時大怒，不由也一指「獨眼豹」，怒斥道：「你是什麼人？竟胆敢對我娘這等不禮貌？」

「獨眼豹」竟哼聲道：「要想人家對妳娘尊重，就不該來趟這淌混水！」

刁婆婆毫不生氣，反而含笑道：「五當家的誤會了，我老婆子只是路過這裏，

看到外面廣場上聚了那麼多人……」

鐵麗花等人和「金刀會」的人向堡門外一看，果然有兩三百人聚集在廣場中央，俱都目不轉睛的望着這面。

刁婆婆則繼續道：「……所以我就走進來看看，如果我是前來助拳的，他們『鐵堡』的警衛還會阻擋我進來嗎？」

瘦高老人和灰髮老者則同時說道：「刁婆婆，妳貿然前來，可是有意作一個調人……」

刁婆婆立即呵呵一笑道：「還是二當家的和三當家的通曉事理，不愧被人稱為『病徐良』和『魔刀』……」

說話之間，已到近前，又向着鐵麗花，含笑道：「鐵姑娘，非常抱歉，沒有先通報一聲，我老婆子就進來了……」

鐵麗花趕緊抱拳恭聲道：「前輩光臨，晚輩理應出堡恭迎……」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笑呵呵的說：「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說罷又向着趙汀源，含笑道：「趙大俠！多年不見了，一向可好？」

趙汀源雖不喜歡刁婆婆這時出現，但他身為一會龍頭，總要保持一些地位和風度，只得謙聲道：「苟延活命而已，談不上好！」

話聲甫落，「獨眼豹」已怒聲道：「大哥，少理這個老虔婆，我總覺得她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着好心眼兒』。」

葉小倩那裏還能忍耐，嬌叱一聲縱了出去，同時怒叱道：「姑娘我今天一定要教訓教訓你……」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沉喝道：「倩兒，回來！」

葉小倩仍憤然一指「獨眼豹」，怒聲道：「這個人太不知好歹了！」

「獨眼豹」依然怒哼道：「是好是歹，咱們彼此心裏都明白！」

刁婆婆却仍望着葉小倩，和聲地說道：「妳如果眞的和五當家的動上了手，咱們前來助拳的罪名就跳進黃河裏也洗不清了！」

葉小倩早和老娘商量好了才來的，為了不破壞原先的計劃，只得瞪着「獨眼豹」哼了一聲，憤憤的走了回去。

刁婆婆則望着鉄麗花，含笑謙聲問：「鉄姑娘，你們兩家已多年相安無事了，為什麼又發生了衝突？……」

鉄麗花看出來刁婆婆母女有意援手，只得恭聲道：「他們『金刀會』的衝進堡來就要人……」

刁婆婆問：「要什麼人？」

鉄麗花有些委屈的說：「據他們說是兩個女弟子……」

刁婆婆問：「這兩個女弟子在不在妳手裏？」

鉄麗花正色道：「不瞞老前輩說，昨天晚上確有兩個黑衣幪頭人潛入堡內，但經堡牆上的堡丁們一叱喝就跑了……」

「金刀羅刹」一聽鉄麗花的口氣，不由怒喝道：「妳胡說，方才妳還承認我的珠兒金兒在妳這裏……」

鉄麗花也剔眉怒聲道：「我何曾說在我這裏？如果你們不說是女弟子，我們還不知道昨晚前來的兩人是女的……」

刁婆婆未待鉄麗花話完，已將手舉起道：「好好好，我老婆子明白了；一個說來了，一個說沒看到，這兩個女娃兒到底去了那裏呢？」

說罷轉身，立即望着趙汀源，和聲問：「趙大俠，你確定你的兩個弟子前來了『鐵堡』？」

趙汀源只得頷首道：「不錯，的確來了！」

刁婆婆立即問道：「她們前來做什麼呢？」

趙汀源被問得老臉一紅，頓時無言答對。

「獨眼豹」則怒吼道：「這是我們『金刀會』的事，要妳老虔婆來過問？」

刁婆婆這時才老臉一沉道：「獨眼豹，你最好少毛燥，我看你印堂發暗，今天很可能老命玩完……」

「獨眼豹」一聽，更加怒不可抑，再度飛身縱了出去，雙掌一揮，怒吼道：「不怕死的請出來，今天倒要看看是誰先玩完？」

一聲嬌叱，麥飛燕縱身而出，同時怒聲道：「姑娘我來會你！」

也就在她縱落場中的同時，一直怨氣難伸的丁豹已出列道：「五師叔，殺鷄焉用牛刀，讓侄兒來會她！」

「獨眼豹」知道麥飛燕是「鐵堡」內宅的女管家，丁豹絕不是她的對手，故意沉喝道：「滾回去！今天五師叔要獨力挑了『鐵堡』……」

麥飛燕怒聲叱道：「那你今天是死定了！」

了字出口，飛身前撲，雙掌一揮，逕向「獨眼豹」的肩胸拍去。

「獨眼豹」誠心要立下馬威，怒哼一聲，不閃不避，雙掌猛的斜揮迎了上去。

麥飛燕見「獨眼豹」不閃不避，分明沒將她看在眼裏，心中一氣，雙掌運足十成功力，呼的一聲拍了下去。

芮總管一直暗戀麥飛燕，一看麥飛燕掌招用實，不由大驚失聲道：「小心！」

驚喝聲中，飛身前撲，雙掌逕向「獨眼豹」抓去。

但有，已經遲了！

另聽「蓬」的一響，同時一聲嬌呼，麥飛燕的嬌軀騰升，翻翻滾滾直向數丈以外飛去。

「獨眼豹」一見芮晉安偷襲救人，急挫雙掌，閃電推出，直按芮晉安的前胸！

又是「蓬」的一響，同時悶哼一聲，芮晉安竟身形疾退，面孔通紅，蹬蹬退步中，「哇」的噴出一口鮮血！

這只不過是眨眼的工夫，「鐵堡」的兩員大將都受了重傷，不但四週圍立的堡丁都傻了，就是鉄麗花和秦雨虹，以及副總教習和武師們也都楞了！

驚人的事情發生了，紅影閃處，翻滾橫飛的麥飛燕，竟被新徵來的丫頭「小痲雀」飛身接住。

一片驚啊和騷動，站在這一面的堡丁們紛紛閃開了。

鐵麗花雖然知道華天虎和「小痲雀」都有些來路，却也沒想到「小痲雀」能將麥飛燕接住。

「金刀會」的人一看是「小痲雀」，當然也意外的楞了。

蓦見葉小倩舉手一指，喝呼道：「小虎，你還楞在那兒幹什麼？」

大家循着指向一看，才發現華天虎楞楞的站在角門後，裂着嘴在那兒傻笑！

鐵麗花只得招呼道：「小虎！你快過來！」

華天虎嘿嘿一笑，十分不好意思的走了出來。

恰在此時，倒在「小麻雀」臂彎裏的麥飛燕，自覺內腑沒有受傷，一聲嬌叱躍下地來。

這時她看到華天虎裂嘴傻笑的走過來，臉上毫無一絲畏懼之色，不管他的武功如何；僅這份定力即非常人可比，想想自己還想利用他傻替她辦事情，眞是愚蠢至極。

就在華天虎走下台階的同時，「金刀會」的二代弟子中，蓦然有人驚呼道：「師父，五師叔，前天夜裏救了秦雨虹的就是他！」

如此一吆喝，不少人發出驚啊！

鐵麗花這時才明白，秦雨虹在後宅介紹他與小虎認識時，何以面孔通紅。

華天虎走到近前，向着鐵麗花一抱拳，憨聲說道：「小虎參見小姐！小姐的表哥，刁老前輩，葉姑娘，還有諸位武師、教習……」

話未說完，鐵麗花巳忍笑道：「好了，不要多講了。我問你，昨天晚上堡丁們說，有兩個黑衣人跑到你住的地方就不見了，可是你捉住了？」

華天虎立即道：「不是俺捉住的，是她們自己躲在俺床下的……」

「金刀會」的人一聽，個個動容，顯然也寬心了不少。

「獨眼豹」却怒罵道：「放狗屁！她們好端端的幹什麼跑到你床底下去！」

華天虎正色道：「爲了逃命嘛？別說床底下，茅屎坑還不是也要跳下去！」

如此一說，不少堡丁失聲笑了！

「金刀羅剎」見兩個愛徒有了下落，不由放緩一些聲音問：「她們兩人現在什麼地方？」

華天虎憨聲道：「她們原本在床下，俺現在把她們放在床上了……」

「金刀羅剎」不知就裏，不由忿怒地道：「什麼？你把她們兩人跟你們一起睡了？」

華天虎正色道：「這有什麼關係？不睡在一起她們會受凉生病的……」

話未說完，『金刀羅剎』巳怒目瞪着鐵麗花，厲聲道：「鐵麗花，他一個人姦汚了我兩個女徒弟……」

華天虎立即大聲分辯道：「妳別說的這麼難聽好不好？她們不但不怨俺，還不停的謝俺……」

「獨眼豹」那裏還能忍耐，大吼一聲撲向華天虎。

飛撲聲中，同時切齒恨聲道：「老子今天不扭下你的腦袋，誓不爲人……」

人字出口，巳經到近前，伸出彎曲如鈎的十指，當眞狠狠的抓向了華天虎的腦袋。

鐵麗花等人驚得紛紛吆喝，附近的堡丁們也嚇得急忙後退！

華天虎不慌不忙，雙掌閃電一繞，下邊的腿一勾一挑，抓住「獨眼豹」雙腕向下一摜，「咚」的一聲把「獨眼豹」摔在了地上！

「獨眼豹」哼也沒哼，叫也沒叫，但也沒有再動一動。

鐵麗花等人楞了！「金刀會」的人當然也傻了！

華天虎這時才搓搓雙手笑着說：「俺正想捉個有份量的，嘿嘿，他就送上門來了！」

「金刀羅剎」神色悽厲，富態的臉上佈滿了殺機，刷的撤出了金背刀，怨毒的瞪着華天虎，緩步走了出來。

鐵麗花久巳有意鬥鬥「金刀羅剎」，這時一見對方出場，立即伸手怒聲道：「拿我的單刀來！」

後面的二十幾名女警衛中，立即有人應了一聲！

華天虎却上前一步，憨聲說道：「小姐，妳是老夫人的心肝寶貝，又是一堡之主，方才，不是還有人說，殺鷄焉用牛刀子……」

話未說完，巳走至場中央時「金刀羅剎」巳厲聲道：「混帳小子，快拿你的兵器來！」

華天虎立即道：「對付妳這等大人物，俺當然要用兵器，如果俺徒手勝了妳，妳以後還怎能在江湖上混下去？」

早巳氣得渾身顫抖的「金刀羅剎」立即厲聲道：「就算你小子用兵器勝了我，從今以後，江湖上也再沒有我『金刀羅剎』這號人物了。」

華天虎楞楞的一點頭道：「好！這話可是妳自己說的！」

說罷，向着秦雨虹一點頭，憨聲說道：「小姐的表哥，把你的劍借給俺用一下可好？」

秦雨虹那還敢怠慢，忙不迭的連聲應是。

但是，他的手尚未握住劍柄，華天虎巳「嗆」的一聲將劍撤出來！

頓時，寒光如電，劍芒盈尺，在當頭日光的映照下，耀眼生花，無人敢正眼直視。

趙汀源、「病徐良」，以及「魔刀」三人一看，不由脫口驚啊！

「金刀羅剎」面色大變，脫口厲聲道：「你小子想仗神兵寶双取勝？」

華天虎立即愁眉苦臉的說：「俺只會用劍，全場也就這麼一把……」

早巳驚呆的秦雨虹，急定心神，不自覺的說：「我的劍原是一柄普通劍呀！」

華天虎功力一洩，劍芒立逝，拿在他手上的劍，立時恢復了普通鋼劍的面目。

一向心狠手辣的「金刀羅剎」，雖然巳斷定華天虎功力深厚，必懷驚人的絕學，但他却不願錯過華天虎洩掉功力的大好機會。

是以，一聲不吭，飛身前撲，手中刀一式「力劈華山」，照準華天虎的當頭狠命劈下。

她是「金刀會」的五龍頭之一，年巳五十有餘，一生闖蕩江湖，不但敗過無數高手，也殺過不少人，而且下手辛辣，絕少留情，所以才得了個「金刀羅剎」的綽號，她這一刀的威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全場一片驚呼尖叫，不少堡丁女警衛們都嚇呆了！

唯獨久經陣仗的趙汀源，脫口呼了聲「四妹小心！」

果然，也就在全場一片吆喝尖叫的同時，華天虎的身形閃電斜倒，同時飛起一脚！

「蓬」聲輕响，尖聲驚叫，一道寒光，直射半天，「金刀羅剎」手中的刀巳被踢飛了。

緊接着，劍光如電一閃，華天虎的劍尖巳頂在「金刀羅剎」的下顎上。

「病徐良」和「魔刀」聽了趙汀源的那聲「四妹小心」的警告，本巳飛身撲救，但仍慢了一步，一看劍尖巳抵在「金刀羅剎」的下顎上，那裏還敢蠢動？

但是，他們却清楚的發現「金刀羅剎」的前胸上，至少被劃了六道以上的劍口，而且僅僅破了外衣，這份手勁和功力，除非當年的「天下第一快劍」魏獅虎，誰能辦得到？

至於「金刀羅剎」的右手紅腫如球，被踢得巳滲出了血水，那巳是微不足道的事了！

「金刀羅剎」急定心神，瞋目厲聲道：「給我個痛快！殺了我吧！」

華天虎搖頭道：「俺不能殺你！因爲俺師母說，天下最美好最善良的人就是女人……」

自知大勢巳去的「病徐良」和「魔刀」，同時抱拳問：「敢問少俠尊師的夫人是那一位？」

華天虎道：「俺師娘的芳名叫郁天香，也有一個她老人家不太喜歡的金萬兒—『玉女煞星』……」

話未說完，不少人發出驚啊！當然也知道了華天虎的師父是什麼人！

趙汀源這時候也只得向前兩步，謙恭的問道：「可否請少俠把老朽的四師妹釋回？」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說：「當然可以！反正還可以一個抵一個換回！」

說話之間，退步撤劍，離開了「金刀羅剎」。

「金刀羅剎」爲了爭回一些顏面，竟哼聲諷嘲道：「小小年紀，不知上進，專裝痴賣傻騙人……」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橫劍怒聲道：「誰說俺傻俺就殺了誰！」

「金刀羅剎」嚇得渾身哆嗦，一個箭步縱了回去。

華天虎仍憤憤的繼續怒聲說道：「俺只是少了幾個心眼而巳！俺傻還能行俠仗義嗎？俺師母還會誇贊俺傻人自有傻福氣嗎？」

話一出口，全場幾乎又有不少人笑出聲來。但是，看了華天虎生氣認眞的樣子，只得咬緊了舌頭忍住了！

趙汀源老奸巨滑，一看「金刀羅剎」安全回來，再度謙聲問：「請問少俠，老朽的五師弟……」

華天虎見問，恍然「噢！」了一聲道：「他被俺『龍拐腿』挑中了『啞麻穴』，俺只要再踢他一脚就好了……」

趙汀源急忙道：「那就煩請少俠再踢他一脚吧！」

華天虎一瞪眼，沉聲道：「慌啥？你們還沒放回『鐵堡』的三個少堡主呀！」

鐵麗花等人一聽，又是一片驚啊，紛紛憤怒的吆喝怒罵起來！

刁婆婆這時才大聲道：「大家靜一靜！不要吵！」

一俟吆喝叫罵靜下來，刁婆婆立即望着趙汀源，問道：「趙大俠，現在你怎麼說？」

鐵麗花未待趙汀源開口，巳憤聲倔强的說：「這件事不能就這麼算完了，我們要求小虎哥一定要向他們『金刀會』討回公道！」

華天虎見「鐵堡」的這位如花似玉的大小姐當衆喊他「小虎哥」，頓時楞了！

正待說什麼，刁婆婆巳婉轉的寬慰道：「鐵姑娘，俗話說的好，『寃家宜解不宜結』，只要趙大俠將妳的三個哥哥送回來，妳就不要再追究了……」

話未說完，趙汀源巳忙不迭的搶先道：「好！就依刁婆婆所說，明晨日初，本人親自護送三位少堡主回堡。」

刁婆婆也趁機正色道：「好！咱們一言爲定，明天早晨我老婆子親自監交！」

話聲甫落，立時响起一片如雷歡呼，連圍立堡牆上的人也傳來一片歡笑！

趙汀源一揮獨臂，沉聲喝了聲「咱們走」，率領着「金刀羅剎」「病徐良」等人，逕向堡門外走去。

鐵麗花太興奮了，她原以爲三位哥哥巳死，沒想到仍活着，她立即望着華天虎，興奮的說：「小虎哥！走！我們快到穿廳上坐，小妹要好好謝謝你和刁前輩！」

說話之間，急步向前，幾乎忍不住去拉華天虎的手。

巳經將劍還給秦雨虹的華天虎，驚得急忙退步，道：「鐵姑娘，謝謝妳，俺巳經沒事了，俺現在就要走……」

鐵麗花嬌靨一變，急聲道：「那怎麼可以？至少也該讓小妹聊表謝意呀？」

刁婆婆早巳看出來苗頭不對，所幸葉小倩不知去了那裏，否則，一定會和鐵麗花爭起風來。

這時候，她見華天虎要走，正中下懷，急忙含笑說道：「鐵姑娘，這小子的事情巳經辦完，他還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他去辦……」

鐵麗花聽得一楞，鬧不清刁婆婆爲什麼帮着華天虎說話？正待說什麼，蓦聞廳階上有人朗聲道：「老夫人到！」

大家回身一看，只見葉小倩和三位少奶奶，以及僕婦侍女們，正簇擁着滿面興奮祥笑的鐵老夫人走出廳來。

鐵麗花一見老夫人，立即激動的呼了聲「娘！」飛身迎了上去，同時歡聲道：「娘，三位哥哥明天早晨就可以安全回來了！」

鐵老夫人連連點頭含笑道：「娘知道！娘知道！」

三位少奶奶個個目噙淚光，俱都以感激的目光望着階下的華天虎！

鐵麗花却激動的繼續悽聲道：「娘！小虎哥他馬上就要走了。」

豈知，站剛台階口上的鐵老夫人，依然含笑頷首道：「娘知道！娘知道！」

刁婆婆一聽，知道是精靈多智的寶貝

女兒去問鐵老夫人故意洩了底，免得鐵麗花糾纏華天虎。

但是，鐵麗花依然倔强的要求道：「娘！您一定要把小虎哥留下來，半天也可以……」

鐵老夫人却正色凝重的說：「妳小虎哥必須馬上離去，幾百口子的人命等着他去拯救……」

如此一說，不少人驚呆了，鐵麗花自是不便再說什麼。

鐵老夫人兩眼望着半天，繼續含笑道：「小虎，老身不敢言謝，這兒有一樣東西，請你回去轉交給你師母，並代我問她安好！」

說罷側身伸手，命令道：「拿來！」

只見一個侍女，雙手捧着一個舖着紅絨的漆盤，上面端端正正放着一個長約一尺，寬約三寸的方形錦繡小匣。

「小麻雀」看得目光一亮，立時想起了這個錦繡小匣，正是女管家麥飛燕急着要拿到的東西。

覷目一看麥飛燕，果見她神色變幻，目光閃爍，一直貪婪的盯着漆盤上的小錦匣！

打量間，老夫人已將漆盤接過，並向着階下慈祥的說：「小虎，把它拿去。」

話甫落，華天虎正待詢問小錦匣裏的是什麼之際，驀然人影一閃，疾撲老夫人的身前，接着騰空縱下廳階！

事出突然，大爲意外，不少人驚得尖叫發呆，誰也沒想到女管家麥飛燕會出手搶奪老夫人手中的小錦匣！

由於大家的過份震驚和意外，個個望着飛身衝向階下的麥飛燕發呆！

華天虎雖然看到了，但却不願出手攔截！

「小麻雀」覺得東西雖說是麥飛燕家的，但仍應弄個清楚明白，是以，嬌叱一聲，騰身而起，越過數十堡丁的頭上，直撲麥飛燕。

看看到達近前，雙腿一拳，右脚閃電蹬出，「蓬」的一聲踹在麥飛燕的「酥麻穴」上。

這招正是華天虎傳給她的「天馬騰雲」，雖然只學了一天，但她苦練了却不止兩百遍，即使刁婆婆葉小倩，也弄不清「小麻雀」究竟有多大能耐。

麥飛燕嬌哼一聲，「咚」的一聲墜在地上。

除了鐵麗花和華天虎外，所有在塲的人，無不驚異的望着「小麻雀」！

鐵麗花先謝過了「小麻雀」，接着命令道：「快去把這個內賊叛徒拖過來！」

四五個背刀女警衛，同時應喏一聲，飛步奔下廳階，立即將麥飛燕抬了過來，就放在階前地上。

華天虎突然望着「小麻雀」命令道：「把穴道給她解開！」

「小麻雀」恭聲應是，急步過去，舒掌拍開了麥飛燕的穴道。

麥飛燕挺身站起，依然緊緊的抱着那個小錦匣！

鐵麗花本待大罵麥飛燕一頓，但由於華天虎主動命令「小麻雀」爲她解開了穴道，氣焰自然收斂了不少，但仍沉聲道：「麥飛燕，妳在我家這麼些年，我娘和我都待妳不薄，妳居然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來……」

麥飛燕立即道：「我在妳家這麼些年，爲的就是找尋我家的傳家之寶，今日妳們要把它再送別人，我當然要奪回來！」

華天虎突然望着懊惱不語的鐵老夫人，問：「老夫人，俺想問你一個問題。」

鐵老夫人强自謙聲道：「請講！」

華天虎鄭重的問：「請問老夫人，這個小匣子可是『鐵堡』的祖傳之物？」

鐵老夫人搖頭道：「不是，是老身昔年行道江湖輾轉得到的！」

華天虎繼續問：「再問老夫人，這個小匣裏的東西，麥管家可見過？」

鐵老夫人毫不遲疑的搖頭道：「應該沒有。這小匣子一直放在我的衣櫃裏！」

華天虎應了聲「好」，又望着麥飛燕，問：「麥管家，妳可知道小匣裏是什麼東西？」

麥飛燕毫不遲疑的說道：「當然知道，是一支千年參王，重約九両，色呈米黃，左臂六指，右腿雙足，中腰直徑一寸六厘……」

話未說完，鐵老夫人巳顫聲道：「她說的比我看到的還詳細……」

華天虎立即道：「既然她說的詳細，那就是她家的，應該還給她！」

葉小倩和「小麻雀」幾乎是同時焦急的說：「你非常需要那東西！」

華天虎立即道：「俺知道，俺師母說，只要再找到一支『千年參王』，俺馬上就可恢復智力，不過，俺覺得，智慧也要靠學習，俺這次前來『鐵堡』，就跟『小麻雀』學了不少……」

「小麻雀」一聽，不由又得意又不好意思的低頭笑了！

鐵麗花突然沉聲道：「千年參王雖然還給她了，但她必須離開『鐵堡』……」

麥飛燕一聽，急忙跪在地上，向着老夫人叩頭恭聲道：「多謝老夫人成全，今後如有機會，飛燕一定來報老夫人的大恩大德……」

鐵老夫人立即道：「東西我巳贈給小虎了，要謝妳應該謝他！」

麥飛燕叩頭起身，又向着華天虎，拱手道：「小虎！謝謝你助我找回傳家之寶，但願我們仍有緣再見！」

華天虎不便說什麼，僅抱拳還一禮。

麥飛燕再不遲疑，拿着小錦匣逕直奔出堡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領着鐵麗花等人，先將李玉珠和杜金葉交給她們，然後脫下「鐵堡」的衣服，才雙雙告辭，踏上歸程，趕回「飛鳳宮」去覆命！

刁婆婆與葉小倩，自然要等到明天換回三位少堡主後，才能離去。

×　×　×

一連三天，早行夜宿，華天虎似乎有些歸心似箭！

紅日尚未落山，他和「小麻雀」巳馳進了那片丘陵樹林，並看到了「飛鳳宮」的崇樓高閣和巍峨大殿。

華天虎一看到「飛鳳宮」的樓閣殿宇，心中不但有些激動，也有些得意。

想到稍時見到「艷光四射，高貴美麗的宮主時，對這次的完全成功，一定會得

到她的誇獎與讚美！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一支「千年參王」沒能帶回來交給她，據她說，她如果找到了幾種稀世珍貴藥品，她也能治好他的頭腦遲鈍。

「小麻雀」的心情恰恰和他相反，她只要一踏進「飛鳳宮」的大門，便再也沒有這麼自由了！

她不但要規規矩矩地和其他女警衛們工作，担任勤務，而且要伺候宮主，最大的痛苦，還是再不能和華天虎一切都在一起了！

兩人的身法越馳越快，終於馳上了直通宮門廣場的筆直寬大山道上。

兩人舉目一看，目光同時一亮，只見三孔大宮門台階下，早巳站好了數十人。

當前站立的是醫術通神的金姥姥，其他是「烏梅」、「小翠」、「小喇叭」和「小莉」以及宮裏數十位男女警衛等人。

由於沒看到美艷如仙的宮主凌霄鳳，心裏多少有些失望，當然，一宮之主，自是不會輕易親迎他這位大總管。

想想，片刻之後就會見到她了，也就不太介意了！

一到近前，金姥姥和「烏梅」等人，紛紛行禮歡聲道：「歡迎大總管達成任務，凱旋歸來！」

華天虎急忙含笑抱拳，愉快的說：「謝謝大家歡迎俺，功勞俺只有一半，一切都是『小麻雀』在暗中指點！」

如此一說，「烏梅」、「小莉」等人同時歡聲道：「『小麻雀』妳升級了！」

「小麻雀」正自得意，這時一聽，不由關切的問道：「妳們快說，我升了什麼級？」

「烏梅」等人同時大聲道：「妳升了大總管的狗頭軍師……」

話聲甫落，兀自一陣哄然大笑。

「小麻雀」却又得意又臉紅的低罵道：「討厭！」

金姥姥急忙笑向華天虎，催促道：「大總管，快去吧！宮主早巳擺好了慶功宴，正在中宮大廳上等候你……」

華天虎聽得一楞問：「她知道俺今天這個時候回來？」

金姥姥佯裝正色道：「你忘了咱們宮主能掐會算，預卜先知了？」

華天虎一聽，恍然想起，「噢！」了一聲，大步向宮門內走去。

穿過巍峨大殿，進入中宮宮門，舉目一看，目光倏的一亮。

只見一身彩衣霓裳，美艷絕倫的宮主凌霄鳳，率領着「小鵲」、「小螢」等人，正由燈光明亮的中宮大殿內，含着愉快微笑，輕盈翩翩的迎出殿來。

華天虎急上數步，抱拳躬身朗聲道：「華天虎參見宮主！」

「小麻雀」早巳跪在地上請安。

凌霄鳳含笑肅手，謙聲道：「兩位辛苦了，快請殿中入席。」

華天虎恭聲應是，進入殿門一看，神情不由一呆！

只見燈光明亮的大殿內，竟擺滿了酒席，想必身後跟來的男女警衛都要一同共飲！

凌霄鳳一人在前，直到最後中央一桌前，才指着自己身邊的兩張大椅，含笑道：「天虎，你和『小麻雀』坐在這兩張椅子上，我的另一邊還有金姥姥和另一位客人！」

華天虎一面落座，一面向着巳經坐好的凌霄鳳，報告道：「俺這一次前去『鐵堡』……」

話剛開口，凌霄鳳巳含笑頷首道：「全盤經過，我巳經都知道了。」

華天虎一聽，立即恍然道：「噢，俺又忘了宮主妳會預卜先知了！」

就在他說話間，身邊又出現了一位面貌姣好的佳人！

凌霄鳳含笑肅手，向他身後一指道：「天虎，你看誰來了？」

華天虎回頭一看，啊的一聲跳起來。

「小麻雀」當然也看呆了。

因爲，站在他身後的，正是雙手捧着小錦匣的「鐵堡」女管家麥飛燕！

華天虎急定心神，舉手一指麥飛燕，脫口問：「妳……」

凌霄鳳急忙含笑解釋道：「飛燕是前任宮主放進『鐵堡』臥底的人，不知道她還聽不聽宮裏的指揮，我特的讓金姥姥通知了她，沒想到她依然盡忠職守，聽從命令。」

把話說完，發現所有的人都巳入席，舉起酒杯朗聲道：「大家舉起杯來，讓我敬大總管、麥飛燕、以及『小麻雀』三位功成歸來！」

一聲歡呼，同聲喝乾。

華天虎在舉杯之前，先忙不迭的服了一粒「大酒缸」送給他的「解酒丸」。

他那裏知道，他服一粒「解酒丸」就增長一成功力，酒喝多了，照樣的爛醉如泥。

（全文完）

新派俠情故事／黃蜂·文
可飛·圖

鐵拳俠（上）

清遠鏢局　風起雲湧

那一大片水窪子，在薄暮時分看來，更是蒼茫。水窪的水並不深，所以一眼望去，全是丈許高下的蘆葦，這時已是深秋，蘆葦的尖端、都揚着潔白的蘆花，一陣風過，蘆葦「刷刷」地擺動着，蘆花飄揚了開來，就像是一場大雪一樣。

那大水窪就是出名的文安窪，就是文安縣的縣城。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一羣羣水鳥，投進了蘆葦叢中，可是，有一大羣水鳥，却聒噪着，從蘆葦叢中，飛了出來，接着，便是一陣櫓聲，一隻小船，從水窪中，慢慢地搖了出來，靠近岸邊。

那小船上有一個人和一匹馬，那馬骨架高大，看來像是一匹好馬，但是却實在瘦得可憐，一根根肋骨，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樣的馬，一看就知道是長途跋涉，背着主人走了不知多少遠路的了。

那人，是一個身形長大的漢子，滿面風塵，神態看來很疲倦，一下又一下地搖着櫓，也不知他在想些什麼。

船慢慢地接近岸，等到離岸還有一丈五六之際，那漢子拋出了一股長繩，緊接着，身子拔起，已從船上，一躍上岸，拉着繩子。

船終於被他拉得靠了岸，他低聲吆喝着，那馬兒四蹄騰起，也離船上了岸。一上了岸，抬頭就可以看到文安縣的縣城，約在半里開外處。

縣城內外，炊烟四起，那漢子牽着馬，呆望了半晌，嘆了一聲，翻身上馬，慢慢向前走去。

他一上了岸，就只是抬頭看了看前面黑壓壓的縣城，並沒有再打量別的，是以他也未曾發現，在岸上不遠處的一株大樹底下，坐着四個人。

那四個人都是清一色的玄青勁裝，一臉的精悍之色。

他們自那漢子一躍上岸起，視綫就未曾離開過他，那漢子騎着馬，慢慢地向前走着，那四個人的目光，便也跟着轉動。等到那漢子在樹前經過之際，四個人互望了一眼，其中的一個叫道：「朋友，請慢走！」

那漢子呆了一呆，抬起頭來，四面看了一下，才看到叫他的人，是在樹下。這四個人也都已站了起來。

那漢子在馬上拱拱手道：「四位是叫我麼？」

在他拱手之際，那四個人又互望了一眼，目光停在那漢子的雙拳之上。那漢子身形高大，可是他的雙拳，却更是大得出奇，每一根指節骨，都高高凸起，看來就像是兩隻鐵鎚一樣！

四個黑衣漢子之中，走出一個人來，也拱了拱手，道：「正是，敢問閣下，是從哪裏來？」

那漢子見問，嘆了一聲道：「今天一早，我就離開了子牙鎭，渡過了四十里水路，才到此地。」

那黑衣人又問道：「閣下到文安城去，有何貴幹？」

那漢子皺了皺眉，像是很不耐煩，但是他還是回答了那人的問題道：「我要去見易總鏢頭。」

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很平淡。那句話，其實也極之普通，可是，他話才一出口，那四個黑衣人的神色，盡皆突地一震，喝道：「是他了！」

馬上的那漢子，還不知道他們四人這樣呼喝是什麼意思間，只見其中一人，着地便滾。

在他滾動之際，精光霍霍，已然掣了一柄短刀在手。

他的動作，十分之快，接連兩滾，已滾到了馬腹之下，精光閃動，鮮血迸濺，馬兒慘嘷，人兒驚叫，那黑衣人又已滾出了馬腹，一躍而起。

那簡直就是在一眨眼之間，所發生的事，那馬兒的兩條前腿，已被齊膝砍了下來，馬兒向下一倒，斷腿亂蹬，那麼大的馬身，也在不住發着抖。

馬一倒地，那人自然不能再在馬上存身，他發出了一下驚怒交雜的呼叫聲，身子一挺站了起來。

他剛一站起，砍斷了馬兒雙腿的黑衣人，又揮動着短刀，急疾地滾過來。那漢子反手一掌，打在馬頭之上，馬兒倒地之後，還在不斷哀嘶，但那漢子一拳打了下去，「噗」地一聲之後，就沒有了聲息。

那掣刀的疾滾而來，刀光霍霍，又向那漢子的雙腿砍來，那漢子身形拔起，避開了兩刀，大喝道：「你們是什麼人？為什麼要在此害我？」

隨着他的問話，只聽得「錚錚」之聲不絕，另外三個黑衣人，對那漢子的回答，便是各自兵刃出鞘！

那漢子一面問，一面斜斜向旁掠出，背靠大樹而立。

四個黑衣人也立時趕了過來，將他圍住，其中一個瘦瘦削削的漢子，冷冷地道：「閣下不是要去找易總鏢頭麼？我們就是清遠鏢局的人。」

那漢子望着地上的死馬，心中實是十分憤怒，但是，從他臉上的神情，可以看得出他已經在竭力地抑制着自己。他乾笑一聲，道：「我要去見易總鏢頭，却無惡意。」

那瘦削漢子手中的長劍，輕輕一晃，劍光蕩起了一個圓圈還在眼前閃耀，他長劍「刷！」地一聲，已電也似疾，向前刺來。

那漢子突然一側身，長劍堪堪在他的左邊掠過，刺進了他身後的樹木，那漢子「呼」地一拳，向右打去，乍一看去，他那一拳並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在他的右邊，雖然有人，但是那人還離得他有七八尺之遠，他打出那一拳之際，身形也未曾動，除非他的手臂有七八尺長，否則是絕對打不中對方的。

是以當他打出那一拳之際，發劍刺他的人，也不禁呆了一呆，立時趁勢將劍自樹身中拔了出來。

却不料他才將劍拔出來，那漢子的右手臂，突然彎了一彎，本來是一拳擊向右面的，這一來，便變成擊向左面了。他拳還未到，那人已然覺出勁風撲面，他心知不妙，立時迴劍再向前攻來。

可是那漢子的拳勢快絕，「砰」地一拳，正擊中在那人的小臂之上，隨着那「砰」地一下響，骨折之聲，清晰可聞，那人大叫着，手臂骨既已折斷，自然不能再提得住長劍，「嗆啷」一聲響，劍已落在地上。

那人托着斷臂，痛得額上的汗珠，豆也似大，涔涔而下。

那漢子却嘆了一聲道：「我與你們素不相識，你們又是鏢局中人，為何一見面就要害我？」

那四個黑衣人都瞪視着那漢子，一句話不說。

那漢子揚了揚拳，道：「剛才我那一拳，可以擊你面門，也可以擊你胸口，更可以取你性命，但是我只擊斷了你的手臂，你也該知道好歹！」

那斷了臂骨的漢子，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冷汗更是下得多。

那漢子道：「現在我也不為已甚，你們賠我一匹好馬，就算了，但賠我的馬可要好的！」

他這句話一出口，另三個黑衣人一起齊叫了起來。

可是那臂骨折斷的人却立時喝道：「你們不是他的敵手，我們走！」

他話一說完，轉身便向前掠了開去。那三人還在猶疑，那漢子却已喝道：「不行，沒有賠我馬，你們不能走！」

那三人本就不想走，再聽那漢子一呼喝，那使短刀的一聲怪叫，身子着地便滾，又攻了過來。

他身子滾動之勢，十分快疾，一眨眼間，已來到了那漢子的身前，短刀「颼」

地砍向前來。

那漢子怪叫道：「好，還想來和我動手，看打！」他一個「打」字才出口，身形已疾拔而起，短刀一刀砍空，那漢子的身形已然向下沉來。

在他身形下沉之際，他「呼」地一拳，已然打出。

那黑衣人一刀不中身子，正要向上，挺聳起來。

但是那漢子連人帶拳，打了下來，來勢眞像是餓鷹搏兔一樣。「噗」地一聲，一拳已打在那人的後肩之上。

那人立時怪叫着，在地上滾動起來，這一次他又在地上滾動，但絕不是使什麽地趟刀法，而是肩頭上中了那漢子的一拳，痛徹心肺，忍不住在地上打滾！

那漢子抬起頭來，向另外兩個黑衣人望去，冷冷地道：「怎麽樣？是賠我的馬，還是再打架？」

當他向那兩個黑衣人望去之際，那兩個黑衣人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那斷臂黑衣人忍着痛，道：「你要賠馬，可敢跟我們到鏢局去？」

那漢子揚了揚兩道濃眉，像是眼前四人，果眞是清遠鏢局的人這一點，很使他覺得奇怪。

他隨即點了點頭，道：「相煩四位帶路。」

那使地趟刀的，也已忍着痛，站了起來。他一手按在肩頭上，一面對那漢子，怒目而視。

那漢子道：「我一拳，只用了一成力，若是我用得力道大些，你那一條膀子就廢了！」

他一面說，一面突然反手一掌，向身後的大樹打去。

只聽得「噗」地一聲響，他那一拳，擊在樹上，樹上的落葉，紛紛落下，他的拳頭，已有大半陷在樹身上之內，他立時縮回了手臂。

在樹身上，清清楚楚一個有兩寸來深的拳印！

那漢子身後的那株樹，乃是遠年的老榆樹，木質何等堅硬，却已被他一拳打得深陷了下去，他拳上的功夫之高，實在是驚世駭俗，令人咋舌的了。

那四個黑衣人中，雖然仍有兩個未曾受傷，但看到了這等情形，却是再也不敢動手了！

那臂骨斷折了的人，好像是四人之首，他勉強笑着，道：「多謝閣下拳下留情，請閣下先行！」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你們放心，我豈是背後傷人的無恥之徒？請就帶路，不必囉嗦。」

四個黑衣人互望了一眼，一起轉過身，向前忽忽走了出去。那名漢子不徐不急的跟在他們的後面。

不多久，便已然進了城，他們進城時，城門已然半掩，天色也已經全黑了下來，街道兩旁的店舖，早已掛上了燈籠。大街上一家大賭館之前，更插了好幾個大火把。

一路上，不少人向那四個黑衣人打招呼。稱呼黑衣人倒全是叫「鏢頭」的。可是，那四個黑衣人却只是低頭疾行。途人都知道出了事，全將目光集中在那漢子的身上。

不一會，轉過了一條街，便是一個好大的廣場。

在廣場的對面，只見有一列褐色的磚牆，牆自左至右，寫着「清遠鏢局」四個大字。在鏢局門口，斜掛着兩面錦旗。而在鏢局門前的燈籠照映之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一面旗上，綉着一個「易」字，在那「易」字之下，是一柄新月形的彎刀。

而右首那面大錦旗上，則綉着一個「史」字。

在那個「史」字之下，則綉着一對交叉的判官筆。

一到了廣場之前，那四個黑衣人的去勢更快，先進了鏢局，他們四人進了鏢局，只聽得局內響起了一陣陣喧嘩之聲，等到將四名漢子走到鏢局大門前時，又有七八個黑衣漢子，從裏面搶了出來。

那漢子略停了一停，那七八個人，都對他怒目而視。

然而那漢子的神色，却十分平淡，他攏着手，也不硬向前走去，雙方就僵持在門口。

但是，他們也並沒有僵持多久，便已聽得裏面一迭聲地傳道：「史鏢頭有請來客！」

一聲聲叫聲，傳了出來，那七八人，便閃了開去。

那漢子從容不迫，在充滿了敵意的眼光之中，向前緩緩走了進去。他一進門，那七八人就跟在他的後面。大門內是老大的一個天井，天井過去，才是石階，石階上是一排亮牕，那自然是大廳了。

那漢子才一踏上石階，便有兩個中年人迎了出來。

那兩個中年人，目光精湛，一望便知道是久歷江湖之人，他們一面打量着那漢子，一面道：「史鏢頭已在廳堂相候，閣下請進。」

他們兩人閃了開來，那漢子一步跨了進去。

清遠鏢局，揚威江湖，也不是三年五載的事了，一踏進大廳，就可以覺出這一點來，若不是數十載的苦心經營，一家鏢局，焉能有這樣的規模。

從這個大廳看來，那倒不像一個鏢局，而像是王公大臣的華厦，大廳中燈火通明，正中放着兩張大交椅，兩廊站滿了人，少說也有三五十個。

左邊的那張交椅空着，而右面的交椅上，却坐着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少婦，那少婦容顏如畫，極之嫵媚，但眉宇之間，却也透着一股英氣。

那漢子一看到那麽美麗的一個少婦，不禁呆了一呆。

在他發怔間，那少婦却已經站了起來說道：「在下史翠蘭，敢問尊駕，高姓大名？」

那漢子皺了皺眉，他立時想起鏢局門口的那兩面大錦旗，一面，綉着一個「易」字，自然是代表清遠鏢局總鏢頭，新月神刀易天行的。

而在另一面旗上，綉着一個「史」字，那自然是代表另一個在清遠鏢局之中，

地位僅次於易天行的一位高手了，而那漢子再也想不到，那人竟會是一個二十六七歲，那麽美麗，婀娜的一位少婦。

那漢子緩緩地道：「在下是無名小卒，不值一提。」

史翠蘭道：「尊駕本來說是要來見易總鏢頭，難道見了易總鏢頭，也是這樣子說法麽？」

史翠蘭的詞鋒，咄咄逼人，那漢子道：「史鏢頭責問得對，在下姓童，名千鈞，乃是流落江湖之人，是以不能少了一匹馬兒，這才跟了前來的。」

史翠蘭的臉上，仍然是掛着十分動人的微笑，她說道：「清遠鏢局中，別的沒有，馬還是有的，別說是一匹，要十四都有。」

童千鈞道：「就請史鏢頭命人將馬拿來。」

史翠蘭凝視着童千鈞，緩緩地，說道：「你不是說有事要見易總鏢頭？他適好不在，尊駕有什麽指教，和我說也是一樣的。」

童千鈞苦笑一下道：「現在不必再提起了。」

史翠蘭沉聲道：「童朋友，我們是開鏢局的，有江湖朋友找上門來，我們能盡力的，定當盡力，但尊駕如此，言詞閃爍，却令人起疑！」

童千鈞「呵呵」笑了起來，說道：「史鏢頭好利的詞鋒，唉……說來十分慚愧，在下從關外來，一路上聽得人說『清遠鏢局』，在下又無處棲身，本來是想投到清遠鏢局來，混一口飯吃吃，現在自然作罷了！」

童千鈞話一講完，史翠蘭的面上，閃過了一絲疑惑的神色，但是她却立即恢復了正常。

她笑着，道：「童朋友有那麽好的身手，張、樊兩位鏢頭，一出手就吃了虧，怎會潦倒？」

童千鈞苦笑道：「那別提了，請賜良馬一匹，在下這就告辭！」

史翠蘭微笑着道：「明人面前不打暗語，我已說過，只要我們辦得到，一定照辦。」

童千鈞道：「眞的只要良馬一匹，別無所求了！」

史翠蘭轉過頭去道：「在馬厩中，找一匹好馬來！」

史翠蘭的話才一出口，立時便有四五人同聲答應，轉身走了開去，史翠蘭道：「請坐！」

童千鈞也不客氣，就在一張椅上坐了下來。

史翠蘭望着童千鈞大得異常的雙手，和指節骨隆起的手指，她道：「我提一個人，不知童朋友可認識？」

童千鈞看來是急於想離去，是以他只是漫不經心地應了一聲。

史翠蘭接着道：「那人在關外極有名，是黑龍莊莊主，黑龍季保蔭，尊駕認識麽？」

童千鈞一聽，陡地站了起來，但是一站起來之後，便立時又緩緩地坐了下來道：「認識。」

史翠蘭又道：「你從關外來，應該知道他的近況？」

童千鈞突然又乾笑了起來，他搓着手道：「是的，他在五天前，被我一拳打死了！」

剛才，史翠蘭提起黑龍莊主，見童千鈞突然跳了起來，但此際，却是史翠蘭聽了童千鈞的話，霍地站了起來，她的神色，又驚又怒，史翠蘭一站起，大廳中的氣氛，登時爲之緊張起來。

童千鈞也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了，史翠蘭也是在一站起身之後，立時坐了下來，但是那種嫵媚的笑容，却立時已在她的臉上消失了，她冷冷地問道：「你何以要殺他？」

童千鈞緩緩地道：「他強搶了一個牧民的女兒，那牧民尋短見時，被我遇到，我赴黑龍莊去要人，動起手來，拳脚可不帶眼睛，自是難免的了！」

史翠蘭「嘿嘿」地冷笑起來，說道：「倒看不出，你還是一個行俠仗義的大俠呢。」

童千鈞也沉聲道：「大俠可不敢當，但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本來是江湖中人的本份！」

童千鈞一面在說着，一面也在向四面不斷打量着，他看到倚立在兩廊中，人已經向前逼近了三四步。

而且，那三五十人的手上，都已經放上了兵刃的柄，看來，只等史翠蘭一聲令下，便要動手了！

童千鈞吸了一口氣，道：「史鏢頭，敢問黑龍莊主，是你的什麽人？」

史翠蘭神情惱怒道：「你是才從深山中鑽出來的？」

童千鈞搖頭道：「自然不是，但是江湖上的事，我却也不是十分清楚，尚請指教。」

史翠蘭一字一頓說道：「他是我的大師兄。」

童千鈞一聽，神色也變了變，他站了起來，道：「我看馬兒已牽到門口了，在下這就告辭了！」

史翠蘭冷冷地說道：「閣下就想那樣子走不成？」

童千鈞嘆了一聲道：「史鏢頭，黑龍莊主在關外，可稱無惡不作，這種武林敗類，若是撞在史鏢頭的手中，史鏢頭，你肯不肯不殺他？」

史翠蘭冷笑道：「隨你怎麽說，我能只信你一人的話麽？你想走，除非我這一對判官筆肯！」

她一個「肯」字才出口，雙筆一振，「錚」地一聲響，雙手已各握了一支判官筆在手。

那一對判官筆，連柄都是精鋼打就的，發着藍殷殷的光彩，她一掣筆在手，立時雙筆相碰，是以才發出「錚」地一下響，濺出了一串火星。

她右臂向前略伸，判官筆已直指童千鈞，道：「你快亮兵刃！」

童千鈞又嘆了一聲，說道：「算了，算了！算我倒霉，我馬也不要了，就此告辭！」

他連望也不向史翠蘭望上一眼，轉身向外便走。

可是，他才走出一步，已有七八個人

，一起湧了上來。

童千鈞立時站定了身子，他甫一站定，立時眞氣一提，「颼」地向上拔身而起，這一拔，拔得十分之高，他伸手抓住了一根橫樑，身子倒翻了起來，雙足向屋頂的瓦面，用力兩脚踹出！

只聽得「嘩啦啦」一下响，被他雙足，踹下了百餘塊瓦片來，屋頂之上，立時出現了一個大洞。

他雙手在樑上一按，頭下脚上，便自洞中竄了出去。

這一切，可以說全是在電光石火之間所發生的事，變故來得如此之快，大廳中的那些鏢頭，盡皆看得目瞪口呆，只有史翠蘭，立時發出了一聲嬌叱，身子也已經斜斜向上，拔了起來，自洞中急疾地穿出去。

史翠蘭和童千鈞，幾乎是同時竄上屋頂，相差的時間極微，童千鈞當然不可能走遠。

是以，史翠蘭才一躍上屋面，童千鈞「呼」地一拳，已然疾擊而出，史翠蘭也不避讓，一擺判官筆，便迎向童千鈞的那一拳，想逼童千鈞撤招。

却料不到童千鈞也不撤招，那一拳仍直打過來。

雙方的出手，都如此之快，一拳打在判官筆上，所發出的聲音，就像是判官筆擊在一塊十分堅硬的石頭之上一樣。童千鈞的變招極快，他一拳擊在判官筆，判官筆向上，突然揚了一揚。

而童千鈞也在那一剎間的機會，手腕一翻，五指已牢牢握住了判官筆，順手向懷中一帶！

史翠蘭若是捨得棄筆，再打下去，形勢或會不同。

但是史翠蘭怎肯一上來就失了判官筆？是以她也用力向懷中一帶，可是童千鈞發力在先，兩人各一用力，史翠蘭被拉得向前，跌出了一步。

史翠蘭的武功，自然不弱，她一步跌出，左手的判官筆，已然向童千鈞的下頷，疾刺而出。

判官筆的尖端，極其鋒利，那一筆，若是刺中了下頷，那是非死不可的了，童千鈞心中也不禁大怒，一聲怪吼，右手向旁一移，史翠蘭右手的判官筆，不由自主向左移去，「錚」地一聲，雙筆交迸，而童千鈞身形一閃，已然順着瓦面，向下滑下去，當史翠蘭的一對判官筆相交之際，史翠蘭只覺得雙臂一陣發麻，幾乎難以再握得住它們！

× × ×

童千鈞自瓦面上疾滾而下，落在天井之中，可是兩扇大門，已被牢牢關住，在天井中圍滿了人！

童千鈞在向下滾來之際，並未看清下面情形。

而當他站定了身子時，才發現自己陷入重圍之中。他只是略停了一停，立時身子轉動，「呼呼呼呼」，連發了四拳，身子向前，疾衝而出。

他向前衝出的勢子，如此之猛，簡直就像是瘋虎出柙一樣，在他前面的幾個人，都駭然後退。

童千鈞搶到了門口，一拳擊向門栓，那門栓乃是手臂粗細的一根棗木，但是童千鈞拳到處，「啪」地一聲，斷成了兩截，飛到了半空之中。

童千鈞一刻也不停留，拳一發出，脚也踢出，「砰」地一聲，將門踢開，他也立時向外闖去。

可是，他才走出了一步，便看到一匹馬，疾衝了過來，馬還未到，馬上那人，已然掠起，倏起倏落，落在童千鈞的身前，盯住了童千鈞。

那人身形並不高，可是却極其扎實，在他的腰際，懸着一柄幾乎和鐮刀一樣的一柄彎刀。

童千鈞立時問道：「你可是易總鏢頭麼？」

史翠蘭這時，也趕了出來叫道：「總鏢頭，截住他！」

童千鈞勉強一笑，道：「易總鏢頭來了，那再好也沒有，我們可以將話來說說明白。」

史翠蘭不住冷笑，童千鈞還未再開口，易天行也乾笑着道：「請到鏢局中說話如何？」

童千鈞道：「好！」

史翠蘭的身子，立時閃了開去，易天行和童千鈞二人，並肩走向大廳，一進大廳，易天行便抬頭向屋頂上的那個大洞，望了一眼，皺了皺眉。

童千鈞立時道：「我不想和貴局中人動手，是以別無去路，只好穿屋而逃了，得罪，得罪！」

易天行乾笑着，道：「閣下這一來，清遠鏢局的人，可難以行走了！」

童千鈞的心中，陡地一驚，易天行在講這句話的時候，雖然在笑着，但是他臉上的神色，却已十分難看。

而且，童千鈞是久歷江湖的人，如何會不知道這句話之中，所包含的嚴重意味呢？

易天行等於是在說，他，童千鈞那樣在鏢局中鬧了一場，如果能由他隨便離去的話，那麼，清遠鏢局的盛名，便大受損害，鏢局也就開不下去了！

童千鈞緊皺着眉，他絕不希望捲入江湖上的糾纏之中，否則，以他的武功而論，以決不致於一人一馬，落魄江湖，要到鏢局中去找事情做。

可是，就算他不願意，事情也還是緊逼到他頭上來了！

童千鈞在關外打死了黑龍莊主季保蔭，也是因爲實在是季保蔭欺壓良民，逼得忍無可忍這才出手的，他怎麼也料不到史翠蘭會是黑龍莊主的師妹！

這時候，童千鈞也緊皺着眉，他抱了抱拳，說道：「易總鏢頭，清遠鏢局威名遠震，小的可只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而已，不論怎樣，對貴局的英名，皆無損害之處！」

童千鈞的話，可以說是講得委婉之極，他實在不想生事，因爲他天生就不是一個喜歡生事的人。

可是，童千鈞却未曾料到，吃鏢局這行飯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威名」，威名盛了，鏢車走在道上，就算有黑道中人，想要動手，也必然有所忌憚，那麼，鏢局所保的鏢，自然也不致於失去。

而如果有人穴鬧清遠鏢局的事，一傳了開去，威名一失，說不定一趟鏢，會遇到好幾次麻煩！

再加上易天行本身，也絕不是度量大的人，是以童千鈞的話，雖然說得委婉，但是易天行還是揚着頭，冷冷地道：「閣下自稱無名小卒，未免太自謙了，但是無名小卒，那更加對鏢局有損！」

童千鈞苦笑着道：「那麼，依總鏢頭之見當如何？」

易天行冷冷地望定了童千鈞，道：「依我之見麼？文安城中，來往客商，江湖朋友極多，童朋友你鬧了鏢局，只有委屈你一下，鐵鍊加頭，鎖在鏢局的大門之前，也好讓過往人等，看一看。」

易天行面色陰沉，緩緩地說出了那樣的一番話來！

童千鈞的面色，不禁倏青倏白，他心中實在是憤怒之極，他望着易天行腰旁的那柄彎刀，徐徐地道：「易總鏢頭，這樣做，不是太過份了些麼？」

易天行「嘿嘿」冷笑起來，手指在腰際彎刀之上，「錚」地一彈，道：「閣下不願意，大可再在屋頂上穿一個洞，闖出清遠鏢局去的！」

童千鈞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未曾和易天行交過手，自然不知道易天行的底子，究竟如何。

但是，只要是學武之士，就算明知自己不是對方的敵手，在那樣的情形下，也必然會翻臉動手的。可是，童千鈞却在吸了一口氣之後，苦笑着說道：「不知易總鏢頭，要將我鎖在門前多少時候。」

易天行聽得童千鈞那樣反問，心中陡地呆了一呆。

一時之間，他還只當童千鈞說的是反話，因爲，他提出來的條件，是如此苛刻，就算是一個小毛賊，被人家捉住了，鎖在門前，也必然會引爲奇恥大辱的！

易天行自然也不知道童千鈞的底細，但是，在他趕到之時，童千鈞正從史翠蘭的雙判官筆之下逃出來！如果不是他趕到，迎頭截住，童千鈞也已走遠了。

由此可知，童千鈞的武功也不會太弱，又怎會接受自己的條件？易天行根本是一上來就準備動手的，這時，他聽得童千鈞那樣反問，也只當童千鈞是在故意調侃自己，是以他一呆之後，冷冷地回答道：

「三天！」

童千鈞緩緩揚起頭來，長嘆了一聲道：「易總鏢頭，請吩咐鏢局中人，拿鐵鍊來，我遵命就是！」

童千鈞這句話一出口，易天行和史翠蘭二人，不禁都睜大了眼睛，他們實在是難以相信！

童千鈞完全答應那樣屈辱的條件，願意鐵鍊加頭，在鏢局之前，示衆三日，那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易天行和史翠蘭二人，互望了一眼，心中充滿了疑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他們自然料不到童千鈞的心意，因爲，他們所想的，和一般學武的人聯想的，並無不同，他們所想的，只是爭強鬥勝，從來也不懂得忍讓。

但是，童千鈞却懂得忍讓。他不但止懂得忍讓，而且還處處忍讓，當他才一聽得易天行提出那樣的條件之際，他臉上倏紅倏白，那自然是他的心中，極之惱怒之極。

但是，他却也立即想到，自己若是動起手來，或者可以逃得出去，但清遠鏢局的英名，必然受損，以後，鏢車走在道上，就容易出事了。

鏢車一出事，鏢局中人，自然難免死傷，清遠鏢局中鏢頭盈百，誰無父母妻小，他又何忍害人家破人亡，比較起來，他自己示衆三天，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是以他才答應下來的！

可是，這清遠鏢局上下，可以說沒有一人，能夠明白童千鈞的那種胸懷！易天行和史翠蘭，還會懷疑他別有所圖，其他人，只當是清遠鏢局威名遠播，童千鈞不敢生事，是以才不得不低頭了。

童千鈞自然可以在衆人的神色中看出這一點來，但是，他根本不想去說明辯白，他只求他自己的所作所爲，可以無愧於心就夠，何必求別人的了解？

當下，只聽得易天行一聲斷喝，道：「拿鐵鍊來！」

立時便有兩名鏢頭，吆喝着走進去，童千鈞仍然站着，他高大的身形，在大廳中顯得十分突出，但是，看來也有一股異樣的落寞之感，彷彿他根本不是這個世界中的人。

不多久，兩個鏢頭，便拖着一大盤手臂粗細的鐵鍊。走了出來，那盤鐵鍊自然是太沉重了。他們搬不動，所以只好拖了出來，鐵鍊在青磚傳的地面上拖過，發出「錚錚」的聲响，留下了一道深痕。

易天行後退一步，自鏢頭的手中，接過了鐵鍊來。

史翠蘭在一旁立時道：「總鏢頭，小心些！」

易天行全神貫注，童千鈞却苦笑了一下道：「史鏢頭，小的既已答應了，決不會使你，倒可以放心。」

史翠蘭的臉上，紅了一紅，只是對童千鈞怒目而視，並沒有再說什麼，易天行拿起鐵鍊來，雙臂一振，「呼」地一揮，鐵鍊發出「嗆郎郎」一陣响，已向童千鈞的頭上，當頭罩了下來。

童千鈞仍然站立着不動，他的臉色，也十分平靜，像是他完全應該接受那樣的懲罰一樣。

鐵鍊一套到童千鈞的頭上，易天行的動作極快，立時又從另一個鏢頭的手中，接過了一柄鎖來，「啪」地將鐵鍊扣住，道：「到大門口去！」

童千鈞緩緩地向外走去，穿過了天井，鐵鍊拖在地上，「鏘鏘」地响着，在他的身後，跟着許多鏢局中的高手，一直到了大門外，鐵鍊又被牢牢地扣在一根石柱上。那石柱，本來是用來栓馬的。

幾乎是童千鈞才一走出來，鏢局的門外，便圍滿了看熱鬧的人，人人都向童千鈞指指點點，沒有人知道童千鈞是爲什麼被鎖起來的，可是七嘴八舌，都當童千鈞是被鏢局捉到的小毛賊。

童千鈞閉上了眼睛，秋天的陽光，晒在他的臉上，也有點燙熱，他不去看那些人，他只是在想，三天，那很快就會過去的，只不過是三天的時間而已。

他身子能够移動的範圍，大概不超過三尺。他也索性靠着石柱，站立不動。他倒並不覺得鐵鍊的沉重，沉重的只是在他心頭的那股重壓。

那股重壓，是他在江湖上流蕩了那麽多年，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江湖上的一切，實在是太險惡了，太沒有是非了，人和人之間，除了拳頭刀槍相見之外，根本沒有互相了解的機會。

他忍讓着，他不想和人去爭鬥，結果，他就得受羞辱，而當他忍無可忍的時候，他最後還是不免要出手，在關外，他何嘗未曾對季保蔭苦苦哀求，何嘗不是飽受季保蔭的凌辱，但結果又怎樣呢？

他苦笑了起來，他感到自己只是忍讓，還是不够，最好自己生下來就是瞎子，看不到也聽不見人世間的不平事，那麽，或許就可以和任何人不起衝突了。

他苦澀的笑容，和他滿是風塵的臉配合起來，有一股莫名的凄苦之感，然而，圍在他前面的那麽多人，有多少是在心中，會有那樣的的感覺的？」

童千鈞被鎖在石柱上之後，易天行向史翠蘭使了一個眼色，兩人一起回到了鏢局中，易天行立時問：「史鏢局，這姓童的，究竟是怎麽來的！」

史翠蘭壓低了聲音，道：「冀東三兇，早兩個月，便曾說要對咱們鏢局不利，你也知道的了。」

易天行神色嚴肅道：「不錯，但是他們三人，是我們手下敗將，倒也不必將他們放在心上。」

史翠蘭雙眉一揚，說道：「總鏢頭，常言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去年冀東三兇刦鏢，大兇天煞計獨，被你斷下了左臂，三兇妖巫施嬌嬌，被我判官筆，刺瞎了左目，如今他們敢捲土重來，自然必有所恃！」

易天行顯然心計不如史翠蘭細，聽得史翠蘭那樣說，他的神色，也變得十分嚴重，道：「莫不是他們已請到了什麽厲害的帮手，前來生事？」

史翠蘭道：「我看多半是那樣，是以連日以來，我都命鏢局的弟兄，在各處通道守候，察看可疑的人物，這姓童的單人匹馬，經過了文安縣，四個弟兄起疑，喝問他要到何處去，他一開口就說找易總鏢頭！」

易大行「哼」地一聲，道：「原來是那樣，那就不寃枉他了。」

史翠蘭又道：「而且，他還打傷了我們兩個兄弟！」

易天行「噢」地一聲，道：「但是他何以又肯讓我們把他鎖在鏢局門口，現在他絕無法脫身，豈不是弄巧反拙？這却令人難解。」

史翠蘭道：「他自稱在關外，殺了我師兄季保蔭，他若有那樣的武功，如何肯讓人鎖在門外？」

易天行陡的一驚，沉聲說道：「如此說來，豈不是——」

史翠蘭冷笑一聲，道：「自然是夜長夢多，我看，倒不如早些將他除去，以免後患！」

易天行向外望了一眼，他雖然已到了大廳之中，但是向外望去，仍然可以看到，鏢局的門口圍了一大羣人，他道：「衆目睽睽之下，如何下手！」

史翠蘭道：「可以叫幾個鏢局中的兄弟去折辱他，他如果一出手，立時下手，是他先出手，衆目共睹，官府自然也無話可說，總鏢頭看如何？」

易天行點頭道：「不錯，鏢局中這幾天，正寄着一單價值巨萬的紅貨，冀東三兇或者就在動那批紅貨的腦筋，我們自然是先下手爲強的好。」

他們兩人一起穿過了大堂，向內走進去。

在鏢局門外，圍着看童千鈞的人，越來越多，更有一些頑童，拾起了石塊，向童千鈞抛了過去。

石塊抛在童千鈞的身上，童千鈞是練功夫的人，頑童能有多大力道？他自然不覺得疼痛，是以他連眼也懶得睜開來，頑童也就更加得意嘲笑。

不一會，鏢局中，走出了三個雄糾糾的大漢來，其中一個，大踏步來到了童千鈞的身前，揚起手，「呼」地一聲，便向童千鈞的臉上摑來。

童千鈞雖然閉着雙目，但是那鏢頭的一掌，呼呼風生，十分有力，他萬無覺察不到之理。

他連忙向旁一偏頭，可是他的頸際，却有沉重的鐵鍊鎖着，一偏頭間，並不能偏開多少，只聽得「叭」地一聲响，已然被摑了個正着，這一掌的力道，還着實不輕。他的臉上，立時現出了一個手印來。

童千鈞陡地睜開眼來，他所捱的那一掌，實在太重，他睜開眼來時，眼前兀自金星飛舞不已。

童千鈞喘了一口氣，他還未曾出聲，那鏢頭已然指着他的鼻子，罵道：「臭賊，在文安窪之旁，傷了我兄弟的，可就是你麽！」

童千鈞一定神，才說道：「我才一上岸，四個人就想取我性命，我却是不能不出手，尚祈見諒。」

那鏢頭是存心來生事的，況且他的兄弟，確然在文安窪之旁，被童千鈞一拳打斷了臂骨，他如何肯就此干休？只聽得他冷笑道：「原來你有那麽大的本領，却何以被人鎖了起來當賊辦？」

童千鈞嚷道：「閣下是鏢局的鏢頭吧，何苦與我過不去？我絕不想與你們爲難，你們又不是壞人，要不然，我也不會被鎖在鏢局門口了。」

那鏢頭厲聲說道：「放屁，你是什麽東西，自己明白！」他一面說，一面又再揚起手，又待向童千鈞的臉上摑來。童千鈞的頭被鐵鍊鎖着，但他的雙手，却是可以活動的。那鏢頭手才揚起，童千鈞也陡地一伸手，突然之間，又將那鏢頭的手腕抓住！

那鏢頭未曾料到童千鈞的出手，如此之快，他陡地一驚，立時怪叫了起來，說道：「臭賊出手傷人了！」他一面叫，一面左手一翻，已拔了一柄匕首在手。精光一閃，已然向童千鈞的胸前刺到。

童千鈞被人鎖着，避無可避，但是，他已然握住了那鏢頭的手腕，却也不致被對方刺中。

就在精光一閃，匕首刺到之際，他手

臂向外一揚，將那鏢頭被他拉得向外直跌了出去，那一下自然刺了空，童千鈞手一鬆，將鏢頭外跌之勢收不住，又跌出了三五步，才算是勉強站定了身子。

這一來，他不禁又羞又怒，怪叫了起來，另外兩人一抖手，各掣了一柄單刀在手，童千鈞沉聲道：「我不想和你們動手，但如你們起了歹意，想來害我，那可就難說了。」

童千鈞雖然被鎖着，但是，當他說那幾句話時，却另有一股懾人的力量，令得那兩人呆了一呆！

才被童千鈞推出的那鏢頭，這時候怪叫着，向前衝來，他的手中，早已握了一柄明晃晃的鋼刀，一衝到童千鈞身前，「呼」地一刀，當頭砍下。

童千鈞一伸手。這一次，他並不握向對方的手腕，却只用兩隻手指，便已將刀身緊緊挾住。

他沉聲道：「閣下出刀之前，可曾想過，光天化日之下殺了人，官府焉能不加追究？閣下還可浪蕩江湖，你家中的老小，難道也跟你在一起？」

那鏢頭本來是怒氣冲冲，向衝前來，看來是非一刀將童千鈞砍死不可的。在童千鈞抓住了他刀身之際，他也不過是吃驚而已，但一聽得童千鈞那樣說，他却陡地呆了一呆，一時間講不出話來。

童千鈞又道：「我是個不想無故與人爭鬥的人，你還是放過了我吧！」

童千鈞一鬆手，那鏢頭的身子，立時向後退出去。

他實在有點發怔。他一直只知道，武功不好的，被自己所殺。碰到武功比自己高的，當然自己倒霉。可是如今，被鎖在石柱上的那大漢，武功分明在自己之上，何以他竟然不願施展他的武功？

這是他從來也未曾遇到過的事。是以他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才好，童千鈞望着他，臉上却是充滿了誠意。那鏢頭的口唇動了動，可是，却也未曾說出話來。

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吆喝聲，自大街那頭，傳了過來。有人在大聲叫道：「讓開！讓開！」

隨着叫嚷聲，便是一陣轔轔的車聲，和馬嘶聲，圍在鏢局前面的人，紛紛退了開去，讓出一條通道來。只見四匹駿馬，拉着一輛馬車，馳了進來。

那馬車裝飾得十分華麗，烏木的車身上，全都用銀絲盤出圖畫來。文安城不算是一個大地方，那樣華麗的馬車，更是難得一見。衆人的視綫，一時之間，全集中在那輛車子之上。車一停，自車座上跳下兩個健僕，青衣小帽，一望而知，是富有人家的傭僕。

這時，存心來找童千鈞生事的那三個鏢頭，也感到難以下手，正退到了鏢局門口，一看到了那輛馬車，他們便停了下來，只見那兩個健僕，來到門前，向他們一拱手道：「家主人要見易總鏢頭，他老人家可在麽？」

那鏢頭看到來人如此氣勢，自然不敢怠慢，忙道：「貴主人是——」

那兩個健僕面帶笑容道：「滄州黃百萬！」

那三個鏢頭在文安城清遠鏢局內辦事，如何會未曾聽過滄州黃百萬的大名？黃百萬乃是大河以北，方圓半里之內，數一數二的大富豪！

他們三人一起「啊」地一聲，兩個人已返身奔了進去，剩下的那個鏢頭，也忙道：「貴管家請稍候！」

那兩個健僕的聲音，十分响亮。「滄州黃百萬」五字，圍在鏢局前的那些人，全都聽到。

一時之間，更是人人交頭接耳，議論起來。各人都望住了車子，想看看黃百萬這個大財主，究竟是什麽模樣，鎖在石柱上的童千鈞，倒被冷落了。

童千鈞又閉上眼睛，他只聽得鏢局之中，一迭連聲地，叫了出來道：「有請黃大官人！」

那兩個健僕來到了車門口，拉開了車門。只聽得車中，傳來了一下咳嗽聲。

童千鈞本來是閉着眼睛的，周圍不論發生什麽事，都與他沒有關連的。

可是一聽到了那下咳嗽聲，童千鈞的心中，却陡地一動，突然睜開眼來。因爲，他感到那一下咳嗽聲，聽來十分耳熟。

但他却根本未曾見過黃百萬！

當他睜開眼來時，那兩個健僕，已在車門之旁，放上了踏脚，一個五十上下，穿着團花錦袍的中年人，已經彎着腰，從車中向外走了出來。

那中年人的行動十分遲緩，看來十足是養尊處優的模樣。他小心翼翼，踏在踏脚上，下了車。

當他下車之後，他直了直身子。那時，易天行已帶着七八個鏢頭，迎了出來。

易天行滿面堆笑道：「黃大官人却是那陣風請來的？小地方蓬蓽生輝！」

黃大官人笑着，看來十分雍容，道：「這位是易總鏢頭麽？總鏢頭名震江湖，黃某人來，有一件事拜托，拜托！」

易天行笑着，道：「黃大官人請進裏面坐，慢慢再說，定當效勞！」

黃百萬和易天行客氣着，黃百萬伸手間，自他的腕上，現出一隻碧也似綠，粗如手指的翡翠鐲子來。

易天行吃的是保鏢飯，珍珠寶貝，過目的自然不少，他一眼便看出，別的不說，單是這隻鐲子，就至少值一萬銀子。黃百萬竟戴着它隨便上路，可知這次找上門來的，一定是一件大買賣了！

易天行看到那隻鐲子之際，有那樣想法。可是，童千鈞也看到了那鐲子，童千鈞一看到了鐲子之後，他心頭登時怦怦亂跳了起來，失聲叫道：「易總鏢頭！」

易天行突然聽到童千鈞一叫，停了一停，向童千鈞瞪來。連黃百萬也停了下來，向童千鈞望了一眼，易天行連忙道：「黃大官人請！」

黃百萬的目光，在童千鈞的身上，轉了一轉，道：「敢問易總鏢頭，這位漢子却是什麽人？」

易天行一聲冷笑，道：「江湖上有的是不知好歹，不自量力的人，這厮想來鏢局生事，是我饒他不死，他自願在鏢局門前，以儆後來的妄人！」

黃百萬頻頻點頭，道：「原來如此，貴局威名遠播，果然非同小可，我算是找對人家了！」

易天行滿心歡喜，已然陪着黃百萬，進了鏢局大門。

童千鈞伸長了頸，望着他們兩人的背影，又叫道：「易總鏢頭！」

這一聲，易天行不知是眞的未曾聽到，還是假裝聽不到，只聽得他的笑聲，傳了出來，未聽他回答。

童千鈞還想再叫第三聲時，兩個鏢頭已惡狠狠地搶到了他的身前，惡聲道：「你鬼叫作甚？」

童千鈞忙道：「我和兩位說，也是一樣，兩位快去告訴易總鏢頭，這黃百萬，不是好人——」

童千鈞的聲音，十分低沉，而且，他的話才一出口，那兩個鏢頭，已然大聲轟笑了起來，兩人的笑聲，將他的語音，幾乎完全蓋了過去。

但饒是如此，黃百萬趕車的那車伕，還是立時轉過頭，向童千鈞望了過來。那車夫看來，年紀十分大，滿面皺紋，可是，當他向童千鈞望來之際，他的目光，却異樣尖銳，也異樣地兇狠。只不過除了童千鈞一個人以外，誰也未曾加以注意！

那兩個鏢頭一面笑，一面道：「臭賊，難道你倒反是好人？哈哈！別笑掉人的大牙了，趁早閉嘴！」

童千鈞着急道：「兩位，這事情非同小可，他是——」

然而那兩個鏢頭，根本不再聽童千鈞的話，一個轉身，便走了開去，童千鈞頓着足，圍在鏢局外的人也散開了些，童千鈞只見那車伕下了車，執着鞭子，緩緩地向着他，走了過來，來到了近前，道：「閣下是——」

童千鈞望定了那車伕，沉聲道：「你別理會我是誰，不論你怎麽裝扮，我都認出來了。」

那車伙不動聲色，只是笑着，在他笑的時候，臉上的紋皺更多，他徐徐地道：「我只是黃百萬的車伕，還會是什麽人，你說笑了！」

童千鈞一字一頓，道：「鬼猴兒王奇王三爺，你未免太委屈自己了，你們可是想打清遠鏢局的主意？」

那車伕話一說完，就轉過身去，當童千鈞那樣講的時候，他略呆了一呆，但他並未曾轉過身來。他慢慢地向鏢局大門口走去，幾個鏢頭迎了上來，將他迎進了鏢局中，童千鈞轉頭望着鏢局，連嘆了幾聲。他知道，清遠鏢局，已危在旦夕了！

清遠鏢局迎進去的黃百萬，那一下咳嗽，那一隻鐲子，這全是黑道上出了名的高手，著名的心狠手辣的大盜，天北一霸佟明魂的標誌。

童千鈞曾見過佟明魂一次，佟明魂和現在的黃百萬，在外貌上雖不相同，可是那鐲子，童千鈞却認得出來的。

陰謀詭計　層出不窮

像天北一霸佟明魂那樣的大盜，到清遠鏢局來，打着滄州黃百萬的幌子，他會安着什麽的好心？

清遠鏢局的易總鏢頭，將童千鈞鎖在門口，可是，童千鈞一想到這一點，心中仍然焦急無比！

鏢局門口，一字排開，仍有四名鏢頭站着，童千鈞略想了一想，又叫道：「列位鏢頭，隨便請過來一位，我有緊要的話要說！」

在鏢局門口的那四個鏢頭，一起向童千鈞望來，其中一個道：「這小子還在大呼大叫，待我過去，給點苦頭他吃吃，也好令得他安靜些。」

那鏢頭說着，便大踏步向前走來，童千鈞心中一喜，心想只要他肯定過來，自己就可以告訴他了。

却不料那鏢頭只走了一步，便已被另一人拉住。

那拉住他的鏢頭，道：「二哥，別去惹他，這廝的武功很高，說不定他是另有圖謀，走前去豈不遭殃？」

那本來要向前走來的鏢頭一聽，立時不再向前走來。

童千鈞又叫道：「你們只管過來，我絕無異心，我有極重要的事告訴你們，事關清遠鏢局的命運！」

可是，一任童千鈞叫着，門口的那四個鏢頭，却再也不理睬，他們只是自顧自在說笑着。

童千鈞急得雙手揑住了拳，他粗大的指節骨中，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响來。沒有過了多久，只聽得鏢局之中，又响起了一陣熱鬧的喧嘩聲來。

隨着那陣人聲，四名鏢頭，首先從鏢局門中搶出來。

接着，便看到易天行，史翠蘭兩人，陪着黃百萬，也走了出來。易天行和史翠蘭兩人，正滿面笑容，易天行的臉上，更現出十分謙恭的神色來。一面走着，一面說道：「黃員外你只管放心，一定遵命照辦！」

在他們的後面，則跟着那車伕，一行人出了鏢局，來到了那輛車子之旁，眼看黃百萬已登車而去了。

童千鈞在這時候，陡地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叫道：「佟明魂！」三字，才一出口，所有的人，便已嚇了老大的一跳！

因爲天北一霸佟明魂，乃是黑道上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的高手。雖然佟明魂還未曾找過清遠鏢局的痲煩，但只要是吃鏢局飯的人，沒有人不聽到「佟明魂」三字，而可以不感到吃驚的！

所有的人中，史翠蘭性子最烈，反應也最快。童千鈞話還未曾叫完，她雙臂一振，一對精鋼判官筆，便已掣在手中，雙筆相碰，發出了「錚」地一聲响來，疾聲問道：「佟明魂？在那裏？」

易天行也「騰」地向外退出了一步，手按在彎刀柄之上。

而黃百萬本來已然要跨上車去的，在那一剎間，他也陡地僵住了，在他身後的車伕，臉上更現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色來，看來十分古怪。

童千鈞勉力振動手臂，隨着他手臂的振動，鐵鍊「嗆嗆」亂响，他伸手向黃百萬一指，道：「就是他！」

黃百萬四面望着，看來十分惶急道：「他說什麽？」

人人都爲這個名字而震驚，未曾去細察，是由什麽人叫出佟明魂的名字來的，直到這時，史翠蘭和易天行二人，才知道

叫的人是童千鈞！

史翠蘭立時大怒，只聽得她一聲嬌叱，身子陡地一轉。「刷」地一聲，已然竄到了童千鈞身前。

她一到了童千鈞的身前，判官筆「颼」地向前刺了出去！

那一下攻擊，對童千鈞來說，實是突如其來的，童千鈞倉皇間一擧手臂，鐵鍊抖了起來，向判官筆迎了上去。鋒銳的筆尖，「錚」地一聲，刺在鐵鍊上，順勢一滑，却已刺進了童千鈞的肩頭。

童千鈞本來，是可以避得過去的，但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他却難以躲避，肩頭一被刺中，他發出了一聲怪叫，史翠蘭早已收筆退後！

史翠蘭退開了兩步，判官筆仍指着童千鈞，餘怒未熄！

童千鈞肩頭之上，鮮血汩汩而下，但他却連看也不看自己的傷口一眼，仍然叫道：「那黃百萬是假冒的。他，他是天北一霸佟明魂！那車伕是鬼猴兒王奇！」

可是，史翠蘭却厲聲道：「你再在大呼小叫，我便割了你的舌頭，看你還能有什麽胡說八道！」

童千鈞陡地吸了一口氣，靜了下來，他明白了，就算他叫破喉嚨，也沒有用的，清遠鏢局中的人，根本不相信他的。在童千鈞的心中，不禁一陣難過。

令他難過的，倒還不是清遠鏢局中的人不信他的話，而是他知道鏢局爲什麽不信他的話的原因！

他被清遠鏢局鎖在門口，鏢局中每一個人，就都以爲他一定對鏢局恨之切骨，這似乎是人的天性，有仇一定要報，在他們想來，一個被鏢在局鎖門外的人，還會關心鏢局的命運，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爲了一點小事就懷恨，懷了恨一定要報仇，這是鐵定不移的法則，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着那樣的一個法則，那麽，還有誰來相信他的話？

童千鈞低下頭去，他看到了肩頭上的傷口，傷口很深，血還在流着，童千鈞感到了一陣陣的疼痛，但是他却只是低着頭，不再出一點聲音，他聽得黃百萬在問：

「這人剛才在說些什麽？」

他也聽得易天行陪着笑道：「黃員外莫怪，這人是個瘋漢，要不然，我們怎會將他鎖在門外？」

黃百萬好像還很有興趣，他道：「這漢子剛才說我是假冒的，他說的那個什麽魂，却是什麽人？」易天行仍然笑着，道：「那佟明魂是一個江洋大盜。」

黃百萬像是吃了一驚，道：「那樣說來，我那五萬金子，豈不是……已有人注意了？」

易天行忙道：「黃員外只管放心，包在鏢局身上！」

黃百萬沒有再說什麽，好像是已經登上了車子，因爲童千鈞隨即聽到得得的蹄聲，轔轔的車聲，接着，童千鈞便已聽到有脚步聲，來到了他的身前。

他仍然低着頭，只聽得易天行狠狠地罵道：「臭賊子，若是你再胡言亂語，我不放過你！」

童千鈞略抬了抬頭，他本來還想對易天行說，那是眞的，這個黃百萬，是假冒的，是佟明魂！

可是，當他一抬頭起來，看到了易天行那副兇厲的神色之際，他要講的話，便又嚥了下去。

易天行「哼」地一聲，憤然轉過身道：「史鏢頭，你立時就帶着幾個弟兄，去走一遭。」

史翠蘭答應着道：「是，黃員外的事，如果辦好了，以後傳了開去，遠近富戶，都會來找我們了！」易天行「呵呵」笑着，衆鏢頭擁着，走進鏢局去了！

鏢局的門口，登時冷清了起來，而天色也漸漸黑了。

又過了不久，只見史翠蘭一馬當先，帶着十來個鏢頭，騎着駿馬，疾馳而去。

童千鈞苦笑着，心知史翠蘭是被佟明魂騙走的，童千鈞並不知道佟明魂安排了什麽詭計，但他也多少聽到了些。

佟明魂提及「五萬兩金子」，多半是他假冒黃百萬，要清遠鏢局保五萬兩金子，清遠鏢局有大買賣上門，自然一口答應，於是史翠蘭就帶着人走了。

史翠蘭這一去，自然凶多吉少。她一定會在半途中伏！

而在殺了史翠蘭之後，佟明魂又會來對付易天行。到時，清遠鏢局，就危如覆巢之卵了！

夜色更濃，深秋的夜，夜風吹來，已使人感到陣陣凉意，他想到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冷戰。

他慢慢地扯下了衣服，紮了肩頭的傷口，鏢局門口更冷清了，大門已關上，幾盞燈籠，在風中搖晃，那兩面旗子、被風吹得「刷刷」地作响。

童千鈞急得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如果可以掙脫，那或者還能在半路上，帮助史翠蘭，可是，那鐵鍊如此之粗，童千鈞如何能够將之掙得斷？

夜越來越深了，天才入黑的時候，在鏢局空地前的街道上，還有人打着燈籠走過，但是，隨着夜深，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童千鈞一個人在外面。

童千鈞心中所想的，不是他自己如何能够脫身，他正在想，史翠蘭是不是已經中伏，中伏之後的結果又怎樣？那是一樁他看得明明白白的陰謀，清遠鏢局就要遭殃了，而他却無能爲力！

對於童千鈞這樣仗義心腸的人來說，那實在是最痛苦不過的事情了，他開始用力地掙動鐵鍊，在深秋的夜晚，鐵鍊不斷發出「嗆郎郎」的聲音來。

可是，不論他如何用力掙，兒臂粗的鐵鍊，却仍然牢牢地扣住了他，使他離不開那石柱！

他掙了足有兩盞茶時，突然之間，他停了下來。

因爲，在那一剎間，他看到對面街上，有一條人影，疾竄了過來，那條人影的來勢極快，竄過來之際，在那人的身邊，有閃亮的精光閃了一閃。

童千鈞的心中，陡地一震，那一閃精光，一定是一柄極其鋒銳的尖刀所發出來的，那是一個夜行人！童千鈞沉聲喝道：

「什麽人，快出聲！」

童千鈞一喝，那人影「颼」地掠到了童千鈞面前。

他站在童千鈞面前，只有五六尺處，揚起頭來，映着鏢局大門口懸着的燈籠，所發出的搖曳不定的光芒，童千鈞立時看清了那是什麼人。

而當他一看清了那人是誰時，他陡地吸了一口涼氣！

那人就是日間，黃百萬的「車伕」，只不過這時，他的面上，帶着一種十分奇詭的神情，令人一望便心頭生寒，那是鬼猴兒王奇，黑道上知名的高手！

童千鈞在吸了一口氣之後，立時說道：「王朋友，果然是你，我總算不曾認錯你！」

王奇「桀桀」怪笑着，道：「你眼力倒不錯，只可惜清遠鏢局中的人，並不肯聽你的話！」

童千鈞一聽得王奇那樣說，心中又是一陣難過，像是王奇手中的尖刀，已然刺中了他的心中一樣！

王奇頓了一頓，又奸笑了起來，道：「而且，你以後也不會對清遠鏢局的人，再多嚕囌了！」

童千鈞沉聲道：「那倒未必，我還是一樣要說的！」

王奇的臉上，突然現出獰厲之極的神色來，道：「你不能說了！」他一個「了」字才出口，手腕突然一翻，他手中那柄兩尺來長，雪也似亮的尖刀，「刷」地一聲，已向童千鈞當胸刺來，刀勢快到了極點。

童千鈞大叫一聲，手臂一振，鐵鍊揚起，迎了上去。

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鐵鍊和尖刀相碰，迸出了一串火星來，童千鈞趁機拳頭向前一伸，打出了一拳，如果不是他的手上扣着鐵鍊，他連手臂也伸不直的話，那一拳一定也打中鬼猴兒王奇了！

但這時，童千鈞一拳打出，鐵鍊震動，王奇身子略向後一仰，就避了開去，王奇騰地後退了一步，身形一矮，一刀又向童千鈞的腹際刺到。

童千鈞再是一聲大喝，他身子猛地扭了一扭，那柄尖刀，帶起一股寒風，「颼」地一聲，緊貼着他的腰際，向前掠了過去，刀尖刺在石柱上。

王奇出刀的力道，當眞重得可以。一刀刺中了石柱，火星四冒，石屑亂迸，石柱上被刺出了一道深深的刀痕來。

而童千鈞左腿一橫，已一腳掃出！

童千鈞的一避、一退，幾乎是同時發出的，鬼猴兒王奇的身形，已算得靈巧，他一刀不中，身形已立時倒翻了起來，可是，猴兒王奇的身子，立時如同斷綫風箏也似，向外直跌了出去，童千鈞扯直了喉嚨叫道：「清遠鏢局，快出來捉賊，快來人！」

童千鈞剛才和王奇動手之際，所發出的那兩下大叫，本來早已將鏢局中人驚動，但是，值夜的鏢頭，人人皆知鏢局門外鎖着人，也都認出是童千鈞的聲音，是以懶得出來看，及至童千鈞大叫有賊，鏢局的大門，才「蓬」地打開，三個人跳了出來。

可是，等那三個人跳出來之際，鬼猴兒王奇，早已緊貼着地滾動，滾到了一個陰暗的角落之中。

那三個人走出了鏢局，四面一看，不見有人，氣勢洶洶，奔到了童千鈞的面前，喝道：「人在哪裏？」

童千鈞是眼看着王奇向前滾去的，忙道：「在那邊！」

那三個人忙向童千鈞指的方向奔去，但是，他們立時奔了回來，破口大罵，道：「臭賊子，沒地來消遣老爺，不叫你吃些苦頭，你還不肯老實！」

童千鈞怪叫起來道：「眞有人，是鬼猴兒王奇，就是他，日間扮成了黃百萬的車伕！」

童千鈞在擾攘間，鏢局又奔出了好幾個人來。

一時之間，空地之上，人聲喧嘩，七八個人圍住了童千鈞，千賊萬賊地罵，但是，他們却也知道童千鈞厲害，是以，沒有人敢離得他近些。

正熙攘間，只見鏢局中又有人走了出來，當前一個，不是別人，正是易天行，易天行披着一件外衣，想是睡夢中被人吵醒的，怒氣沖沖，大踏步向外走了出來，一面大喝道：「半夜三更，吵些什麼？」

幾個鏢頭，就立時向易天行走了過去，數說童千鈞的不是，易天行立時向童千鈞望來，只聽得他「哼」地一聲，道：「將這廝雙臂斷了下來！」

童千鈞陡地一呆，就在這時，忽然聽得一陣急驟之極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傳了過來。

那馬蹄聲分明是向着清遠鏢局而來的，是以一時間，人人都抬起了頭向馬蹄聲傳來的方向望去。

馬蹄聲來得眞快，衆人才一抬頭來，便看到一隊馬，馬上的人，個個伏在馬背上，正疾馳而來，轉眼之間，馬已踏上了青石板舖出的空地之上，蹄聲聽來，也格外急驟，而且，各人也已看出，奔在最前面的一人，是個女子，正是史翠蘭。

在史翠蘭身後的十餘騎，也正是史翠蘭帶來的鏢頭。

易天行陡地一呆，連忙向前迎了上去，叫道：「史鏢頭，有了什麼——」

他向前掠去，馬兒向前衝來，兩下勢子，都極其迅速，易天行在轉眼之間，便已到了馬前。

而就在這時，伏在馬上的史翠蘭，陡地直起了身子來。

她穿着史翠蘭的衣服，騎着史翠蘭的馬，可是，她却不是史翠蘭，她也是一個女人，可是，却醜無比，只見她血盆也似的大口，突然一張，疾喝一聲：「着！」

隨着她那一步怪喝，她一手拉着韁繩，一手抖動，已然拋出了一隻金絲虎爪，虎爪向着易天行的面門，疾抓了下來。她怪眼圓睜，左目已眇，只有右目，在閃閃生着兇光，實是妖鬼不及其獰惡！

易天行當那女人一直起身來時，便大叫了一聲，道：「施嬌嬌！」

他一面叫，一面身子向後，疾退而出，可是，他退得雖快，只不過使金絲虎爪，抓不中他的面門而已，在他身形一退間，那隻和人手一樣大小，連着一根金鍊，五指銳利，有着倒鈎的金絲虎爪，還是抓進他的肩頭之中，馬上那女人怪叫不絕，雙腿用力一夾，健馬仍然向前，旋風也似

，捲了出去。

健馬向前衝出，被虎爪抓中了肩頭的易天行，立時被拖倒在石板上翻滾着，被拖向前而去。

易天行在江湖上名頭極響，本身也極有眞才實學，可是他剛才，只當伏在馬上，疾奔了回來的是史翠蘭，再想不到那會是冀東三兇的妖巫施嬌嬌！

他全然未曾防備，施嬌嬌猝然發爪，易天行空有一身武功，却是一點也施展不出，這時、一被拖了出去，痛得他號叫不已，想要翻身躍起，也是在所不能！

這一切，原是電光火石之間的事，其餘的馬匹，也早已捲到了空地之上：易天行一中爪，其餘的鏢頭，知道不妙，可是，馬上的十來人，也早已躍了下來，才一落下馬背，兵刃便已紛紛出鞘。

那些鏢頭，倉皇應戰，在馬上那些人剛一落地之際，就被砍翻了五七個，其餘的人更無鬥志，人人想向鏢局之內逃去，可是一逃，陣脚更亂了！

十二三人中，只有兩個人，能够逃到了大門口的。

而當他們逃到大門口時，施嬌嬌的健馬，也衝到了門口，她乘馬直向大門之中，衝了進去，「砰」地一聲響，一直在地上被拖向前去的易天行，重重地撞在另一扇門上。只聽得他怪叫一聲，雙手握住了金絲虎爪的金鍊，用力一拉。

易天行的武功，究竟非同凡響，他一拉之下，「啪」地一聲金鍊竟被他硬生生拉斷，他人也一躍而起，向旁邁出了一步，那虎爪仍然陷在他的肩頭，秋風雖勁，可是，他額上的汗珠却也是如雨而下！

而施嬌嬌已經策馬衝進了天井，跟在她後面的十餘人，也一湧而進，兩個才奔到大門口的鏢頭，如何敵得過那麼多的如狼似虎，有備而來的強徒？

他們連跨進大門的機會都沒有，身子便添了七八處傷口，倒在血泊之中。只聽得施嬌嬌破鑼也似的聲音，在鏢局之中，響了起來，叫道：「見人就殺，見金銀就搶！」

在秋夜中聽來，妖巫施嬌嬌的叫聲，實是令人毛管直豎！

童千鈞眼看着這一切，在刹那間發生，他雙手緊緊揑着拳，指節骨「格格」直響。

就在那時，空地上一個受了傷的鏢頭，掙扎着要站了起來。他的手中，還執着一柄十分鋒利的宣化斧，他站定了身子，鮮血自他的腰際如泉湧出。

童千鈞一見這等情形，急叫道：「快將斧給我！」那鏢頭居然還能聽得到童千鈞的叫嚷，轉過了身來。

可是，當他轉過身來之際，他却已經支持不住了，他的身子，向着童千鈞，直跌了下來。

在他撲跌在地之際，手一鬆，那柄利斧，在青石板上，向前滑了過來，滑到了離童千鈞身前，只有四至五尺處，便停了下來，童千鈞忙伸手，想去拾那柄利斧，可是，他却拾不到，他又忙伸出脚去，但仍然差了兩三寸，無法碰到那柄斧頭。

這時候，鏢局之中，刀劍相碰的錚錚聲，吆喝聲，慘叫聲，不絕於耳，童千鈞却還是呆若木鷄地站着。

童千鈞抬起了頭來叫道：「易總鏢頭，你——」

他本是想叫易天行拾起斧頭來，替他砍斷鐵鍊的，可是，他才叫了一聲，易天行便發出了一聲怪叫，整個人跳了起來，「砰」地一聲響，撞在那半扇大門上，將那扇大門，撞得「呼」地向前，疾飛了出去。

門一向內飛出，易天行便像是瘋了一樣，撲了進去！

童千鈞急得頓足，清遠鏢局這一下，可算全砸了！

躺在廣場上的，已有十二三人，被史翠蘭帶走的鏢頭，也有十二三人，鏢局中，有多少人能抵抗的？易天行撲了進去，又何濟於事？他想到這裏，突然大叫了起來，道：「不行！」

他絕不能袖手旁觀，他一定要打這場抱不平！他竭力將足尖向前伸出，伸出去，伸得他全身的骨骼，在「格格」地作響。他的足尖，離那柄斧頭，漸漸近了，一寸，半寸，他終於碰到了那柄斧，他小心地用足將利斧慢慢地勾近來。

然後，他足尖一挑，將利斧挑了起來，一伸手握住了斧柄，立時一斧，向鐵鍊上砍了出去。

「錚」地一聲響，利斧砍在鐵鍊上，鐵鍊在石柱上，留下了一個凹痕，斷了開來，童千鈞又是一斧，又將鐵鍊砍斷，仍有一團鐵鍊，連着那柄鎖，在他的頸上，但是，他的身子，却已可以自由活動了。

他握着那柄利斧，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才一走進鏢局大門，他便呆住了。石井中，大廳上，足足躺着二十具屍體，只有易天行一人，還在浴血動手，他的身上，已經受了好幾處重創！

和他在動手的是三個人，一個是獨臂漢子，一個是油頭粉面，兔崽子一樣的人，一個就是妖巫施嬌嬌，那三個人，顯然已佔了極度的上風。

其餘的人，正在將一口一口的箱子，自內院中搬出來，打開箱子，將值錢的東西取起來，將不值錢的東西，拋在一旁。易天行發出一下又一下的怪叫聲。可是，和他動手的三人，却不住地笑着。

童千鈞也看到了鬼猴兒王奇，和天外一霸佟明魂。

佟明魂正在指揮着強徒，快些將箱中不值錢的東西拋去，又有兩個強徒，自內院中曳出了兩個婦人，一刀一個，將那兩個婦人砍死在地上。

童千鈞看得血脈賁張，他兩步便跨過了天井，一脚踏進了大廳，便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巨喝！

那一下巨喝，令得大廳中所有的人，都呆了一呆！

和易天行動手的那三個人，正是冀東三兇，也突然收起了兵刃，易天行的身子一晃，用手中的單刀，支住了地，勉力地站定了身子，不致跌倒。

他出來的時候，是從睡夢中驚醒披着一件外衣，就走了出來的，是以連他的兵柄彎刀也沒有帶！

童千鈞站在大廳門口，滿面怒容大聲，喝道：「好強盜，殺人越貨，還有天理

麽？」

妖巫施嬌嬌發出一聲狼嗥也似的怪叫，仗着柳葉刀，就待跳過來，但是，佟明魂却立時一擺手，道：「慢！」

只見他一俯身，自他脚下，堆滿了金銀的箱子之中，取出了兩隻老大的金元寶來，在手中掂了掂，道：「朋友，見者有份，這是你的！」

他雙手一揚，「呼呼」兩聲，兩隻金元寶，已向着童千鈞，飛了過來。童千鈞大喝着，左拳巳呼地擊出。

那兩隻金元寶，每隻足有一百兩重，佟明魂揚手將之抛出，向前飛來的勢子，也是十分勁疾。

但是，童千鈞的一雙鐵拳，却是橫練的外門功夫，他拳才一擊出，「砰」地一聲響，便擊在一隻金元寶上，那隻元寶立時反震了出去，撞在另一隻金元寶上，又是「叭」地一聲響，兩隻金元寶，一起向外飛了出去，撞在柱上，陷進了柱中。

妖巫施嬌嬌又發出了一聲怒吼，佟明魂却一聲冷笑道：「怎麽，你可是還嫌少麽？」

童千鈞厲聲道：「放屁，你當我是何等樣人？我要你們個個難討公道，再不能橫行！」

他一面說着話，一面巳大踏步地，向大廳中走進去。

× × ×

童千鈞一走進大廳，在他前面的兩個強徒，本來正在翻搜箱子的，立是倉皇向後，退了開去。

可是，童千鈞的出手，快捷無比，左手突然一伸，巳然將左面的那一人，當胸揪住，他右手的那人，揚起箱子，向童千鈞抛來，童千鈞右手一揮，利斧抛出，利斧穿過了箱底，向前飛去，恰好砍在那名強徒的面門上面，那強徒慘嗥倒地！

被童千鈞當胸揪住的那匪徒，身子用力掙扎着，雙手揮舞，可是，他的心口被童千鈞制住，全身力道一點也使不出來，雙手揮舞，也是軟弱得無力。

童千鈞一聲大喝，道：「人人住手，將箱籠送回去！」

大廳上發生了事，正在到處搜索的匪徒，也都知道了，一時之間，佟明魂帶來的人，全都集中到了大廳上，也人人都不出聲，望定了佟明魂。

整個大廳上，可以聽得到的，只有易天行濃重的喘息聲。易天行用力支着身子，勉力支持着他身子的平衡，總算是不致於跌倒在地上。他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臉上倒有一大半，全是血汚。

當童千鈞發出那一聲大喝之際，冀東三兇以及其餘所有的人，都望定了佟明魂，顯是要他拿主意。但是易天行，却抬頭向童千鈞望了過來。

在易天行滿是血汚的臉上，現出了一股極其迷惘的神色來。他實是不明白，何以童千鈞在砍斷了鐵鍊之後，竟然會帮着他，來對付佟明魂。

因爲，童千鈞被鎖在清遠鏢局門口，就是他易天行下的手，難道童千鈞竟不將這件事引爲奇恥大辱？難道童千鈞他，竟不是武林中的人？易天行的口唇顫抖着，想要說些什麽，可是，却一個字也講不出來。

佟明魂在童千鈞的一聲大喝之後，呆了片刻，才冷笑道：「原來閣下想要獨吞，那胃口也未免太大了一些！」

童千鈞濃眉向上一揚，又喝道：「胡說，清遠鏢局中的金銀，不是客商寄存，就是衆鏢頭過着刀頭上舐血的日子，用性命換來的，你們這些盜賊，却起了貪財之心，難道天下人人都和你們一樣麽？」

施嬌嬌一直是擺着手，尖聲叫道：「佟大哥！」

施嬌嬌實在忍不住，尖聲叫道：「佟大哥！」

佟明魂一直是擺着手，不令施嬌嬌出手的，但是這一次，施嬌嬌一叫，佟明魂立時點了點頭。

施嬌嬌的出手也眞快，佟明魂才一點頭，她身形巳然掠起，手中的柳葉刀，揚起一股銀光，「颼」地一聲，巳然向童千鈞疾攻了過來。

童千鈞也早巳看出，眼前的情形，絕不是憑着三言兩語，便能將這批強盜，打發出去的，是以他也早巳有了準備，施嬌嬌旋風也似，攻了過來，童千鈞左臂一振，那被他抓住胸口的強徒，巳向前直跌了出去！

那強徒乃是迎着施嬌嬌撲跌出去的，他身不由主，向前跌出，眼前只見銀光閃耀，心知不妙，大聲叫道：「施三姑，是我！」

施嬌嬌也知道向她跌來的，不是童千鈞，而是自己人，可是，那一刀去勢，是何等之猛，如何收得住？

那人這一下淒苦無匹的呼叫聲，兀自在大廳之中蕩漾，便巳然聽到了「噗」地一聲響，施嬌嬌的柳葉刀，早巳砍進了那人的頸子，鮮血泉湧，那人的一顆頭，倒到了一邊，可是身子還是向前衝去。

施嬌嬌的那一刀，下得實在太快，刀一下，那人便立時斷了氣。可是，也由於死得太快，是以那人自然而然的反抗，雙掌一起揚了起來。

當那人撞在施嬌嬌的身上之際，他其實巳經死了，然而，他疾揚而起的兩掌，還是挾着勁風，擊了下來。

妖巫施嬌嬌的武功，本來極高。可是她此際，一刀攻向前去，未曾擊中童千鈞，反倒砍死了一個自己人，心中便不免大是慌亂，再加上她做夢也想不到，那人分明巳然死了，還會有那麽大的力道！

當她被那人撞中之際，她踉蹌向後，退出了一步。緊接着，那人兩掌拍到，施嬌嬌目瞪口呆，「砰砰」兩聲響，那兩掌正擊在她的胸口。

那兩掌，是那個人臨死之前，所發出來的無情之力，力道之強，竟如排山倒海一樣，施嬌嬌發出了一下狼嗥似的怪叫聲來，陡地後退了兩步，口中鮮血狂噴。

這一切，本是電光火石，一刹那之間的事情！

而童千鈞在將那人推出之際，便早知會有什麽樣的結果，是以他連看也不向施嬌嬌處看上一眼，一將那人推出，身形一轉，身子縱起，「呼」地一拳，巳經向站在大廳中間的佟明魂攻出！

他在攻出那一拳之際，是身形聳動，

連人一起撲了過去的，是以勢子更是猛烈，就在他攻到一半之際，又聽得一聲暴喝，一個彪形大漢，掄起海碗大小的銅鎚，斜刺裏竄了過來，銅鎚迎着童千鈞的那一拳，挾着勁風，直砸了過來。

那個鎚看來十分沉重，使鎚的那漢子，腰粗膀圓，也是力大無窮，眼看拳，鎚將要相撞了！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人人都以爲童千鈞一定會收回拳去，另行發招的，那使鎚的大漢，也打定了主意，一等童千鈞收拳，便立時趁機進攻！

可是，接下來的，却是出人意表之外，童千鈞非但不收拳，拳頭反倒向前，疾伸而出！

當他的拳頭向前伸出之際，他的指節骨上，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轉眼之間，「砰」地一聲響，拳頭正打在那柄銅鎚之上。

只聽得那使鎚的大漢，突然之間，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緊接着，只見他手中的銅鎚，反震了起來，「噗」地一聲響陷進了他的腦門之中，足有一大半！

而童千鈞的左手，順手一撥，巳將那大漢撥了開去。

那大漢一被撥開，仆倒在地，立時就聲息全無了。

那大漢倒地身死之際，也恰是施嬌嬌後退，口噴鮮血之時，在施嬌嬌的身前，則又是一個頸際鮮血泉湧的死人，童千鈞闖進大廳來，只不過是一眨眼工夫，便巳大展虎威，斃了三個強徒！

童千鈞一撥開了那使鎚的大漢，身子一縱，又是一步踩出，巳來到了佟明魂的身前。佟明魂一揚手道：「各位兄弟，先將他圍住了再說！」

大廳中還有十來名強徒，立時圍成了一個圓圈！

冀東三兇中，那兔崽子一般的人，扶過了施嬌嬌，令她倚着柱。

易天行這時，也巳勉力退到了柱旁，喘息着，所有的強徒，當他巳是死了一樣，連望也不向他望多一眼，注意力都集中在童千鈞的身上。

易天行只覺得舌焦口乾，他伸出舌頭，舐了一舐，舐到的却全是又鹹又腥的鮮血！

這時，他只希望童千鈞能够將佟明魂這一干人，都殺個乾淨。

童千鈞也知道他巳被人團團圍住，但是，他却並不回頭向後看，雙目神光炯炯，望定了佟明魂。

佟明魂也眞不愧是一等一的黑道高手，在這樣的情形下，他臉上却一點也没有驚惶的神色。

他居然還微笑着，道：「閣下的武功眞不錯，若能够我們合作，倒是無往不利，不知閣下之意如何？」他說來十分輕描淡寫，倒像是童千鈞根本和他，没有什麽敵意一樣。

童千鈞悶哼一聲，道：「看拳！」

他雙手一起揑着拳，雙拳互擊，發出了「砰」地一聲響，光從那下聲響聽來，倒不像是雙拳相碰，而像是兩塊石頭，重重擊在一起一樣。差的只是没有濺出火花來而已。

他雙拳一擊，右手巳「砰」地直搗而出，攻向佟明魂的胸口。

佟明魂的出手也眞快，看來，他只是閒閒地站着。像是一點準備也没有，然而，童千鈞一拳攻出，他手腕一翻，「嗤」地一聲，手中巳多了一柄，足有八寸米長，雪也似亮，鋒利無匹的匕首！

那柄匕首一出手，便向着童千鈞的右拳刺了過來。

童千鈞的鐵拳功夫，極其了得，能將來勢沉重的銅鎚，硬生生地擊了回去，但是，對於如此鋒利的匕首，他却是無法抵擋的，是以他右拳立時向下一沉，左拳又巳打出，打的乃是佟明魂的右臂。

他這一拳若能打中佟明魂，那麽佟明魂的臂骨自然立時斷折，再也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了！

可是，就在他一拳打出之際，佟明魂左腕又是一翻，精光再閃，在他的左手之中，又多了一柄同樣的匕首，仍是對着童千鈞的拳頭，刺了過來。

童千鈞吃了一驚，左拳又是一沉，佟明魂發出一聲怪叫，雙臂一振，兩柄匕首，蕩起了兩股精光，「颼颼」有聲，巳經向童千鈞的面門攻到。

童千鈞的身子，只得突然向後，逃了開去，他一退，背後金刄嘶空空聲大作，刹那間，少說也有四五柄兵刄，向他一起夾攻了過來。

童千鈞並不轉過身來，他聽風辨位，聽出有一件長大的兵刄，來勢很疾，他反手一拳擊出，「砰」地一聲響，只聽得一下骨折之聲，他五指鬆開，順勢一抓，巳將一柄大砍刀，奪了過來。

他一奪刀在手，向後橫刀一掃，將背後的四人一齊擋開去。

那時候，佟明魂的一雙匕首，又巳攻到。

但童千鈞的大砍刀，却也高高掄起，由上直下，砍了下來。

童千鈞那一刀，看來就像是莽漢破柴一樣，一點也說不上有什麽招式來，但是却拙中有巧，迫得佟明魂非向後退了開去不可！

佟明魂身形一晃，後退了一步，佟明魂一退，童千鈞立時掄起大砍刀，又是一刀砍下。

那一刀，和剛才的一刀，還是一樣，佟明魂又只好再後退，童千鈞立時又逼向前去，第三刀又巳砍出。

佟明魂的心中，不禁大驚，他手上的一雙匕首，招式堪稱神出鬼没，出招如風。而且，兵刄是一分短，一分險，他兩柄匕首，只有八寸長，施展起來，令人眼花繚亂，實是縱橫江湖，罕遇敵手。

可是此際，童千鈞只是掄着大刀，直上直下地砍下來，招式笨拙之極。然而，却大開大闔，恰好將他那一套小巧機靈的武功，完全制住！

佟明魂也看出來，自己非被對方逼得一退再退，直到退無可退爲止，可是，當對方大砍刀，挾着呼呼的勁風砍了下來之際，他除了後退之外，還是一點辦法也没有，他只好怪叫一聲，說道：「你們呆着作甚？」

（未完・上）

美蘇防衛爭霸戰／羅唐納・文

火星尋寶戰

沙特王斥資五億美元，建造三艘太陽船，由李夫斯博士率領一隊太空人，飛往火星尋寶，沿途艱險重重，在火星降落後，想不到碰上了比他們更堅强的敵人，李夫斯博士逼於搏鬥凶多吉少！



沙特王斥資五億美元，建造三艘太陽船。由李扶斯博士率領一隊太空人。飛往火星掘寶，沿途艱險重重，在火星降落之後，想不到碰上了比他們堅強十倍的敵人，李扶斯博士逼於搏鬥，凶多吉少！

研究火星掘寶的大計

春夜，在非洲一處比較僻靜的地方，接近撒哈拉沙漠，有幾個人分別跨着駱駝走向一個山崗，那個地方平平無奇，山脚只有十多間屋，包括木屋，石屋以及茅舍，反映出它是窮鄉僻壤。

抵達該處，駱駝停步，穿了白色長袍回教服裝的人，從駱駝背上躍下。

他們互相打個手勢，就向石屋那邊走去。

風沙很大，幾乎每一次張開了嘴就有一撮沙吹進口裏，故此沒有人講話。

進入石屋，他們仍然不做聲。

走在前面的人，比較老成，臉上的濃鬍子繞到鬢邊，他在石屋裏面伸手按動牆上凸出來的磚，地面裂開，露出正方形的洞穴，內有微光，可以看見一級級石階。

他先行走下去。

尾隨着他的人，先後走下去，六個人先後走進秘窟，洞穴自行閉合。

本來是微弱的燈光，由於洞內黑暗，逐漸覺得它光亮了些。

他們走了一百碼，進入大堂，大堂裏面早有二十多人在座。

「大概是人齊了，我們應該開始討論

這一次召開石油國大會的目標，現時恭請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部長卡多哈爾講話。」

座上客當中，有人提出這個建議，各人遵命，就座之後，很快就沒有人開口，顯得十分嚴肅。

卡多哈爾拍了拍掌，說：「各位都是非洲或中東石油王國的成員，客氣話不必說了，我必須說的只是這一句，世界上有石油生產的國家，並非只限我們，南美洲、亞洲，甚至在太平洋的荒島，都有石油提煉出來，互相推銷，更荒謬的是伊朗以及伊拉克，本來是兄弟國，不知如何的打起來，為了爭取軍火，不惜把石油壓低售價賣給美國或蘇聯，引致石油價格大降，我們沒有力量制裁他們，多次召開石油統一售價的會議，俱是不歡而散，我們想生存下去，不能夠單是倚賴石油了，必須另想辦法，趁着現時各種寶石仍有買主，如果我們找到大量的鑽石，綠玉，純淨的黃寶石以及紅寶石，就會變成巨富，到時可以運用龐大的財力控制全世界。」

他突然發覺有人舉手，便說：「哥克將軍，你是代表約旦王參加這個會議的，我的主張已經講過，你可能發生疑問，請你把心裏所想的疑問說出來，我必然盡我所知的實情作答。」

「是的，卡多部長，我確有些疑問，急於請教，你剛才說的一番道理，非常清楚，一聽就懂，地球上面最負盛名的鑽石礦以及寶石礦坑，都有人開採，不見得地殼上面還有別的地方可以伸手撿起一塊鑽石，你是否打算派人到月球開採呢？」

哥克將軍所講的話，可以說是座上客想問的話，很快他就受到座上客的注意，紛紛用好奇的目光投在他的身上。

他仍然站着，等候主席答覆。

卡部長早已料到一定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他已經有了準備，毫無困難，很冷靜的說：「哥克將軍，你眞是聰明，聽了我的話，立刻想像到月球的土地，我不妨告訴你，月球上面只有少許寶石，俱是劣貨，根本沒有鑽石，因為鑽石係洪荒時期的樹木被岩層壓住，逐漸燒熔，化而為碳，經過地心的熱力以及沉重無比的壓力，它從碳晶逐漸變成更細更純的礦質，那就是鑽石，既然月球上面沒有水，沒法使樹木花草生存，故此也就沒有鑽石，我們想到那邊發掘貴重礦石的地方不是月球，而是火星！」

只是這一句，座上客竊竊私語，立刻湧起一股細碎的聲浪。

哥克將軍似乎不大滿意這個解釋，說：「火星距離地球很遠，現時美蘇兩大國的科學家還沒有辦法派出一種交通工具到那邊去，我們根本上沒有很出色的科學家，更加沒法達到目的，憑着常情常理推測，我認為到火星撿取寶石和鑽石，簡直是痴人說夢。」

「不，我們找到全世界首席火星專家李扶斯博士担任建造前往火星的交通工具，定名太陽船，他可以很具體的解答你提出來的問題，現時我很鄭重的請李博士講幾句話。」

李扶斯博士站起來，說：「火星是地球的隣居，在各種星體當中，它跟地球的距離最為接近，由於地球跟火星的運行軌道不同，它有時特別接近，最接近的一次它只是跟地球距離二千八百萬公里，我們能夠使用比較射月火箭更有份量的飛行物體，即可抵達火星，在理論上的確是有根據的，並非夢想。

「由於火星的表面有許多凹痕，跟月球相似，無可懷疑的它多次被隕石撞擊，甚至被小行星碰撞，不過，火星的巨大凹痕當中，有一部份凹痕是在盆地中央另有幾處突出之地，那種凹痕就不是被隕石撞擊發生了，它是火星當年從火球狀態逐漸變冷的一種化學變化產生，可以說，它本體在膨脹之後收縮，因此形成多種硬度極高的礦質，必有大量的金石，至於飛往火星的交通工具，我已經創造出來，前所未見，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利用陽光所產生的電力推進，由於陽光電池可以濃縮，使電力增加一萬倍，透過磁場，變成電磁，它的火力更猛，推進力比較現時美國太空穿梭機升空必須具有的火箭噴射器強大十倍，既然太空穿梭機的續航力可以抵達月球，我創造的太陽船必然可以抵達火星，能夠在火星跟地球最為接近的一段時間發射出去，那就更加理想，因為它可以縮短航程。

「最後，談到火星上面的生物，現時仍未確定它是否有些比較為高級的生物，像地球上面的人，照科學家的估計，大概火星上面有一種像人也像植物的東西生存，叫做植物人，它的戰鬥力不弱，不過，地球上面的人有足夠的武器可以戰勝它，因為它至今仍然不懂得使用武器。」

李扶斯博士以很簡單却又很精采的話去解釋派人到火星掘寶，確實有可能達到目的，決非痴人說夢。

他坐下來，卡部長以主席的身份對座上客說：「我知道各位的立場，只是代表本國最高統帥列席，未必能夠立刻作出決定，故此我今日只是做一個開端，懇求各位把這個會議所討論的事項轉達，參加與否？任由你們決定，希望各位盡快作出決定，在一個月內回報，我只能提醒各位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想到火星去，必須製造幾艘太陽船，它需要五億美元製造，那些錢由決定參加的會員分攤，出錢又出力，出錢最多的一個國家，將來在火星上面檢到相當多的貴重鑛石之後，它所獲的利益也是比較多的，反之，投資較少的國家，所獲利益也比較少，至於決定不參加的國家，當然是毫無利益了，現時我讓各位繼續提出一些問題討論，沒有問題，宣佈散會。」

過了三分鐘，沒有人舉手，卡部長宣佈散會，還講清楚一個月後仍在那個秘窟開會，作最後決定。

各人同意這樣做，分手之際，一團和氣。

卡部長雖然在秘窟叫座上客提出任何問題，由他解答或者由他轉交專家解答，盡忠職守，至於他本人，却是很迷惘的，因為他本人也不相信眞的那麽容易就到火星掘得到整批寶石或鑽石。

離開秘窟之際，他跟各人握手，臉露微笑，似乎信心十足，可是，人走光了，只是他跟兩個心腹留下來，身邊還有李扶斯博士，他就突然整個人軟弱下來，自覺

難以支持，走上地面，坐在一張闊大的梳化上面，寂然不動。

李扶斯博士走近他，說：「卡部長，看來你好像走了幾百哩路那麽疲倦，請告訴我，爲甚麽你突然勇氣全消呢？」

卡部長苦笑一下，說：「你應該知道的，我對自己所講的話也沒有信心。」

「不，剛才你分明是振振有詞的，爲甚麽人走光了你反而沒有信心？」

「是的，我的任務就是把一個空虛的幻想說得非常眞實，希望他們返國之後多次討論，有如潮水起落，散佈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使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國不要繼續欺負我們，逼我們減低石油的售價。」

李扶斯博士眉心一皺，說：「原來如此，無怪剛才你說得眉飛色舞！請你坦白點說，你會得這樣做，是否沙特王的授意呢？」

「當然是沙特王的授意。」

「你應該知道，沙特王本身未必對火星登陸的壯舉認爲絕望，你不應該對他估計得太低！」

卡部長深深的吸多了一口氣，似乎想借此壓抑他的情緒。

想了想，他忽又開口：「李扶斯博士，我想暫時拋開那一個含有虛偽意味的石油王國秘密會議不談，只是很認眞的談談登陸火星方面的事，你是否相信火星有鑽石呢？」

「火星不單是有鑽石，它所擁有的鑽石比地球多。」

「何以見得火星必有鑽石呢？」

「火星距離太陽比較地球距離太陽相差不遠，它的形態應該跟地球相似，唯一的差別只是火星沒有一個好像月球那麽大的衛星，擋住從遙遠太空飛來的隕石，以致它的表面有許多巨大的凹痕，不過，這種形狀只是枝枝節節的問題，最重要的是火星表面有霧，有霧就有水，此外，從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望遠鏡看得出來，火星某一處地面是變色的，春夏之間綠色，冬季變成褐色，分明是落葉的影响，地球上的樹林也是如此，春夏之間綠色，冬季褐色，因爲那時候沒有綠葉，所看見的只是樹幹。

「進一步研究，火星必有火山，既然它有火山，也有樹木，當然有些樹木被火山口噴出來的火山灰淹沒，又因地殼變動沉到下邊去，接受地心熱力以及壓力，久而久之，便有碳晶出現，又再化爲鑽石，這個理論十分健全，你不能夠否認火星上面沒有鑽石。」

「好的，李扶斯博士，就算火星上面有鑽石好了，不見得它聚在一起，如果它的鑽石分散在許多個地方，還深藏在土地下面，需要向下掘一千呎深才找得到，所找到的只是三幾粒，到時我們豈不是啼笑皆非？」

「是的，有這種可能，從鑽石這方面看，我不能夠十分肯定的說此行登陸火星一定找到它，不過，在火星必然可以找到大批有顏色的寶石，那是很有把握的一件事。」

卡部長笑了笑，接着問道：「李扶斯博士，你認爲找尋寶石跟找尋鑽石完全不同嗎？」

「是的，我認爲這兩件事情是完全不同。」

「你是否在理論上有特殊可靠的根據呢？」

「我當然是有極可靠的根據才這樣說的，剛才我已經說過，鑽石是碳晶變成的，碳晶係樹木所變，沒有樹木，一定沒有鑽石，除了鑽石之外，任何寶石都是礦質，是許多種岩石當中的一種，跟碳晶無關，既然地球上面的岩石密佈，當然火星的岩石也是分佈各處的了，透過巨型望遠鏡可以看出火星東面的山丘係顏色相當深厚的，有些地方紅得像血，反光性比較地球的岩石強得多，由此可以推想到火星上面必有一座巳由寶石構成的山崗，並非很高，它本身就是寶石，最大的一塊紅寶石有可能有千磅過外，綠寶石或藍寶石也是如此，大概藍寶石含量最多，有時候可以看見火星上空有一團藍色氣體罩住，其實是藍寶石反光跟薄霧結集在一起，出現那種光氣，套上一句時髦的話，不妨說它是寶光。

「綜合報道，如果我們能夠置身在火星上面，去搜索鑽石或寶石，必然滿載而歸。」

李扶斯博士不厭其詳的解釋。

卡部長聽了那番話，登時興奮起來，說：「現時談到最重要的一環了，美國的科學家從來沒有人斗胆建造一種飛行物體，可以從地球飛到火星去，你有把握建造這種星際交通工具嗎？」

「有錢就有把握建造它。」李扶斯博士很冷靜的說。

製造太陽船的地方

卡部長初時邀請李扶斯博士參加「地下會議」，不過靠他壯壯胆，使在座嘉賓相信他所講的話，並非絕無根據，殊不料散會之後，兩人留下來閒談，他竟然發覺那個科學家很認眞的說登陸火星並非絕望，如果眞的在火星登陸，可能找到許多塊重達千磅的寶石，令到他半信半疑，索性秘密帶他進入沙特王的禁宮，向沙特王稟告一切。

沙特王胸懷大志，先行向卡部長稱讚了一句：「做得好！」然後朝着李扶斯博士那邊，臉露微笑，說：「李博士，我早巳懷疑火星有許多金銀珠寶了，你可否講述用那一種交通工具才可以從地球航行到火星呢？」

李扶斯博士說：「我想設計一種遠程航行的飛行物體，看來跟現有的超音速噴射機相似，所差異的是機身輕得多，使用濃縮的電力供應，噴射出來的火光特別強，推進力比較現有的任何一種飛行物體大得多，起碼要製造三艘，定名太陽船，因爲古埃及的庫福王死前把大量金飾珠寶放在船上，希望他死了仍有靈魂，駕船在天上航行，跟隨星月永遠存在，橫豎我的船也是利用陽光製造的推動力，索性把它稱爲太陽船。

「有了太陽船，即可遠航火星，那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抵達火星的時候，雖然它的地面密佈碳氣，我們可以使用氧氣面罩，把氧氣筒掛在背後，有如潛水的蛙人

，那就不怕它了，在火星表面降落之際，由於火星缺少強大的地心吸力，相信太陽船不會損壞，可以回航。

「火星的南北極在望遠鏡看去，相當明白，跟地球的南北極相似，那邊未必有那麽多的白石，如果它是冰，那就可以找到食水，不愁缺少，食物方面反而有些麻煩，橫豎我們航行火星用的太陽船相當大，準備它的船艙放下寶石，沒有找到寶石之前，可以利用它放下水菓和罐頭。

「只要有半年過外的食物巳經夠了，如果航行火星的人數不多，我們可以携帶一年過外的食物，那就更加理想。根本上我們此行只是掘寶，掘到寶石立刻回航，在火星上面不會逗留很久，那就更加安全了。」

世事難以預測，沙特王聽了他講述的一番偉論，大感興趣，說：「五億美元不算甚麽，如果那些石油國的會員不肯參加，由我獨資興建好了，不過，我必須提醒你一句，因爲我在事前不知道去火星掘寶石是一件可以做得到的壯舉，沒有把這個計劃盡量隱蔽，可能它巳經宣揚於外，將來它升空，受到美國和蘇聯的太空戰機襲擊，你想建造的太陽船有沒有足夠的戰鬥力抵抗呢？」

「我認爲太陽船的速度快過那些太空戰機十倍，不怕對方襲擊，有足夠的自衛力保護自己，不必另外建造太空戰機去保護它，爲了避免流血慘劇，我有另外一個巧妙的安排，不必發生太空戰爭。」

「甚麽巧妙安排呢？」

「很是簡單，快要發射它的時候，我們先向萬邦太空總會報到，說出某月某日，我們建造的太陽船升空，那是我們第一次發射，只是想它升空之後，能夠進入太空回航，在原處地點降落，證明我們的太空科技並不落後，並非確定它到甚麽地方，說得那麽自卑，幾個擁有太空武器的強國，一定輕視，不會追擊太陽船，後來它到了火星，一聲不响，他們以爲它缺少在太空爭霸的實力，在太空消失，當作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過，如此安排，就可避免太陽船在太空發生戰爭。」

「好極了，李扶斯博士，你眞有頭腦，不能不讚你一聲。我仍想懂得多一點，那一艘太陽船依然按原定計劃在火星掘寶之後必須回航，它携帶大量寶石，到時可能在太空跟美蘇雙方的戰機相遇，會不會因此打起來呢？」

「決不會因此打起來，大王，你一百個放心！第一點，太空十分闊大，它跟美蘇雙方的太空戰機碰頭的機會少而又少，假如眞有其事，我們的機師只要用無綫電話交談，向對方講清楚那一艘太陽船係幾十日之前失踪的飛行物體，有紀錄在案，對方決不會向它出擊，即使對方派戰機圍攻，我們也不怕，因爲對方的戰機速度太慢。」

「萬一那些太空戰機放出會有毀滅性的太空武器呢？」

「我們仍然可以消滅它，只要把巨大的噴火口改爲武器，噴出強大無比的電力，電光一閃，它就毀滅，根本上無法逼近我們，想跟我們同歸於盡也辦不到。」

沙特王更加興奮了，衝口而出的說：「李扶斯博士，你講的電是否行雷閃電那種電呢？」

「是的，的確是黑夜中電光一閃的那種電光，它比電光的威力更加猛烈，包管任何太空武器無法逼近太空船。」李扶斯博士很認眞的說。

沙特王再也沒有甚麽問題了，李扶斯博士忽又開口：「大王，容許我多講一句，你相當富裕，每年免費欵待從各國湧往聖城參加的進香客，送給他們食物和水，超過二百萬個進香客受惠，只是這一項壯舉巳經花掉三五百萬美元，可是你不單是豪氣十足，兼且有很多鈔票，聽說你單是存放在美國的阿拉伯銀行巳經超過百億美元，提出三幾億元去建造太空船，不成問題，如果你認爲前往火星掘寶這個計劃大有希望成功，不必跟別人合作，獨資經營好了，免得將來寶石到手，參加的人搶先出貨，令到寶石跌價。」

沙特王稍爲考慮，把臉孔朝向卡部長那邊，說：「我命令你立刻散佈謠言，誑稱登陸火星的計劃只是烟幕，目的是欺騙美國或蘇聯，不敢壓逼石油產國，其實火星遍地毒霧，絕不能去，即使抵達，亦無寶石，這一類的謠言可能發生阻嚇作用，令到所有石油產國不想參加。」

卡部長唯命是從，聽了立刻點頭。

這一次晤談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十分重要，因爲沙特王有力量決定任何一件事，言出必行，故此卡部長跟他們分手之後，立刻進行他應該做的事，至於火星專家李扶斯博士，回到沙特阿拉伯的科學館休息。

登陸火星的壯舉，對沙特王來說，只是一個很小的賭注，籌碼是五億美元，對卡部長來說，簡直是沒有份量的，他只是奉命召集石油產國的部長開會討論，假如有一天太陽船升空爆炸，他不必負任何責任，眞正負責的一個人就是李扶斯博士，他一直想辦法表現自己是一個最出色的科學家，那是他一生最大的機會，他必須好好的利用它。

他回到科學館，默默地思索，在館內有一幅巨大的掛圖，由兩張不同角度拍攝的照片拼合，俱是美國多次放出遠航的飛行物體在很短的距離拍攝，高處的火星鳥瞰圖是在太空向下拍攝的，距離火星只有三千多哩，可以很清楚的看見它表面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凹痕，還可以看見火星上面到處飄浮的白霧。

此外，那一幅巨大掛圖的下半截是距離火星只有五百哩拍攝的，黑沉沉的山，好像泥潭似的地面，出現環狀或盆形的洞穴，顯得很神秘。

他習慣了坐在十六呎高的大掛圖前面細心欣賞它，希望腦海中出現一些靈感，使他有力量解答關於火星的幾個謎。

那時他巳經得到沙特王的承諾，就快建造太陽船，派人在火星登陸，可是，火星相當大，登陸之後怎樣找尋寶石或鑽石呢？仍是一個謎。

另一方面，火星究竟有沒有生物呢？如果眞的有生物，那種生物是否幻想小說所描寫的植物人呢？那些問題，沒有找到答案之前，始終是一個謎。

他需要無比的勇氣去應付命運的挑戰

，必要時他可以自己做太陽船的船長。

他只是四十八歲，體力旺盛，如果他願意拚一拚，吃一種百倍於普通藥劑含量的荷爾蒙丸，可能返老還童，不過，吃了它就在一年半載之後喪命，倘若他眞的想駕駛太陽船到火星去，不妨吃它，死了可以揚名後世，到時，他是第一個踏上火星的人，値不値得這樣做呢？他覺得進退兩難。

跟着他還想像到自己死後變成一堆白骨。

他的思緒十分飄忽，很快他就跨過了一堆白骨的幻想，進一步想到「幽靈的寢室」，不自覺地嘆息了一聲。

旬日後，他認爲有些問題需要向沙特王報告，請求王上定奪，透過卡部長，夜間進入皇上的禁宮，沉着氣說：「皇上，經過十天八天的考慮，我終於決定選擇一個最適當的地點建造太空船，它就是沙特阿拉伯境內叫做內夫達沙漠的一處，亦即阿拉伯人稱做幽靈的寢室那個地方，爲了奪取無限的財富，希望你運用權力，准許我在那個地方動工。」

沙特王的一雙眼突然瞪得很大，注視對方的臉孔，說：「李扶斯博士，你說的地方是否中東最炎熱的一處，綽號幽靈的寢室，其實是沙漠中的沙漠呢？」



圖爲火星的眞面貌，上半截在遠處拍攝，下半截在近處拍攝。

「是的，我想去的地方，就是那一處了。」

「李扶斯博士，你打算怎樣走到那邊嗎？」

「我巳經走過一次，現時我還記得起怎樣走到那邊，首先，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特啓程，向約旦那邊走，找到了一條乾涸的河，叫做流沙河，沿着河床走動，五天之後，走盡了河床，就是內夫達沙漠，憑着天上的白頭鷹引路，在三天之內，可以走進我說的地點，它就是回教徒稱做幽靈的寢室那一處，地上的土是黑色的，白骨堆積如山，甚至在空中隨風飄浮的微塵也是骨灰。」

「你知道它是回教徒的聖地嗎？」

「知道，我只是走投無路然後進入幽靈的寢室，當時美國特務不斷追踪我，我認爲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那一處，故此冒險入內，躲了一個月然後走出來。」

「你走出幽靈的寢室就沒有人追殺了嗎？」

「是的。因爲中東所有人都有這個想法，認爲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在幽靈的寢室活十天八天，在中東活動的特務殺手當然知道，大概當時他們在內夫達沙漠監視我的行踪，度過十天，沒有看見我走出來，便即離去，雖然我活着，已經把我看做行屍。」

「呀！眞是有趣，爲甚麼他們這樣想呢？」

「因爲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在幽靈的寢室活上十天八天。」

「問題來了，李扶斯博士，你說的地方遍地毒氣，中東的氣温是華氏一百五十度，專吃死人肉的白頭鷹密佈之處，地面還有毒蛇，食物和水極度缺乏，聖地外邊經常有回教的槍手巡邏，你怎能活了一個月呢？」

「那是不難應付的，首先，我穿了太空人所穿的太空衣裳入內，它自行調節温度，再冷或再熱都不會傷害我，此外，我携帶足夠的水菓和乾糧，不愁飢餓，我的腰間有一柄噴火槍，還有一柄電筒，甚麼問題都迎刃而解，根本上我跟外界隔絕，遍地白骨，空氣混和了骨灰，都是對我絕無影响的，是也不是呢？至於監視我的回教徒，看見我從萬人塚走出來，穿了太空衣裳，怪模怪樣，因爲我在深夜走出來，以爲我是傳說中的幽靈，都嚇跑了，故此我安然而出。」

「李扶斯博士，你眞是聰明！請告訴我，爲甚麼你被聯邦特務殺手追擊呢？」

「說來話長了，一言以蔽之，我並非美國人，却在美國太空總署研究太空科技，他們發覺我有異心，便即執行任務，企圖把我殺掉。」

「你眞的有異心嗎？」

「其實我並非叛變，只是不想一生過着囚禁的生活吧了，即使我不講出來，你也會知道，凡是研究高級太空科技稍有成就的人，一旦被美國太空總署看上，給以高薪，把他送到太空中心的新區居住，他就一生被人軟禁，我是崇拜自由的人，故此不肯屈服，此外，還因他們殺了我心愛的女人，我更加下了最大的決心逃走。」

「李扶斯博士，我想知道你爲甚麼選擇沙地阿拉伯作爲停步的地點，看來你總有一個原因的，你可以說說嗎？」

「當然可以，因爲她是沙地阿拉伯的婦女。」

「很好，這個理由，我很樂意接受，你的膚色相當深，似是黃種人，又似是南美洲人，你本身究竟是那一種國籍呢？」

「我的父親是中國人，娶了巴西女郎，故此我的身上兼有這兩個國家的血液，也許你沒有注意到，有許多中國人姓李，我的名字叫做李扶斯，它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名字，關於我的身世，已經說了一個梗概，現時我重申這個主意，很想在內夫達沙漠核心稱做幽靈的寢室那一處建造太陽船，你可否核准呢？」

「談到這方面，我很想知道你爲甚麼選擇它，希望你講述理由。」

「首先，我必須在一個很闊的地方放下銀鑄的大鏡，互相反射，使陽光變成火焰似的猛烈，吸收它作爲電力的泉源，由於那個地方特別炎熱，沒有雨，也沒有霧，可以吸收較爲旺盛的陽光，勝過在沙漠區任何一處，再其次，又因該處的氣流過份膨脹，任何飛行物體在空中飛過都有危險，不愁別的國家派出偵察機在空中偵查，此外，又因回教徒以爲它是五百年前集體屠殺回教徒的地點，無數幽靈居住，不

敢入內，我們在那個地方工作，比較安全，故此我向你提出這個請求。」

亂民突然襲擊太空基地

沙特王想了想，說：「既然它是絕地，你們怎樣可以留下來安心工作呢？」

「再簡單也沒有了，工作的地點先行建造相當大的冷氣廠！不論晝夜，廠內有足夠的空氣調節，同時跟外邊隔絕，即使沙漠上面的氣温有高達華氏二百度也不成問題。」

「好極了，我立刻批准你的建議，明天我撥欵給石油部長卡多哈爾，你跟他商量，立刻動手，最好你們十分冷靜的進行，別驚動回教徒，免得羣情洶湧，令我難做，另一方面，我已經決定獨資經營，不肯接受任何一個國家投資。言盡於此了！你還有甚麼請求沒有？」

「有的，將來太陽船的工作完成，有三艘升空，就在幽靈的寢室升上太空好了，每一艘太陽船只能承受三個人的體重，每人不能夠超過一百二十磅，不過，他們必須懂得控制飛機，在飛機上面射擊，還要對太空有所認識，然後生效，更加重要的是他們每個人的體力特別旺盛，擅長各種搏擊，準備在火星碰上了強敵可以戰勝對手，希望你在半年之內，找到八個如此英勇的戰士。」

「那是毫無困難的，我可以召集他們比武，你不是說過一共有三艘太陽船嗎？每船有三個人，總共九個，爲甚麼你說八個呢？」

「八個接受高級訓練的太空人，再加上我自己，就是九個。」李扶斯博士傲然說。

他說得那麼豪氣，沙特王向他再三打量幾眼，終於批准他，說：「我早就聽說中國功夫能夠戰勝強壯大力的人，可能你就是這一類勇士，我完全依照你的意思去做，將來你大功告成，可以獲得一億美元的酬金，即使你失敗，你的家屬仍有巨額的撫卹金，你安心工作好了。」

李扶斯博士很鄭重的說：「我沒有家屬！」

這一次晤談有錄音機錄取雙方的語聲，送到國家安全局保管，卡部長一直在旁傾聽，他就是合法的證人。

翌日開始，李扶斯博士很認眞的工作，他跟卡部長商量過，然後依照原定計劃去做，一切順利。

由於在沙漠當中比較平坦的一處裝置二十八塊巨大的銀鑄太陽鏡，中午陽光旺盛的一段時間內，它把太陽的光綫互相照射，變成火焰似的强光，十哩之外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當然有些飛機從遠處飛過，想看看究竟，不過，它剛剛進入沙特阿拉伯稱做沙漠之狐的空軍基地控制範圍之內，立刻受到嚴重警告，如不回航，立刻射擊，多數是趕快離開的，有些飛機仍要深入，這種意外傷亡事件發生過幾次，沒有人斗胆駕機闖入射程之內。

另一方面，沙特王叫人在境內多處作出一種古怪的宣傳，認爲在內夫達沙漠核心看得見的一條強光，係神的賜惠，天上的大神希望把沙漠變成良田，然後有神光凌空而墜，回教徒雖然往往集結幾萬人跪下來禱告，沒有人領導他們叛變，故此無人騷擾太陽船的製造工場。

一個月後，石油產國沒有人參加登陸火星的壯擧，沙特王的謠言攻勢生效了，不過，選擇太陽船的機師却不容易，因此沙特王也覺得不易處理。

有一天，他召喚李扶斯博士查詢工作進行的情形，談及此事，說：「初時我十分樂觀，以爲很容易可以找到理想的健兒參加這一項壯擧，現時我已感到有些困難，故此跟你商量，根本上對太空科技有相當認識的阿拉伯人，爲數不多，在那些人當中挑選壯健的人，那就更加缺少，即使找到一兩個健兒，只是球場的健將，他們對搏擊技術一無所知，怎樣辦呢？把那些人抓過來加以訓練好呢？抑或從另外一批體格堅強也又懂得搏鬥的徒兒當中找一批人教授他們太空科技好呢？這個問題，雖然簡單，我却感到不容易判斷，希望你作出合理的選擇。」

李扶斯博士說：「學習太空科技，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假如我們找到一批青年在這方面素有研究，缺少強壯的體格，也是枉然，至於懂得搏鬥技巧的人，對太空科技一竅不通仍是沒用，既然這兩種特徵無法集中在某一種人的身上，不如另想辦法，向國外研究太空科技的人招手。」

「我也想過這個辦法，可惜我有一個成見，担心他們叛變。」

「不，那些太陽船由我指揮，他們不懂得如何駕駛，想叛變也沒有辦法，防患於未然，我們想找的八個太空人，應該選擇不同的國籍。澳洲人，美國人，法國人，挪威人，總之，他們並非同是某一個國家選出來，甚至言語不通，當然不會叛變，如果你認爲這個辦法行得通，不妨一試。不過，選擇那些人仍要考慮到他們有沒有駕駛飛機的經驗，如果那些人從來沒有學習過飛行的技巧，仍是沒用，倒不如在

各國飛行學校找尋最適當的人，更加有效，我的見解如此，是否可行呢？仍盼大王定奪。」

「妙極了，你想出來的主意，的確高明。」沙特王由衷的讚他一句。

既然他已決定這樣做，很容易就達到目的，找到八個國籍完全不同的健兒，俱是在飛行學校正在攻讀的畢業生，他們的年紀很輕，只是十九歲到二十三歲，沒有一個人的體重距過一百四十磅。

年齡最大的一個學生叫做「西西里」，意大利人，他在西西里島出生，父母雙亡，具有意大利人屬於古羅馬的一種堅強不屈的性格，最够標準，加上了他的年齡較大的，比較懂事，那是另外一種特色，符合李扶斯博士的要求，常常在集體受訓之外，單獨向他講解星際的高深知識，傾全力培養他，希望他能够做整隊太空人的副隊長。

至於大隊長以及領導人，當然是李扶斯博士自己担任，卡部長雖然在這個重要計劃當中屬於重要的角色，不過，他的貢獻會是在地面之上的，將來太陽船進入太空，他不在場，故此他的重要性就打了一個折扣。

太陽船逐步完成，沙特王曾經到「幽靈的寢室」巡視，跟卡部長以及李扶斯博士在機密室交談之際，他隨意發問，有一個問題涉及太陽船，他想知道爲甚麼李扶斯博士寧願建造三艘大致相同的太陽船，沒有想過他們可以聚在一起，變成一艘大船。

李扶斯伸手向牆上的掛圖指了指，說道：「這幅掛圖繪寫的三艘太空船，形狀相似，事實上它是有分別的，最大的一艘太陽船的頂端有一個半月形的網幕，好像擋風板，其實它是最新型的雷達網，靠它指示即將飛來的飛行物體是怎樣子的形狀，那件東西是否秘密武器，如果我們認爲那種飛行物體來意不善，立刻把太陽船的飛行方向扭轉，從圓形的噴射口發射電光去毀滅它。

「那個圓筒是空的，只有攻擊才使用它，此外，三個噴火推進器如果乏力，它可以變成第四個推進器，代替那些噴火推進器的工作。此外，機師的艙位很細，太陽船中部是巨大的蓄電池，把陽光化爲電力加以濃縮，準備應用，在三艘長條形的太陽船當中，它是最重要的一艘，其餘兩艘，分別貯放糧食、水、工具和醫藥，最笨重的一艘太陽船，貯放許多工具，包括吸收火星白霧提煉爲食水之用以及在火星掘寶的電鑽，它有一塊三角形的翼，着陸的時候能够使任何一種工具升降方便些。

「三艘太陽船各有三個人乘坐，每一個人都可以做機師或炮手，我是主帥，坐在主機之內。」

乱民暴動，衝上

「很好，李扶斯博士，你的安排十分適當。」沙特王循例讚他一句。

製造太陽船的工程不斷的趕功夫，八個年輕的太空人，加緊接受訓練，李扶斯博士並非悠閒，他到處督工，始終沒有吃那種神秘而又功效超卓的超級荷爾蒙丸，除非必要，他仍不吃它。

所有人都不想在一年半載之後忽然死去，特別是已經獲得全面勝利安享榮華富貴的一段時間，更加不想死，故此李扶斯博士仍未吃它，只是採取正常的途徑加緊訓練自己的體能。

有一晚，卡部長進入機密室，跟他商量一件事情，說：「李扶斯博士，我一向是效忠於沙特王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吩咐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從來沒有考慮過本身的安危，不過，太陽船這件事情却令到我相當尷尬，打擊我的聲譽甚大，因爲沙特王吩咐我向外散佈的消息截然不同，使那些石油產國的部長對我極不信賴。

「單是不信賴我，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他們對我發生反感，煽動回教徒，跟我作對，到時可能是三萬個回教徒湧到這個地方，進行破壞的工作，並且找我算賬，如果你沒法走避，你也有危險。」

李扶斯博士聽了，沒有做聲，陷入沉思中。

卡部長向他望了一眼，續說下去：「李扶斯博士，你可能在腦海中虛構一個動人的場面，過萬的羣衆湧入沙漠核心：夜色深沉，忽然聽到軋軋的飛機聲，那是保護太陽船的空軍出動，你別忘記，空軍司令以及機師都是回教徒，自己人不殺自己人，他們未必在空中用機槍掃射，如果他們眞的用機槍掃射，死了幾千名回教徒，事情鬧大了，可能影响到沙特王倒台，倉皇出走，原因是國內貧富懸殊，太過窮的回教徒早已想推翻高層的組織，反之，沒有空軍插手，這個基地沒法支持下去，實情如此，我們不能不想辦法預防這一塲浩刦。」

「你有辦法預防嗎？」

「唯一的辦法就是你自己保護自己，既然太陽船接近完成的階段，趕快完成它，八個太空人不必繼續受訓了，他們應該每晚都留在太陽船之內，隨時升空。」

李扶斯吃了一驚，說：「沒有完美的準備就升空？這太過危險了，可能一去不返！」

卡部長冷然說：「其實這一項壯舉根本上就是很危險的，即使抵達月球，仍是艱險重重，認眞够運氣才可以安然回到地球來，現時你已經身臨絕境，還要担心危險嗎？我是一番好意勸告你的，希望你接受，如果你不接受，我也無話可說。」

卡部長說完，便即告辭。

本來整件事情已經够複雜了，加上了回教徒可能集體尋仇的陰影，更加危險。

當晚李扶斯博士沒有採取行動，翌日的晚上，他却毅然召集八個從飛行學校選拔出來的太空人，十分坦白的講述眼前景象，跟他們商量對策，除了把卡部長所講的話轉述，另加他的觀感，說：「卡部長並非過份焦燥，我細心觀察多時，認爲事態嚴重，才跟你們商量，我覺得你們留在

宿舍並不安全，假如你們發生意外，無人駕駛太陽船，它不能够升空，便給亂民焚毀，到時發生爆炸，整個基地所有人死個清光，包括我在內，爲了避免這種不必要的犧牲，我想你們明天就暗中把應用的衣物全部搬到太陽船之內，最重要的是太空衣裳，每人只有一套，切勿失去。

「太陽船必須豎起來，隨時升空，必要時我就按動機鈕，使它在十分鐘之後發射三艘太陽船，我一定在十分鐘之內走回來，萬一我喪命，你們仍要依照我的指示去做，如果太陽船升空之後，抵達火星降落，能够去也能够回來，那我就死得瞑目了。」

西西里忽然開口：「隊長，我有些問題你可否解答，容許我發問呢？」

「甚麼問題都可以問。」

「好，我首先想知道的一個問題，料必各位同學想知道，假如現時三艘太陽船被逼升空，有甚麼東西最最缺乏呢？」

「問得好，我可以逐項回答，作爲燃料推進器所需要的固體酒精，液體氫以及液體氧，已經準備，它立刻可以啓用，如同美國穿梭機那樣子順利升空，不過，那些燃料只是爲了擺脫地心吸力而設，進入太空就不需要它了，到時太陽船需要濃縮的電力推進，如果方向不變，一切順利，在太空航行，三個月後可能抵達火星，在火星的表面降落。作爲遠征火星必需的燃料，大致上不成問題，反而別的東西沒足够的準備，包括食物、水、藥物以及準備在火星從霧中取水必需的機器，不過，眞的被逼升空，我們抵達火星之後，無法在空中取得食水，仍有辦法可以活下去的，

圖爲李夫斯博士創造的太陽船，三艘太陽船擺脫太空，向火星飛去。

火星跟地球一樣，南北兩極都有冰冠，有冰就有水。

「有一件事情我們不能够預測，作爲一個人，除了必須的食水之外，還要足够的食物，我們現時還沒有很多食物送來，一旦升空之後缺少食物，不堪設想，此外，作戰的武器也沒有送來，我們只有噴火槍，想靠它保護太陽船是不够的，故此我不想它立刻升空。」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各自分手。翌日下午，各人依照他的吩咐去做，分別把最簡單的衣物搬入太陽船，同時徹底檢查太空衣裳是否完整。

他們眞是幸運，白天剛剛搬妥，入黑之後，殺聲震天，人頭湧湧，起碼有一千人包圍太空基地，只是吸收陽光，變成電力的另外一個地方，沒有受到騷擾，當時局勢異常混亂，卡部長不在身邊，李扶斯博士逼於自行作出決定，他立刻以統帥的身份指揮基地戰士保衛太陽船，任何人沒有得到他的許可證，企圖接近它，立刻槍殺，此外，他嚴密注視第二綫防禦的鐵絲網，它已經通過強力的電流，任何人伸手抓它，企圖越過它，立刻灼斃。

根本上靠幾十個荷槍的士兵保衛太陽船的建造基地，那是不可能的，遲早一定被亂民攻入，眞正有力量保護他們的另外一個基地，距離它只有五十哩，那是空軍基地，照理亂民前仆後繼的撲攻太陽船這邊，空軍基地決不會茫無所知，最低限度派出直升機飛過來看看，既然空中一片沉寂的氣氛，毫無聲响，顯然是那邊按兵不動了，李扶斯博士驀然想起了卡部長講過的話，認爲空軍司令傾向亂民那邊，他們孤掌難鳴，向沙特王求救已經來不及了，索性一走了之，主意打定，他就在地面作戰的總指揮營地按動機鈕，另一方面，下令所有士兵盡力控制局面，隨時用機槍掃射衝過來的人，更加重要的是嚴密監視五十碼範圍之內，不准任何人走近太陽船，當時士兵以爲這樣做只是保護三艘奇異的飛行物體，不知道它已經準備升空，突然發覺它末端噴出白烟，毒霧，跟着一條火焰吐出來，暗呼不妙，已經難以逃生。

它果然在李扶斯博士按動機鈕之後十分鐘升空，他拚命飛奔過去，及時從打開的艙門滾入機艙之內，機艙的門剛剛關上，它就怒吼一聲，吐出的火光更加猛烈，主機首先離開地面，另外兩艘太陽船，同時升空，地面透出一股奇熱的氣體，靠近它一百碼的人立刻焗暈，不管他是職工抑或是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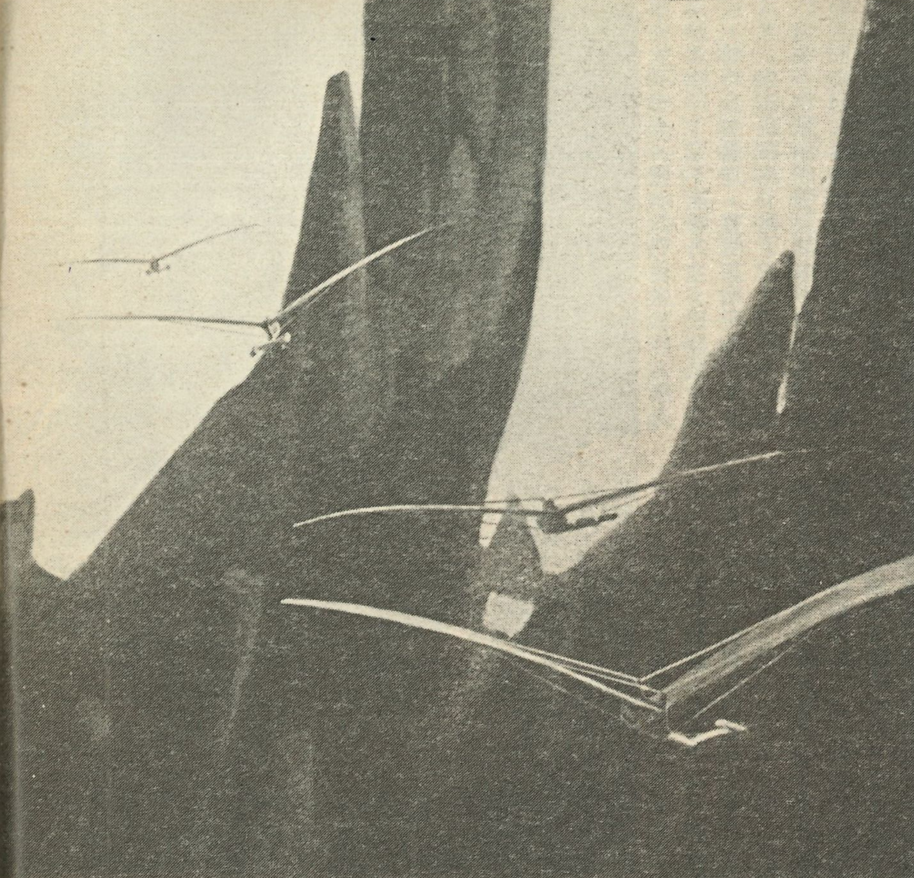
當時不單是局勢混亂到無可收拾，基地已經落在回教徒的手上，大部份守軍陣亡，太陽船升空之際，還有人冒險向它拋擲手榴彈。

通過電流的鐵絲網終於被回教徒攻破，由於他們有些朋友死在鐵絲網下，衝進來的人遷怒於守軍，找到任何一個守軍，立卽槍殺，幸而卡部長事先得到風聲，早已離開基地，否則他也沒法跳出鬼門關。

基地摧毀，火光久久仍未熄滅，偶然傳來一陣陣爆炸聲，亂民任意破壞，可是，天亮前，他們全部撤退，太陽從東方升起來的時候，那個地方杳然無人，有的只是屍體，名符其實的是「幽靈的寢室」。

在火星降落危機四伏

那晚在狂暴的厮殺聲中，李扶斯博士傾全力奔到第一號太陽船，滾進船艙之內，用力太猛，頭部撞在一件物體之上，一陣劇痛，隨即昏迷，到了他覺醒，太陽船已經衝出地球上空的大氣層，進入太空，相當穩定的向火星飛行。



他覺醒的第一眼，看見船艙之內的景物，跟平時所見不同，大感詫異，後腦仍是隱隱作痛，他逼於閉上眼睛。

稍停，他的記憶力恢復過來，大叫一聲，問：「我是否置身於太陽船的船艙之內？」

西西里接上去，說：「是的，太陽神已經脫險，現時在太空飛行。」

「有問題沒有？」

「沒有，看來一切順利，只是升空的一瞬太過震動而已。」

李扶斯博士伸手摸摸頭，說：「我記得起衝入機艙的時候，頭部撞擊過，現時仍是隱隱作痛，暫時不想坐起來，西西里，你是副隊長，這一艘太陽船由你指揮好了，除非航行中途碰上了太空戰機襲擊，然後交鋒，對方沒有出擊的企圖，切勿採取攻勢。」

「我知道了，隊長，請你放心。」西西里很恭敬的回答。

李扶斯的體力不振，迷惘中，他逐漸跌進夢鄉。

第二次覺醒，他覺得情緒穩定些，緩緩的開口：「西西里，你是否留在我的身邊呢？」

「是的，我仍然留在你的身邊，隊長，你需要一些甚麽？」

「我並不需要甚麽，只是想喝點水。」李扶斯博士說話的時候，語聲仍然很軟弱。

他喝了點水，精神一振，說：「我經常指導你們，必須把握時機，搜集環境上面最有利的條件，加以運用，現時我們的處境正是如此，一定要好好的運用它，照情形看，我們在太空船大概沒有遭遇到強敵追擊了，不久之後，闖過月球這一關，更加放心，再也不會碰上強大的太空戰機襲擊，唯一可慮的是太空當中往往有些隕石結集爲一個陣，排山倒海而來，記得這一點，雷達網告警，立刻把太陽船掉轉，停留不動，由闊口噴射器噴出電流把它熔化，直到隕石飛過爲止，當然的，這種情況只是指細小的隕石而言，太過巨型的隕石迎面飛來，我們就要設法避開它，免得消耗太陽船所貯的電力。」

多說幾句，有些疲倦，李扶斯博士閉上了嘴。

西西里有點興奮，說道：「太陽船的結構這樣好，看來，我們大有機會飛到火星。」

「西西里，你不要太過樂觀，太陽船在太空的飛行速度不能夠估計得太過準確，有許多種外來的力量使它的飛行速度突然減弱，如果它不能夠在三個月內抵達火星，始終有些危險，我們雖然只是九個人，天天要喝水，要進食，假如食物和水都吃光喝光，便有問題。」

「可否盡力增加速度呢？」

「切勿這樣做！」

李扶斯博士再度感到倦意如潮，他索性閉嘴。

不舒服的人，躺在太空艙裏，讓時間默默地溜走，那是很理想的，反之，神志清朗的人，在那種地方過活，必然覺得十分寂寞！

即使西西里缺乏在太空過活的經驗，他也明白這一點，除非必要，不會驚動他，讓他在半醒半睡的情況之下過活，一直活下去！

兩個月了，三艘太陽船仍然向前飛行，毫無變化，他們根據飛行速度推想，起碼要在四個月後才抵達火星，可是，食水以及食物都逐漸減少，怎樣辦呢？

在李扶斯博士另外一次比較神志清朗的一天，西西里再度提出這個問題，問他

可否把飛行的速度加快。

李扶斯博士毫不考慮的說：「千萬不要這樣做，我們在基地不斷吸收陽光，化爲電力，加以濃縮，貯藏在太陽船之內，因爲它有許多種功用，你有沒有想到呢？即使我們到了火星，仍然需要大量電力去掘地尋寶，晚上憑着它照明，將來由火星回航，又要倚賴它作爲升空的力量，怎可以胡亂消耗它呢？至於食水以及食物逐漸減少，還可以想辦法補救。」

「有辦法補救的嗎？」西西里喜形於色。

「確是有辦法補救的，先說食水方面，進入銀河，羣星拱照，除了在遙遠的太空可能因爲某一顆星太過衰老自動爆炸引致許多隕石飛來之外，還有可能出現一些冰山，它也是在別的星體分裂的，想辦法捕捉它，就有機會取到水份，任何一塊冰溶化之後就變水，至於捕捉冰山所需要的力機，在第三個太陽船可以找得到它，這種工作相當重要，你立刻跟他們商量，另一方面，作爲糧食的補充，我早已細心安排，三艘太陽船內部的間格，似乎用結實的木材製造，顏色棕黃，它並非木料，是壓縮的糧食，必要時可以把它逐漸鋸下來，放在水中，浸了一會，它就變大，等於一塊塊餅乾，有些甜味，可以進食，每天只吃一小塊就夠，因爲它由肉類以及蛋白質濃縮製造，含有人體必須的礦質以及維他命，只是艇內的間格，可供三個人吃半年之久，你有沒有聽見過特務吃的濃縮餅乾呢？它就是這種東西。」

「眞是有趣，我更加放心了，坦白點說，我最担心的並非沿途可能發生的各種困難，而是在火星上面未必找到寶石或鑽石，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假如有一種飛行物體從遙遠的太空飛入地球，在地面降落，那個機師須在地面找到鑽石或寶石，他未必辦得到，火星那麽大，怎能保證我們剛剛在寶石區降落呢？」

「我也有這種憂慮，最大的憂慮還是沒法抵達火星。」李扶斯很認眞的說。

幹甚麽工作都要講運氣，太陽船在茫茫無盡的太空飛行，碰過隕石，豪雨以及冰山，又捱過飢餓的滋味，不知道歷時多久，終於抵達目的地。

它是在夜間降落的，一陣極強大的震動，令到九個太空人昏迷，翌日陽光普照，然後分別覺醒。

覺醒得最的遲人就是李扶斯博士，他發覺身邊有幾個人，莫名其妙。

機械人用海鳥式飛機把李夫斯博士等人接送去萬年冰洞。

西西里走近他，說：「隊長，第二號太陽船以及第三號太陽船的人，都走到這邊來，你覺醒了，再好也沒有了！」

「我們是否抵達目的地呢？」

「是的，隊長，我們都走到外邊活動過，你走出太陽船看看，相信你也覺得驚奇，果如所料，火星上面的土地眞的跟地球極端相似，只有一種差別，這個地方的地面有許多透明的沙！」

李扶斯博士很是興奮，衝口而出的說：「西西里，你說的是透明沙嗎？火星上面找到了透明的沙，眞是天從人願！」

「爲甚麽你這樣興奮呢？」

「因爲有寶石找到的地方，必有透明的沙！」

李扶斯博士叫他們協助他走出太空艙，緩步走動，離開太陽船。

他已經有幾個月的時間躺在太空艙裏，雖然他仍然可以走動，脚步浮浮，不過，極度的喜悅支持他，使他有勇氣在堅實的地面多走幾步。

是的，火星的地面跟地球表面沒有多大差別，不過，空中的差別就大得多了，地球的空中所含氣體係百份之八十氮氣，百份之二十是氧氣，只有微量的碳氣混和，至於火星空中所含的氣體，百份之九十碳氣，只有少許氮氣，氧氣只佔百份之一，故此他們必須佩戴一個附連氧氣筒的面罩，可以走到外邊活動，此外，再也沒有甚麽困難了，火星的氣溫在白天是華氏八十度多些，不必穿太空衣裳，他們更加方便。

儘管如此，李扶斯博士仍要向他們提

出警告，說：「火星只是在陽光投射的一段時間才覺得暖和，入黑就冷，到了深夜，它冷到華氏零下一百度，除非萬不得已，不宜外出，它的碳氣如此旺盛，南北極兩邊都有冰層，植物是碳水化合物，故此我預測它必有植物，甚至可以推想到它是火星的主人，能够吃人，不容輕視。離開太陽船就要隨身携帶噴火槍。」

西西里說：「我們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我想問一問你，我們已經置身在火星了，現時必須做的工作是甚麽呢？」

「現時急於做的就是檢查太陽船，看看它有無損壞，盡快修理，隨時升空。此外，分別搜索附近有沒有敵人，同時找尋任何菓實，相信有些野菓是可以吃的，另外沿途看看有沒有寶石，我稍爲有點氣力，就會向南極或北極走，找尋冰雪。」

他們不敢走得太遠，略談幾句，便即回到太陽船，入黑之後，不敢走出曠野的地方。

使他們感到最興奮的是太陽船，三艘太陽船都沒有發現致命的損壞，只就可惜電力供應不够，只能把三艘太陽船剩下來的電力供應一艘，它才可以升空，有機會回到地球去。儘管如此，他們已經覺得很興奮，因爲那種情況顯示他們並非絕望。

各種預測只是這一種預測相當滿意，其他幾種預測，俱是不合理想，他們分開變成三個小組，每組兩三個人，向幾個不同的方向搜索，找不到任何一種植物，甚至靑苔也沒有，根本上沒有野菓，他們即使抵達火星仍要吃濃縮餅乾渡活，另一方面，他不知道方向，想到火星的南極或北極也不容易，地面沒有發現一塊寶石，看來火星是一個死寂的世界，他們此行簡直是自討苦吃。

第三晚，幾個人聚在太空艙交談，西西里鼓足勇氣說：「我們絕對不能空手而歸，明天我打算單獨出動，目的是進入洞穴找尋寶石。」

火星的表面有許多個洞穴，既然在地面找不到任何一種好像寶石似的東西，只好冒險進入深不可測的洞穴了，這個提議是很合理的，李扶斯博士沒有阻止他，却堅持他必須做好了在洞穴之內逃生的準備，才可以沿着繩子逐步沉下去。

根本上火星的洞穴又深又密，走上了幾百步，立刻碰上一個洞穴，西西里想找一個洞穴把自己吊下去，並不困難，那晚他出動的時候，有三個人協助他。

他沉下去很久，然後在下邊拉動繩子，表示他想走上地面。

那些人把他扯起來，他好像渾身乏力，趕快保護他回到太陽船，進入太空船，有足够的溫暖，他才鬆一口氣。

他說：「火星的洞穴十分可怕，吊下去越深，越加可怕，雖然我穿了太空人的衣裳，不會冷僵，可是，我的視綫所及之處，全是離奇古怪的，有些東西像人也像獸，蠕蠕而動，洞內還有洞，每個洞俱是一片灰暗，有如一個個棺材洞，準備抬棺入內下葬，那種陰沉可畏的景象把我嚇呆了，我可以肯定的說那些洞穴之內一定沒有水，沒有食物，同時沒有寶石。」

李扶斯博士說：「西西里，你說過在洞穴之內看見一些古怪的東西蠕蠕而動，究竟那是眞有其事呢？抑或是幻覺呢？」

「不，它決非幻覺。」

「既然洞內有些東西像人也像野獸，你的意思暗指那是動物了，是不是？」

「我沒有這種想法，我只是覺得火星上面的洞穴太過可怖。」

「不，你必須正視現實，如果那些東西只是你的幻覺，不必理會，反之，牠確是動物，就要準備一場惡鬥。」

機械人突然出現威脅他們

西西里苦笑一下，說：「我早已說過，當時我的神志迷惘，實在沒法判斷一件事情的眞僞。」

「那麽，別談它了，還是研究取水的途徑吧，我認爲太陽升起或降落的兩個方向，陽光比較旺盛，不可能在地面永遠結冰，如果火星跟地球的形狀相似，南北極都有冰，那兩個方向一定不是日出以及日落之處，確定了方向之後，即可啓程，就以地球上面的方向爲準，太陽升起的右邊就是南方，我們向南方走動好了。現時我們有九個人，可以派四個人出動，明天的天色發亮，立刻啓程，途中必須符合氣溫的需要，白晝不必穿太空衣裳，由於西西里發現過一種能够活動的東西，你們出動之際，必須携帶武器。」

決定之後，由西西里帶同沙路域、卡連、波克以及哥連臣啓程，他們都是年富力強的靑年，不怕艱險，欣然上路。

李扶斯派出一半的隊員啓程，太陽船之內的隊員上有五個，不敢輕舉妄動，入黑之後，堅守由三艘太空船結集起來的陣地，究竟火星上面是否除了要他們還有動物呢？他感到相當迷惘。

那天西西里一帮人出動之後，快要入黑，他聽到一陣好像狼的叫聲。

三艘太陽船只是「主船」裏面有三個人，比較多些，其餘兩艘太陽船，各有一個人，由於他聽到狼聲，他用無綫電話交談，叫其餘兩人切勿離開太陽船，此外，他還問問對方有沒有聽到狼叫之聲。

隊員勞萊一向是很勇猛的，說：「隊長，我不單是聽到狼叫之聲，還看見一雙眼在黑暗中閃動，有綠色的反光，我扭亮強光電筒照射，果然看見一頭狼，現時我向你申請一項重要的任務，我想發槍射擊程，你可否批准呢？」

由於幾艘太陽船的角度不同，李扶斯博士認爲勞萊可能看見狼而他看不見，他很想獵取一頭野狼，死的或者活的，不成問題，想了想，批准對方的請求，過了一會，聽到槍聲一响，勞萊向他報告：「狼死了，可惜只有一頭狼！」

聽到對方的語氣，似乎勞萊急於離開太陽船，走向野狼伏屍的地點，李扶斯博士認爲他不應該這樣魯莽打電話到那邊去，沒有人接聽，大吃一驚。

他沉住氣一再查問，對方沒有聲响，突然聽到一陣哀鳴之聲，隨即寂然。

他很想到那邊看看，拿不定主意，就在這時，有一個頗爲怪異的語聲發生了，它正是從勞萊那邊發出來的，似乎有一個陌生人闖入太陽船，抓住勞萊留下來的電話向他講話。

李扶斯博士預感事情有些不妙，沒有放下電話機的聽筒，聽聽他說些甚麽。

對方果然是陌生人，用英語問：「我想跟你們的主帥談談，請你叫他出來。」

「我就是主帥，叫做李扶斯博士。」

「很好，我必須對你說清楚一件事情，火星是我的地盤，你們闖進來，潛入洞穴，還向我的狼襲擊，你的朋友已經被我殺掉！本來我可以輕鬆的把你們殺個清光，又把你們帶來的飛行物體毀滅，不過，我毀滅你們之前，仍想跟你談談，你肯不肯走出來？」

李扶斯博士根本不相信火星上面除了他們還有別的人，對他來說，對方講得那麽清楚，他沒法不信，只好硬着頭皮答應對方的要求，走到外邊去。

他不是單獨赴約，身邊有兩個隊員，分別緊握噴火槍，就像是他的保鑣。

他扭亮特製的強光電筒向前照射，在一個白色光圈裏，他看見一個人好像一陣風似的衝過來，在他的面前停步。

那個人的臉孔有些怪異，頭很細，脚下踏着輪子。

李扶斯博士看清楚之後，說：「你不是人，是機械人。」

「不錯，我的確是機械人，火星這種地方只是機械人然後可以生存。」

「你們有多少人？到達火星多久？」

「我們有五個人，毀了一個，現時只是剩下四個，到達火星大概是五年之久，也許時間更長。」

「誰派你們去火星的？」

「博士，你太過固執了，並非別人派我們到火星，只是我們自己想辦法離開地球。」

李扶斯博士聽了，大感詫異，說：「誰創造你的？」

「美國的太空科學家雷奇博士，你大概聽見過這個名字吧？」

「我聽見過，他曾經創造過一些有腦袋的機械人，大概是你了，你有沒有名字呢？」

「博士，你說得對，我確是有腦袋的，我的名字叫做狂風。」

「聽說雷奇博士被人謀殺，他製造的一種秘密飛行物體失了踪，可能你殺了他，盜取那種飛行物體離開地球。」

「你全猜對了！」

「狂風先生，雷奇創造你，可以說是有恩於你，爲甚麽你要殺他呢？」

「因爲他不肯讓我延續下一代的生命，故此我殺了他。閒話不多說了，我可以大發慈悲，不殺你們，不過，你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派一個人回到地球，送一個強壯的女人到火星來，我然後把你們全部放走。」

「我不知道機械人有雌雄之分，照我看，即使有一個女人送給你，你也沒法使她受孕的，何必這樣做？」

「這些你不用管，總之，你答應我的條件，我就保留你們的性命，還把食水以及寶石送給你們。」

「沒法找到食物嗎？」

「我認爲火星上面沒法找到你們必須的食物了，至於食水非常之多，它是巨大的冰磚，還有一點，火星並非遍地都是寶石，只有極深的寶石坑才有那種東西，那一處永遠黑暗，你用電筒照射，如果是寶石，它會發出刺眼的反光，一望而知。」

「好的，在原則上我答應你，你不要傷害我們了，還有一點，被勞萊用來福槍擊中的狼，是否機械狼呢？」

「是的，牠正是機械狼，係我的哨兵，機械狼是打不死的！」

臨走前「狂風先生」又道：「博士，明天中午我再來看你，你有多少人就帶多少人去，盡量檢取你們想要的東西。」

李扶斯博士決心反攻

翌日中午，「狂風先生」果然到來，伸手向地面停放四架「海鳥形飛機」說：「這種飛機是我在火星上面製造的，一架飛機只能坐一個人，除了我坐一架，還有三架，你可以帶兩個人同行，只是這一次我帶你們到冰洞去，你們想要多少就搬多少，還有寶石。」

李扶斯答應了他。

過了一會，四個人分別坐在海鳥形飛機上面，那是白晝，不必穿太空衣裳。

火星很是怪異，地面沒有高山，有許多盆地，盆地之內却有許多好像刀劍似岩石，除非利用細而薄的飛機，難以飛越。

「狂風先生」沒有說話，在盆地的劍形岩石之間穿過，海鳥形飛機降落，稍停，向盤地的另外一個深洞飛下去，到處黑暗，它仍可以飛行，抵達「洞中之洞」，他們覺得很冷，走出飛機看看，身邊的東西雖然是石壁，它却是亮晶晶的，全是冰磚。冰磚砌成的巨大冰壁之下，有許多石頭有很強的反光，紅的藍的黃的，甚麽色澤都有，它全是寶石。

狂風先生說：「飛機的廂座有些地方突出來，你們任意檢取寶石帶回去，至於冰磚，可以用繩子縛住它放在機翼上面，把它帶返，它並非地球上面的冰，不會溶化，除非加熱到華氏二百度，應該稱做冰石，記住這一點，日落之前，你們必須離開萬年冰洞，否則，入黑就會冷死。」

幾個人樂得心花怒放，百份之百的依照他的指示去做。雖然冷得要命，他們已經帶了烈酒，冷就喝酒，捱到日落然後踏上海鳥形的飛機。

他們回到太陽船放置的地點，走出來的時候，冷到手指也沒法活動自如。

他們終於達成任務了，冰石堆放在地面，不會溶化，他們不怕缺少食水了，至於食物，暫時可以支持，最令他們感到興奮的就是找到了寶石。

只有一件事情使他們覺得垂頭喪氣，活跳跳的勞萊變成了一座墓。

一週之後，遠征南極的四個隊員回來，兩手空空，他們看見了堆積如山的冰石，都是興奮如狂，不過驚聞噩耗，知道失去了一個隊友，却又笑容消失，淌下一滴滴淚。

三艘太陽船的電力，加在一起，然後可以讓一艘太陽船回去，他們必須把所有寶石放在船上，故此沒法容納兩個人，只是一個人回航。

李扶斯博士以隊長的身份對西西里說：「西西里，你一個人回航，中途必有許

多困難，我們幾個人全部倚靠你，希望你安然抵達地球，再飛到火星來，太陽船有足够的燃料，食水和食物，回到地球，便立刻把實情報告沙特王，同時在基地沒有被亂民破壞的地方，取得已經濃縮的太陽能所變成的電力，重新裝配，利用它飛到火星來，任由沙特王找一個女人送給機械人好了。只要你們抵達，我跟狂風先生完成那種荒謬的交易便即離開這裏，還有一點，太陽船如果有多少空位可以携帶食物，請你盡量帶些罐頭食物到來。」

西西里說：「隊長，我走開之後，你們吃些甚麽。」

李扶斯博士苦笑一下，說：「我們還有甚麽東西可以吃的？你所吃的跟我所吃的東西都是太陽船的間格。」

看來那些人留在火星是不大安全的，西西里的旅程更險，置身於那種環境，無可選擇，西西里只好毅然上路。

西西里留下來的日子，有說有笑，李扶斯博士覺得好過一點，西西里走開了，他更加寂寞。有時他看到以前留下來的一瓶超級荷爾蒙藥丸，心上一動，如果他吃了它，他可以暫時返老還童，有超人的精力，可是，吃了之後不久就會喪生，仍是不吃爲妙，因此他很有勇氣的捱下去。

他一天天的瘦弱，那些隊員也是體力銳減，此外，整天留在太陽船裏面，就像是判自己有罪，長期坐牢，那種心情也是不好過的，他們勉強支持下去，一天又一天，直到他們覺察軋軋機聲凌空而墜，如夢方覺，被他們看做唯一的救星那一個人，可能眞的回到火星來。

太陽船終於降落，西西里不負所托，帶來了水菓和食物，還有一名沙地阿拉伯少女，喚做「莎麗」。

她不折不扣的是個美女，把那麽一個艷麗如花的少女送給火星的機械人，太過殘酷了，所有隊員都感到很難過，特別是西西里。

至於李扶斯博士，整天呆呆的坐着，若有所思。

入黑後，他叫西西里把莎麗帶到第三號太陽船的太空艙，他想單獨跟她說說。

西西里送她到那邊去，借故走開，太空艙裏面只有李扶斯以及莎麗兩個。

李扶斯博士向她說了一會，說：「莎麗，眞是奇怪，我們好像以前見過面，請告訴我，妳的媽媽是誰？」

「媽早已死了，她叫做卡仙。」

李扶斯博士聽了，心上一震，說：「我看見過你的媽媽，那時你還沒有出生。我想再問一句，你的父親是誰？」

「媽沒有說，我沒有問，因爲她被殺的時候，我只有八歲。」

李扶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你的媽媽是否晚上在長街走動的時候被人發槍射擊喪生的？」

「是的。」她點了點頭。

李扶斯博士沉住氣說：「莎麗，你一定是十分懷念你媽媽的了，如果我的估計不錯，你大概是感到人生乏味，自告奮勇，願意做火星的女人，是也不是呢？」

莎麗點點頭道：「我只是知道皇上找一個女人到火星去，不知道那個女人到了火星幹些甚麽，你可以告訴我嗎？」

「時機到來的時候，我一定把你的任務對你說知，你暫時留下來吧。」

李扶斯博士叫她留在第三號太陽船的太空艙內，又叫西西里保護她。

他單獨離去，回到第一號太陽船，召開緊急會議，叫所有隊員到來，很鄭重的說：「各位是否想到這一點？把一個天眞活潑的少女送給機械人摧殘到死，有失人類的尊嚴，我決心跟狂風先生一戰！他們有四個機械人，我們有七個隊員包括我自己在內，照事論事，我們鬥不過他們，因爲他們是鋼鐵鑄造，不怕火燒，脚下有膠輪也不怕電，我們最犀利的武器也沒法毀滅他們，不過，我早有安排，吃了超級荷爾蒙丸，我們每一個人的氣力增加一百倍，故意跟他們在深洞的邊緣晤談，乘機大打出手，把他們逐個拋入深洞，他們就完了，深洞的洞巳跟底層距離二千呎過外，他們只是鋼鐵所造，必然跌到寸寸碎裂，無法復元，到時我們再想辦法跟西西里以及莎麗一起回航。」

「好極了，我們全部很願意跟狂風先生一戰。」

全部隊員激動起來，李扶斯博士把藥丸派給他們吃，他自己也吃，西西里以及莎麗茫無所知，故此沒有吃。

吃了超級荷爾蒙丸的人，氣力大增，翌日中午他們走出太陽船，沒有穿太空衣裳，也沒有武器，只是臉上仍然使用氧氣面罩。狂風先生走出來，他們叫對方召集所有機械人看看「新娘」，狂風先生答應，人齊了，李扶斯博士誆稱新娘就在附近，帶他們走向她那邊，其實是走向洞口的邊緣。

李扶斯博士向洞內俯瞰，再把電筒扭亮，向洞內照射，說：「她就在洞內，我們走下去吧。」

「你怎會把她留在深洞呢？」狂風先生惡狠狠的說。

「我有權這樣做，我甚至權有把你拋下深洞。」

他只是說了一聲，立刻動手，幾個隊員各自襲擊身邊的機械人。

對方也是不好惹的，苦鬥之下，有一個隊員被機械人拋下深洞，又有一個隊員纏住機械人一起跳下深洞，另外的機械人會被他們拋入深洞，包括狂風先生在內，可是，那些人當中僅得李扶斯博士保留氧氣面罩，呼吸如常，其餘的人，在苦鬥之中被對方撕開臉罩，雖然戰勝，吸入太多的碳氣，中毒身亡。

死剩的一個人，反而是最老的一個！

李扶斯蹣跚而行，走向第三號太陽船那邊，途中碰着西西里以及莎麗。

他把苦鬥的情形說出來，補加一句：「我們全是吃了大力丸然後有力量把機械人拋入深洞的，藥力過後，遲早必死，他們已經死了，我太衰老，用力太猛，就快喪命，你們二人趕快回到第二號太陽船，西西里說過它有足够的電力回航，別再理會火星上面的朋友，包括我在內。」

西西里大驚失色，說：「隊長，你何必爲了一個女人犧牲自己呢？」

李扶斯博士斷斷續續的說：「因爲……她……是我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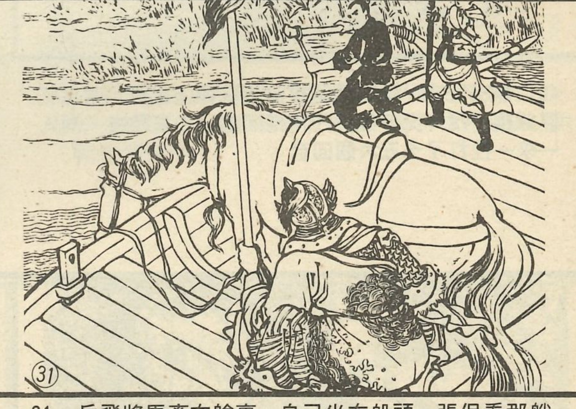
（全文完）

説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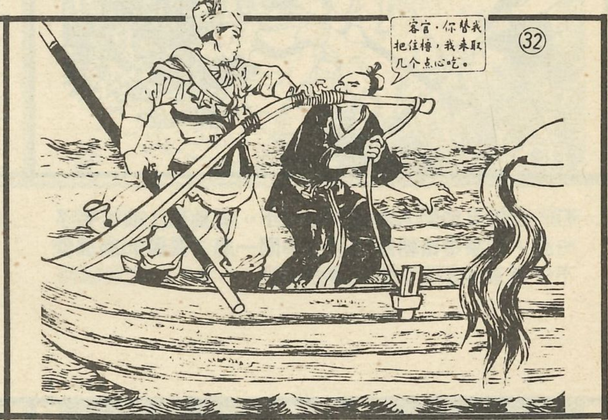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岳飛掛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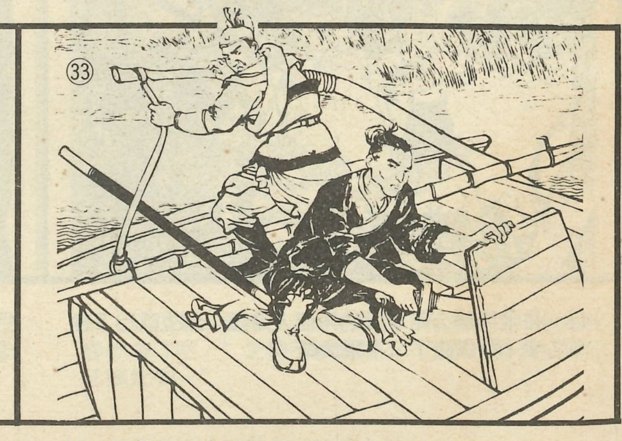
「説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31　岳飛將馬牽在艙裏，自己坐在船頭。張保看那艄公鬼頭鬼腦，知道他不懷好意，就瞪着眼睛在舵邊立着，看他搖櫓。小船就這樣慢慢搖到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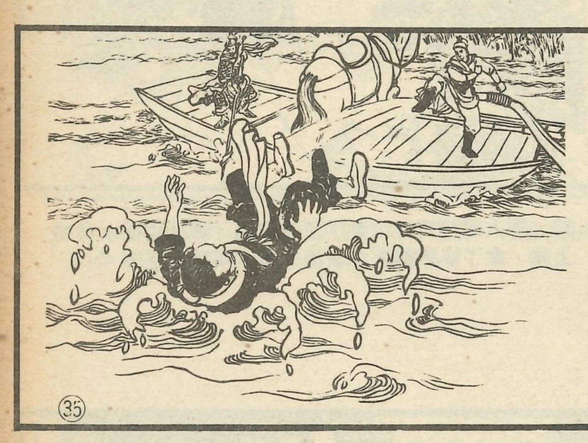
32　原來那橋果然是這艄公拆斷的。他想趁擺渡之機，向船客劫取財物。不料被張保看得緊緊的，一時不能下手，就來哄騙張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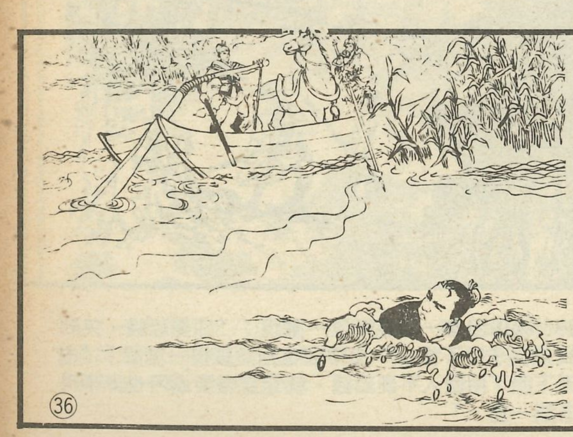
33　張保早已有了防備，放下混鉄棍，就來搖櫓。那艄公蹲下身去，揭開艙板，嗖地抽出一把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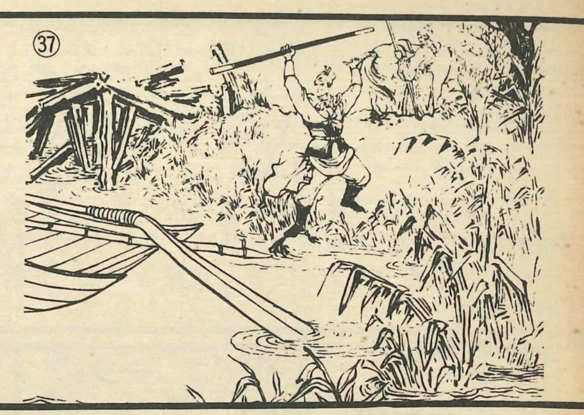
34　張保不等他站起，早飛起一脚，把艄公手中的刀踢到河裏。岳飛聽見响動，也提槍趕了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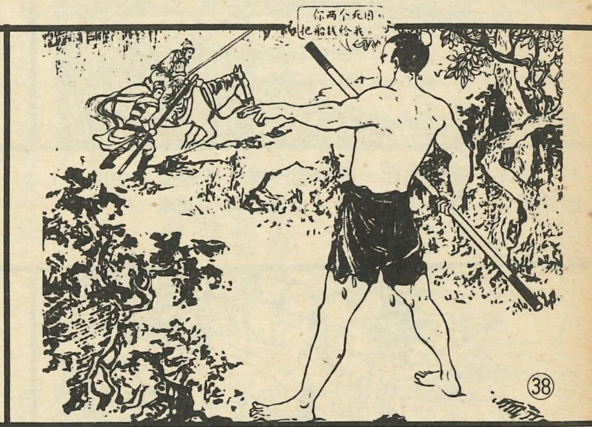
35　艄公立刻向張保撲過來，又被張保一脚踢在身上，一翻身，掉到河裏去了。



36　這艄公水裏的功夫極好，幾次想靠近來把小船弄翻。但張保一手搖櫓，一手用混鉄棍在船尾划，岳飛在船頭也把槍在左右亂攪，使他無法靠近小船。



37　一會的功夫，小船划到對岸。岳飛牽馬上岸，張保也離開了小船。小船沒人管，在水裏滴溜溜亂轉，張保見了，哈哈大笑。



38　兩人離開河岸，走了沒幾步路，艄公也從水裏爬上岸，拿了條熟銅棍在後面大喊大叫地追上來。



39　張保回身，把混鉄棍一擺說："你要船錢，只問我這棍子肯不肯。" 那艄公也把熟銅棍一擺說："普天下除了兩個人不要船錢，就是皇帝要過河也少不得老爺一厘。"



40　艄公說完，擧起熟銅棍照張保頭上就打。張保把混鉄棍一擋，又使個勢子用棍向艄公心窩點去。兩人一來一往打了十五六個回合。



41　岳飛見他兩人本領不相上下，便拍馬上前，喝了一聲，把手中槍朝兩條棍子中間一隔，張保和艄公受不住這重大壓力，都往外跳開。



42　岳飛問艄公剛才說的兩個人是誰，艄公說出了兩個名字，張保聽了，不覺大樂。



43　張保指着岳飛說："這不是岳老爺？不來相認，倒來要船錢！" 艄公聽說是岳飛，慌忙把熟銅棍一丟，朝岳飛便拜。



44　艄公姓王名橫，也是綠林一條好漢，久聞岳飛英勇抗金，想去投奔，今日恰好碰着，十分歡喜。他立刻回家安頓了家小，隨着岳飛一同去南京。



45　張保對王橫說："岳爺騎馬，你趕不上，包袱我替你拿了吧。" 王橫不服氣說："不要小看我，我們比賽比賽。"



46　岳飛見兩人爭論，就說："且不要爭。看哪個先趕上我，算他脚程快。"



47　說着把馬打了一鞭，向前跑去。張保、王橫放開脚步，跟着就趕。



48　一直跑了七八里路，岳飛把馬一勒，强保剛剛趕過馬頭，王橫也恰恰追到馬後，相差只十幾步遠。岳飛前後一看，哈哈大笑。



49　來到京城，已是傍晚，只見一乘轎子，前呼後擁，喝道而來。岳飛下馬閃在一旁。



50　轎子裏坐的是張邦昌。張邦昌見岳飛果然中計來了，忙停住轎，和岳飛招呼。



51　張邦昌拉住岳飛，假作親熱，說已經在皇上面前保擧岳飛爲元帥，現在就一起去朝見。



52　張邦昌讓張保、王橫在宮門外等候；拉着岳飛進了宮門。因張邦昌經常出入，値殿宮不加攔阻。張邦昌一直帶岳飛到分宮樓前。



53　張邦昌抽身派小內監通知同黨太監和荷香，自己就悄悄藏了起來。



54　西宮娘娘荷香正陪皇帝飲酒賞月，小太監暗暗傳話給她，荷香就撒嬌要去宮外遊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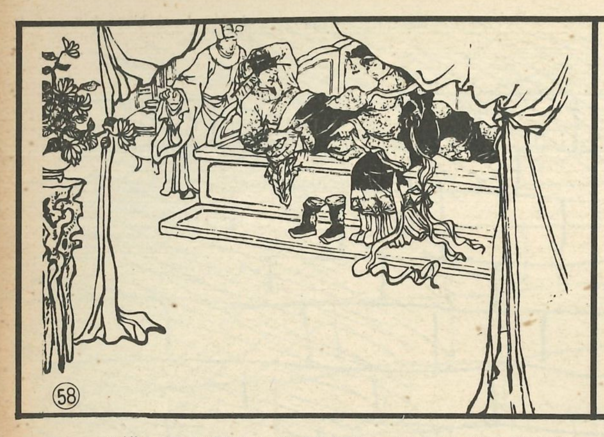
55　趙構已經醉了，哪知其中有計，糊裏糊塗吩咐擺駕分宮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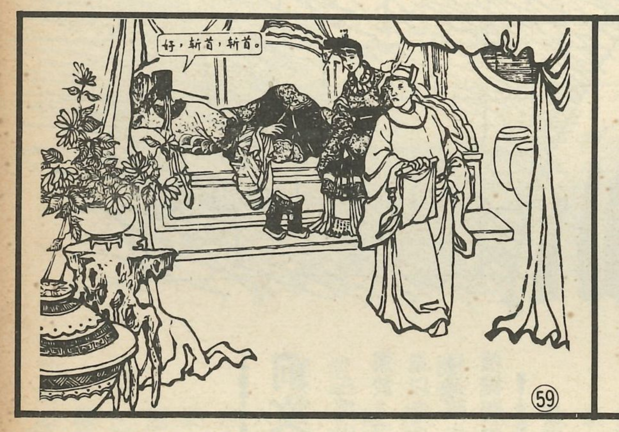
56　分宮樓前月明如晝，岳飛等待張邦昌，不見出來。只見遠處來了一排宮燈，却是皇帝親臨。岳飛暗想，張邦昌果然權大，這般時候還能把皇帝請出來。



57　岳飛俯伏道旁參見。荷香見時機已到，示意太監，太監便喊："有刺客！"嚇得趙構縮成一團，兩旁內監立刻把岳飛捉住。



58　趙構拉了荷香急急跑回宮中，問內監刺客是什麼人。內監說是岳飛行刺。荷香也乘機說岳飛未奉召，暗進京城，圖謀行刺，應當斬首。



59　荷香乘皇帝酒醉，一再說岳飛該斬，趙構果然傳旨將岳飛斬首。



60　宮官領旨，將岳飛綁出午門。張保、王横見了，大吃一驚。　　（待續）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發現甕中人自稱是歐陽天聽，爲什麽他會藏在甕中，經過對話之後，原來此人因研究創製毒烟，身體亦受到傷害，在甕中用藥物長期浸着，間中亦可以出來，雖然身殘，但野心不殘，想稱霸江湖，凌駕於人之上，看來狂傲已極，可惜手下人手不多，只有金銀甲人和一個毒書生諸葛胆，還以爲他們成功地將燕十三另一批人進入燒窰內被毒烟殺害，大言不慚地對燕十三說：有進難出。莊院內的佈置按奇門遁甲、九宮八卦陣設圖，想暗襲燕十三不成功，轉回石壇機關內遁落石牢地底內，誘燕十三下來，又施突襲，都被燕十三躲過……

濃煙薰圓洞　三窟接地牢

燕十三也沒有等上多久，歐陽天聽便又出現，在他頭上五尺的一個圓洞一穿而出，錐子也似的劍當頭射落。

他一閃避開，劍追射而至，連射三劍都落空，歐陽天聽的身子便縮囘去，到再出現，竟然已出了在地面的一個圓洞，劍飛捲向燕十三的雙脚。

燕十三身形急拔而起，手一探，扳住了旁邊牆壁上的一個圓洞。

歐陽天聽劍追刺不到，一聲冷笑，便在那個圓洞消失，燕十三身形同時展開，蝙蝠般橫越半空，落在對面牆壁的一個圓洞旁邊，手才一搭圓洞邊緣，身形又再開展，掠向另一面牆壁。

以他的身手要這樣轉變身形當然是易如反掌，不過片刻，已接連轉變了十次，然後停下來。

歐陽天聽也就在這時候從方才那個圓洞再冒出來，笑問：「你這樣躍來跳去，不覺得太費氣力？」

燕十三難免有些意外，他原是要擾亂歐陽天聽的耳目，再看他在什麽地方現身，突然出手，那知道歐陽天聽就在原來的地方看着他。

歐陽天聽接道。「反正是閒着，你既然出不了去，我爲什麽要急着動手？」

燕十三道：「我雖然出不了去，我的朋友却一定可以進來。」

歐陽天聽笑笑。「說不定他們現在已完全倒在燒窰中。」

燕十三淡然道：「有這許多次經驗　他們難道還不會小心。」

歐陽天聽道：「這一次不同，我還準備了那麽多人陪葬，那麽多人留在燒窰內，你的朋友又怎會考慮到那是一個陷阱？」

燕十三道：「其實我們應該早已經想到你是一個爲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你這是說他們根本沒有想到，你進來這裏之前，他們已經準備進入燒窰的了。」歐陽天聽大笑。「若是我沒有猜錯，你們一定是唯恐打草驚蛇，同時採取行動，最多留一兩個居中接應。」

燕十三道：「這樣安排難道不好？」

歐陽天聽道：「好是好的，可惜我的精銳亦留在燒窰外，你們留在燒窰外的人能否應付得來？」

燕十三道：「看他們的運氣了。」

歐陽天聽又大笑。「你們現在唯一的希望也就只是運氣。」

燕十三淡然一笑。「運氣有時就是那麽奇妙，總能够令人逢凶化吉，你不能不相信我們的運氣實在太好，才能够找到這裏來。」

歐陽天聽道：「我的運氣也一向不錯。」

燕十三道：「比起我們還是壞一些，否則你我怎會在這種情形下會面？」

歐陽天聽忽然搖搖頭。「你實在是一個聰明人，可惜我不會這麽容易上當。」

燕十三道：「我也只是請你盡快出手。」

「那你便可以盡快看透這些圓洞的變化。」歐陽天聽大笑。「我還是喜歡等適當的機會。」

燕十三道：「那你等好了。」

歐陽天聽大笑聲中身子縮囘圓洞內，燕十三居高臨下，還是看不清楚歐陽天聽如何消失，那種不停在閃動的碧綠光芒當然有一定的影响，到現在燕十三仍然未能够適應，他看着歐陽天聽在圓洞消失，一個身子亦落下來。

人還在半空，歐陽天聽便從旁邊的另一個圓洞出現，錐子也似的長劍飛射而出。

燕十三半空中身形一變再變，歐陽天聽接連三劍都落空，身子又縮囘。

燕十三身形這才落下，立在兩個圓洞當中，仰首看着那正在轉動着的琉璃燈。

懸在半空的時候他已經看得很仔細，那些琉璃燈裏在一個佈滿尖刺的鐵網內，網絲很粗，不容易弄斷，從下面看來，也是一樣沒有破綻。

纖纖盈盈那兩柄寶劍在手，要毀掉鐵網當然是絕沒有問題，就是一般的劍在手，以他的內力，要將鐵網劈斷也應該很容易，問題只是他一向都不喜歡用兵器，相信兵器無

眼，人有錯手。

所以有這個觀念，當然因爲他曾經兵器在手，錯手誤殺了一個可以不殺的人，雖然那個人大奸大惡，他還是答應了將他活生生的送到一個地方去，與一個人見最後一面。

他答應了的事很少會做不到，這件事令他很不開心過一段日子，當年他還很年輕，對某些事情非常執着，却由此成了習慣。

此前他也曾不止一次面對危機，而只要兵器在手危機便可以消除，所以他對不用兵器這種習慣多少巳有些懷疑，問題却是在他雖然沒有兵器在手，最後還是能够將危機消除，所以習慣還是繼續到現在。

此前的危機當然沒有現在這一次的尖銳，一柄錐子也似的長劍隨時都可能刺進他的心窩。

心念一轉再轉，他的身形又拔起來，手一探，抓住了一個圓洞的邊緣，屏息靜氣。

歐陽天聽却是看在眼內，他巳經習慣了那種閃動的燈光，而由圓洞內外型也是比較容易看清楚外面的情形。

他隨即移動身子，在圓洞內他完全就像一條蛇也似，帶動的氣流也被圓洞內特殊的裝置掩蓋。

到他看準了適當的角度，他的身子才從適當的圓洞突出，錐子也似的劍飛射向燕十三的要害。

燕十三這一次沒有立即閃避，到了非要閃避不可的時候，身子才挪動，衣袖同時飛捲，正落在錐子也似的劍上，將劍刺向的方向帶動，轉刺向一盞琉璃燈。

歐陽天聽這時候亦發現燕十三的意圖，却巳經來不及收劍。

「波」的一聲，那盞琉璃燈在劍尖下破碎，琉璃飛濺，燈火熄滅，歐陽天聽劍急收，冷笑：「好狡猾的小子。」

燕十三沒有回答，衣袖再飛捲，將幾片琉璃碎片捲進袖中，隨即又揮出。

那幾片碎片在他的內力催迫下有如離弦箭矢，分別疾射向其餘的琉璃燈。

歐陽天聽看在眼內，總算明白燕十三的意圖，却如何來得及阻止，眼看着那些琉璃燈一盞盞在碎片中破碎，燈火紛滅。

他怒極射劍，一劍緊接一劍飛射燕十三的要害，才射出七劍，身子便縮回去。

燕十三一面閃避雙袖一面飛捲，紛紛將碎片捲進袖中，燈火巳盡滅，他還將碎片收集起來，目的當然是要當作暗器使用，對付歐陽天聽。

歐陽天聽也到底是聰明人，盛怒之下也仍然能够保持冷靜，看見襲擊燕十三不中，又不能够阻止燕十三收集那些碎片，立即縮回圓洞內。

兩枚碎片同時射進圓洞內，雖然射不中歐陽天聽，却也巳嚇了他一跳。

燈光也就在這時候完全熄滅，整個地牢陷進一片黑暗中，燕十三與之同時閉上眼睛，身形亦落在兩個圓洞之間，一落即起，移到一個角落。

到他的眼睛張開，他巳能够習慣在眼前的黑暗，雖然只是陷約分辨得出那些圓洞，無論如何總比在方才那種閃動的燈光看東西來得舒服。

碎片他都巳放在左袖內，右手捏住了一片，蓄勢待發。

歐陽天聽顯然沒有燕十三那樣快習慣到環境，他的視覺雖然比一般人要強，與燕十三比較却是不如，到底是終年浸在藥物中，多少都有些影响。

他完全明白自己的弱點，也所以才將這座地牢弄成這樣，閃動的燈光日久他巳經習慣，燈光不閃動他眼睛反而覺得不舒服，現在在他看來，更就是漆黑一片。

他下意識在圓洞內不停移動，尋求最安全的地方，圓洞內人造的氣流雖然能够掩飾他身形的移動，那片刻他還是一些安全的感覺也沒有。

一直到他移動到他認爲是最安全的地方。

燕十三感覺氣流的流動，也有歐陽天聽在移動的感覺，却不能够肯定歐陽天聽眞正的位置。

他仍然向感覺到的位置接近，移動得很慢，盡量不發出絲毫聲响。

歐陽天聽沒有發覺燕十三在移動，到他停下來，舒過一口氣，才說道：「姓燕的——」

燕十三立即回答：「就在你附近！」

他以內力將語聲送進去，份外响亮，歐陽天聽出其不意，大吃一驚，錐子也似的劍向聲音來處射出，一個身子迅速向前移動。

一片碎片與之同時射進圓洞內，雖然沒有射在他身上，但碎片燕十三以內力發出，射在洞壁內發出的聲响也份外响亮，在歐陽天聽聽來，距離感更強烈。

歐陽天聽那刹那完全分辨不出燕十三到底在什麼地方，又是否巳經追進那些圓洞內。

燕十三的語聲那樣送進圓洞內，不住的在洞壁內激盪着，難免會令人有一種錯覺。

他隨即更接近，對着圓洞大笑。「歐陽天聽，看你還能够跑到那裏去。」

這一次歐陽天聽只覺得語聲四方八面湧來，暴喝聲中，一連發出了三劍，身子又換了兩個位置。

那三劍自然都刺空，燕十三聽得清楚，大笑道：「我人在洞中，原來反爲更安全。」

「姓燕的，你未免迫人太甚。」歐陽天聽一面移動身形，劍一面向聲音來處射出。

燕十三當然不會給劍刺中，手中一枚碎片射向歐陽天聽置身的方向，一面道：「我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歐陽天聽突然大笑了起來，燕十三也是聰明人，在歐陽天聽大笑之前，亦巳經知道露出了破綻，只是出手的暗器巳不能够收回來，他人若是在圓洞內，暗器是絕不可能從那個方向射進歐陽天聽藏身的圓洞內的。

暗器一出手他便巳醒覺，所以歐陽天聽的突然大笑他一些也不覺得意外。

歐陽天聽大笑罵道：「好一個燕十三，原來是如此這般的一個小人。」

燕十三笑應：「閣下亦不是傳說中的聰明。」

歐陽天聽道：「我本該想到你絕不會

有這麼大的胆子追進來。」

燕十三道：「你現在才想到還不算太遲。」

歐陽天聽道：「有一個你這樣的敵人實在不是一件樂事。」

燕十三道：「以你的天聽若是改向正途發展成就一定會更大。」

歐陽天聽道：「這種話不是你說的，更不是這個時候說的。」

燕十三一怔。「我只是仍然抱着一綫希望，只要還有一綫希望我都絕不會放棄，這所以我能够活到現在。」

歐陽天聽忽然問：「你能够確保我的安全？」

燕十三稍作考慮。「不能够。」

歐陽天聽道：「因爲我所犯的不是一般的罪，好像我這種人也很難得到別人的信任。」

燕十三說道：「事實你若是安全，野心一定又會再出現，不難再弄出那種毒氣來。」

歐陽天聽道：「連你也覺得如此，其他人可想得知，所以你那還不是廢話。」

燕十三歎息。「沒有這些廢話，如何打發時間？」

歐陽天聽放聲大笑。「你無妨等在這裏，我可要走了。」

燕十三說道：「你又能够走到什麼地方？」

歐陽天聽道：「狡兎三窟，好像我這種聰明人，又怎會不替自己安排後路？」

燕十三道：「你要浸在藥水中才能够保全生命，現在你經巳離開藥甕一段頗長的時間。」

歐陽天聽笑問：「你想到的你以爲我會不會想到？」

燕十三道：「這些圓洞後另有密室，在密室中另有儲藏了藥物的大甕。」

歐陽天聽道：「你爲什麼不進來看一看！」

燕十三道：「只要你離開圓洞，我一定會進去一看究竟。」

歐陽天聽道：「可惜你連我什麼時候離開也不知道。」

燕十三道：「也許——」

歐陽天聽放聲大笑了片刻，突然沉默下來，與之同時，圓洞內氣流流動的聲响更大了。

燕十三當然明白又是歐陽天聽弄出來，用以掩飾他身形的移動，他也想到若是他也爬進去，那種氣流流動的聲响一樣能够掩飾他身形移動所發出的聲响。

想着他的身子彷彿移動，一翻穿進了一個圓洞，他的身形並不是肥胖，可是那個圓洞仍然給他一種狹窄的感覺，然後他突然發覺身上的衣衫與圓洞壁接觸，發出一陣頗爲响亮的聲响。

那種聲响絕對可以肯定歐陽天聽是絕不會發出來的，難道歐陽天聽所穿的衣衫也是特別構造？

他這個念頭才動，歐陽天聽的語聲巳傳來，道：「好小子，你竟然眞的敢爬進來？」

燕十三道：「我應該考慮到的，你身穿的若是一般衣衫又怎能够在圓洞內隨意滑行？」

歐陽天聽沒有回答，燕十三也沒有再說什麼，身子一縮，倒躍出圓洞外，錐子也似的長劍隨即射在那個圓洞的洞壁上，射出了一蓬火花。

燕十三一些也不意外，歐陽天聽對那些圓洞的熟悉，在那些圓洞內滑行的迅速，早巳在他意料之中，所以當機立斷，立即退出來。

他身形落下，隨即又一變再變，連換了兩個位置，錐子也似的劍沒有追射前來，歐陽天聽也沒有在圓洞出現，只是道：「我是否巳離開你不能够肯定，但你爬進來我却一定立即能够知道。」

語聲一落、便是那柄錐子也似的劍縮回去的聲响，然後又歸於沉靜。

燕十三傾耳細聽，除了氣流流動的聲响，什麼聲响也聽不到。

他只是呆在那裏，沒有再爬進圓洞去，歐陽天聽的話他不能不承認很有道理，也不能不承認在圓洞內絕不是歐陽天聽的對手。

也所以他只有苦候，歐陽天聽也沒有再作聲再現身，是否巳離開，他也不能够肯定。

那過了多久他不知道，然後他聽到了其他很多聲响，還有盈盈纖纖的呼叫聲：「燕大哥——」

「在這裏——」他不由自主應一聲，一顆心非獨完全放下來，而且前所未有的舒暢。

盈盈纖纖既然能够進入莊院，是必經巳完全擺脫危險的威脅，以她們的身手就是加上一個嚴拾生，要應付金銀甲人與諸葛胆並不容易，可見練青霞長孫無忌也巳經從燒窰中突圍出來。

長孫無忌的語聲果然隨即傳來。「燕兄可是在石壇下？」

「不在石壇下你以爲在什麼地方？」燕十三輕鬆的應一聲，轉向一個圓洞道：「聰明人可聽到，我們這邊每一個的運氣都很好，全都平安無事要殺進來了。」

圓洞內一些反應也沒有，燕十三不由嘟喃一聲：「莫非眞的巳跑了？」

還是一些反應也沒有，燕十三轉往上望去，那塊封閉石壇的石塊巳然在纖纖盈盈削鐵如泥的寶劍下被砍開了一個大洞，明亮的燈光直射進來。

第一個探頭進來的竟然是嚴拾生，手中一個大燈籠搖晃着。「你坐在那裏幹什麼？」

燕十三笑應，道：「等你們來救我出生天。」

嚴拾生開懷大笑。「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低聲下氣？」

燕十三道：「易身處地，要再聽到你的聲氣只怕根本就沒有可能。」

嚴拾生笑接：「我沒有否認沒有你的好本領。」

燕十三搖頭。「在這種環境，多大的本領也沒有用，只有担驚受怕的份兒。」

嚴拾生看着又問：「那些圓洞是拿來幹什麼的？」

燕十三道：「你跳下來就清楚了。」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就是那些圓洞還不能够令我退縮。」身形一動，手掌燈籠從上面躍下來。

燕十三等他躍下，才道：「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那個歐陽天聽是一個怎樣的人物了。」

「歐陽天聽？」嚴拾生一怔。「那一個歐陽天聽？」

燕十三亦一怔，只看嚴拾生的神態他便知道有歐陽天聽這個人的存在已不是秘密，可能嚴拾生他們在外面一番惡鬥同時已弄清楚歐陽天聽是諸葛胆等人的頭兒。

「就是那一個歐陽天聽？」嚴拾生追問。

燕十三只有笑道：「你以爲是那一個便是那一個。」

嚴拾生再問：「那個歐陽天聽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這個人因爲長期與煉製毒氣的藥物接觸，筋骨皮膚都經巳變壞，必須浸在藥物中才能够生存，那種藥物雖然能够緩和毒性，但他的筋骨仍然難免軟化，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樣行動。」

嚴拾生恍然道：「大堂那些懸在半空的繩子就是他藉以移動身形的。」

燕十三道：「那些繩子佈滿了尖刺，所以我不能够利用繩子上半空對付他，但他要殺我也不容易。」

嚴拾生接說道：「所以他誘你進來這個地牢，難道他就是從那些圓洞中穿來插去？」

燕十三道：「只有筋骨柔軟像他那樣的人才能够在那些圓洞出沒，他的衣衫甚至是特別製造，在那些圓洞中穿來插去也不會發生任何聲响。」

嚴拾生道：「那你豈不是只有呆在這裏等死？」

燕十三道：「現在多了你這個伴兒，當然舒服得多了。」

這句話才說完，嚴拾生一個身子已往上拔起來，從那個破洞穿出。

燕十三跟着躍出，歐陽天聽沒有現身襲擊他們，地牢中也沒有任何變化。

盈盈纖纖一齊迎上前，看見燕十三在地牢中平安無事，她們巳經放心，看見他從地牢中躍上來當然更加開心，練青霞也一樣，只是給她們擋着不能够上前。

長孫無忌是最鎭定的一個，但看見燕十三仍然不由道：「看來大家的運氣都實在不錯。」

燕十三說道：「燒窰那邊也是一個陷阱。」

「而且還有毒氣散發，可是他們千鈞一髮之際突然出現救星，終於脫險。」嚴拾生接上口。

燕十三道：「那個救星大概不會是你吧。」

「當時我與纖纖盈盈正給諸葛胆金銀甲人糾纏着，要殺掉他們並不是一件難事，但要殺掉他們才去救長孫無忌練青霞肯定來不及。」

燕十三笑問道：「爲什麽你要賣這許多關子，不肯開門見山告訴我救星是那一個？」

嚴拾生這才道：「是浪子齊飛。」

「齊飛原來一直跟踪在我們後面。」

「你一定很奇怪爲什麽他不讓長孫無忌那樣倒在燒窰的毒氣中。」

燕十三笑笑。「那若非他是俠義中人便是他要親身對付長孫無忌。」

「錯了，他只是要等長孫無忌任務完成，心安理得之後才動手，以免玉嬌嬌在九泉之下怪責他。」

燕十三搖搖頭。「這個人總算想通了這一點，可惜還是想不透。」

長孫無忌接道：「無論如何我都巳欠他一條命。」

嚴拾生道：「可是他在三河口也壞了你們的大事。」

長孫無忌搖頭道：「三河口即使沒有他現身，我們亦未必能够將諸葛胆截下來，這個人詭計多端，總有辦法將我們擺脫的。」

嚴拾生道：「這誰也不能够肯定，但若非他讓諸葛胆走脫，諸葛胆根本就不能够回到這兒來，再在這兒弄那個毒氣燒窰陷阱，所以歸根結底是齊飛那個小子弄出來的禍，他出手相助只是將功贖罪。」

長孫無忌笑笑。「說這些道理我總是說不過你的，只是我不以爲諸葛胆是一個那樣的聰明人。」

燕十三道：「歐陽天聽肯定有决定的主意。」

長孫無忌歎了一口氣。「能够煉製出那麽厲害的毒氣，這個人當然是一個絕頂的聰明人。」

燕十三道：「所以到現在我仍然不能够肯定他到底巳經離開抑或仍然留在地牢的圓洞內。」

長孫無忌接問：「他最後現身是什麽時候的事？」

「好一會之前，我嘗試追進去，可是衣衫發出的聲响太大，他立即察覺，在圓洞內襲擊，不由我不馬上退出來。」

嚴拾生插口道：「你既然不能够像他那樣在圓洞中遊竄，爬進去是跟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燕十三道：「之後他沒有再出現。」

嚴拾生大笑。「以你的耳朵的敏銳，難道也聽不出圓洞內他是否在移動。」

燕十三道：「圓洞內另外有一種特別裝置，使空氣不住在流動，巳足以將他移動的聲响掩蓋。」

嚴拾生道：「怎會有這囘事？」

燕十三笑笑。「你現在下去仍然可以清楚聽到的。」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你不能够肯定的事情我不以爲我能够肯定。」

盈盈馬上插上口，我實在佩服，你總是能够及時自認不如燕大哥，又若無其事的。」

嚴拾生奇怪道：「什麽時候我自認比姓燕的聰明機智了。」

盈盈道：「方才我就有這種感覺。」

「只是感覺，幸好你沒有感覺我要將姓燕的殺掉，否則我豈非不成了一個殺人兇手？」

「殺掉他對你有什麽好處？」盈盈接問。

「好處可大了，譬如我自誇就是天下無敵的燕十三，也不用担心姓燕的突然出現，揭破我的本來眞面目。」

纖纖插口道：「就是一句天下無敵，巳經够要你命的了，我若是燕大哥才不會現身。」

嚴拾生道：「你這是將姓燕的瞧扁了，看他不是天下無敵的材料。」

盈盈道：「你這個人難道不知道有所謂謙虛？」

「我只知道只是事實不承認就不是謙虛，過謙則藏奸，姓燕的是這種人。」

盈盈纖纖怔住，嚴拾生接問：「我說他是天下無敵，你們那一個不承認。」

盈盈纖纖看看燕十三，沒有作聲，在他們的心目中，燕十三事實無人能及。

練青霞也沒有作聲，只是深注了燕十三一眼，這一般日子下來，她巳經改變了很多，對燕十三也巳有了一份特殊的好感了。

長孫無忌一樣沒有說話，燕十三看看他們，不由歎了一口氣。「這個小子滿肚子歪理，你們如何說得過他？」

嚴拾生緊接歎了一口氣：「眞是狗咬呂洞賓，我一心將你捧成天下第一高手，你竟然說這是我的歪理，好啊，你告訴我，江湖上有那一個是你的對手？」

燕十三方要囘答，嚴拾生又問道：「我還是問你，之前你曾經敗在那一個的手下？」

不等燕十三囘答，他又道：「我是問你成名以後，你別拿小孩子時候打架的事也算上。」

燕十三搖搖頭。「你就是不明白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嚴拾生立即道：「這樣說就是之前沒有，至於以後會不會出現，可是以後的事情。」

燕十三歎着氣道：「我們在追尋歐陽天聽的下落，你說到那裏去了。」

嚴拾生道：「這還不簡單，我們既都承認歐陽天聽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與他鬥心計應該就是輸定了，所以我們應該不管他玩弄什麽心計，即管大胆假設。」

盈盈冷笑，道：「正要聽你的大胆假設。」

「我們假設在圓洞後面，另有通道秘道，歐陽天聽巳經從秘道離開，那我們唯一的辦法便是追入圓洞內，追尋秘道的所在。」

「萬一歐陽天聽仍然留在秘道內，我們追進去，在那種環境，豈不是送死？」盈盈一句話也不放鬆。

嚴拾生「哈哈」笑應。「若是有秘道，在這種環境，歐陽天聽絕沒有不離開的道理。若是仍然留下來，那應該就沒有通道離開。」

燕十三接道：「這座莊院一半陷進山壁內，要在山壁弄出一條通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長孫無忌亦道：「而且他既然弄出一個這樣的地牢，應該自負必勝。」

「好了——」嚴拾生截道。「我們再一個大胆假設，歐陽天聽現在根本無路可走，藏身在那些圓洞內，只等我們離開，我們又應該怎樣做？」

衆人尚未表示意見，他巳接上口：「一是我們假作離開，其實躲在附近，等他現身馬上撲出，將他手到拿來。」

盈盈隨即道：「那有這麽笨的人，你這樣大呼小叫，不是告訴歐聽天聽，不要上這個當。」

嚴拾生揚眉道：「我只是要告訴他，我們絕不會這麽笨做這種事，圓洞內天曉得他是否巳儲備足够的乾糧，我們難道一天到晚在這裏等候上一年半載？」

盈盈怔住，嚴拾生說道：「我們現在要做的只是想辦法如何將他從圓洞內迫出來？」

燕十三沉吟着道：「他的體質可以肯定是比我們壞，圓洞內的特別裝置，除了令氣流流動，掩飾他移動的聲响外，一方面相信還關係他的呼吸。」

盈盈立即說道：「那還不簡單，我們只要在地牢內燒一堆火，便不難將他迫出來。」

纖纖接道：「在火內我們再加上一些藥物，更快見效。」

她們話說來都很清响，歐陽天聽若是仍然在地牢的圓洞內，一定會聽得很清楚，她們也正是這個意思。

地牢內什麽反應也沒有，纖纖盈盈等了一會，疑惑的相望一眼，轉顧燕十三。

「你們難道只是說說。」燕十三笑了笑。

看他的神態顯然也懷疑歐陽天聽仍然在地牢內。

× × ×

火終於燒起來，老大的一堆火，纖纖盈盈在火堆中除了添置火種外，還放了另外一些藥物，所以火勢迅速增強，還夾雜一種臭味令人很不舒服的氣味。

他們在破洞將火種柴枝枯葉等投進去，看着烈火燃燒起來，便將那個破洞也堵上。

地牢的圓洞內若是沒有通道透氣，烈火燃燒到一定時候，藏在裏頭的人便不難爲之窒息。

燕十三他們沒有留在石壇上，四面散開，分佈在四個角落。

也不過片刻，他們巳看到濃烟從石壇的縫隙溜出來，還有地面的兩方磚石。

那兩方磚石離開石壇有一段距離，一在石壇前，一在石壇後，燕十三看着，笑了笑。「果然是狡兎三窟。」

長孫無忌亦看在眼內，笑接。「現在我們大可以放心了。」

燕十三道：「大堂內另外有暗門與地牢相通，可見山壁內一定不會再有通道，否則不用多此一擧。」

長孫無忌點頭。「道理上是這樣，但也許仍然有通道連接到莊院外。」

燕十三道：「不無可能。」

纖纖盈盈齊應一聲：「我們到外面看着。」身形一動，一齊往外掠去。

燕十三呼道：「要小心，看見歐陽天聽叫我們好了。」

盈盈笑道：「這個人對藥物既然也甚有研究，我們正好拿他試驗幾種藥物。」

纖纖亦道：「若是在平地連他也應付不了，我們跟燕大哥這麽多年，也是白跟了。」

燕十三搖頭。「總之小心。」

「燕大哥什麽時候變得這樣婆媽了。」盈盈這句話出口，與纖纖巳遠在莊院的院子裏，兩人相顧一眼，身子一齊拔起來，掠上旁邊的一株高樹。

（未完・十九）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宮靖、李小雲、祝小青和孫小乙離開碧綠山莊，逕奔藏舟之處，南宮靖因傷勢過重，落船後昏迷不省人事，原來沈雪姑早已匿在舟上，立即爲他療傷，舟到對岸，衆人繼續前行，發現秦總管手下的宓副總管，帶同幾個黑衣人攔截，說李小雲等人奪取巡江船，殺了他的手下，衆人雖經解釋仍遭到襲擊，迫不得已還手，沈雪姑用馭劍術斬去宓副總管一條右臂，將他們殺得四散奔逃，沈雪姑亦因力脫暈倒，衆人抱起南宮靖和沈雪姑直奔一處漁村暫作療傷躲避，找到一處地下室住下來。沈雪姑了解李小雲的身世，提出和她們結義爲姐妹……

尋人到安慶

三人說出年齡，沈雪姑二十三歲是大姐，李小雲二十是二姐，祝小青十九是三妹。

沈雪姑道：「好了，我們現在是姐妹了，我才能告訴妳們一件事，我替南宮靖療傷，只能施展師門太素脈訣貞女篇中的『以陰導陽』之術，就是使兩股眞氣，合而爲一，方能水火旣濟，這也是唯一治療『三陽神功』或是旁門火功的唯一方法。只是我和南宮靖都身負內傷，只怕不是幾天時間所能奏功……」

李小雲問道：「那要多少時間呢？」

沈雪姑道：「如果我們兩人之中，有一個沒有負傷，大概有七天時間就可痊好，現在只怕沒有四十九天，很難奏功。」

李小雲道：「要這許多日子？」

沈雪姑道：「一日之間，只有子午二時可以運功……還有一點就是……」

她口氣有些滯碍，但沒有讓兩人開口，又接着說道：「我們結成了姐妹，我就可以坦誠相告，施展太素脈訣貞女篇的『以陰導陽』功夫，必須是一男一女，方能施行。平常修習內功，眞氣運轉任督二脈，都是自己的一口眞氣，但『以陰導陽』是要用女子的任脈和男子的督脈眞氣互通，以收調坎離，濟水火之功，所以對運氣的兩人都有極大好處，只是……」

茶園問根由

她蒼白的臉上，突然飛起兩片紅暈，實在碍難說得下去。

李小雲心頭有些恍悟，在白衣庵，沈雪姑替大哥運氣解穴，大概也是施的「以陰導陽」之術，兩人不是都脫光衣服，擁坐在一起嗎？

她想到這裏，不覺一陣臉紅心跳，當然不敢出言詢問。

沈雪姑續道：「因爲運行眞氣要從我任脈傳入的督脈，所以……兩人……身上都不能穿衣服……而且……而且還須由我貼身環抱着他而坐……」

李小雲、祝小青都是情竇初開的小姑娘，聽到這裏，不由羞得個面紅耳赤，作聲不得。

沈雪姑續道：「這種運功之法，本是修道人合籍雙修的不二門徑，可以助長雙方功力，打通玄關，功臻上乘，但却有兩重魔障，最難克服，一是魔由心生，只要一動邪念，立墮魔刦，一是外來的，遇到有人打擾，都會走火入魔，現在……」

她忽然語聲一停，雙目微闔，微微納氣，過了半晌，才伸手入懷，取出青瓷小瓷，揭開瓶塞，迅速傾出一粒藥丸，納入口中，才接着道：「我們傷勢極重，不得不在這裏運功治療，我和妳們結爲姐妹，就可以推心置腹，在這四十九天的子午二時，就要妳們替我護法，南宮靖是二妹的大哥，但他究竟是男人，但實逼處此，我也顧不得女兒之身，妳們也要在心理上先袪除男女的界限，才能帮助我治好他的傷勢……」

李小雲感激的道：「大姐，妳能够爲了救人，犧牲自己，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使我好生敬佩，小妹自當盡力而爲。」

祝小青道：「二姐說得極是，小妹都聽大姐吩咐就是了。」

「如此就好！」

沈雪姑道：「我方才都巳感到內腑炙熱如焚，南宮靖大概比我還要重些，事不宜遲，我們立時就得開始，在我運功之時，三妹去守住石級，就是孫小乙都不准他下來。」

祝小青點點頭道：「小妹知道。」說完，把手中火筒，交給李小雲，就舉步朝石級上走去。

沈雪姑道：「二妹，妳把火筒熄了，替他脫去衣衫。」

李小雲依言熄去火筒，地窖中立呈一片黝黑，伸手不見五指，一面說道：「大哥的衣衫，要小妹替他脫嗎？」

沈雪姑道：「他睡穴要等運功之時，才能自行衝開，不但此時要妳替他脫，待會運功完畢，我會再點他睡穴，仍要妳替他穿呢！」

李小雲無可奈何的道：「好吧！」

立時動手，替大哥寬衣解帶，她雖然和大哥相處日久，但要她動手替他脫去身上的衣衫，心頭也是狂跳不止，一雙纖纖玉手不由自主的起了一陣又一陣顫抖。

不過一回工夫，沈雪姑巳把身上的衣衫盡行卸去，李小雲也巳把大哥的衣衫脫去。

沈雪姑伸手把南宮靖接了過去，讓他背脊貼着自己胸腹，盤膝坐好，雙手環抱，緩緩吸氣，從任脉升起，朝南宮靖督脈徐徐度去，南宮靖睡穴頓解。

沈雪姑立即輕聲說道：「療傷開始，你必須澄心淨慮，立即提氣，和我輸入的眞氣會合，依我引導運行，不可有誤。」

南宮靖聽到沈雪姑的聲音，同時也立感有一縷清涼的眞氣從她掌心輸入丹田，自然不敢怠慢，依言澄心淨慮，徐徐吸氣，從「尾龍」循督脈經穴緩緩上升。

黝黑的地窖中，此刻，不再有半點聲息。

李小雲坐在兩人不遠之處，右手緊按着劍柄，全神戒備，她知道這四十九天的子午兩時，是大哥和大姐療傷行功的時間，只要稍有不愼，立可導致兩人走火入魔，非同小可，這裏和碧落山莊又只有一水之隔，如若讓他們找來，那就糟了。

她越想越覺得責任重大，連握着劍柄的手心都不由自主沁出汗來，暫且按下不表。

× × ×

安慶府（今懷寧）南大街的安瀾茶園，是府城中首屈一指的大茶樓。

茶樓的主人單曉初，是徽帮三位龍頭大爺中的老二，爲人四海，江湖上黑白兩道，都有交情，在安慶可算得是响叮噹的人物。

今天，一清早，他就頭戴鑲翠玉的西瓜皮帽，身上穿了簇新的藍袍黑褂，足登雙根樑黑緞軟靴，親自恭候，在茶園大門口。

茶園中所有的伙計，也全換上了一式天青長衫，雖沒列隊站在門口，但也各自站在樓梯口，大門內，摒着呼吸，好像連大氣也不敢透上一口。

這一情形，安瀾園雖不是時常有，但幾年之中，總會有一次。那是有什麽封疆大吏路過安慶，要在這裏歇脚，才會有此盛況。

大家還記三年前就有過這麽一次，那是什麽閣督爵的大員蒞臨安慶，連闔城大小文武官員，都在茶園外面站班。

今天除了單曉初，可沒見一個頭戴頂子的官老爺，那麽來的應該不是什麽大官了。

但這位在安慶城裏首屈一指的單曉初單二爺，又是這般全副打扮，一清早就趕來安瀾園，神色恭敬的佇候在大門前，這又是迎接什麽大人物呢？

現在快要辰巳之交，單二爺巳經不止一次翹首朝南大街眺望了。

總算他盼望的人，從老遠的街上出現，那一行人，差不多有十來個之多。

走在最前面的是兩個鄉下老頭，左邊一個腰背微彎，手持一支竹節。右邊一個頭戴竹笠，身穿藍布大褂，腰間插一柄板斧，這兩人看去少說也在七十以上，連鬍子都白了。

稍後四人，也都是年在六旬以外的老人，另外是一個四旬以上的壯漢，另外還有一個灰衲老和尚，兩個青衲中年僧人，一共是十個人。

單曉初還沒等這一行人走近，趕緊急步迎了上去，老遠就拱着手，朗聲道：「在下單曉初恭迎終南二老，三位掌門人，老師父，萬大先生遠蒞安慶，眞是不勝榮幸之至！」

說完，連連抱拳不止。

原來這一行人，雖非疆吏顯官，却是江湖上大有來歷的人物，走在最前面的兩個鄉下老頭，竟是終南五老中的老二竹笻叟易南軒，老五南山樵子陶石田。

八卦門掌門人封居易、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武功門掌門人崔介夫、黃山萬青峯、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終南派掌門人李奇峯的師弟顧浩天、少林羅漢堂護法弟子慧因、慧果。

這些人中，除了兩個少林弟子之外，都是江湖上响噹噹的一流人物，任何一個來到安瀾茶園，都會使單曉初臉上增光，何况一下來了這許多人，這可比來上幾個

封疆大吏還要光彩得多。

萬青峯跨上一步，含笑抱拳道：「單二哥好說，咱們來了，不是多添你的痲煩嗎？」

單曉初忙道：「大先生這樣說，單某不敢當，諸位大駕，平時請都不到呢！」

萬青峯道：「來，單二哥，萬某給你引見……」

他一指四十出頭的壯漢，說道：「這位是終南派的顧炎堯顧兄。」

一面又回頭朝顧炎堯道：「這位是這裏安瀾茶園的主人單曉初單二哥。」

單曉初和顧炎堯都連連抱拳，說着「久仰」。

一行人，由單曉初恭迎着，陪同進入安瀾園的二樓一間貴賓室，分賓主落坐。伙計們不待吩咐，立即沏上最好的六安茶來。

單曉初拱拱手道：「終南五老，納福已久，如今和幾位掌門人、萬老大、少林老師父連袂蒞臨敝地，這是單某的榮幸，不知可有用得着單某跑腿之處？萬老大是咱們江南武林的頭兒，有什麼事，但請吩咐。」

萬青峯呵呵一笑道：「單二哥快人快語，這句話問對了。別說易、陶二老，近二十年已經很少下終南一步，就是三位掌門人也很少在江湖走動，此次連袂前來江南，確實有一件不尋常的事，發生在咱們皖境之內：不知單二哥可有耳聞……」

單曉初聽得一愣，接着道：「莫非是旋風花之事，上個月曾有不少同道趕來皖境，好像是旋風花曾在桐城和鳳陽一帶出現，兄弟雖然聽說有白虎門、金刀門、和神燈教都曾出動人手，但他們不曾主動和敝帮連繫，江湖上各有各的隱秘，不願讓外人知道，敝帮就不好多事，去追根問底，但這個月却又忽然沉寂下來。」

萬青峯含笑道：「此事是否和旋風花有關，目前還不得而知，不瞞單二哥說，咱們趕來安慶府，是找人來的。」

「找人？」單曉初愕然道：「值得諸位連袂趕來，此人一定是大有聲望的人了，不知諸位要找的這人是誰？」

「單二哥這回猜錯了。」

萬青峯笑了笑，接道：「咱們要找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半個多月前在十里舖茶亭失踪的人。」

「十里舖茶亭失踪的人？」

單曉初聽得不期一怔，十里舖就在安慶城外，聽萬青峯口氣，失踪的似乎不止一個人，他單曉初枉是安慶地方上的人物，居然會一無所知，不由睜大雙目問道：「不知在十里舖失蹤的是些什麼人？」

十里舖茶亭，雖然失踪了不少人，但白虎門和長安鏢局的人都守口如瓶，匆匆走了。另外兩人，一個是李小雲，另一個南宮靖，當初神智尚未恢復，也隨即去了九華。

因此這一件應該震驚江湖的大事，却始終沒有一個人說出來，饒他單曉初是安慶府的頭號人物，也始終沒有聽到一點消息。

萬青峯徐徐說道：「如說準確的日子，應該是二十天以前的事了，終南五老中的金鞭叟田五常田前輩和長安鏢局羅永椿羅老哥的令郎羅尚武，還有幾位鏢頭，爲了羅老哥死在旋風花之下，趕來江南，適逢大雨，在茶亭避雨，當時據說還有皖西三俠．和白虎門暴掌門人以及虎頭莊的人，也都在廟中避雨，後來來了一個綠衣老人，聲稱他們主人邀約田前輩，暴掌門人，皖西三俠等人去後進相見……」

單曉初沒待他說完，就截着道：「茶亭後進荒廢已久，並無人住。」

萬青峯點頭，續道：「田前輩等五人進去之後，久久不見出來，經羅尚武、侯休，夏侯前等人進去察看，田前輩等五人業已不見，竟告神秘失踪……」

單曉初聽得臉色爲之一變，幾乎連頭皮都脹大了，只覺一股涼氣從背脊一直冷了下去，瞪着雙目，驚駭欲絕的道：「會有這種事？兄弟近在安慶，十里舖發生了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兄弟慚愧，竟然一點也不知道！」

「阿彌陀佛！」

智通大師口中低誦一聲佛號，緩緩說道：「老衲還聽到一個消息，黃龍寺監寺智光師弟，也在半月前無故失踪，就此杳如黃鶴，沒有一點音訊，他正是在皖境追踪旋風花下落，失踪的地點，也可能是在皖境之內了。」

萬青峯道：「咱們來找單二哥，就是因爲你單二哥就在安慶，對附近的情形甚爲熟悉，不知最近在安慶百里之內，可有什麼特殊的人物出現過？」

「這個……」單曉初略爲沉吟，旋即抬目說道：「大先生見詢，在下就不好隱瞞什麼，從一個多月前，旋風花在皖境出現之後，江湖各路人物，紛紛跟踪而來，咱們大哥因敝帮雖稱帮派，實際上都是經營買賣的商人，江湖任何糾紛，咱們最好都置身事外，故而特地再三向在下交代，只要人不犯我，咱們就只作不知，在下就嚴禁門下子弟外出，招惹是非，因此近來是否有什麼特殊人物在附近出現，在下都一無所知。」

他說的也是實情，徽帮勢力雖然遍佈江淮流域，號稱江南第一大帮，實則以營商居多，一向不大過問江湖之事。

萬青峯點頭道：「單二哥說的極是，只是如今在安慶附近出了這樣的大亂子，事情非同尋常，咱們連袂來找單二哥，原因爲單二哥在安慶人面較熟，耳目靈通，希望貴帮弟子協助偵查，既然楊老哥已經吩咐過，那就不好開口了。」

他口中的楊老哥，是指徽帮龍頭禿鷹楊公奇。

單曉天連忙搖手，道：「萬大先生幸勿誤會，在下說的只是當時的情形，咱們大哥再三交代的，也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今在安慶附近出了這大的漏子，明明是砸咱們徽帮的台了，別說萬大先生是咱們江南武林的頭頭，大先生只要說一聲，水裏火裏，敝帮的人絕不會皺一下眉頭，大先生究竟要在下做些什麼，只管吩咐。」

萬青峯笑了。黃山萬家三代都當過武林盟主，到了他手裏武林盟主已經沒有了，但在江湖武林，黃山萬家還是一言九鼎的。當着終南二老、三個掌門人，和少林長老等人面前，單曉初這番話，自然給足

了面子。

他微微一笑道：「單二哥言重，咱們來找單二哥，只是想請單二哥代爲查詢一下，在田前輩，暴本仁等人失踪前後，是否有什麼岔眼的人物打從這裏經過？」

智通大師合十道：「萬大施主說得不錯，試想失踪的共有五人之多，就算他們全巳失去抵抗，但總究是五個大人，不是一件小東西，可以隨便朝口袋中一放，就沒人看得出來，要搬運五個大人，至少也要有幾個人扛抬，就算把他們裝入痲袋裏．也是五件笨重的行李，單施主手下，耳目遍佈各地，只要替咱們打聽一下可有這樣的一行人，在附近出現，往何處去的，就好了。」

「這個不難。」

單曉初連連點頭，續道：「敝帮門人，雖然奉命不准招惹是非，但各處水陸碼頭，都有敝帮的人，查問可有這樣一批可疑人物，應該不是難事。」

他隨着話聲，站了起來，拱拱手道：「諸位請用茶，在下這就出去一下，以飛鴿傳書向各處碼頭，茶樓酒肆，客店的敝帮弟兄交代一聲，如果有人知道的，立時向在下回報。」

萬青峯拱手道：「那就費神了。」

單曉初道：「大先生怎麽跟在下也客氣起來了，區區小事，在下理當効勞。」

說完，匆匆往外行去。

他一脚來至帳房，正待開口，胡帳房巳經迎着壓低聲音說道：「二老爺子，大老爺子巳經來了。」

他口中的「大老爺子」，正是徽帮龍頭大爺禿鷹楊公奇是也。

單曉初聽得一怔，說道：「大哥來了？他人呢？」

胡帳房道：「大老爺子不願人知，現在正在後面休息。」

單曉初立時意味到大哥突然間在這節骨眼上趕來安慶，顯見此事不太尋常，口中「唔」了一聲，一言不發急步朝後面走去。

帳房後面是一個小天井，迎面一排三間，中間一間起居室，是單曉初到茶園來的時候的坐息之處。

現在他一脚跨入，就看到上首一張太師椅上，端坐着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的白面黃鬚老者，正在獨自喝着茶。

這人膚色白得古怪，禿頂，只有稀稀疏疏像黃毛似的頭髮，稀疏的黃眉和疏朗的黃髭，連兩顆眼珠都是黃的。如果以現在的眼光看來，十人中至少有九人會把他當作混血兒，但那時候可沒有混血兒這個名稱。

此人所以生成這副模樣，因爲是「楊公忌」日出生的之故。據古老傳說，凡是「楊公忌」出生的人，都會如此。

這人正是徽帮的龍頭大爺禿鷹楊公奇。他的本名原只有一個「奇」字，後來坐上了徽帮第一把交椅，許多人就恭而敬之的尊稱他一聲楊公，就這樣變成了楊公奇，他也就以此作爲名字了。

單曉初急忙站住，叫了一聲道：「大哥……」

楊公奇目光一抬，問道：「我聽說萬青峯陪同終南二老，少林智通，和形意、八卦、武功門三個掌門人，都在茶園裏歇脚？」

「是的。」單曉初望着他，說道：「正巧大哥也來了安慶，小弟陪你去見見他們。」

「我不想和他們見面。」

楊公奇一擺手，續道：「你先坐下來．我有話要和你說。」

單曉初應了聲是．就在他下首橫頭的一把椅子坐下。問道：「不知大哥有何吩咐？」

楊公奇一手取起茶壺，替他倒了一盅茶，問道：「萬青峯有沒有說他們做甚麼來的？」

單曉初說了聲：「多謝。」取起茶盅喝了一口，才道：「大哥，你還不知道上個月在咱們安慶附近的十里舖茶亭，出了一件大亂子……」

楊公奇深沉的說道：「出了甚麼大亂子？」

單曉初道：「據說終南金鞭叟田五常、白虎門暴本仁、還有皖西三俠都在那裏無故失踪……」

楊公奇一手摸着他頦下稀疏的幾莖黃髭，隨口唔了一聲。

單曉初看他臉上毫無驚奇之色，不覺奇道：「大哥巳經知道了嗎？」

楊公奇漫不經意的道：「這件事巳經過去了。」

「這件事巳經過去了？」

單曉初愈聽愈奇，忍不住問道：「大哥是說……」

楊公奇道：「他們前來找你，可是要你調查這些人的下落？」

單曉初道：「正是。」

楊公奇道：「那你可以告訴他們，失踪的人巳經回去了。」

他不待單曉初發問，接着道：「你當然不能直說，這就要用些技巧。」

單曉初望着大哥，問道：「大哥的意思？」

楊公奇道：「你不用多問，只要如此如此就好。」

「是。」單曉初依然望着他大哥，問道：「大哥……」

楊公奇嘿然道：「這和咱們徽帮無關的事，我要你不用多問，就不用多問，好了，你可以前去了。」

單曉初不敢多說，口中應了聲「是」，起身退出。

回到茶園樓上，跨進貴賓室，就朝萬青峯等人拱拱手道：「回大先生的話，在下巳命敝帮弟子兼程出發，通知各處碼頭查詢，如有眉目，立即以飛鴿通報，在下預估最遲日落前必有消息可以傳來。」

萬青峯拱手道：「痲煩單二哥了。」

單曉初道：「大先生又客氣了，區區小事，敝帮應該效勞的。」

中午，安瀾園二樓筵開三席，欵宴嘉賓。

兩桌酒席是安慶府首屈一指的鴻賓樓送來的。另有一席則是素齋，也是安慶府唯一的素菜館功德林送來的。

董席海陸俱陳，美味嘉餚，極盡豐盛，素席同樣手藝精緻，色香味俱佳。

這一席酒，單曉初身爲主人，殷勤勸

酒，可說賓主盡歡。

飯後安瀾茶園的帳房已經把南大街招商客店後進上房全包了下來，作爲貴賓休息之所，由單曉初陪同大家到客店休息。

傍晚時光，單曉初匆匆趕來，朝萬青峯拱拱手道：「總算有了消息，在下剛才接獲桐城方面的飛鴿傳書，據報三天前有人看到白虎門的暴掌門人中午時光曾在桐城江南春酒樓喝酒，看情形，好像只是路過桐城，後來不知他是往那裏去的？」

萬青峯道：「不知和他一起喝酒的還有些甚麽人？」

單曉初道：「這個飛鴿傳書上倒沒有說。」

智通大師道：「暴掌門人乃是失踪的五人之一，他既在桐城出現，其他的人可能也無恙了。」

八卦門封居易道：「只要能找到暴掌門人，他們失踪之謎，也自可揭開了。」

單曉初道：「大師說得極是，在下已要桐城方面的人儘速查明，當日暴掌門人在江南春酒樓可有同席的人，和他後來的去向。」

萬青峯拱拱手道：「有勞單二哥費心了。」

單曉天大笑道：「大先生千萬不可如此說法，說來慚愧，徽帮弟兄，武功平平，能在江湖上立足，只是沾了人多的便利，這次如果不是楊老大再三交代，不准敝帮的人招惹是非，探詢人家隱私，不是在下誇口，只要有人踏進安徽一步，在下都可以瞭若指掌，不會像這次一樣，像在安慶附近出了這樣一件大事，在下還一無所知。」

他說的也是實情，徽帮門人弟子，遍佈江淮，只要稍加留意，自然沒有一件事可以瞞得過他們耳目的。

正說之間，店伙已經點上燈來，接着鴻賓樓的伙計送來了兩席酒菜，功德林也送來了素齋，在中間一間擺上杯筷。

單曉初請大家入席。

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道：「單兄如此破費，眞是不好意思。」

單曉加爽朗的笑道：「諸位名重武林，別說幾日連請都請不到，諸位之中任何一位蒞臨安慶，都是給在下臉上貼金，區區酒菜，只是稍盡在下地主之誼罷了，何足掛齒？」

大家不便推辭，只得各自入席。

兩名徽帮弟子，身穿青布長衫，手執酒壺，替大家斟酒，酒樓伙計就陸續送上菜來。

單曉初原是海量，如今又是存心巴結這些武林中的大老，自然要挨次敬酒，連連乾杯。

就在他酒興正濃之際，只見一名斟酒的青衣漢子忽然趁上幾步，走近單曉初身邊，附着他耳朵低低的說了幾句。

單曉初口中「哦」了一聲，立即朝萬青峯拱拱手道：「又有飛鴿傳書來了，可能有甚麽消息了，在下去去就來。」

萬青峯道：「單二哥只管請。」

單曉初就離席匆匆往外行去。

過沒多久，他已匆匆回了進來，手中還拿着一個小紙捲，朝上抱抱拳道：「在下剛才接獲舒城的報告，四天前皖西三俠曾在城中的平安客棧落脚，他們好像是回龍眠山莊去的。」

形意門金贊廷矍然道：「這麽說，他們已脫險了。」

竹笻叟易南軒問道：「沒有田老三的消息嗎？」

單曉初陪笑道：「沒有。」

智通大師合掌道：「只要暴掌門人和李莊主等人都已脫險，田老施主自然也無事了。」

南山樵子陶石田道：「咱們只要去問問皖西三俠，就可知道他們如何離奇失蹤的了。」

萬青峯道：「不錯，此事只要去問李天雲兄，就可知道，咱們明天就到龍眠山莊去。」

×　×　×

夕陽銜山，村落叢樹之間，升起了縷縷炊烟！

龍眠山莊前面一條寬闊的石板路上，這時正有一行人朝莊上走來。

他們正是剛從安慶府趕來的終南二老（竹笻叟易南軒、南山樵子陶石田）、顧浩天、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八卦門掌門人封居易、武功門掌門人崔介夫、黃山萬青峯？少林智通大師、和隨行的羅漢堂護法弟子慧因、慧果。

一行人由萬青峯走在前面領路（他是龍眠山莊莊主擎天手李天雲的襟弟），快走近山莊。

只見從莊中迎出一名三十出頭的青衣莊漢，一眼看到萬青峯，趕緊迎了上來，躬身說道：「晚輩張義鈞見過萬大叔。」

他是李天雲的大弟子。

萬青峯含笑道：「義鈞，還不快見過金掌門人。」

張義鈞一怔，慌忙拜了下去，說道：「弟子不知掌門師伯來了，請掌門師伯恕罪。」

李天雲是形意門的名宿，也是金贊廷的師弟。能贊廷一抬手道：「快快起來，你師父回來了嗎？」

張義鈞站起身，垂手應了聲「是」。

萬青峯道：「快去通報你們師父，就說終南二老、顧大俠、金掌門人和八卦門封掌門人、武功門崔掌門人、少林羅漢堂智通大師等人來了，快出來迎接。」

張義鈞口中應了聲「是」，心裏暗暗叫苦，師父回來之後，曾有吩咐，不見任何人，但萬大先生和掌門人等人來了，自己又不得不進去禀報。

萬青峯看他微現趦趄，不覺問道：「你師父怎麽了？」

張義鈞道：「回萬大叔，家師身體違和，正在休息，萬大叔是不是先請諸位老前輩到廳上奉茶，容晚輩進去看看，不知家師醒了沒有？」

萬青峯點頭道：「你先進去看一看也好。」

一面回身拱拱手道：「易、陶二位前輩、三位掌門人、大師、天雲兄身體不適，大家請先到廳上奉茶。」

他抬手肅客，陪同大家進入山莊大門，直向廳上行去。

張義鈞不敢怠慢，急匆匆朝東首書房奔去。

萬青峯陪同衆人剛在大廳落坐，李天雲也跟着匆匆走入，連連拱手道：「掌門人、易陶二位前輩、封、崔二位掌門人、大師寵蒞寒莊，李某事前一無所知，不克遠迎，罪甚，罪甚。」

竹笻叟易南軒還禮道：「李莊主好說，老朽等人多有打擾了。」

李天雲連忙抬手，道：「大家快請坐下。」

大家落坐之後，一名莊丁已經端着茶盞，分別送上。

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目注李天雲說道：「師弟，方才愚兄聽義鈞說，你身體違和，那裏不舒服？」

李天雲輕哦一聲道：「沒有甚麽，小弟只是稍感疲倦，並無不適。」

萬青峯看他臉頰果然清瘦了些，但精神却很好，一面問道：「天雲兄幾時回來的？」

李天雲說道：「兄弟回來已經有四天了。」

萬青峯又道：「天柱兄和東山兄沒和你在一起嗎？」

李天雲道：「霍二弟，謝三弟都回去了，咱們是舒城分手的。」

易南軒問道：「聽說二十天前，李莊主三位曾在十里舖茶亭避雨，遇上田老三等人？」

李天雲點頭道：「是的，那天雨下得很大，大家都在茶亭裏避雨。」

南山樵子陶石田道：「據說當日田三哥和李莊主三位　還有白虎門的暴掌門人，被一個綠衣老人邀請到後進去見他們主人，不知經過情形如何，李莊主可否詳細見告？」

李天雲略作沉吟，說道：「那天遇上的事，說來古怪之至，詳細情形，在下實在說不上來……說出來了，也難以令人置信……」

金贊廷道：「師弟，你們究竟遇上了甚麽事，如何古怪？你且說出來聽聽。」

李天雲雙眉微攏，思索着徐徐說道：「那天，在茶亭避雨的人，除了在下兄弟三人，還有金鞭叟田前輩，他是和長安鏢局少鏢頭羅尚武，以及幾名鏢師一起的。白虎門暴掌門人一行，有虎伥夏侯前，黑豹侯休兄弟等人，另外還有兩個年輕人，像是同胞兄弟……」

他說得很緩慢，大家也只是聆聽着，沒人開口。

李天雲口氣微頓，兩道濃眉攏得很緊，顯示他正在竭力思索着那天的情形，繼續說道：「那時快接近旁晚，忽然從大殿神龕後面轉出一個穿綠袍的老者……」

萬青峯問道：「天雲兄還記此人長相嗎？」

李天雲依然一面思索，一面說道：「此人個子不高，臉如古銅，頦下留着一把白髯，腰背微駝，身上穿一件十分寬大的墨綠色長袍，走路不徐不疾……先前大家也並沒注意，直到他走近田前輩和暴掌門人面前，才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接着又道：「他說是奉主人之命，邀請咱們入內一敘，被邀請的人，只有田前輩、暴本仁和在下兄弟三個，一共是五個人……」

萬青峯問道：「你們沒有問他主人是誰嗎？」

李天雲道：「暴本仁問了，他不肯說，只說他主人就住在後面，進去了，不就見到了嗎？」

萬青峯問道：「你們進去看到他的主人，不知是何方神聖？」

李天雲搖頭道：「咱們沒有看到他主人。」

這話聽得大家不期一怔！

萬青峯問道：「沒有看到他主人？那麽約你們的是甚麽人呢？」

李天雲目露迷茫之色，說道：「兄弟到現在也弄不清那是怎麽一回事？」

易南軒道：「李莊主，當日究竟發生了甚麽事？」

李天雲微微搖頭道：「說出來實在難以令人置信，在下眞的一點都不知道。」這話出之於擎天手李天雲之口，當眞難以令人置信。

要知李天雲乃是形意門的名宿，在江湖上成名數十年，並不是初出茅廬的人，他居然會說出「一點都不知道」這六個字來，這件事豈非透着極大的古怪！

金贊廷是形意門的掌門人，也是李天雲的師兄，聞言不覺目光直注，問道：「師弟此話怎麽說？怎麽會一點都不知道的呢？」

這話當然是大家想要問的，因此所有的目光，幾乎都投注在李天雲的身上。

李天雲雙手五指箕張，抱住了頭，臉上流露出痛苦之色，激動的道：「小弟眞的什麽都不知道，當時……咱們五個人由田前輩領頭，從神龕轉入後進，就什麽都不知道了，小弟也仔細回憶，甚至連一點都想不起來，腦子裏就像一片空白……」

萬青峯看他說得不像有假，心想：「那一定是綠袍老者使了什麽手脚。」一面追問道：「那麽天雲兄是什麽時候清醒過來的呢？」

李天雲雙手放開了頭，用力搓着，抬目道：「兄弟就像睡熟了一般，甚至連夢境也沒有，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間客店的床上，同一房中，還有霍二弟和謝三弟，他們也及時醒來，大家覺得奇怪，叫來店伙一問，才知道是在舒城平安客棧之中……」

萬青峯問道：「店伙有沒有說是什麽人把你們送到客店中去的呢？」

「兄弟問了。」

李天雲道：「據店伙說，是昨晚有人扶着咱們來的，他告訴店伙，說咱們喝醉了酒，而且也付了房錢，還重賞店伙，要他好好伺候……」

他想了想又道：「當然咱們幾乎把在十里舖茶亭避雨之事當作了夢境，但任你如何思索，都連貫不起來，再問店伙今天是幾時了？他說已是四月初九，這話聽得咱們三人齊齊一怔，咱們記得清清楚楚，那天在十里舖附近遇雨，明明是三月二十，中間竟然一下相隔了一十九天，這十九天，咱們到那裏去了呢？誰也沒法說得出來。」

八卦門封居易攢着眉道：「這綠袍老者把你們五個人弄去，却又放你們回來，目的又何在呢？」

萬青峯道：「其中必有原因！」

智通大師道：「智光師弟失踪也巳半月有奇，看來也是他們弄去的了？李大施主三位旣然平安回來，想來智光師弟也定巳回轉黃龍寺去了，此人如此神秘，倒是令人深感莫測高深。」

竹節叟易南軒望望老五南山樵子陶石田，道：「這麽看來，田老三大概也回去了。」

萬青峯沒有開口。

他和李天雲是連襟，相處數十年，深知他的爲人，此時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如果眞如李天雲所說「一無所知」，被人送到舒城客棧，留下中間十九天時間，竟然一片空白，一點也想不起什麽來，其中就必有問題，他必然要追究出一個所以然來，他們皖西三俠却就決不會在舒城分手，各自回家，但他們皖西三俠却竟會放棄追究，就分手回家了，這在常情上是說不過去的。

問題是爲什麽他們不追究了呢？難道有什麽使得他們皖西三俠深感顧慮，不願明說？

萬青峯巳可感覺得出來，李天雲說的絕非實情，也由此推想到徽帮單曉初說的也很可能不是實話。

事情出在安徽，從徽帮和皖西三俠如此畏首畏尾，顯然其中就大有文章！

他這一想，不由心頭暗暗感到震撼，黃山世家居黃山，近百年來，一直領袖武林，如今在安徽出的事，竟然沒有人肯和自己實說，黃山世家豈非眞的式微了。

不多一回，莊丁們大廳上擺開二桌筵席，是主人替十位貴賓接風的，酒菜自然十分豐盛。

終南二老因和老三田五常同時失踪的，李天雲巳經無恙回來，料想田老三也不會有事了。封居易是霍天柱的師兄，崔介夫是謝東山的師兄，他們巳從李天雲口中得悉師弟業巳返家，大家心頭總算放下了沉重的石頭。

李天雲因有這許多貴賓的蒞止，自然要一一敬酒，賓主各自暢飲，不必細表。飯後，張義鈞巳替大家準備好客房，各自回房休息。

現在巳經快近二更天了。

東首由賓舍通向書房的一條長廊上，正有一個頎長人影緩步行來，書房門巳掩上，但花格子窗上，還隱隱透射出燈光。

頎長人影還沒走近，書房中巳響起李天雲的聲音問道：「是青峯兄嗎？」

頎長人影道：「不錯，正是兄弟。」

李天雲哦道：「青峯兄果然來了，快到裏面來喝茶。」話聲傳出，書房門呀然開啓，他巳迅快迎了出來。

原來這頎長人影正是萬青峯，他緩緩走入書房，說道：「天雲兄還沒睡嗎？」

李天雲一指几上茶壺，爽朗的笑道：「這是兄弟關照他們新沏的，就等着你來品茗。」

萬青峯道：「你怎知兄弟會來？」

李天雲意味深長的笑了笑，說道：「你在我莊上住過不知多少次了，那一次晚上不來找兄弟喝茶聊天的？」

萬青峯大笑，道：「知我者，天雲兄也。」

兩人各自在對面坐下。李天雲拿起茶壺，替萬青峯斟了一盅茶。

「謝謝。」萬青峯取起茶盅，喝了一口，放下茶壺，目光一抬，徐徐說道：「今晚兄弟却不是和天雲兄聊天來的。」

「哦！」李天雲望着他說道：「青峯兄有什麽事嗎？」

萬青峯目注李天雲 問道：「天雲兄方才說的經過，果然如此嗎？」

李天雲睜大雙目，反問道：「怎麽？青峯兄不相信？」

萬青峯道：「天雲兄親身經歷，遇上這樣一件神秘古怪之事，你和霍、謝二兄會不加追究，就在舒城分手，各自回家？這和你平時爲人不類似，兄弟覺得其中可能另有隱情，天雲兄不願在衆人面前說出來，所以兄弟要單獨來向天雲兄問個淸楚明白。」

「唉！」李天雲輕輕歎了口氣，說道：「青峯兄心有懷疑，也是應該的，但兄弟說的全是實情。這是一件無頭公案，沒有一點綫索可找，就算兄弟想查個水落石出，但到那裏去追究呢？自從旋風花出現，到被人從兄弟這裏救走，兄弟就感到自己巳經老了，所謂江湖越跑越老，胆子越跑越小，咱們皖西三俠，實在藝技平平，數十年不出事，只是邀天之幸，沒有遇上眞正的勁敵。因此在舒城就勸着霍二弟，謝三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次咱們雖然栽了觔斗，但僥倖絲毫無損，那就算了，連終南五老田老三都中了人家暗算，咱們又能如何？追究下去，只怕徒取其辱而巳！」

「徒取其辱？」萬青峯目光逼視，說道：「你知道這人是誰了？」

李天雲避開他目光，搓搓手苦笑道：「兄弟怎麽會知道他是誰？只是……連終南田老三都着了人家的道，兄弟三人就更不用說了。」

萬青峯喝了口茶，微微一笑道：「天雲兄那是想退出江湖了？」

李天雲又替他在茶盅中斟滿了茶，含笑道：「兄弟正有此意。」

萬青峯道：「身在江湖，要想退出江湖也不是一件易事。」

李天雲看了他一眼，說道：「兄弟認爲青峯兄樹大招風，似乎也該急流勇退才是。」

他這句話，聽得萬青峯暗暗一怔，也越發證實他必有隱衷，只是不肯和自己明說，這就站起身道：「時間不早，天雲兄也該休息了。」

第二天，他們就離開龍眠山莊。

竹節叟易南軒，南山樵子陶石田由顧浩天陪同，趕回長安鏢局去。

智通大師和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八卦門掌門人封居易，武功門掌門人崔介夫却應萬青峯之邀，到黃山萬松山莊去盤桓幾天。

這也是萬青峯有意的安排，他始終認爲李天雲等人無故失蹤，而且中間幾乎有二十天時間，無法說得出下落，這豈會是等閒之事？當然也絕不能等閒視之，但李天雲却輕描淡寫之事？當然也絕不能等閒視之，但李天雲却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就帶過去了。

這就使萬青峯更不敢掉以輕心，他邀約智通大師等人前去萬松山莊，正是有和大家籌商之意。

這天傍晚時分，剛到青陽不遠，還沒進城，就見前面大路旁一片松林前，一排站着十幾個人，爲首一人手拄龍頭杖的白髯古銅長衫老者，正是神燈敎主蒼龍寧勝天。

他身後是四大香主黑煞神鄭玄通，催命符柴一桂，三絕手婁通，門神敖六，另外是八名身穿天青勁裝的神燈敎武士。

「哈哈！」蒼龍寧勝天發出一聲蒼勁得有如龍吟般長笑，抱拳說道：「萬老哥，三位掌門人，智通大師，兄弟巳經在此恭候多時了。」

萬青峯拱手道：「寧敎主莫非有什麽見敎嗎？」

寧勝天呵呵一笑道：「兄弟聽說諸位要路過此地，特在這裏相候，一來是兄弟巳有多年不曾和三位掌門人晤面，二來也確實有一件事要和諸位磋商。」

崔介夫笑道：「咱們多年不見，敘敘舊，倒是應該的，至於磋商二字，寧敎主神通廣大，這可不敢當。」

寧勝天大笑道：「崔道兄這是挖苦兄弟嗎？哈哈，說實在，這件事關係重大，咱們不好好磋商磋商，只怕遲早非出事不可。」

封居易道：「聽寧敎主的口氣，好像十分嚴重。」

寧勝天哼道：「難道還是，寧某和你們開玩笑不成？」

幾人之中，只有萬青峯心中明白，暗自忖道：「看來寧勝天可能巳經發現了什麽。」

金贊廷道：「寧敎主就是有事，也總不成大家站在大路上說吧？」

「哈哈！不錯，不錯！」

寧勝天大笑道：「兄弟只顧和諸位說話，差點忘了，咱們快走，兄弟巳經給大家準備好了落脚之處，也準備好了酒菜，大家請隨兄弟來。」

「阿彌陀佛。」

智通大師合十道：「寧老施主果然好客，眞是廣結善緣，福德無量，老衲先行謝了。」

崔介夫道：「大師且莫謝得太早，這頓酒菜，恐怕不大好吃呢！」

寧勝天大笑，說道：「崔老哥這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兄弟替你們準備好了落脚之處，不用你們破費分文，有吃有住，還嫌不好，我這主人，豈不難做嗎？」

他邊走邊說，引着衆人，穿林而行，不多一回，來至一處大宅前面，就抬手肅客道：「這處別院，是兄弟臨時找的，這裏的宅主人是一位京官，只有一名留守看管，正好給咱們落脚。」

萬青峯道：「主人旣然不在，酒菜如何叱嗟可辦？」

「那還不容易？」

寧勝天含笑續道：「這裏離青陽縣城不過五里來遙，城裏有的是菜館，兄弟要他們從城裏送來的。」

崔介夫道：「我說寧敎主神通廣大，這話不假吧？」

大家進入大廳，各自落坐，兩名神燈敎的武士立時端上茶來。

萬青峯道：「寧老哥到底有什麽事，現在可以說了。」

寧勝天一雙烱烱目光掠過衆人，問道：「諸位是從龍眠山莊來的了，不知可曾見到李天雲兄？」

萬青峯暗道：「他要說的事，果然和李兄有關？」

一面答道：「李兄回莊巳有幾天，自然見到了，寧老哥……」

「萬老哥且不要打岔。」

寧勝天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說道：「諸位見到了李天雲兄，不知他們說些什麽？」

萬青峯道：「寧老哥究竟有什麽事？此事和天雲兄有關嗎？」

「關係太大了。」

寧勝天道：「兄弟本來要趕去龍眠山莊的，但昨天獲報，諸位巳離開龍眠山莊了，預計諸位今天會到，所以在這裏恭候了。」

崔介夫道：「你說了半天，還沒說出一個頭緒來。」

「好好！」寧勝天喝了一口茶，才說道：「你們要兄弟先說，那就兄弟先說好了……」

他口氣略頓接着說：「這件事該先從兄弟一位至友說起，他就是和兄弟相交數十年，不肯在敝敎担任任何名義的霍五，江湖上大家都稱他霍五太爺，他也是敝敎總護法金惟能（死於旋風花）的義兄。」

霍五並不是憑仗神燈敎勢力而成名的，稱他「太爺」者？因爲他身體肥胖，走起路來一步三搖（其實他輕功極佳），好像老太爺，才有「太爺」之稱。

他提起霍五，大家自然知道。

寧勝天接着道：「霍五兄在二十幾天前，突然離奇失蹤……」

霍五太爺也離奇失蹤，江湖上沒有人說，衆人之中也沒有一個人知道。

萬青峯忍不住低啊一聲，說道：「霍老哥也失蹤了？」

寧勝天沒有回他的話，只是繼續說道：「霍兄神秘失蹤，敝敎曾經出動了不少人手，到處明查暗訪，始終得不到一點眉目，後來才知道和霍兄差不多同時失蹤的，還有終南田老三，白虎門暴本仁，和皖西三俠等人……」

萬青峯心中暗道：「神燈敎消息果然靈通，金鞭叟等人失蹤之事，江湖上並無人知道，他居然查出來了。」

「阿彌陀佛！」

智通大師雙手合十，低誦了一句佛號，說道：「黃龍寺監寺智光師弟，據說也失踪巳有多日。」

「那倒還有一個人！」

寧勝天微微一笑道：「兄弟直到前天才知道的，那是金刀門的無形刀邢鏗。」

無形刀邢鏗也失踪了，這是大家還不知道的事。

邢鏗還是金刀門金刀無敵的師叔，他練成「無形刀」，傷人於無形，他居然也會失踪，這對大家來說，自然要大吃一驚，就和終南五老的金鞭叟失踪一樣，會使人感到很難置信。

（未完．十七）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秋從焦愼初手中逃脫，擺脫作章、郝二人的工具，先向萬里訛詐有了身孕，騙了卅萬銀票；再到牛經武處如法詐騙，得手仍不心息，還想去詐騙劉永泰，正在如法泡製，錯認了韋青，反抗中被韋青飛七傷了右肘，劉永泰不知就裏送她到醫院救治……蕭瑤過生日，莊前柳到賀沒有叫韋青，只約邀劉志超來道賀並送厚禮，本擬爲志超和小腰撮合姻緣，被志超斷送了小腰童貞，害得了小腰對韋青的愛戀。韋青仍在五里霧中，爲了對付强敵，對戀愛未能兼顧，接到兩小報訊，和莊前柳、小八子、阿酥去捉焦愼初，反被萬里圍捉，才知中計……

刁妞兒難惹

此刻小葛和小范可就急哩，他們一向自詡聰明，這次知道上了當，被人家當作爆仗放了。

小葛自然聽到了雙方交談，二人急出一身臭汗，小葛說：「小范，咱們對不起韋爺，你有沒有什麽辦法?」

小范直搓手，說：「我有什麽辦法?要是韋爺有個三長兩短……」

「去你媽的!少說喪氣話!咱們總要想個點子救人才行!」

小范埋怨說：「都是你那一雙兔子耳朶惹的禍，一時之間有什麽點子?要不要去找蕭瑤?」

小葛忽然拍了後腦一下，說：「小范，也許找找盧卿會有點用處。」

「她?你別再出餿主意，她恨韋爺入骨。」

「這你就錯了!」小葛說：「盧卿情有獨鍾，她仍在戀着韋爺，至于表面上嚷嚷着要報父仇，那不過是煮熟的鴨子——嘴硬!作作樣子罷了!」

說錯話招災

小范說：「娘的!人所共知，盧卿的身手有限，鎗法也有限!」

「別忘了她身邊有個特級鎗手侯七，還有幾個助手，這股實力不可輕估。」

「這……」小范說：「果眞如此，這確是一個救星。侯七會不會假公濟私?趁機狙擊他的情敵?」

「這你就不知道。」小葛說：「侯七長得姥姥不親，舅舅不愛，他有自知之明，不會想入非非，而他與韋爺也頗有惺惺相惜的趨勢。」

「走，咱們去一趟……」

此刻小八子和莊前柳都已負傷，但傷並不重。

「格格」機鎗聲如海浪咆哮，不停地射擊，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韋青等人射成蜂窩，所以四挺輕機不斷地狂射，連搬運子彈的人都跑瘦了腿，還有點供應不及，因爲還要弄到屋頂去。

四周的人無事作，有很多人上了房子看熱鬧，這工夫卻急壞了孫大德和程光遠。程說：「孫兄，咱們目前是非動手不可了!再拖下去萬一他們用上手榴彈……」

孫大德微微搖頭說：「到目前還未用，就不會用，以韋先生的智機和經驗，他應該無恙，其餘諸人可就不敢說了!」

「時間一久，孫兄敢保證?」

「不敢!」

「咱們何不蒙起臉來，抽他們的後腿呢?」

「一旦露出馬脚，咱們就不能混了!在韋先生最後犂庭掃穴時，必然還不用得上我們。」

「如果無法渡過今夜，還談什麽犂庭掃穴?」

孫大德點點頭，鼻尖上佈滿了汗珠，說：「我有個釜底抽薪的辦法——」

「我也能猜出來，是不是燬掉那一堆東西?」他指指一百碼外街口一堆彈藥箱，幾個便衣士兵在開箱，也有幾個人在搬運。

孫大德說：「程老弟，你果然不愧爲偵緝隊長……」二人立刻就以一枚鎗榴彈擊中那一大堆彈藥，「轟」然大震，火光燭天，慘呼連連。

這一手至少暫時解除了韋，莊等人的危機。因爲那機鎗不久發出空响，却已無子彈，甚至「手提式」的子彈也快已用完了。

只有帶手鎗的人還在零星射擊。

此刻「兩小」找上了盧卿，原來盧卿和侯七等人聽到集密鎗聲，知道必有火併，派去刺探的人還沒有回來，「兩小」已到。

「盧姑娘，我們是來報信求援的。」

盧卿道：「求援。向誰求援。求援者又是誰?」

小葛說：「求援的是韋、莊二位，當然是我們二人代他們向姑娘求援。」他們匆匆說了始末。

「你們居然會以爲本姑娘能伸出援手去救那個賊?」

「姑娘，『賊』字不能加于韋爺頭上的。」

「他是個偷心的賊，這一點你們能否認?」

「也能……」語未畢，盧卿一抬手「砰砰」兩聲，都射在「兩小」的足尖附近，「兩小」還眞害怕，這個小娘們一旦衝動起來，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侯七說：「先別毛躁，聽聽他們說什麽?」

小范說：「我們說『偷心賊』也不能加于韋爺頭上，是有根據的……」

「快說，說不出道理來，我就叫你們停止呼吸!」

小葛說：「其實韋爺是個重情感的人，相反地，他要是不重情感，到處留情，那簡單，他的老婆可能比軍閥張宗昌的還多。」

盧卿又用一支「五蜂子」瞄着他·小葛說：「有一天晚上韋爺夢囈說：是卿卿還是小腰?我無法取捨，如果你們是我，又如何取捨?」

盧卿一怔：「死小葛，你敢胡扯!」

小葛大聲說：「若有一字不實就叫我不得好死!」

盧卿厲聲說：「你和他一屋睡覺嗎?要不，你怎會知道他說夢話?」

「姑娘忘了小的生了一雙兔子耳朶?韋爺撇開了小金魚、萬柔、牛如蘭甚至還有莊前柳的女兒，獨鍾情姑娘與霍小腰二人，也可見他非常愼重，而霍小腰的父母是作無本生意的，小腰父在青樓中混過，她又怎能和姑娘比?」

馬屁拍得不文不火，盧卿心頭癢癢地，說：「現在的情況怎麽樣了?」「夢囈」之說，自是他改編的。

「十萬火急。四挺輕機鎗，七八支『手提式』和二三十支短鎗，把韋、莊四人困在一個四合房中，而那四合房內還有韋先生的另一撥敵人!」

盧卿內心很急，但却不便表示出來，說：「侯七，你以爲如何?」

侯七是幹什麽的?他那會不知盧卿想些什麽?反正他連邊兒也摸不到，何不討她的歡心，作個順水人情。況他對韋青也頗爲心折，他說：「救人嘛，總是一件好事……」

「侯七，走，帶着你所有的部下一齊走……」

此刻困住韋，莊等人的輕機鎗雖巳沒有子彈，但尚有三支「手提式」有五、七鋏子彈，加上還有十五六支短鎗的子彈未用完，不敢往外衝。

最重要的是，屋中還有敵人，一衝就會兩面受敵。此刻四人都受了傷。

四挺機鎗共射了十五六萬發子彈，那有不掛彩之理?只不過韋青只傷了臂部和左肩，爲了救老莊，阿酥和小八子脫險，他決定先除去後顧之憂，也就是生擒焦愼初。至少是重創他們，使他們失去抗拒力量。

可是這局面很清楚，焦愼初最怕的就是韋青，因爲別人動他的念頭，是想在他的身上搾油水，韋青却是逮他歸案。

而且將會牽連他的頂頭上司——易培基。這一點他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他也提防韋青。

此刻，韋青爲阿酥包紮了大腿傷，叫他掩護好，他自西廂側窗穿出，自正屋（五間）的右耳房窗中穿入。幾乎在同時，大約是一支「手提式」一鋏子彈怒吼着射完。

他的衣服上有五七個洞，那是彈屑射破的，並未中彈，他見到了老莊和小八子，老莊較重，小八子較輕。

「老莊，你不要緊吧?」

「不要緊!韋青，我就是死了也對不起你!」

「老莊，你這是什麽話?」他當然不知道莊前柳這話是有感而發，蕭瑤告訴他，小腰自殺過兩次，有時會自己儍笑。

莊前柳是受蕭瑤之託，只以爲韋青身邊的女人很多，隨便挑一個都不會太差，不會太死心眼。也以爲小腰在劉志超的銀彈攻擊下也不會堅持。

他現在巳發現不是那麽單純，他不知道一旦韋青知道那件事會怎麽樣?却知道韋青的脾氣，所以，他此刻對死亡頗爲响往。

老莊自嘲地笑着不出聲，韋青說：「小八子，如果有機會逃走，你儘一切可能

把阿酥救出去，老莊由我負責，阿酥在西廂中受了傷。」

「是，韋先生，拚了命我也要救出我的主人。」

莊前柳說：「韋青，你不要管我，自己能走就走，他們的目標不是我。」

韋青說：「我現在要設法清除後顧之憂，我估計外面的人可能已經彈盡，不久前那聲巨響，很像是彈藥爆炸的聲音。所以這是個機會。小八子，好好照料着。」

由這左邊耳房到右邊明間去還隔了兩個房間，夜晚無燈，這當然冒有挨冷鎗的危險。

但是，當他閃入左邊明間時，竟和焦愼初對了面。他們都不曾低估對方，因此，也都沒有拔鎗，而且都擎着手。開鎗會把自己的位置告訴屋外的敵人。

他們一動鎗必有生死之判，這和侯七不同，他們之間沒有太尖銳的利害關係，韋青發現焦也受了傷。

「我們兩個都受了傷！」韋青低聲說：「表面上萬里只要我的命，其實他也不想留你的活口！」

「在十幾萬發子彈的集密射擊下，極易被流彈所傷，」焦愼初說：「我和萬里沒有利害關係。韋先生，你如果願意跟我一起走，咱們生還的機會就多了些！」

「我不反對……」但焦却撲了上來，在感受上，和被一頭負傷的瘋虎和狂豹攻擊差不多，這種速度在黑暗中簡直看不清拳脚是怎麽來的，又是如何去的？

像自空中血搏負傷的兀鷹，忽昇忽降，忽分忽合，重重的一拳擊中韋青的小腹，腹內有如火焚，另一腳踩來，蹭在他的胯骨上。

在感受上像被犀牛撞了一下似的。動作一緩，被一腿掃中小腿，人飛出摔在牆邊。人影飛撲過來時，又一腳踩在他的創口上。

人在痛極的半昏迷狀態中，再次中了兩拳，都是胸腹之間。這是任何人所承受不住的連續重擊。所以焦愼初以爲人已昏了過去。

人類的意志主宰肉體，意志堅強，肉體就能承受難以想像的打擊，因而焦愼初踩出這一腳，下一腳稍慢了些，蜷伏在牆角的韋青的雙腿，有如火車頭上抽拉的兩根鋼柱，「蓬蓬」兩聲，正中焦愼初的胸腹之間。

焦愼初的身子飛向屋子另一邊，自牆上彈回落地，昏了過去。

絕的是，韋青心情一鬆弛，也昏了過去。

外面一排人的子彈幾乎全射完，只有三五支「二人匣子」還有子彈，派回去運子彈的還沒有回來。

但是，這一排人不撤退，總是危險，況且這一個多小時的狂射濫射，也不知韋青等人是不是還活着？萬一弄回彈藥，或者搬來援兵，那就不可收拾了。

這兒還有焦愼初的人以及章九如和郝振鵬，他們那裏去了呢？原來焦愼初怕章、郝二人逃走，仍鎖在東廂中，叫兩個部下看守着。

那知章、郝二人以重利蠱惑二人，答應只要放了他們離開這兒，他們付給姓梁和姓洪的各五千大洋。

這洪、梁二人本是焦的心腹，但因上次阿秋逃走是因爲二人想入非非所致，被焦愼初每人砸了半打耳光。二人不免記恨在心，有這種撈的機會他們那會不答應。

也就在鎗聲稀落、韋、焦二人昏過去之後，二人自東廂後意外把章、郝放走，二人也跟着跑了。

孫大德和程光遠急中生智，二人在附近開動二輛一家工廠的卡車，在附近停下來，開車門放下車擋板，都發出極大的聲音。

接着吹起了軍號，且有人喊口令式「散兵班羣」前進。

今夜來此的一排人本以爲不須十分鐘就能擊斃韋青，或逼他投降，沒想到彈藥爆炸，子彈用罄，但他們相信韋青等人不死也會掛彩，本想以有限的一點火力縮小包圍進去逮人，那知又傳來了卡車聲。

要是他們的援兵，自不會吹軍號，還以「散兵班羣」前進，而如今又吹起個衝鋒號。自己人怎會大張旗鼓地幹？八成是附近的保安隊或其他友軍，以爲是搶匪而來平亂的。

臨行時連長交待，去多少人必須回來多少，不能留下證據，死人也要弄回屍體，所以排長立即下令撤退。

一排人撤走，孫、程二人入屋一看，一根人毛也不見了，不由暗驚。程光遠說：「孫兄，屋中血漬斑斑，你看韋專員會不會……」

「負傷恐怕不免，但應不會……」孫大德說：「如果韋、莊等人眞的完了，他們似也沒有必要把他們的屍體帶走吧？」

「對是對！可是韋專員和莊大夫他們的人呢？」

原來韋青在侯七手中。侯七和部下趕到時，也正是那一排人的子彈幾乎全部用罄，只有三五支短鎗還有少許子彈的檔口，侯七三鎗撂倒三個，對方正要大幹，排長忽然下令撤退。

這時自然是韋青和焦愼初雙雙暈倒的時候。

不幸的是，侯七未認出另一人是重要人證焦愼初，立刻叫部下挾起韋青退走，也未發現在右邊耳房中都已有負傷的莊前柳、阿酥和小八子。所以小八子未找到韋青，扶着二人離開了那裏。

但侯七一行人行至半途，又正好遇上了回去運子彈的老總，雙方一遭遇，侯七這邊是以三對十五，但這三人個個彈無虛發，每人開了兩鎗傷了六個，這些兵油子知道遇上了煞星，丟下彈藥就跑。

其中有個班長走在後面，見部下潰散，他不甘心，拔出一支「三八」匣子就要狂射，這距離而且又是在侯七等人的右後方，一旦射擊，必有傷亡。

那知「砰」地一聲，這班長的手鎗自手中彈了出去，知道人家沒要他的命等于放生，掉頭就跑了。

原來這一鎗是被放在一邊醒來地上的韋青放的。

韋青剛要走，侯七以鎗指着他說：「韋青，這可不大够意思……」

韋青道：「這話怎麽說？」

侯七道：「是盧大小姐派在下去救你的。就這麽一走了之？」

「她？」韋青說：「盧卿怎麽知道我被困在那裏？」

侯七道：「還不是小葛和小范去通風報信的。」

「他們？」韋青果然沒有看錯他們，兩「小」也上了人家的當。在無計之下只好去找盧卿。這當然非韋青之所願。

他極不願招惹這個妞兒，他說：「侯七，過兩天我會前去道謝援手之情。」他又要走。

「韋先生，我救了你，也可以說是盧卿救了妳，總要馬上一去致意一下。可用不着甩架子。」

「韋某從不端架子。」

「要不，那就是不把豆包當作乾糧。要知道，盧大小姐的姿色，在揚州還找不到第二個，可能連你的霍小腰，也略遜半籌！」

韋青攤攤手，說：「侯兄援手，韋某知情，好吧！咱們去見盧卿。」

盧卿在紫衣社尚未瓦解冰消時，曾有過裸裎以對韋青的場面，自是在激動之下「亮寶」的舉措，也可見她對韋青的執着了。

韋青不敢領敎的原因，既不是她不够處，也不是嫌她的家世不好，主要是作風的問題，和萬某及莊娟娟一樣，都是衝動害了她們。

小金魚呢？她並沒有這些缺點，爲什麽韋青沒有攷慮她？男女之間的事是很難說的。

當盧、韋二人第一眼互相注視對方時，至少盧卿的視野中迸射出情感的火花，這火花既無光也無熱，但旁觀的侯七却可以感受到，至少她刻意打扮過。

「盧小姐，謝謝妳！」

「爲什麽要用這句話作爲我們長久不相往來的開場白？」

韋青說：「不論是什麽開場白，禮貌總要顧到。」

「這是藉口！」

「不然！」韋青正色說：「如果我們見面之後，隻字不提妳盧大小姐援手的事，妳會不會以爲我是有意規避這個『恩』字。」

「都是你的理！」盧卿說：「侯七，爲韋青看看創傷……」

「謝謝，不必了，小災難。回去再上藥不遲。」

侯七說：「你是不是怕我爲你的創口上撒上一把胡椒粉？」

韋青笑笑，說：「你侯七不是那種貨色。」

盧卿扳着臉：「你要走是不是？」

「老莊等人也受了傷，不知他們有未逃出現場，我放心不下。」

侯七說：「即使如此，也不差這一刻。」部下取來藥物，他一邊爲韋青療傷，一邊叫部下弄點酒菜來小酌。

「有件事很可惜……」韋青嘆了一口氣。

盧卿說：「什麽事？」

「煮熟的鴨子又被他飛了！」

侯七說：「什麽人？」

「故宮盜寶主犯易培基的得力助手焦愼初。不久之前他就是和我躺在同一間屋中！」

「他？」侯七一怔，說：「他就是焦愼初？看樣子有點像位票號、錢莊的二掌櫃的！」

韋青說：「不錯！但他的身手不輸你我二人！」

「原來他就是焦愼初。」侯七喃喃地：「要不，你們怎麽會雙雙暈倒在那屋子裏？」

韋青喟然說：「再抓他是很難的，據說章胖子和郝振鵬二人都在他的手中，不知爲何不見踪影，這二人也算是盜寶案的主要證人。」

「這小子眞走運！」侯七說：「紹興戲班的台柱小喜子居然對他的胃口奇佳，眞是異數！」

韋青說：「盯牢小喜子，仍能够逮住他。」

雖是小酌，三人喝到天快亮時，盧卿居然醉了。侯七說：「韋青，你知不知道她爲何會醉？」

「廢話！喝多了當然就會醉！」

「她爲什麽會喝多了？還不是看到你內心興奮？」侯七說：「可是我始終發現你並不領這份情。別人求之不得的，你却沒有興趣！」

「侯七，以你的名氣，配盧卿並不辱沒她！我是誠心誠意地祝福你們！」

侯七面色一沉，說道：「韋青，我雖然喜歡她，却知道自己不够資格，所以，我甘願爲她作奴作僕，只要能在她的身邊，天天都能看到她，我願已足。可是她對你……」

韋青心中只有霍小腰，他相信侯七那句話——小腰也遜盧卿半籌。這只是以姿色而論，男女間的事，姿色所佔比率最多只有百分之七十。他站起來說：「侯七，我必須先走一步，盧卿醒來，代我謝了！我實在是有事……」

侯七不便再攔阻，但韋青才跨過客廳門檻，本來酒醉伏在桌上的盧卿突然抬起頭來。手中的一支「五蜂子」「砰砰」聲中，火舌狂噴，韋青的身上冒起青烟，一個踉蹌，回頭望着她。

盧卿一臉狠色，她只有七八分酒意，並沒有醉，不過是試他。當他伏在桌上聽到韋青那幾句話：「侯七，以你的名氣，配盧卿並不辱沒她，我是誠心誠意地祝福你們」時，殺機又起。

這不但表示韋青心如鐵石，也有輕視她的意思。好像她只能配侯七這種貨色。

她以前知道，韋青對他敬而遠之，主要是因爲她喜歡衝動？像到「美人窩」去掛頭牌即爲一例。所以她曾不斷地警惕自己，不要再衝動，要慢慢地改，但是，她又犯了大錯。

韋青本以爲是輕傷，所以回頭望了她一眼，仍想掉頭離去，那知兩鎗皆爲要害，搖搖倒下。

鮮血在他的身邊石階上泛濫着。

侯七呆了，這是他絕對想不到的。但盧卿忽然悲嘶着撲上，看看面孔煞白的韋青，她舉鎗就要自射太陽穴。

侯七一把奪下，說：「大小姐，這可不是玩這一套的時候，救人要緊，難怪韋

青始終對妳不起勁，這一手又怎能不使他寒心？」

盧卿當然不愛聽這最後的兩句話，但這也是實情。她嘶呼着：「怎麼辦？這怎麼辦？」

「只有一個辦法，也許韋青還有救。」侯七說：「那就是把莊前柳找來，可是他現在在何處，也只有韋青知道，而韋青却又昏迷不醒。」

「侯七，你難道不能救他？」

「普通的創傷我也能治，這種要害上的透明窟窿我沒有辦法。這種事可不能冒充內行！」

侯七只能儘可能不使創口大量流血，上點藥，進一步的他無能爲力。盧卿大聲說：『花皮』，去請福恩醫院的院長來，就是綁架也要把他架來！」

「是……」「花皮」匆匆出門。福恩是教會醫院，院長是位比利時神父。

但是院長尚未到，莊前柳却先到了一步。

原來韋青被弄來此處，小葛和小范暗暗跟着，看看盧、侯二人會不會對他不利，因爲韋青負了傷。等于被侯七綁架來此的，當他們在屋外聽到鎗聲和盧卿的悲嘶以及和侯七的交談時，知道韋青巳受重傷，二人立刻請來了莊前柳。

莊前柳的及時到達，加上福恩醫院院長，韋青是不是必能保住一命？這當然也不是絕對的。

但至少，活命的機會，是大大地增加了。

× × ×

章、郝二人和焦慎初的兩個部下逃出，說是要到一艘船上去拏錢，這艘五十噸的小江船一直泊在北門碼頭附近，有個漢子看守，正是郝的心腹。

這是郝振鵬留了一步後路的交通工具，船是他當偵緝隊長時買下的。

四人上了船，郝振鵬叫那漢子把船駛離碼頭。這才下艙打開鐵櫃。梁、洪二人本以爲要付給他們二人各五千大洋，那知自鐵櫃中拏出的不是白花花的大洋，而是一支「六輪子」。

這支鎗放在櫃內作應急之用，自是上滿子彈的鎗，郝振鵬指着梁、洪二人，說：「哥們，姓郝的錢可不是海水潮上來的，也合該二位命該如此！」

梁、洪二人大驚，他們現在才知道上了賊船，過去焦慎初說，要小心提防郝振鵬，此人的出身就不單純。果然一言中的。姓梁的說：「郝先生，其實我們二人十分同情兩位，才一起逃出，並不是很在乎五千大洋的……」

郝振鵬吡牙笑笑：「哥們，我們二人被焦慎初鎖在一條鐵鍊上的時候，兩位並未關照我們，還想分我們一杯羹，結果被阿秋跑掉，讓我們熬那半月不知『肉』味的苦日子！」

姓洪的連連打恭作揖道：「郝先生，只要你饒了我們，我們今後就是你們二位的忠實部下了！赴火蹈湯，在所不辭！」

「呸！這一套少來！」郝振鵬說：「你們過去不也是焦慎初的忠實部下？」

梁、洪二人知道絕望，二人一使眼色就要撲上，「砰砰」兩聲，正中二人的心窩，郝振鵬說：「不要汚染了艙房，快點丟入江中！」

那漢子和章九如每人拖出一個丟入江中。然後入艙，章九如哈哈笑着正要向郝振鵬道賀，忽見他的「六輪子」又指着他，不由心頭一沉。說：「郝兄，你別開玩笑……」

「開玩笑。章兄，何以見得這是開玩笑？」

「郝兄，咱們目前是同病相憐。必須一條心才行！」

「這是當然！」郝振鵬顚着手中的槍，說：「章兄，自今日起你要加倍工作，就像以前爲焦慎初工作一樣……」

「你……你跟他學樣？」

「當然！老焦算是一絕，那段時間，咱們爲他仿製了不少的名畫和古畫。如今，我要是不依樣畫葫蘆，這不是在揚州白混了？」

「郝兄，要說仿製古董，你我好友，章某自要帮忙，義不容辭，只不過……」

郝振鵬叫那部下找來一根鐵鍊，又把章九如鎖上，說：「章兄，弟知道你是美食家，也有寡人之疾，所以你大可放心，我會叫部下每日三餐名菜給你佐餐，每隔三四天也必召揚州名妓來此陪你一夜，務使你身心愉快，專心工作！」

章九如暗暗一嘆，正是所謂：欲路上勿染指，理路上勿退步。到此地步，在他章九如來說，算是倒了血楣。

他要是不動貪念，如在北方，仍是藝術界名流，受人尊敬，收入極豐，爲什麼會鬼迷心竅到揚州來攪這一套？

× × ×

韋青幾度陷入垂危的景況下。幸虧兩位中、西醫專家守在床前。第三天清晨，勉強算是脫離險境。

在這段時間，盧卿沒有和任何人說句話，也未進滴水一粒米，顯得十分憔悴。

現在她含淚站在韋青的床前，說：「韋青，你以前是對的，我的確不是個好女人……」

「妳不是……」他只能說出這麼微弱的三個字。

「好了！」侯七說：「怎麼樣？我說過，韋青不會怪妳的，事實上妳是愛之深責之功。現在，一切都巳過去，妳可以去吃些東西，睡上一覺了！」

「不，我要問問韋青，他要不要見見霍姑娘？」

侯七本以爲她又在說氣話，但立刻發現不是這麼回事。她說得很虔誠。不帶一點酸葡萄味。

「韋青，」侯七說：「盧姑娘問你，要不要見見霍姑娘？」

韋青自然也可以看出，她是發自內心的關切，於是他微微點頭，事實上他內心的思念十分強烈的。

一個人在死裏逃生時，最想見的自然是他所愛的人。

莊前柳也在床前，他此刻就怕談這類問題，但是，一定會要他去請霍小腰，霍小腰會來嗎？爲什麼忽然之間一切的事都弄得這麼糟呢？

她如果不來怎麼辦？她如果不來，他如何對韋青解釋？

她如果來了，萬一說出那件不幸事件會有什麼後果？一個作大夫的是該知道其後果的。

一個在死生邊緣上掙扎的人，如果知道那件事，他的求生欲望會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消失。生死會在一綫之間。

可是他又不能拒絕，侯七對他說了，他只有默然點頭。以前他老練而穩沉，凡事三思而後行，這件事爲什麼未曾三思？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如果他當時反對蕭瑤的想法，力陳拆散他們二人的利害和後果，蕭瑤會不會堅持？

事實上他沒有那麼作，主要是自私心理，爲了討好蕭瑤。當然，自那事之後，蕭瑤巳給了他應得的甜頭。

莊前柳到達蕭瑤母女的住處，蕭瑤不在家，這當然也是莊前柳所希望的，如她在家，可能不會讓小腰前去。

霍小腰半躺在床上，雙目失神，巳失去過去的光采，面孔也很憔悴。

她和盧卿的憔悴不同，盧是自作孽，小腰算是天作孽了吧？莊前柳體會到，人類的自私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小腰……小腰……」莊前柳低呼了兩聲，霍小腰側頭望着門外，說：「莊老伯、是您……」

「小腰，妳娘呢？」

「大概是到劉府去了！」霍小腰下了床走出來倒茶，說：「能使我娘快樂，作女兒的總算盡到了一點孝心！」

「小腰，妳如果眞能想得開也好，有所謂：自古多情空餘恨哪！人生就是這麼回事，，也不必太認眞。」

「老伯今天來此是不是有什麼事？」

「嗨……嗨……是的……」目光掠過衣架上蕭瑤的一條絳紫色的百褶裙，他記得蕭瑤以前很少穿裙子，自和莊前柳「好」過之後，她開始穿裙子，及不太花梢的繡花鞋。所以此刻老莊的目光牢牢地被這條裙子吸住。

好像衣架上不是一條裙子，而是一團火。

「老伯有什麼事要我轉告家母？她恐怕一時半刻回不來。」

「這……件事不是找她，是找姪女妳……」老莊吸了一口茶，說：「小腰，伯伯未說這事之前，先求妳要沉住氣，別衝動。」

「什麼事有這麼嚴重？」霍小腰失身於劉志超之後，她在痛苦之餘就以爲世上沒有什麼更大不了的事了。

因爲她自殺兩次獲救，蕭瑤說，如她有第三次自殺，她不再救她，會和她一道走。

母親固也有錯，但總抵不過養育之恩，如泰山壓頂而無還手之力。

「小腰，妳要沉住氣……」

霍小腰忽然笑了起來，說：「老伯是不是以爲這世上還會有更使我沉不住氣的事？」

眞正是一字一淚。在莊前柳心尖上造成無比的痙攣。

莊前柳深深地嘆口氣，此刻他唯一的感受是：作長輩的有什麼資格犧牲下一代的終生幸福？

「是這樣的，小腰……」莊前柳說了韋青負傷的簡單經過。

霍小腰沒出聲，她眞的痳木了？這世上眞的沒有使他沉不住氣的事了？當然不，她的心如被片片撕裂，但是，就連付出這份起碼的關切，也都失去了資格。

深厚的自卑是十分可怕的，它是人生一切事業的絆脚石。

「我不想去……」聲音很小，也很平淡，似乎在她的心目中這不是一件大事。

「小腰，韋青很想妳，醒來之後，第一個想見的就是妳。」

「不會的，老伯，我在他的心目中一定是不關重要的。」

「不不！妳對她太重要了！而盧卿也知道妳對他太重要，才會主動要我來請妳去一趟！」

「老伯何必騙我？如果我對他眞的這麼重要，你們怎麼會硬生生地把姪女和韋青的關係切斷？」

轉彎抹角，把老莊及她的母親狠狠地刺了一下，老莊一窒，老臉赤紅。的確，如不是矛盾，把小腰當作了什麼？是不是把她當作皮球踢來踢去了。

「老伯是老謀深算的人，你應該知道我是絕對不能去的。我巳不配，今後不要說和他繼續往還，就連見他一面我都沒有勇氣，如果兩位長輩一定逼我去見他，你們叫我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莊前柳內心愧疚，但不能把她拉去，對韋青的影响太大了，他吶吶說：「小腰，伯伯十分慚愧，但由於韋青仍在生死邊緣上掙扎，妳如能去一趟，就等於救他一命！」

「以後呢？叫我如何撤退？是老伯還是家母能代姪女向韋青解釋？如果你們不能，置姪女於何地？」

莊前柳忽然揚手「啪啪」砸了自己兩個耳光，用力之大之猛，可見他是恨透了自己，絕非虛應故事，他雙手抱頭，嘶呼着：「小腰，從此以後不必再叫我老伯，我不配！」

霍小腰忽然長嘆一聲，說：「老伯，我知道，如果你們兩位長輩都有錯的話，毫無疑問，我娘應負較大的責任！」

「不，不，小腰，是我和劉家父子連絡的。」

「老伯是被動，我娘是主動，事到如今，姪女還能說什麼？」霍小腰說：「爲了韋青，我願意去一趟！」

「小腰，妳是個深明大義的姑娘，我們都白活了……」再叮囑她，一定要和往常一樣。

× × ×

霍小腰站在韋青床前時，她的一眶淚水沒有流出來，雖然她以爲韋青的不幸和她自己差不多，都是遇人不淑。

韋青那憔悴而失血的臉上，擠出久巳未出現過的笑意，人類臉上的表情肌肉如果長久不用它，就會變得僵硬。

「小腰……小腰……」他連續叫了兩聲，似乎除了這句話，一時之間想不出什麼話來。

「韋青……韋青……」霍小腰來此前曾下定決心，不在韋青面前悲哀流淚，但控制淚水是很難的。她伏在韋青臂上泣不成聲。

後面還有莊、盧及侯七，在盧、侯二人來說，他們只以爲霍小腰是爲韋青的重傷垂死而難過。也只有莊前柳知道她椎心泣血的原因。

「小腰……妳來了死神就走了……我自信會很快地好起來……」

「你會的，韋青……上天有眼……」

「我當然會……因爲我在離開揚州之前……一定要和妳結婚……」

小腰哭得更厲害，莊前柳木然沒有表情，侯七偷偷望着盧卿，她像個聆聽法官宣判而被判了個無期徒刑的人一樣……。

× × ×

萬里負手站在樓窗前，苗玉堂在他身後說：「這次利用兩『小』，一排人沒有得手，却聽說韋、莊等人受了傷！」

「先不說別的，僅是四挺『馬克沁』輕鎗就射了十來萬發子彈，居然不能把窩在一幢四合房中的人消滅，這……」

「萬爺……」苗玉堂說：「也許是他們投鼠忌器，怕傷了焦愼初的人，要不，幾十個手榴彈就解決了！」

萬里冷冷地說：「玉堂兄，我發覺你近來有點遲鈍我們利用焦愼初內外夾擊，並非眞要和他交什麼朋友，況且他一旦落網，盜寶收贓案咱們也沾上了邊兒……」

「這……」苗玉堂不能不承認，他當然未能充分領會萬里的本意，所以曾交待那個排長，不要傷及焦的人。

他們的暗號是屋中燈光閃亮搖晃五下者，即爲自己人，沒有搖晃燈光的屋子而被視爲敵人所盤踞者。

要不，焦愼初以及章、郝等人如何能全身而退？

「萬爺，這果然是我的疏忽！」苗玉堂說：「我眞該死！」

「事過境遷，也不必自責，只是以後要多用點腦筋，大箱子固然已經燒了，但韋青不除，總是後患。焦、章、郝等不除，有一天必受其牽連……」

這工夫忽然隱隱傳來了「隆隆」車聲以及步兵的整齊步伐聲。兩人互視一眼，苗玉堂說：「我猜想必是軍長又派了那連人來示威的……」

「軍長不是奉系正統，而自張大師（作霖）在天津作了『安國軍』總司令之後，奉系勢力大振，聽說蘇督下野，又換了奉系的心腹……」

這工夫「轆轆」車聲和步履聲更大，不久，街頭上出現了一輛炮車。又是小鋼炮，別看它小，由於性能優越，如炮手高明，破壞力很大。

一輛……二輛……三輛。一共是七輛。在這七輛小鋼炮之後還有五門迫擊炮。再後面是兩挺水壓重機鎗和六七挺輕機鎗。

步兵三個排，服裝整齊，身材高大，一色毛瑟長鎗。

「玉堂……」萬里冷冷地說：「你看這是邱連長那一連人？」

「好像不是，武器不一樣，旗幟也不一樣……」苗玉堂忽然沉聲說：「萬爺，快看那七名輕機鎗手……」

萬里打量了一陣，說：「莫非是『天九排』的人？」原來這七個身軀魁梧，膀大腰粗的輕機鎗手全有一臉銅錢大的紫痳子。

據說奉軍中有一個以痳子爲主幹的排，個個人高馬大，能打能拚，一夜之間行軍百里，他們輕機鎗是抱着掃射而非架在地上的，所以人稱「天九排」。

所謂「天九排」即天九王（牌九中有天九王），也有暗諷痳子之意。有一次奉軍某炮兵連丟了兩門小鋼炮，派「天九排」的人負責搶回，炮是搶回來了，但被敵人追得很急。決定放下炮開炮却敵。但扛炮的「黑驢蛋」說：「不要放下，就在我肩上開一炮吧！」

雖然並未在他肩上開炮（事實上炮的後座太大，也不可能在肩上放），這小子的楞勁和傻勁可眞够瞧了。

就在這工夫，一連人已自門前通過，萬里說：「玉堂，派個人跟着看看，是什麼路數？」

「是……」苗玉堂派了兩名得力護院出了門。

大約半個時辰光景，聽到兩聲炮響，不久，派出察看的兩個護院回來報告：「萬爺，這一連人到了牛經武的門前停下，牛、劉兩大亨出現，和連長一起接受了分裂式致敬。然後由日本炮手『牙廍大桑』（山田軍曹）開了兩炮……」

萬里的臉色很難看，自然知道對方也搭上了軍方，在向他亮「牌」，也可以說向他示威。

就在這時，萬家墓園管理員胡老頭一頭大汗奔來，在門外說：「老爺子……不好了……」

「什麼事慌慌張張地？」苗玉堂吆喝着。

胡老頭說：「老奴不久前在墓園中除草，突然『轟轟』兩聲，烟塵滿天，跑出來一看，我的媽呀！墓園門口兩旁的兩個石獅子已經不見了！」

苗玉堂沉聲說：「是不是被人家偷走了？」

「苗爺，您這是說笑話，每個石獅子都有五百多斤重，誰能搬走，老奴仔細一看，是被兩發炮彈擊中的，附近還有些碎石……。」

在牛家門前開炮，只發兩炮就把兩具石獅子擊得粉碎，這當然是小鼻子炮手幹的了！

萬里的臉色十分陰沉，這叫着禮尚往來。他似乎忘了把人家的祠堂屋頂炸個大洞，又把人家老祖宗的墓碑炸得無影無踪時，人家是什麼滋味？

揮揮手胡老頭退下。室內沉默了很久，萬里才說：「玉堂，至少由這件事已知小葛和小范是老鼠屎，兩頭尖的人物。」

「是的，萬爺，已證明他們是韋青的人。」苗玉堂說：「這二人既不爲萬爺所用，就該儘快除去！」

萬里點點頭，說：「還有奶娘，萬沒料到她是個有心人。在我的心目中，她比兩『小』還重要。」

苗玉堂說：「萬爺，我已派人四下去找她，我們計她不會逃出太遠，甚至也許小柔知道她在何處，那夜在祠堂後向我放冷鎗的人，可能就是小柔！」

「嗯……」萬里說道：「注意她的行動也是一個辦法。還有一件事，那就是盡快打聽出牛、劉二人是和哪一方面搭上了錢？」

× × ×

阿秋躺在福恩醫院的特等房間內床上，窗帷低垂。她的臂傷是在肘部。被韋青的小七首射傷，本來肘骨半碎，可能要鋸去右臂，算她幸運，遇上了這位外國院長。動了兩次手術，保住了她的右臂。

而現在已經癒合，只是右肘還未恢復以前之靈活而已。

劉永泰坐在床沿上，兩隻手不老實地在阿秋身上移動着，阿秋只作象徵性的推拒。

阿秋的胴體之美，幾乎不輸霍小腰和盧卿。要不，三個大亨怎麼會有志一同，趨之若鶩？

現在，他的手停在阿秋的肚子上，說：「阿秋，幾個月了？」

「你自己算嘛！什麼時候種的，你難道還算不出來？」

「大約六個多月了吧！小傢伙的名字想好了沒有？」

阿秋說：「男的叫小泰，女的叫繼秋怎麼樣？」

「小泰……繼秋……可以，可以……很好！」

「永泰，我生產之後，並不希望馬上進劉家的大門……」

「怎麼？又變卦了？」

「不是，在揚州地面上混，怕爲你招惹痲煩，就在鎮江爲我買幢房子……」

「好好！鎮江有好幾幢現成的房子。妳去挑就是了！」順手把床頭几上的燈熄了。

當劉永泰和保鏢的出了福恩醫院之後，阿秋的房門微响，閃進一個人來。

阿秋本以爲是劉永泰去而復返，那知來的人竟是郝振鵬，這是絕對出乎阿秋意料的。

「郝……郝隊長！眞是久違了……」

口中說着，臉上也擠出一絲蕩笑，右手却伸入枕下摸鎗。

「阿秋，妳要乖……」郝振鵬端着一支「七星子」陰陰地說：「妳有幾根肋骨我還不清楚？玩這個妳還差得遠！」

「喲……郝隊長，我怎麼敢哪！」阿秋收回右手，說：「眞不愧爲幹偵緝隊長的人，居然能找到這兒來。」

「說來也眞巧！」郝振鵬說：「今夜閑逛，無意中看到劉永泰和兩個保鏢的走出本院的大門。」

「看到他就知道我在這兒？」

「當然不知道，而是藏起來聽到他們交談。妳猜他的保鏢的勸他什麼話？」

阿秋的眼珠一轉，說：「是不是說我太濫，勸他們的主人甩了我？」

「對對！他們說，以劉永泰的身份和妳這『破鞋』鬼混，既失身份又不安全，實在是划不來。」郝振鵬說：「我以爲他們的話有點道理！」

阿秋笑笑：「我也以爲有道理！只不知郝隊長是如何逃出焦愼初的掌握？」

郝振鵬笑笑，說：「焦愼初的身手不差，但江湖經驗却差一截子。」

「能逃出他的手掌的確不簡單。」

「阿秋，跟我走吧！我和老章都很懷念妳！」

「走？去哪裏呀？」

「反正我們二人也不會讓妳吃虧的！」郝振鵬說。

「郝隊長，你知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呢？」

「我？」郝振鵬還眞被她問倒了，說：「我在作什麼？妳知我知。」

「可惜是我知你並不知。」阿秋冷冷一笑，說：「都快作爸爸的人，居然還用鎗指着你的骨肉，弄不好還會開鎗……」

「阿秋妳……」郝振鵬茫然也瞇着眼說：「妳說什麼？」

「我說你快是要作爸爸的人了！居然對我這樣、這些日子，一閑下來我就會想，孩子出世，如果是個男孩，是叫郝小龍還是郝小虎。或者郝小寶什麼的……」說到末了居然抽泣起來。

郝振鵬心頭一震，但立刻就冷笑，說：「媽的！妳胡扯什麼？」

「我胡扯！至少我肚子中有誰的孩子不會胡扯！郝振鵬，你如果不要這孩子，可不愁沒有人要。」

「別他媽的打蛇順竿上好不好？」郝振鵬說：「妳這種女人也會生孩子？」

「看！你看……」她一撩衣衫，露出膨脹的肚皮，六個多月的孕婦是絕對可以看出來的。

郝振鵬走近，還伸手摸了一下，冷笑說：「阿秋，和妳有露水緣的人沒有一排，也有一個班。怎知是我的？」

阿秋忽然撒起潑來，邊笑邊說：「我記得清清楚楚，月事剛來過，你就連續兩次，而那五七天內，由于章胖子受了風寒，他沒有和我……」

這女人心眼之多，無出其右，反應之快也少有其匹。她這麼一說，郝振鵬有一點動搖了。他記不清最初被焦愼初鎖在一起時有多久了，大約估計，好像不到六個月。

像阿秋說的情況的確有，那是最初被鎖，他和阿秋連續幾次，但章胖子受了風寒不能接近阿秋。

「我還是不信！」

「你怎麼才會信？」

「除非孩子生下像我才信。」

「萬一像我多像你少怎麼辦？」

「阿秋，不管怎麼說，妳還是要跟我走！」

「到哪裏去？」

「我說過，不會讓妳吃虧的！」

「郝振鵬，你會不會作出使你的骨肉蒙羞的事來？」

「不……不會的！」

「我告訴你，這的確是你的骨血。不如讓我留下待產，劉永泰之所以收容我，是以爲這孩子是他的。」

「眞的不是他的？」

「我要是騙你就是王八蛋！」

郝振鵬本想把她弄到船上，供他與章胖子「合用」，以使增加章胖子的工作效率。萬沒料到孩子會是他的。

郝振鵬當然不會就此相信她的一面之詞，却也信了三五分，把她放在這兒不放心，帶回去，那等於吊章胖子的胃口。他說：「阿秋，既然孩子是我的，我就更不能把你擱在這兒了！」（未完・十八）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少虎替謝紅梅償還錢債，她自願爲奴婢答謝，在賭塲找不到無名公子，因怕丁小翠、上官倩久候，便折往天香樓，還未見他們回來……丁小翠和上官倩却遇上了無名公子，看起來他和皇甫天華一個模樣，但是痴痴呆呆還有一點清醒，爲了弄清楚誰是眞假天華，便帶他去見父親上官白雲，也無法辨認，經衆人商議，由上官倩帶他到飛雲堡，亦只得到模糊的記憶，反遭到王總管拒絕引見「皇甫天華」。另方面上官白雲會同石少虎潛到墓穴內，石少虎雖然阻止開棺驗屍，經過上官白雲說服，當面掀開棺蓋，赫然是罩了人皮面具冒充的車把式……

賭娃施色相　少主顧倫常

皇甫天華在親自指揮全局，數十名門下高手，掌推，脚踢、刀推、劍掃，也不過一刹那工夫墓道已塡起三尺來高。

西門堡主西門彪，十柳莊主柳長卿，怒目圓睜，義憤塡膺，對上官白雲的行爲十分不齒，不顧一派之尊的身份，也搬起石頭往下面砸。

登時，石走砂飛，土方崩湧，遮天蔽日，蔚爲奇觀，方圓十丈之內什麽也看不見。

猛可間，渾沌的砂石之中，上官白雲像是從激流中躍升的蛟龍，雙臂抖動間，土石皆離他遠去，一塵不染的落在皇甫天華附近，厲色喝斥道：「天華，你連老夫也想殺人滅口？」

皇甫天華大聲吼叫道：「你這是惡人先告狀，做賊喊捉賊，給我上，殺掉這個無惡不作的大奸雄。」

立有一半的人放棄塡土，圍上來猛攻上官白雲。

西門堡主西門彪臉色一沉，怒冲冲的道：「上官白雲，你殺人在前，掘墓在後，行爲惡毒，令人齒冷，我西門彪今日縱然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也要爲皇甫老宗師討一個公道回來。」

上官白雲一面分拒衆人的圍攻，一面道：「西門兄，老夫並未殺人，請——」

十柳莊主柳長卿不等他把話說完，便截口說道：「老匹夫，這掘墓的事假得了嗎？」

上官白雲道：「不假——」

才說了兩個字，又被皇甫天華截住了，殺機滿面的道：「不假就好，請兩位前輩主持公道，爲先父申寃！」

根本不再給上官白雲任何說話的機會，與西門彪、柳長卿聯成一氣，從三個不同的方向猛衝猛攻，決心要置上官白雲於死地而後已。

這三個人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又是捨命相搏，饒他上官白雲是頂尖人物，但在不忍傷人，無法全力施展的情形下，却不免顧此失彼，只好見招拆招，遇式拆式，連還手的機會都找不到。

幸好，石少虎、上官明、上官清、以及上官世家的十幾名高手已相繼突破砂石陣，躍落現場，總算將皇甫世家瘋狂的攻勢壓制下來。

皇甫天華好辛辣的一張嘴，連石少虎也拖下了水：「赫，石世兄，眞想不到，這種卑鄙無恥的事，你們石氏世家也插了一脚。」

上官白雲搶先爲他辯解：「石賢侄與此事無關，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見證人而已。」

皇甫天華挑眉瞪眼的道：「有個見證人更好，掘人祖墳，毀人棺木，甚至暴人屍骨者，請敎石世兄，這在武林中該當何罪？」

石少虎正容道：「罪當神人共棄，人人得而誅之——」

皇甫天華想要打斷他的話，却被石少虎以更大的聲浪壓下來：「不過，得要看動機與結果如何。」

西門彪怒道：「這話是什麽意思？」

石少虎不疾不徐的道：「如果動機純正無私，則又當別論。」

柳長卿大表不服：「這種卑下之事，還有純正無私的動機？」

上官白雲道：「當然有，因爲老夫爲的是探究事實的眞象，非如此不足以證實皇甫長安的生死。」

西門彪一臉狐疑的道：「難道說皇甫長安的死會假？」

石少虎道：「事實證明，裝在棺材裏的是另外一個人。」將人皮面具展現給大家看：「或者說是一個戴有人皮面具的假皇甫長安。」

皇甫天華怒氣冲天的道：「這是無中生有，空穴來風，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西門彪道：「是不可能，前天夜裏老夫還瞻仰過遺容。」

柳長卿道：「躺在棺材裏的明明是皇甫長安，怎麽可能變成別人？」

石少虎從容不迫的道：「事實勝於雄辯，兩位前輩何不到墓穴內親自看一個究竟？」

西門彪、柳長卿互望一眼，果然縱身跳入墓穴中。

皇甫天華的臉色在變，王師古飄然而現，跟他咬了幾下耳根子，皇甫天華的臉色更加難看。

柳長卿、西門彪出來了，一臉怒氣，異口同聲的道：「皇甫天華，你玩的是什麽玄虛？你老子到底死了沒有？」

皇甫天華面無表情的道：「確已在北京身故。」

柳長卿道：「那棺材裏裝的怎麽是另外一個人？」

皇甫天華黯然道：「事出無奈，先父的遺體不見了。」

石少虎追究到底，問：「在什麽地方丢的？」

「保定近郊的『高陞』客棧。」

「如何丢的？」

「說來慚愧，一覺醒來，馬車靈柩全部不翼而飛。」

「你沒有守靈？」

「身爲人子，怎敢疏於孝道，天天守靈，那一天實在太累了，曾小睡片刻，誰想到就發生了意外。」

「你沒派人護守？」

「派了，慘遭歹人毒手。」

「可知歹人的底細？」

「留下一條粉紅色的絲巾，無疑又是魔燈敎的人幹的。」

「世伯的遺體既已不見，你爲何還要大張旗鼓的出殯安葬？」

皇甫天華道：「喪葬之期早已知會各方，先父的遺體突告不見，小弟深恐承受不住親友們的責難，不得已只好以王總管携同之人瓜代，臨時製作了一張面具，以防被人識破。」

「就算這些都是實情，天華兄，有一點小弟還是想不通。」

皇甫天華也變得客氣起來了：「請石世兄明示。」

石少虎振振有詞的說道：「你明知葬在墓裏的人不是皇甫世伯，爲何還要假戲眞做，借題發揮，欲置上官世家的人於死地？」

皇甫天華橫掃了上官父子一眼，道：「實不相瞞，小弟始終懷疑先父的死，是上官世家一手造成的。」

上官白雲道：「由於人傑與三通牽扯在內，你疑心到老夫身上這是情有可原，但你身爲人子，父死而毫無悲戚之情，是何道理？」

皇甫天華不勝憂傷的道：「先母去世的早，先父從小把我拉拔大，小侄不是不悲傷，而是不願意形諸於外，要化悲憤爲力量，要揪出元兇，爲先父報仇，倘若當眞不孝，願天打雷劈！」

他說至最後，已是淚下如雨，泣不成聲。

待他情緒稍稍平復後，上官白雲才繼續說道：「這件事打從一開始就疑竇叢生，第二次遭襲垂危的那個人，老夫就覺得他不是汝父皇甫長安。」

皇甫天華斷然決然的道：「絕對是先父本人，衆目睽睽之下，誰敢行詐，況且還有太醫可爲佐證。」

石少虎道：「曲家車棺爲何會短少？被魔燈敎鬼火使者屈武刧往天津的那個神秘人物又是何許人？」

怕柳長卿、西門彪不明眞象，將當時的情形又複述了一遍。

皇甫天華道：「小弟對此一無所知，若非石世兄提起，天華還蒙在鼓裏呢。」

王師古道：「全怪王某不好，喪葬期間，事雜心憂，尚未向我家少主報告。」

石少虎道：「此事王總管最是清楚不過，少虎想不透，曲家怎麽會少了一輛馬車，一口棺材？」

王師古連忙否認道：「這宗公案我王師古可毫不知情，將馬車棺木交給曲家的人就算功德圓滿，以後的事概與皇甫世家無涉。」

石少虎道：「曲家接棺的人也死了，此事已是死無對證，而且，這一車一棺顯然是被屈武刧走了，尚有綫索可尋——」

王師古截住他的話，說道：「石少爺，我倒覺得這一車一棺，不一定是刧自曲家。」

石少虎道：「王總管另有高見？」

「也有可能正是載運我家老主人靈柩的那一輛馬車。」

「保定與青龍鎮相距甚遙，這——」

「連夜快馬加鞭，不能說是一定趕不到。」

「但是，裝在棺材裏的人，是一個活人？」

「許是我家老主人又還魂復活。」

「王總管，皇甫世伯的身上不會用白布裹着吧？」

「誰敢保證，這不是魔燈教故佈的疑陣。」

這一番推論，確與事實有頗多脗合之處，最重要的關節是，皇甫長安的屍體不翼而飛，屈武刲來棺材裏有一個活人，而這個活人，經上官白雲認爲疑似皇甫長安，無異間接證明皇甫天華沒有說謊話。

當然，個中的疑竇尚多，但不論是皇甫世家，或是上官世家，基本上已失去必須放手一搏的基礎，於是，這一場風暴，也就暫時告一段落。

× × ×

另一場風暴却正在醞釀之中。

離開飛雲堡，上官倩和無名公子並未遠去，仍逗留在附近閑逛。

飛雲堡的一側，有一條山溝，山崖上有許多奇形怪狀的大石頭，有的似龍似豹，有的像人像馬，還生有不少野花及山棗樹，上官倩每一次作客飛雲堡，必與皇甫天華來此消磨一段很長的時光。

此刻，上官倩特地將無名公子帶到這裏來。

還特地摘了一把山棗，分給無名公子一半，道：「想想看，大概是我們十來歲的時候，就在這裏，也是這樣的黃昏時分，你最會爬樹，摘了很多山棗，我向你要，你不給，你跑，我就追。」

一邊說，上官倩一邊慢慢跑。「跑啊追啊追的，一不小心，我摔倒了，嘴唇上血流如注，至今還留下一個小小的疤痕。」

說到這裏，上官倩突然坐在她以前摔倒的那塊石頭上，翹起她火一樣的櫻唇，指給無名公子看她那一個疤。

少女迷人的嘴唇，再加上醉人的體香，無名公子看着看着，情不自禁的，俯下頭去，以他自己的嘴，在上面輕輕印了一下。

「你壞，佔人家便宜，我不來了。」

話是這麽說，人也走開了，心底最深處却心花怒放，快活似神仙。

這就是女人，欲就還推，欲說還休。

弄得無名公子甚是窘迫不安，結結巴巴的道：「倩姑娘，眞對不起，請恕在下唐突，實在是妳生得太美太美，太像我以前的一位朋友了。」

上官倩聞言好不高興，道：「你以前的朋友，叫什麽名字？是不是跟我同名，也叫上官倩？」

「記不起來了。」

「你那位朋友的嘴唇是否也有一個小小的疤？」

「嗯，就是因爲妳的嘴唇，尤其是姑娘嘴唇上的疤，才使在下想起了她。」

「慢慢的想，一點一滴的累積起來，就會結成一張記憶的網。」

說着，續向前行，來到一處筆立如筍的石林裏，上官倩折下兩根山棗樹枝來，一支交給無名公子，一支自己拿着，二人以木代劍，比劃着，上官倩滔滔不絕的道：「三年多前，我跟天華在此比劍，還訂下一個賭約，輸的一方，在三個月之內，不管是什麽事，都要聽贏的一方，叫往東，絕不許往西，要像奴才一樣才行，你瞧，這些石筍有很多斷頭的，就是那時候被我們削斷的。」

無名公子茫然的望着石林，撫摸着斷了頭的石筍，道：「結果是誰贏了？」

上官倩嬌媚的笑笑，道：「天華的功力比我深，按理是應該他贏，但他怕我不舒坦，故意輸給了我。」

「他眞的當了三個月的奴才？」

「哼，他好像忘了，根本不打算履行了。」

「姑娘可以提醒他，故意輸的，怎可出爾反爾。」

「提又何用，哼哼哈哈，還不是敷衍了事，簡直前後判若兩人，我好像已經不認識他了。」

「這是什麽原因？」

「我懷疑從那個時候起，就已經不是原來的皇甫天華。」

「眞正的皇甫天華到那兒去了？」

上官倩的雙手放在無名公子雙肩上，柔聲說道：「我覺得公子的言行舉止才像以前的皇甫天華。」

無名公子迷惘的反問，說道：「我是嗎？」

上官倩一本正經的道：「我相信是的，看看這一片石林，想想以前一起吃山棗，一起嬉戲追逐的往事，你一定可以記起來。」

無名公子緊鎖着眉頭，心事重重的道：「在我的腦海裏是有許許多多或明或暗的影像，飛雲堡、石林、尤其上官姑娘，就是其中最強烈的，可惱這些影像太瑣碎，太零亂，無法串連起來。」

上官倩輕聲細語的安慰道：「不要急，仔細的想，時間一久，相信你一定可以串連起來。」

夕陽西下，晚霞燒紅了半邊天，二人沉浸在往事中，尋找記憶，有四個不明身份的人，則正在以極快的速度向他們接近中。

四個人皆以黑巾將面部蒙起來，刀已出鞘，行動敏捷，成一字排開，待進入石林時，忽作鳥獸散，從四個不同的方向悄沒聲息的摸進去。

上官倩、無名公子則坐在一方平滑如檯的長石板上，正談的津津有味，渾如不覺。

說時遲，那時快，四個蒙面人猝然出手施襲，四把鬼頭刀帶起一片寒芒，瀉銀潑金，如電似雨般，齊向二人的身上砍下去。

幸虧上官倩反應快，也幸虧無名公子身懷絕技，千鈞一髮之際，二人原式不變，挺升丈許，飄飛出危險圈外，險險逃過一刦。

一連四聲砰！砰！之聲傳處，金石交鳴，火花四濺，那塊長石板立告四分五裂，用力之猛，手段之狠，可見一斑。

氣得上官倩火冒三丈，聲色俱厲的喝問道：「你們是幹什麽的？」

一陣快速走動，四個蒙面人又將二人團團圍起來，明晃晃的刀光，映着晚霞，五彩繽紛，益增三分險惡，其中一人嘿嘿冷笑道：「殺人的！」

「何門何派？」

「無門無派！」

「總不會無名無姓吧？」

「萍水相逢，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不過——」

「不過什麽？說呀！」

「對兩位我們倒是瞭如指掌。」

「你曉得姑娘何人？」

「上官倩，上官白雲的掌上明珠。」

「既知姑娘來歷，還敢偷襲暗算，顯然未將我上官世家看在眼內。」

「嘿嘿，上官世家算什麽，已是強弩之末，明日黃花！」

「上官倩聞言大怒，劈面就是一掌，被另一名蒙面人出手化解，果然是來者不善。

無名公子最關心的是他的來歷，一聽對方對他瞭如指掌，神色登時一緊，道：「朋友們知道我是誰？」

還是那一個早已發話的人答道：「你叫八郎。」

「八郎？姓八名郎？」

「八郎只是你的名字，不包括姓在內的。」

「我姓什麽？」

「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在下何方人氏？」

「你祖籍扶桑，乃帝王之身。」

「我不相信，你的說法與尚小雲如出一轍。」

「你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須離開邯鄲。」

「抱歉，在下覺得此地可能是我生長的地方，還不想離開。」

「希望公子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倘若公子不肯自動離開的話，休怪老夫要採取強硬手段，將你抓起來，押解出境！」

這個蒙面人身材細高，骨瘦如柴，一襲黑色的長袍，好像是掛在竹竿上，頭髮半白，聽聲音應是五十開外的人了，說話的語氣像是下達命令，顯非等閑人物，對無名公子的一切似乎眞的知道不少。

另外三人則體態豐腴飽滿，黑色蒙面巾雖然連頭也包起來，上官倩依然看得出是三個女的。

這一發現頗令她吃驚不已，方待出言一探虛實，無名公子怒聲道：「將在下押解出境？我又不是三歲孩童，可任人擺佈麽？」

蒙面老頭陰惻惻的冷笑道：「你若胆敢反抗，等於自尋死路。」

「閣下要殺人？」

「就是這個意思！」

「你我素昧平生，應無怨仇可言，在下來邯鄲還不到一天，不明白閣下爲何如此苦苦相逼？」

「叫你回扶桑，純粹是爲公子好。」

「我想知道理由。」

「老夫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自然是老夫的上司。」

「上司何人？」

「將來你會知道的。」

「我現在就要知道。」

「對不起，時機未到。」

「那你就休想叫在下離開邯鄲！」

無名公子一臉堅毅，拉着上官倩的手，道：「咱們走！」不再答理蒙面老頭，放步就走。

蒙面老頭眸中射出一道懾人的寒芒，虎吼一聲：「殺！」隨着這一個殺字，一男三女，蜂湧而上，四把刀各出奇招，猛往二人身上招呼。

任何人都沒料到，這四個人皆具備第一流的身手，尤其是那個乾瘦老頭子，刀似遊龍遊水，進退有序，掌若怒海狂濤，一交手便取得優勢，無名公子欲振無力。

三個蒙面女也毫不含糊，上官倩施出渾身解數，以上官世家獨步武林的柳絮掌迎戰，十合之內尚可勉力支撐，十合一過，便感力不從心，險象環生。

猛聽無名公子發出一聲獅子吼，突然變掌爲拳，「祥龍獻瑞」、「金獅拜佛」，兩招絕技，好像兩把鐵錘般揮出去。

拳力剛猛，拳風熾熱，當者有如火烤一般，兩股熱辣辣的血紅勁風，乃顯明的註册商標，正是皇甫世家的獨門絕技「霹靂拳」。

上官倩睹狀，心頭巨震，如遭重擊。一個扶桑浪子，不可能學得此技。

唯一的解釋是，無名公子才是正牌的皇甫天華。

可是，那個皇甫天華又是誰？

兩個人的相貌爲何一模一樣？

無名公子爲什麽會流落扶桑？

皇甫天華又如何進入皇甫世家？

腦中疑問太多，上官倩難免分神，本來就險惡的局面更加險惡，三個蒙面女子已突破重重掌浪，三把鋒利的鬼頭刀已攻到上官倩面前來。

無名公子的情形也不樂觀，施出霹靂拳，還是挽不回頹勢，只見蒙面老頭快如閃電一般，連攻三刀三掌後，趁無名公子應變不及的當口，倏忽間手臂一探，抓向無名公子的腕脈。

上官倩三刀臨頭，無名公子一腕涉險，就在這個十萬火急的緊要關頭，耳畔風聲貫耳，狼嗥之聲大作，大家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麽一回事，已有一大羣野狼衝入門場。

狼性兇殘好鬥，在狼人的指揮示意下更加威猛兇悍，三個蒙面女子的眼皮子才一眨，握刀的手肘已被狼頭撞歪。接着，衆狼張牙舞爪，猛抓猛咬，嚇得她們尖叫不止，退出三身之地。

蒙面老頭的情形更絕，本來已經扣住了無名公子的右腕，却被一隻野狼咬住他自己的臂，在急痛攻心之下，只好撒手後退。

「畜牲！」

蒙面老頭怒極而吼，揮刀猛砍，欲將咬他的狼腰斬分屍，那知野狼的動作更快，從他頭頂一掠而過，連狼尾都沒碰到。

惡狠狠的瞪了狼人一眼，蒙面老頭沉

喝道：「狼人，這兒沒有你的事，帶着你的狼朋友滾吧！」

狼人聽得一呆，道：「尊駕認識在下麼？」

「不認識！」

「那你怎知咱家是狼人？」

「聞名而已。」

「咱們倒覺得尊駕的聲音好熟；好像在那裏聽過。」

「不可能，我們從未謀面。」

「扯下你的遮羞布來讓咱家瞧瞧。」

「大胆，憑你還不夠資格！」

「他媽的，老子就不信邪，非要你現出原形來不可！」

朝狼羣比了一個手勢，作了一聲狼嘷，一大羣野狼立如潮水般撲向四個蒙面人，四蹄翻飛，勇猛無比，兩隻前爪像是兩把利鉗，接續不斷的向四人的蒙面巾猛扒猛抓。

狼羣實在太多，動作又快又狠，又有狼人、上官倩、無名公子虎視在側，蒙面老頭見勢不妙，只好率衆狼狽而逃。

× × ×

石少虎回到天香樓後面的客室時，小客廳裏早已掌上了燈。

盥洗台上也放好了洗臉水，桌子上擺着一桌豐盛的晚餐，臥室裏連換穿的衣服都準備好了，這都是謝紅梅的工作成績。

謝紅梅笑臉相迎，石少虎一入門，便迎上來說道：「請主人先洗一把臉，然後再用餐。」

石少虎一怔，道：「紅梅，妳怎麼知道我住在這個跨院裏？」

謝紅梅嬌滴滴的道：「是常大哥告訴我的。」

石少虎說了一把臉，坐下來，道：「請常兄過來一起用吧。」

「常大哥已用過，睡了。」

「妳呢？」

「等主人用完後奴婢再用。」

「紅梅，我說過，不許妳作賤自己，要嘛咱們平起平坐一起吃，要嘛就各走各的從此互不相干。」

「是，奴婢陪着主人吃就是！」

簡直美的像一朶花，柔的像一團水，謝紅梅盛好飯，坐在下首，摸一下碗盤，忽又說道：「菜有點涼了，容婢子通知店家再熱一下。」

石少虎道：「菜還是熱的，不必麻煩人家，咱們將就點用吧。」

謝紅梅眞像是一個新過門的小媳婦，石少虎還沒有吃飽，她已先一步放下碗筷，道：「請主人慢慢用，奴婢去準備洗澡水。」

石少虎餐畢，謝紅梅已將洗澡水準備好，這個跨院是天香樓最好的上房，設備齊全，洗澡池就在客廳的後方，盛情難却，石少虎落得享享福，也未再客套，當即走進小澡堂。

不料，洗至一半，發覺自己換穿的衫服沒有帶來，正自焦急間，謝紅梅姍姍而入，衣服就捧在她手上。

石少虎道：「紅梅，男女有別，妳怎麼可以——」

石少虎手忙脚亂，遮遮掩掩，緊張的連話都說不清。

謝紅梅却沒當一回事，目不邪視的將衣服放在一個小板櫈上，道：「婢子粗心，準備不週，是來給主人送衣服的。」

放好換穿的衫服，隨即躬身退出，沒再多說半句話。

謝紅梅心細如絲，設想周全，石少虎洗完澡，客廳裏已經泡好一壺上好的茗茶，說道：「請主人喝一杯茶，就可以就寢了。」

石少虎是豪門子弟，一向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但謝紅梅畢竟與衆不同，感受却不一樣，進入臥房，床鋪早已鋪好，連蚊香也點上了，屋內窗明几淨，纖塵不染，跟住在自己家裏一樣，忍不住連聲道謝，道：「眞謝謝妳，紅梅，只是太委屈妳了。」

謝紅梅笑盈盈的道：「那裏，這是婢子份內的事，讓我來帮主人寬衣。」

當眞要上前帮忙脫衣服，石少虎焦急的道：「去忙妳自己的事吧，我習慣自己脫。」

謝紅梅連聲應諾，悄然退下。

不一時，小澡堂裏傳來水聲，及戲水的聲音。

顯然，謝紅梅正在沐浴，偶而還會哼上兩句悅耳的小調。

過沒多久，她全身僅裹着一條雪白的浴巾，重又出現在臥室。

室內的燈仍亮着，她身上還有不少水珠兒在滾動，雖說重要的部位均被浴巾裹着，那羊脂白玉般的香肩，修長的玉腿，已足够令人垂涎三尺，石少虎的心頭一陣猛跳，聲音有點顫抖：「紅梅，妳還有事嗎？」

謝紅梅出谷黃鶯般的聲音道：「奴婢是來侍候主人的。」

言畢，手一鬆，浴巾立告落地。

天哪！身上一絲不掛！

這眞是造物者的傑作，畫工筆下的精品，山是山，水是水，雙峯高聳，曲徑通幽，每一根綫條都是那樣柔和、那樣優美，多一分怕肥，少一分嫌瘦，纖纖細腰，幾可一握，碩大肥臀，彎曲有緻……

石少虎的眼都看花了，血脈賁張，心已經提到喉管裏。

謝紅梅早已上床，鑽進石少虎的被窩裏。

有道是男追女，隔層山；女追男，隔層紙。石少虎雖然不是一個花花公子，更非急色鬼，但他畢竟是一個男人，沒有一個男人能抵擋得住這種陣仗，何況投懷送抱的是謝紅梅，一個艷色美女。

一陣擁抱！

一陣狂吻！

驚心動魄！

劍拔弩張！

眼看玉門洞開，將要拍馬揮戈而入，石少虎突然鳴金收兵而退。

腦中一片混沌，連他自己也攪不清是爲什麼，許是爲了丁小翠，也許是爲了謝紅梅，男貞女節，道德倫常，可能都是促成他退兵的原因。

謝紅梅早已被他「摧殘」的神遊太虛，欲仙欲死，陡然間風停雨歇，這才回到現實中來，幽幽一歎，道：「主人可是嫌奴婢乃殘花敗柳之身？實則紅梅雖幼失怙

恃，以賭坊爲家，這樣與人肌膚相親，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石少虎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少虎覺得這樣對姑娘是一種侮辱。」

「主人，奴婢是來還債的，這也是紅梅份內之事。」

「什麼話，欠債還錢，怎麼可以犧牲自己的清白之身。」

「那賭坊的漢子說過，花錢買我的人可以爲妻、爲妾、爲奴，甚至只是玩玩也可以，婢子是在履行義務。」

「紅梅，石某只是替妳還債，並沒有買妳呀。」

「結果還是一樣，紅梅現在已經是主人的人。」

「少虎說過，這筆銀子算我奉贈，切勿放在心上。」

「紅梅也說過，債務未清以前，永遠是主人的奴婢！」

「紅梅，妳——」

「主人勿須作難，奴婢絕不會搶了丁姑娘的位子，你們高興就收婢子作小星，不高興大可以貶身爲奴，甚至隨時可以叫我滾蛋，紅梅絕無二言。」

「妳呀，妳眞是一個最可恨也最可愛的小女人！」

伸手位她的額頭戳了一下，又輕輕吻一下面頰，石少虎又道：「好了，快把衣服穿起來，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謝紅梅乖的像一頭小綿羊，百依百順，當眞起身下床，穿好衣服，隨後又回到臥室來，聲頗惶急的道：「婢子光顧着服侍主人，有一件重要的事給忘記了。」

「什麼事？」

「狼人前不久來過，說有一件重要的事請主人去一趟。」

「去那兒？」

「飛雲堡附近的一條山溝裏。」

「去山溝裏幹嘛？」

「他沒有說，但事情很急，請主人快去。」

「好，我這就去。」

穿好衣服，石少虎已跨出房門，謝紅梅道：「請允許婢子附驥追隨。」

「天這麼晚了，妳別去。」

「那我就坐在這裏等主人。」

「不必等，妳睡吧。」

「奴婢睡那兒？主人的床？」

石少虎道：「睡小翠房裏好了，她已返回武當。」

「是！主人！」

謝紅梅眞聽話，石少虎去後，果然進入小客廳一側的另一間臥室裏去睡了。

× × ×

「篤！篤！篤！」

也不知過了多久，正當將睡未睡，迷迷糊糊的時候，謝紅梅聽到外面有人輕叩着窗戶，忙揚聲問道：「誰？」

一個清脆悅耳的女人聲音在窗外應道：「是我！」

就憑這兩個字，謝紅梅馬上分辨出來是魔燈教的副教主，也就是魔燈的副燈主，彷若床上陡然生出針刺來，那還能睡得住，忙不迭的起身道：「請副座稍待，容屬下開門。」

外面女人的語氣中散發着無比的威嚴：「不必，本座說幾句話就走。」

「是是！」謝紅梅躬身而立，唯命是從。

「事情進行的怎樣了？」

謝紅梅道：「一切尚稱順利，屬下已賣身爲奴。」

「這本座知道，我是問妳可已取得石少虎的信任？」

「此事需要時間觀察，現在還不敢確定。」

「床第間事又如何？」

「可以說失敗了，也可以說成功了一半。」

「他沒有跟妳作雲雨之事？」

「沒有。」

「哼，這是妳不賣力的結果？」

「屬下已盡力，請副燈主恕罪！」

「不必爲自己辯解，盡了力魚兒怎麼不上鈎？」

「屬下也不明白，緊要關頭，他突然鳴金收兵。」

「女追男，隔層紙，妳爲何不採取主動，將他擒下？」

「屬下完全依照副座的指示行事，石少虎的腦子裏，好像老是有丁小翠的影子在。」

「未與妳興雲作雨，就沒有辦法掌握住他，甚至表示他對妳有戒心，怎又說是成功了一半？」

「他曾瘋狂的擁抱熱吻屬下。」

「嗯，這還差不多，妳是咱們松上國精挑細選出來的美女，本座就不信石少虎這個臭小子會無動於衷，只要他不排斥妳就好辦，日久生情，遲早一定會被妳俘擄的，但妳此刻必須提高警覺。」

「請公主指示。」

「慢慢來，不要操之過急，太急躁引起石少虎的疑心就麻煩了。另外，那個臭和尚自在僧也要格外留神，他千方百計糾纏妳的目的，可能就是爲了探隱索密。」

「屬下知道。」

經過一陣短暫的沉默後，魔燈教副教主的聲音在外面說道：「但也不可拖延太久，目前皇甫、上官世家仇牽恨連，已是焦頭爛額，唯獨石氏世家的實力尚稱完整，制住石少虎，叫他幹一樁轟轟烈烈的事，咱們稱雄中原武林的霸業大概也就差不多可以完成了。」

謝紅梅恭謹有加的道：「屬下自當加倍努力，以底於成。」

「還有，本座有一句最重要的話要問妳，妳對石少虎的印象如何？」

「他只是屬下工作的一個目標，談不上什麼印象。」

「犬養紅梅，妳這是違心之論，石少虎風度翩翩，英挺俊拔，乃男人中的男人，連本座見到他都怦然心動，妳是木頭，能淡然處之？」

「屬下說錯了，他確是女人心目中的男人，但與他在一起時，紅梅只想到工作，未及其他。」

「這就對了，只知工作，不要想入非非。」

「屬下遵命。」

「父王對你們犬養家可謂恩高義重，

諒妳也不會逾越。」

「紅梅有生之年，都是感恩的日子，雖粉身碎骨，勢必達成任務，以上報君王與公主！」

「好，這裏有一包藥，妳拿去，可伺機放在茶水或酒菜之中，一旦被石少虎服下，他馬上就會變成苗人傑、張三通第二，失去了記憶，成爲一個白痴低能兒，任憑咱們驅使利用，但有兩件事必須特別注意。」

「那兩件事？」

「這藥妳自己絕對不能沾上，因爲到目前爲止，尚無藥可解。」

「是！」

「沒有絕對的把握，不要輕率使用，萬一失手敗露，妳固然必死無疑，石少虎也必然會提高警覺，本敎很難再有接近他的機會。」

「屬下理得，不敢玩忽職守。」

「好了，本座言盡於此，要走了。」

「送公主！」

× × ×

同樣的事情，半個時辰之後，又在皇甫世家重演。

地點在王總管的居處，魔燈敎的副敎主，松上國的公主立在窗外，王師古挺立在室內聽訓。

「王總管，青龍鎭你處置失當，是一大敗筆，你可知罪。」

「屬下完全照計劃行事，不知錯在那裏。」

「你根本就不應該與石少虎他們同住一家客棧。」

「是他們先到，王某發覺時巳經來不及另投別家。」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可以改變交接的地點。」

「屬下澈夜派人守着他們，石小子並沒有逮住什麽。」

「是因爲沒有當場逮住你的把柄，第二天還是發現曲家少了一口棺材，一輛馬車。」

「此事純屬意外，王某巳及時將曲家那五人滅口，誰也沒有辦法否認當初交給他們的不是兩輛馬車，兩口棺材。」

「可是，歸根結底，上官白雲、石少虎還是知道了屈武的那一車一棺。」

「此事只是有驚無險，巳成過去。」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個人要接受敎訓才有長進，你不要以爲你的靠山硬，本座就不敢治你，必要的時候照樣會拿你開刀，不信敎主能阻止得了。」

「屬下不敢，請副座恕罪。」

「棺材裏的人是本敎的最高機密，你作何安排？」

「暫時安置在一個隱密所在，待風聲平息後再行南下。」

「安全嗎？」

「萬無一失。」

「王總管，另外一件事也使本座痛心疾首，你難辭其咎。」

「那一件事？」

「上官白雲挖皇甫長安墳墓的這檔子事，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你爲什麽不在他們剛開始挖的時候就逮住，這樣就算他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正可鼓動風潮，除掉這個老傢伙。」

「此事屬下事先毫無所悉，得到消息的時候巳經來不及。」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你應該防患未然，早作部署。」

「副座敎訓的是。」

「現在可好，大好的機會沒利用上，反被上官白雲倒打一耙，石少虎那小子巳經開始懷疑你了。」

「這個屬下亦有此同感，但他找不到眞憑實據，也奈何不了我，倒是無名公子的出現實在扎手得很。」

「一個失去記憶的人應無大碍。」

「據王某所知，無名公子的記憶並未完全喪失，還記得邯鄲、飛雲堡、上官倩等等。」

「只是一些片斷，不可能記起他是誰來。」

「屬下是怕在上官倩的牽引下，時間一久，會理出一個頭緒來。」

「這是不可能的事，今日天黑之前，本座曾派出一男三女，雖未能得手，但他絕對逃不出本座的手掌心。」

「副座準備如何打發無名公子？」

「遣送回扶桑是上策，萬一不成便就地格殺！」

「格殺？副座與他的關係——」

「一朝情勢所迫，不惜大義滅親。」

「副座高見，成大事者當如是也。」

「狼人大有來頭你是知道的，不可錯過任何可以殺他的機會。」

「這小子的命眞大，屬下不會讓他活太久的。」

「王師古，你自己也要給我當心，別以爲你非我松上子民，是敎主的親信心腹，本座就不敢動你，告訴你，要是再給我捅出紕漏來，一樣叫你腦袋搬家。」

「敎主只不過是掛個名，當家作主的是副座，屬下斗胆也不敢以身試法。」

「你瞭解就好，我走了。」

「送副助，慢走！」

× × ×

飛雲堡一側，也就是上官倩、無名公子日落前遇襲的那一片石林下面的山溝裏，酒肉頭陀自在僧、狼人，還有一羣野狼，正在月光下俯身檢視着地上的一堆森森白骨。

沒多久，石少虎也來了，劈面就說：

「狼人兄，你在找我？」

狼人的神色顯得很是振奮，興冲冲的道：「是呀，石兄怎麽到現在才來？」

不等石少虎開口，酒肉頭陀自在僧便不乾不淨的搶先說道：「是不是將酒家的美嬌娘抱上了床，誤了時間？」

自在僧歪打正着，石少虎臉上一陣滾燙，力持鎭靜的道：「老禪師別開玩笑，晚輩只是路見不平，帮了謝姑娘一些銀兩，承她不棄，追隨左右，如此而巳，大師父想到那裏去了。」

酒肉頭陀朝他身後一望，道：「咦，那個賭妞怎麽沒跟來？」

石少虎道：「紅梅留在天香樓。」

自在僧口中嘖嘖有聲的道：「留在天香樓多可惜，我老人家摸不到，瞧一瞧也好呀，老佛爺識人無數，除萬花樓主尚小雲外，算她最美，丁小翠、上官倩都不免

略遜半籌，你小子艷福不淺哪！」

語氣一轉，繼又說道：「不過，話又說回來，女人是禍水，你小子可不要玩火自焚。」

石少虎勉強笑一笑，道：「前輩所言甚是，少虎自有分寸。但不知狼人兄何事相召？」

狼人興高采烈的道：「石兄，我找到根了。」

石少虎道：「根在那裏？」

狼人跺一下地，道：「就在這裏。」

石少虎莫名所以的道：「請狼人兄把話說清楚好不好？」

狼人斜倚在一頭老母狼的身上，道：「事情是這樣的，小弟來到邯鄲之後，偶然遇上了以前餵養我的這頭老母狼，我們到處閑逛，無意中來到這條山溝裏，母狼告訴我，二十年前就是在這條山溝拾到我的。」

石少虎沉吟一下，道：「狼人兄能確定。」

狼人道：「錯不了，母狼的意思表現的十分明確而又堅定。」

摸一下母狼的頭，狼人又叫了兩聲，老母狼會意，立即在地上用前爪扒了兩下，咬住狼人的衣襟，在原地轉了幾圈，還不停的猛搖尾巴。

石少虎問道：「母狼的這些動作是什麽意思？」

狼人道：「表示確實是在此處拾到小弟的。」

石少虎指着前面的白骨，道：「這又是誰？」

酒肉頭陀自在僧說道：「可能是狼崽子的親人婢僕，也有可能是一個不相干的人。」

石小虎昂首四望，道：「此處除皇甫世家外，可還有別的住戶？」

狼人說道：「附近還有好幾家樵夫獵戶。」

石少虎道：「如此說來，狼人兄可能來自皇甫世家，他可能是樵夫獵戶家的孩子？」

自在僧以少有的鄭重態度說道：「樵夫獵戶家，洒家巳經一一訪過，二十年來並無棄嬰，亦未遺失任何孩童。」

石少虎道：「狼人兄，請恕石某直言，如說邯鄲城裏，某一戶人家的閨女，生了一個不該生的孩子，不得巳而棄來此地，亦非全然不通。」

自在僧說道：「石小子之言不假，此事發生的機會不能說沒有，但就此處的山形地勢而言，仍以來自皇甫世家的機會最大。」

狼人接口道：「三在世家，友誼敦睦，石兄對皇甫世家的內情必知之甚詳，請你來的目的，就是想借重大力，看能否理出一點頭緒來。」

石少虎抬頭望一望宏偉雄壯的飛雲堡，邊想邊說道：「依狼人兄親身的經歷判斷，不幸的發生，不外下述二種：一是遭仇家陷害，一是被親人遺棄，但以遭陷害的功算居高。」

自在僧道：「何以見得？」

石少虎道：「狼人兄脖子上的粉紅色絲巾可爲佐證，這也頗符合魔燈敎殺人的一貫手法，如說狼人兄是魔燈敎意欲殺害的第一個對象，應是信而有徵。」

自在僧猛灌了三口酒，敲打着葫蘆，說道：「着，這一點我老人家完全同意，由此也可以證明，狼崽子必是大有來歷的人。」

狼人一時還沒有想通，道：「師父，這跟徒兒的來歷有什麼相干？」

自在僧拍打一下狼人的頭，道：「傻小子，一個平常人家的娃娃，魔燈敎害他作甚？」

狼人驚「哦」一聲，道：「對呀，記得萬花樓主尚小雲曾經說過一句話，我乃豪門子弟，莫非——」

自在僧截住他的話，道：「狼崽子，別盡信這個婆娘的話，依我老人家看，這個姓尚的臭丫頭大有問題。」

狼人驚愕不迭的道：「尚小雲神機妙算，料事如神，師父此話怎講？」

酒肉頭陀道：「就因爲她事情料的太準了，老佛爺才不免犯嘀咕，洒家認爲，尚小雲是神仙，就是一個魔鬼！」

石少虎的嘴角泛起一絲會心的微笑，道：「照這種情形看起來，狼人兄似與皇甫世家關係密切，但細究起來，似又無脈絡可循。」

自在僧道：「皇甫天華可有兄弟？」

石少虎道：「據在下所知，天華兄係獨子，並無兄弟。」

「那無名公子是怎麼來的？」

「此事早巳轟動邯鄲，鬧得滿城風雨，大家都覺得他們可能是雙胞胎兄弟。」

「事實畢竟如何？」

「只有天知道。」

「既有雙胞胎，會不會是三胞胎？」

「可能性極微。」

「理由安在？」

「狼人兄的相貌與天華兄無絲毫相似之處。」

「與皇甫老兒相較又如何？」

「不像。」

「皇甫夫人呢？」

「老夫人過世早，在下印象不深。」

「也有可能是在皇甫世家當差執事的人生的。」

「皇甫世家，家大業大，當差執事的人少說也有兩三百，查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請狼人兄恕我直言無諱，萬一是一名棄嬰，當事人必密而不宣，查起來更加困難重重。」

酒肉頭陀肅容滿面的道：「狼崽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點根苗，再怎麽難，還是要追查下去的。」

石少虎道：「此事十分棘手，只宜暗訪，不可明查。」

自在僧道：「暗訪也成，有了根苗，再拉一條綫出來就好辦了。」

× ×

天上無雲，有月。

月光很亮，洒下一地銀輝。

夜，還不算很深，才一更左右。

上官世家的老主人上官白雲，領着兒子上官明、上官清、女兒上官倩，還有無名公子、以及上官世界的十幾名高手，踏月來到皇甫世家。……

（未完・十）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賈老二見時機成熟，不能再拖下去，搖身一變，又成爲反史其川大會的總管，史其川面對白骨神君，二人功力匹敵，動手游鬥，無暇兼顧其他，賈老二部署就緒，親自對付司徒望總領，和徐少華點了他穴道，然後用計將桃花女的桃花金蠶蠱解藥弄到手，爲一干中毒的門派掌門人解去蠱毒，桃花女受騙，解藥失去，知是賈老二做的手脚，舉掌想將他置諸死地，反被賈老二借拚掌之勢掠回自己的陣容，指點白元浩和徐少華配合，用「縱鶴擒龍神功」將二十四武士之首張猛龍、曹飛虎二人憑空吸起，由白元浩逐個點穴擒拿……

冒名奪霸業 證實是魔徒

徐少華這一施展「擒龍手」，一招一個；隨手憑空吸入陣內，就像釣魚似的，人影一個接一個的飛來，白元浩再一人給他一指，相繼制住了他們穴道，不過轉眼工夫，動手的十九個人和站在稍後的五個，全數被吸入陣中，制住了穴道。

直看得白元規暗暗讚歎，英雄出少年，也自愧這幾十年來白骨門空是狂妄自大，只是沒遇上徐少華這樣的高手而巳。

丐帮八大長老也暗自驚歎不止，他們雖然聽說過「縱鶴擒龍」的名稱，但却從未親眼覩過，自然感到大開眼界。

現在大廳左首一場大規模的激戰巳經完全停止了，只有大廳中間白骨神君和史其川這一對，還在比手劃脚，愈演愈烈。

再說蠱毒發作的一干人，本來一個個臉如胭脂，趺坐的身子，也在不住地顫抖，幾個功力較淺的像丐帮帮主韋凌雲、白少游、聞天聲門下的馬成龍、萬全、和扮藍如風的小珠，扮柳飛絮的小玉幾個，早巳無法趺坐，爬在地上，只差沒有打滾而巳！

經史琬分別喂他們服下解藥，說也眞靈，未服解藥前宛如萬蟻嚙心，又痛又癢，令人無法忍受，但在服下解藥之後，瞬息之間，就霍然消失，紅若赤霞的臉頰，也漸漸消褪。

藍啓天究是用毒的行家，他第一個一躍而起。藍玉鳳叫道：「爹，你老人家再運一同功咯！」

藍啓天笑道：「中了蠱毒，並不是功力耗損或是受了內傷，只要蠱毒消失，就痊好了，還用得着運功嗎？爲父要找桃花妖女，算算這筆帳才行。」

在他說話之時，所有的人巳全都醒來，聽他這一說，就紛紛站起。

杜浩然沉哼道：「藍道兄說得是，今日之事，全是史其川和桃花妖女預先佈置的陰謀，咱們分頭行事，別讓這兩人眼看大事巳去，一走了之。」

其餘的人羣情激憤，紛紛附和，也沒有經磋商，就各行其是，宛如猛虎出柙，紛紛縱身朝大廳中間撲去。

這一情形，相當混亂，但大體上來說，就可分成三組；第一組最先飛撲出去的是藍啓天，他的對象是桃花女，跟着他撲過去的有高步雲（武功門）、竺天生（八卦門）、祝士諤（形意門）、陸子暘（六合門）。

賈老二朝丐帮帮主韋凌雲暗暗打了個手勢，要韋凌雲跟他們同去，韋凌雲過去了，丐帮八大長老和三名副長老自然也跟了過去。

第二組杜浩然（太極門）、仲清和（少林）、萬選青（黃山），他們這三人自持身份，自然就朝史其川走去。

賈老二也向白元規打了個手勢，要白骨三英、白少游和七名劍手跟着上去。

剩下來的是第三組，由淮揚派宋天壽爲首，聞天聲、丁藥師、徐少華、史琬、藍玉鳳、丁鳳仙、小珠、小玉、馬成龍，萬全等人，並沒跟着出去，還留在原地。

宋天壽一手捋鬚，問道：「二師弟，咱們要如何行動呢？」

聞天聲忙道：「此事最好還是由賈總管來調度。」

「不用調度。」賈老二陪着笑道：「事情剛開始，還早着呢，再說少莊主和史姑娘這時候也不便出手，那就不如在這裏憩一同，不過其餘諸位的工作，此時就該派定了才好。」

聞天聲道：「你只管分配就是了。」

「是，是，小老兒那就有僭了。」賈老二伸手指宋天壽、聞天聲、丁藥師、藍玉鳳、丁鳳仙、小珠、小玉、馬成龍、萬全幾人，說道：「就是宋掌門人、馬陵先生、丁藥師等諸位，負責守護這裏，因爲司徒望手下有三百名無敵營武士，個個身手極高，一旦發動，那就不得了，所以非守住這裏不可。」

宋天壽點點頭道：「不錯！」

聞天聲看他沒派徐少華和史琬的任務，心知史其川究是史琬的父親，徐少華和史琬成了親，就是史其川的子婿，不便出手，也就沒有多問。

賈老二却朝聞天聲笑了笑道：「小老兒不是你老想的這個意思，少莊主和史姑娘還有一件極重要的任務，只是此刻時機未到而巳！」

史琬道：「賈老二，你又賣什麼關子了！」

「不，不，咱們還要等一個人！」賈老二不待她開口，忽然低哦一聲道：「少莊主，你和史姑娘暫時沒事，就在這裏站着看看熱鬧好了。」他扛着雙肩匆匆忙忙的朝人叢中鑽去，兩下一閃，就不見了踪影。

因爲這時候，大廳上又起了一場激戰，敵我雙方，人影幢幢，極爲混雜，且讓作者一一道來。

最先出手的是藍啓天，他口中大喝一聲：「桃花妖女，你敢暗算藍某，藍某絕不饒你！」人隨聲起，一道藍影直向桃花妖女飛撲過去，身在半空，雙袖揚處，飛射出十七八道耀目紫金光芒，閃電般朝桃花女投去。

桃花女生長雲貴，一眼就看出這激射而來的十七八道紫金光芒，竟是苗疆中最毒的飛蜈蚣，此物身上不怕刀劍，可在空中迴旋飛翔，螫人立斃，心頭一驚，急忙喝道：「快列陣。」右手抬處，鏘然發劍，揮舞而起。

她這聲「列陣」剛出口，四名宮裝少女如响斯應，立即手挑宮燈，洒開蓮步，上下舞了起來。

十八道紫金光芒，果然是十八條飛蜈蚣，每條足有一尺來長，即使是苗疆深山大澤之中，極難尋覓得到，由此可見這些毒物，藍啓天至少巳經豢養了二三十年之久。

桃花女連發數劍，也只不過撥開了近身的幾條，劍鋒砍在這些飛蜈蚣身上，錚錚有聲，那想傷得牠們分毫？倒是列成四象陣的四名宮裝少女揮起的紅燈，牠們却似有顧忌，不時作出迴避之狀！

那是因爲那四盞宮燈點的油中，摻合了桃花瘴，舞動之際，就有一縷淡紅輕烟隨着散發，人畜遇上了，就會昏迷中毒，所以桃花女看到藍啓天施放出飛蜈蚣，她就趕緊下令要她們「列陣」了。

這原是一瞬間事，藍啓天飛撲而來，眼看桃花女和秦妙香站在中間、背貼着背，四周四名宮裝少女，揮舞起紅燈，在她們身前隱隱籠罩了一層淡淡輕烟，似霧似霞，色是緋紅，氤氳不散，十八條飛蜈蚣只是在四周飛翔，不敢接近，巳經料到可能是桃花女收來的桃花瘴一類毒烟，否則她就不會自稱桃花女了。

他落到地上，呵呵一笑道：「桃花女妖，看妳能支持得多久？」右手鏘的一聲掣出一支色呈深藍的長劍，左手呼的一掌，朝一名宮裝少女劈去。

桃花女冷笑道：「藍啓天，誰怕了你不成？」左手抬處，凌空拍出一掌，迎着藍啓天的掌風攔擊過去。

兩股掌風交接，發出一聲蓬然大震，雙方居然功力悉敵。

藍啓天右手長劍倏然劃出，朝另一名宮裝少女舞燈右腕削去。桃花女長劍及時搶出，噹的一聲，封開了藍啓天的劍勢。

兩人剛交手一招，高步雲、竺天生、祝士諤、陸子暘等人也相繼趕來，接着韋凌雲率同八大長老，三名副長老也跟了過來。

在這同時，廳後一道屏風兩邊，及時迅快的躍出數十名手持鋼刀的青衣武士，一言不發，揮刀撲攻而上。

這些武士一共有三十七人之多，他們正是由馬天龍率領的三十六天龍隊。（就是當日桃花宮迎神會中舞龍的一支隊伍）

天龍隊每一名武士，都是久經訓練的殺手，一柄厚背鋼刀，招式凌厲，慓悍無匹。

高步雲、竺天生、祝士諤、陸子暘和韋凌雲率同的八大長老、三名副長老一共才十六個人，幾乎是以一敵二，加上這批殺手都是亡命之徒，撲攻上來，個個奮不顧身，霍霍刀光，着着進逼，這一輪攻勢，逼得四位掌門人和八大長老都窮於應付，後退不迭。

藍啓天大笑道：「原來妳（指桃花女）還有後援！」

左手連指兩指，那十八條飛蜈蚣居然深通靈性，隨着主人手勢，一下朝撲攻過

來的天龍隊武士飛撲過去。

這些武士正在揮刀進擊，誰也沒防到半空中會有攻擊他們的東西俯衝而下，刹那之間，就有幾十名武士在驚叫聲中，倒了下去！

桃花女凝聲道：「馬天龍，要他們速退。」一面又叫道：「金衣衞何在？」

馬天龍撮口發出一唿哨，這些武士立即紛紛朝屏右退下，但三十六人，至少已有二十名中毒倒下，退下去的只有十五六名。

這時只見十幾個身穿金甲，頭戴金盔的武士大步走出，這些人因身上穿着的金甲較為笨重，行動並不靈活，但也因有頭盔和金甲保護，可以不畏飛蜈蚣侵襲，逕自揮動扑刀，朝高步雲等人殺奔而來。

他們正好十六名，高步雲等也正好是十六個人，雙方人手相等，正好一對一，各自接住一名金甲武士。

但這一來，高步雲等人就吃了大虧，金甲武士身上穿的是特製金甲，不畏刀劍，你就是刺中他要害，他也一無損傷，但他使的厚背扑刀，刀勢沉重，又是久經訓練，記記都是猛攻殺着，你不能傷他，他卻可以傷你，你要封解來勢，他卻不須封解你的刀劍，直截了當的和你搶攻，你就是武功最強，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只有退居守勢，沒有還攻的機會。

藍啓天眼看飛蜈蚣傷他們不得，只好揮了一下大袖，把牠們收入袖中。他因馬天龍率領的天龍隊，還有十五六個退到屏風右邊，怕他們衝殺上來，自己這邊人手有限，故而沒有再向桃花女逼攻上去，只是監視着天龍隊的行動。

杜浩然、仲清和、萬選青是向大廳中間的史其川走去，白骨三英率同七名劍手，隨後圍了上去。

大洪山主蓋天鵬洪笑一聲，迎了上來道：「杜老哥諸位蠱毒已經好了嗎？」

杜浩然因他和雲台山人孫豹人、徽帮婁子和、黑面龍王賀天錫四人都未中蠱毒，可見他們都是史其川一黨，聞言冷然哼道：「四位未中蠱毒，倒是難得的很！」

雲台山人孫豹人森笑道：「三位道兄蠱毒暫時雖已平息，最好還是多休息一回，咱們且到廳外去吧。」

他言外之意，是說蠱毒還會發作，示意三人不可和史其川為敵，實則想把三人引出去，藉以減少白骨門的聲勢。

仲清和道：「四位只管請便，咱們還要找史其川評理。」

徽帮婁子和道：「史神君當選盟主，是大家推選的，三位老哥哥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們不妨放眼瞧瞧，凡是反對史神君的人，今天就休息活着離開這座大廳。」

萬選青目光一注，冷笑道：「婁老哥，你投靠史其川，咱們沒有叫你和咱們站在一起，你也別勸咱們向史其川低頭，這叫做人各有志，不用多說。」

婁子和雖是徽帮帮主，但萬松山莊武林世家，三代盟主。婁子和平日對萬松山莊奉若上司，能和莊上總管打打交道，已是面子十足，這回聽了萬選青的話，忽然臉色一沉，嘿然道：「萬莊主，今天在這裏的只有兩種人，一是友，二是敵，三位如果不投靠史神君，那就是史神君的敵人，三位最好仔細想想清楚。」

萬選青兩道濃眉一豎，目光直注婁子和沉聲道：「婁老哥這是威脅我們嗎？」

婁子和如今有史神君撐腰，那裏還會懼憚你黃山萬松山莊，嘿嘿陰笑道：「婁某那有這份胆量威脅三位，你萬莊主不聽忠言，就算婁某多言好了。」

雲台山人哼道：「他還以為這裏是黃山萬家的大廳呢！」

萬選青大喝一聲道：「孫豹人，你說什麼？」

雲台山人冷笑道：「山人說什麼？你管得着嗎？」

萬選青一手提劍，沉笑道：「孫豹人，你大概想試試黃山世家的劍法了？」

雲台山人點頭道：「你們既然不聽忠言，咱們遲早總是要動手的，那就不用多說了。」

嗆的一聲，從肩頭撤下長劍，目視萬選青道：「山人就領敎領敎你們黃山世家的劍法，究有多大厲害？」

萬選青也一下掣劍在手，說道：「你馬上可以看到了。」兩人話聲甫落，立即動上了手。

仲清和使的一雙鐵筆，此時已翻起長袍，取了出來，目注婁子和喝道：「婁朋友，咱們也不用客氣了。」

杜浩然年已八旬，早已脫火，但此時此地，也不肯退讓，同樣撤下太極劍來，抱抱拳道：「蓋老哥，如果咱們非動手不可，兄弟也好領敎了。」

蓋天鵬使的是一柄四尺闊劍，早已提在手中，洪笑道：「看來，蓋某也別無選擇，只好動手了。」

兩句話的工夫，仲清和對婁子和，杜浩然對蓋天鵬，也同時動上了手，黑面龍王賀天錫沒有對手，只好站在一旁觀戰。

另外，白骨三英，白少游和七名劍手等人是朝史其川圍過去的。白骨神君和史其川此時已從徒手相搏，各自比劃招式，改使兵刃。史其川使的是一柄古劍，劍光青瑩，一手劍法，更是博大精純，矯若游龍。

白骨神君使的是一柄白骨劍，練劍數十年，劍法當然也十分精純，但不論你如何精純，總是脫不出「白骨劍法」的範疇，未免有迹可尋，不若史其川精通各家劍法，化為己用，來得變化莫測。

尤其「白骨劍法」史其川已早有破法，因此白骨神君縱然把一支白骨劍使得出神入化，還是處處受制於人，有些縛手縛腳。

但儘管如此，白骨神君還是史其川的唯一勁敵，沒有方才和千毒谷主紀千里交手時那樣從容不迫。

這一戰史其川雖然略佔一點上風，但他只要稍為大意，白骨神君立可扳回優勢，因此兩人出手雖快，攻拒之間，誰也不敢稍有疏忽。

圍上去的白骨三英，沒有白骨神君出聲，誰也不敢衝上去出手，但這一戰對白骨三英來說，眞是獲益匪淺，不但可以觀摩「白骨劍法」的變化神髓，也可以看到破解「白骨劍法」的招式，從而體會出「白骨劍法」的缺失所在，一時看得屏息凝神，心領神會，默默謹記在心。

在白骨三英向史其川圍上去的同時，從大門外又進來了兩撥人，一撥是由大會總管徐錦章（汪友諒），田有祿（陸其琛）和管事章通（柳飛絮）所率領，還有胡老四，余老六，王天榮，任貴四人，和白骨門的一名中年劍士，八名雲龍山莊的莊丁。

此時大家雖已知道總管賈老二和鳳尾帮四大堂主全已叛變，但並不知道這兩位副總管是眞是假？當然沒有人攔阻他們進入大廳。

這撥人進入大廳之後，迅快朝左首走去，和徐少華等人相會合，那中年劍士卻朝白骨三英奔去，和另外七名劍士合在一起。

另一撥本來是在大廳左右兩邊佈成雙崗的「無敵營」武士，他們曾奉有總領司徒望的密令，如果一旦有什麼變故（當時只是有此準備而已），佈在大廳左右地區的每一雙崗，立可抽出一個人來，各由一名小隊長負責率領，迅速向出事的地點支援。

這時，他們聽到大廳上出了事，自然迅速分出人手，由兩名小隊長率領，開入大廳。這兩小隊，每隊連領頭的小隊長在內，共有二十五人，兩隊就有五十名訓練精良的慓悍武士，他們每一個人，足可抵得江湖上一名一流高手，這份聲勢自是不小。

他們雖然進入大廳，但因沒人發號施令，指揮他們，兩名小隊長又不敢擅作主張，只好在進門不遠，站定下來。

目前大廳上唯一中立的是千毒谷主紀千里一行人了。紀千里在和史其川動手之時，中了金蠶蠱，後經桃花女給他一粒解藥，曾說：要蠱毒全好，必須每天服一粒解藥，三天才能根治。史其川就請他到右首「貴賓席」落坐。

後來白骨神君進入大廳，杜浩然、仲清和、徐少華等退向大廳左首，其他來賓紛紛退出大廳，只有右首貴賓席上的大洪山主、雲台山人等四人並未退出，和紀千里等人一同留在大廳右首。直等杜浩然、仲清和、萬選青三人和白骨三英一起朝中間走來，大洪山主等四人迎了上去，紀千里一行人還是站在大廳右首。

紀若男低聲道：「爹，我們還是和徐大哥他們會合，站到一起去的好。」

祖東權說道：「谷主，少莊主說得極是……」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完，紀千里沉嘿了一聲，祖東權就不敢再說。

就在此時，人影一閃，賈老二聳着雙肩，走了過來，拱拱手，陪着笑道：「紀谷主你好，嘻嘻！」

紀若男喜道：「賈總管。」

紀千里沉哼道：「賈老二，你來做什麼？」

賈老二依然陪着笑道：「小老兒是來跟你老問好的，你老中了桃花女的桃花金蠶蠱，不知如何了？」

紀千里道：「老夫很好。」

賈老二壓低聲音，嘻的笑道：「紀谷主相信桃花女不是使詐嗎？」

紀千里道：「她使什麼詐？」

賈老二聳聳肩道：「紀谷主沒看到各大門派的人，也中了桃花女的桃花金蠶蠱，如今已經完全好了？」

紀千里又問道：「你怎知他們完全好了？」

賈老二笑道：「因為他們服了眞正的解藥。」

紀千里怵然道：「難道老夫服的不是眞正的解藥？」

「嘻嘻！眞正的解藥，只要一服又可以完全肅清體內的蠱毒。」賈老二搖頭晃腦的道：「只有假的，才只能暫時抑制蠱毒，並不能完全肅清體內的蠱毒，她才能控制這個中蠱毒的人……」

紀千里雙目乍射稜芒，沉聲道：「你說桃花女給老夫的並不是解藥，老夫這就去找桃花女……」

「沒用。」賈老二連連搖手，嘻的笑道：「她已經沒有解藥了，紀谷主找她又有何用？」

紀千里一怔，問道：「桃花女沒有解藥？」

「一點沒錯！」賈老二得意的道：「因為她唯一的一瓶解藥，給小老兒從她懷裏摸來了！」

紀千里道：「你肯給老夫嗎？」

「嘻嘻！小老兒若是不肯給紀谷主，還會巴巴的跑過來告訴你老嗎？」賈老二口中說着，已從懷裏取出一個小紙包，遞了過去，說道：「這就是解藥了。」

紀千里接過，打開紙包，湊近鼻子聞了聞，問道：「賈總管不單單是送解藥給老夫來的了？」

「嘻嘻！」賈老二笑了笑道：「紀谷主應該知道你老也是史其川的眼中釘，白神君如果勝不了他，紀谷主也難以自保，這就是所謂合則兩利，說實在，以他的武功，只有紀谷主和白神君聯手，才能對付得了他，好了，紀谷主快服藥吧，咱們時光寶貴得很。」

紀千里頷首道：「好，老夫蠱毒一解，就去助白神君一臂之力，除了史其川。」說罷，把包中藥粉往口中倒去。

賈老二轉身欲走，回過頭來又道：「史其川如果使出『火燄掌』來，紀谷主不可用『毒煞掌』和他硬接！」

紀千里善於用毒，解藥入口，便知蠱毒果然迅速消解，聞言沉哼道：「老夫何用你關照？」

賈老二縮縮頭道：「小老兒是怕你老上他的當。」急忙閃了出去。

紀若男道：「爹，你老人家剛服了解藥，不可說話。」

紀千里笑道：「為父已經好了，走，咱們上去。」一面朝祖東權道：「你和若男還有他們五個，跟老夫上去，但不可太近，須防他向你們突下殺手。」

祖東權道：「屬下省得。」

紀千里嗆的一聲掣出黝黑如墨的一柄闊劍，厲笑一聲道：「史其川，老夫來也！」飛身直衝上去。

黑面龍王賀天錫急忙一下掠出，迎着道：「紀谷主請留步……」

紀千里洪喝一聲道：「賀帮主還不讓開？」左手一振，從大袖中伸出一隻烏黑如墨的手掌，朝黑面龍王迎面揚去。

掌勢未到，一股腥風已直逼過去，黑

面龍王識得厲害，「毒煞掌」無人敢接，他豈肯以身攖毒？急急向旁閃開！

紀千里一掌出手，就沒去理他，一道黑影挾着一道黑光直奔史其川左肩！

史其川和白骨神君改使兵刃之後，又已打出百招之外，雖然一直略佔上風，但要想勝過白骨神君，又談何容易，此時瞥見千毒谷主一掌逼退賀天錫，揮劍衝來，不覺洪笑道：「加上個把紀千里，老夫豈會在乎？」長劍倏轉，「噹」的一聲架開紀千里的一劍。

不，他有意要在這一劍上顯示他的功力，劍上已是凝足了十成內力，「噹」聲傳出，就把直奔過來的千毒谷主紀千里一個人震得向後退了三步！

紀千里一向自視甚高，他奔來之時滿以為史其川已和白骨神君激戰多時，體力應該消耗得差不多了，就這一念輕敵，才被震退了三步，這下自然把他激得老羞成怒，沉嘿一聲，揮劍疾進，喝道：「史其川，你也只有這點黔驢之技。」

闊劍開闔如風，一連三劍連環擊出，三道墨一般的劍光，劈得呼呼有聲，使得簡直像開山巨斧，勢勁力急，凌厲無前。

白骨神君從徒手比劃，到使用長劍，才發現史其川武功之高，大是出人意料，以自己的一身修為，僅能和他打成平手（他稍稍屈居下風，是因劍法處處遭到制肘，與武功無關），在這百招之中，始終落後半招，無法扳得回來。

此刻眼看千毒谷主仗劍衝了上來，以他白骨神君的身份，豈肯以兩打一？正待撤劍！突聽耳邊响起賈老二的聲音說道：

「白神君，你老千萬不可退後，紀谷主還是小老兒慫恿他來的，因為據小老兒猜想，史其川可能隱藏了一部份武功，只有你老和紀谷主聯手，才能把他逼出來。」

這話其實也含有激將成份，聽得白骨神君暗暗一怔，忖道：「他還隱藏了一部份武功，若是全使出來，豈不是我白靈君還不是他的對手了？」

「哼！老夫倒要看看你究有多大的能耐？」一念及此，自然把撤劍後退的意念打消了，同時配合紀千里的攻勢，長劍一緊，乘機夾擊過去。

一時之間，左右夾擊，劍光大盛！史其川朗朗笑道：「史某若是懼怕你們夾擊，那就不用問鼎中原，來當什麼武林盟主了！」

這聲長笑，就鏘鏗有如老龍吟聲，整座大廳迴聲嗡嗡，震人耳鼓，笑聲中，他右手連揮，一支長劍忽左忽右，以攻還攻，朝兩人夾擊而來的劍光中硬打硬接，擊撞過去，但見綿綿劍招，嘶嘶劍風中，响起一陣鏘鏘劍鳴！

三支長劍記記接實，白骨神君和紀千里都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對方好像只是在和自己一人交手，他的每一劍都好像是朝自己發來的！三個人同時後退了一步。

白骨神君在後退之際，左手揚處，打出一記「白骨掌」。史其川看他掌勢強勁，不敢怠慢，趕緊橫肘發掌，朝前推出。紀千里眼看機不可失，左腕一振，凌空點出一指，朝史其川右側襲去。

史其川和白骨神君掌風接實，發出蓬然一聲大响，在這同時，又响起了「撲」的一聲，那是紀千里的一記「射影指」擊中史其川右肋所發出來的聲音。

三個人動手，就有這點好處，你和別人對掌之時，另一個人就可以乘你不備，出手襲擊。史其川久經大敵，這一點他豈會疏忽？任你紀千里「射影指」擊中他的肋骨？

紀千里心中還在暗喜，史其川已經倏地轉過身來，喝道：「紀千里，是你偷襲老夫？」

紀千里大笑道：「咱們正在交手，怎麼能說老夫偷襲……」

話聲還沒說完，只聽史其川沉嘿一聲：「好！」人如奔馬，長劍豁然有聲，化作一道青光，猛向自己頭面由上而下，直劈過來。

强烈劍光，十分耀眼，紀千里不敢和他硬接，急忙身形迅速向旁橫閃出去。

史其川大笑道：「紀千里，你難道除了偷襲，就不敢接老夫一劍嗎？」

喝聲中，身形隨着左旋，帶轉劍勢，使了一招「白鶴展翅」，右手長劍橫掃過去。這一記因是由直劈帶轉過來的，勢道絲毫不減，凌厲猶且過之。

紀千里自然更不願和他硬拚，再次施展挪移身法，閃身而出，但在閃身之際，左手乍揚，一隻烏黑如墨的手掌，同樣橫拍過去，襲向史其川的背脊。

白骨神君也在此時一閃而至，揮劍削到，史其川反手橫掃的長劍及時使了一招「廻風舞柳」，從下翻起，噹的一聲封開白骨神君長劍，一個輕旋，左手直豎，一隻火紅的手掌，朝紀千里「毒煞掌」迎擊而出。

「紀谷主接不得！」遠處傳來賈老二尖沙的叫聲，但一黑一紅兩隻已經接個正着！

只聽紀千里悶哼了一聲，驚詫的道：「會是火靈掌！」一個人連退了三步，隨聲往後倒去。

方才史其川也曾使過一次，大家都把他視作「火燄掌」，此時聽紀千里說他使的是「火靈掌」，更是驚人之言，要知「火燄掌」只是旁門中火功，追溯其源還是出於三陽神功，但「火靈掌」卻是魔教中的功夫，稱為魔火神功，比起「火燄掌」更是厲害。

史其川洪笑一聲道：「不錯，你方才就應該想到了……」

就在他剛說出「不錯」二字之際，白骨神君被他封開的劍勢，又迅若閃電，急襲而至，「嗤」的一聲，刺中他右肩，劍尖居然刺不進去！

商為白骨神君這一劍勢道極為勁急，以致一支白骨劍竟然彎成了半月形，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長劍因刺不進去而彎，白骨劍柔中帶韌，劍身一彈，突然滑開，也把史其川長袍劃破了足有尺許長一條！

白骨神君是何等人物，一劍刺中却刺不進去，立即往旁躍開，目光一凝，嘿然道：「原來金縷甲落到你手上了！」

這一段話，當眞使作者有些忙不過來，紀千里中掌倒地，立即有祖東權和五方護法紛紛搶出，由祖東權一把抱起，退後了兩丈。

紀若男急忙跟了過去，問道：「祖大

叔，爹……不要緊吧？」

紀千里倏地睜開眼來，氣息急促的說道：「東權，快把老夫懷中那個玉瓶拿出來。」

祖東權依言伸手從他懷中掏摸出一個拇指大的黑玉瓶，問道：「谷主，是這個吧？」

「不錯……」紀千里喘息着道：「快把瓶塞打開，快……倒入老夫口中……」

祖東權看他神色不對，慌忙打開瓶蓋，紀千里已經張口喘息，說不出話來，這就倒轉黑玉小瓶，朝他口中倒去。

紀千里艱難的把藥丸吞了下去，就緩緩闔上眼睛，氣息低微的道：「替老夫盤膝坐好，你們小心給老夫護法。」

祖東權望了紀若男一眼，低聲道：「咱們還是退到左首去，和徐少莊主等人會合在一起，大家也好有個照應。」

紀若男點點頭，當下由兩位護法扶着紀千里朝左首退去。

再說白骨神君那句「原來金縷甲落到你手上了」，話聲清晰，大廳左首自然也聽到了，聞天聲心頭方自一動，宋天壽凜然道：「史其川身上會穿了金縷甲？」

徐少華道：「弟子去問他」

聞天聲道：「少華，慢點！」

徐少華因自己失落金縷甲的那天，也就是師父遭劫持，父親遇害，和雲龍山莊被毀的同一天，如今雖已知道害死父親的兇手是苗飛虎，但他為什麼要殺害父親和雲龍山莊大小四十餘人，目的何在？始終不得而知。

換句話說，苗飛虎不過是受人支使的兇手，眞正主使他的人，至今依然查不出一逕頭緒來，此刻驟聽金縷甲穿在史其川身上，但覺熱血沸騰，沒聽到聞天聲的喝聲，人已點足掠起，凌空朝史其川縱撲過去。

史其川一掌震飛紀千里，右肩也被白骨神君長劍劃破尺許長一條，心頭怒極，回身反撲，一支長劍使得風雷迸發，劍光劃過，聲若裂帛，比起方才，凌厲何止數倍？

白骨神君有七十年以上的修為，在功力上，絕不會輸給史其川，但因史其川有一冊專破「白骨劍法」的劍譜，是以白骨神君和他動手之際，難免縛手縛脚，這回，史其川含怒出手，全力發劍，白骨神君却更加落了下風。

那是因為白骨神君知對方身上穿了一件不畏刀劍的金縷甲，許多刺向他中路的劍招，都傷不了他，史其川却有恃無恐，可以放手搶攻。試想白骨神君的劍招受制於人，本來已經有縛手縛脚之感，如今又多了許多招式無法傷他，豈非更縛手縛脚了？

史其川全力發劍，攻勢綿密，白骨神君只好採取守勢，見招拆招，無暇還擊。

這一情形看得白骨三英心頭暗暗驚凜，白元規緊握長劍，正待招呼元暉、元浩一起上場，突然瞥見一道青影橫飛過來，朝兩人戰場上投去，心中暗道：「會是徐少華？」

同時但聽「鏘」「鏘」兩聲金鐵大震，劍光寒芒，剎時盡斂，史其川和白骨神君兩人各自後退了半步，停了下來。

徐少華手持短劍，一下架開史其川和白骨神君兩柄長劍，兩道明亮得發光的眼睛從史其川右肩瞥過，確認他身上的金縷甲，正是自己失落之物，才抱拳道：「在下來得魯莽，請二位恕罪，在下只是想請教史神君，你老身上這件金縷甲是那裏來的？」

白骨神君和史其川同時被逼退半步，心頭不期大為驚異，試想憑自己和史其川正在交手之際，兩柄劍上所發出來的劍氣，何等沉重？普通練武之士只怕無法走入尋丈方圓，就算衝進來了，也會被四下流動飛洒的寒芒所傷，這年輕人還能一舉架開兩劍交擊的兩柄長劍，還把自己兩人震退了半步，這該是何等功力？

英雄出少年，看來這莽莽江湖，眞該是年輕人的天下了！

史其川當然也十分震驚，但當他目光一注，發現徐少華手中短劍，劍光湛然，清若秋水，竟是武林中號稱第一神兵利器的秋水寒，不禁色然心喜，沉笑道：「原來秋水寒果然在你手中！」

身形突然朝前欺來，左手疾翻，五指如鈎，使的是少林寺一記「空手入白刃」，身形手法，快到無以復加！

徐少華話聲才落之際，就聽到耳邊賈老二「傳音入密」的聲音叫道：「小心，嘻嘻，他自己送上來的，不妨讓他試試雲龍第十九式！」

等到徐少華驚覺，史其川抓來的手指已快要扣上右手劍柄，在這一瞬間，上身倏地右轉，左手迅快遞出，一把就抓住了史其川的脈腕！

這下又使史其川大感意外，老實說他對擒拏手法，有獨到的造詣，普天之下，如論擒拏術，無人能出其右，但徐少華這一手，他幾乎連看都沒看清楚！

但史其川是何等人物，反應神速，脈腕方自一緊，他立即反腕抬手，五指輕彈，一連彈出四縷勁急指風，連珠般朝徐少華眉心、雙目、咽喉襲來。

徐少華在事情沒弄清楚之前，自然不好和他動手，是以一扣即放，手掌豎立，擋在前面，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是想請問神君，這件金縷甲那裏來的？並無和神君動手之意。」

他練成「太清心法」，手掌這一豎，就把史其川彈來的四縷指風一齊擋住。

史其川眞沒想到短短幾個月工夫，徐少華的武功居然突飛猛進，而且還練成了玄門護身眞氣，一時望着他呵呵一笑道：「賢婿問這作甚？難道這件金縷甲和你有甚關連不成？」

他這聲「賢婿」，叫得徐少華俊臉不禁一紅，說道：「神君請先賜告這金縷甲的來處。」

史其川含笑道：「這是他們送給老夫的壽禮，老夫覺得它質料不錯，所以穿在身上，賢婿喜歡，老夫可以送你。」

這話也沒錯，女婿乃是半子，他連嬌滴滴的獨生女兒都送給他了，何在乎一件金縷甲？

「說得好聽！」只聽一個蒼老而洪大的聲音沉哼道：「你化了多少心機才弄到金縷甲，又因金縷甲只有秋水寒可破，傳令手下，務必查出秋水寒的下落，如果你

眞肯把金縷甲送給我徒兒，方才就不會出手奪我徒兒手中的秋水寒了。」

這人的話聲，是從廳外傳來的，廳上有這許多人，但只有徐少華聽出他是誰來了，心中不覺大喜。

史其川目光一凝，喝問道：「爾是何人？」

「哈哈！」這聲大笑，就像發自大廳上空，十分震耳，這一剎那，廳上所有動手的人，幾乎全停了下來，大家都不知道來了什麼人？但只要聽這笑聲，就可知道來人非同等閒。

蒼老聲音接着哼道：「老夫是誰，你應該最清楚了！」說到這句話的時候，微風輕颯，史其川面前已經多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白髮披肩，白髯垂腹的紅臉老人，目光湛然如星，似笑非笑的望着史其川！他，正是徐少華的記名師父，五十年前大名鼎鼎的崑崙乙九，但如今江湖上，除了老一輩的人還知道他的名號之外，就算在路上遇到，也還會有人認識他的。

徐少華急忙垂下劍去，叫了聲：「師傅。」

史其川乍睹乙老人家，不禁臉色倏變，拱拱手道：「老哥既是衝着史某而來，咱們不妨到外面去放手一搏。」

這話是想把對方引到外面去了。

「用不着。」乙老人家洪聲道：「今天要找你算賬的並非老夫一個，自然要在這裏當着大家算算清楚。」

「哈哈！」史其川仰首向天，發出一聲朗朗大笑，說道：「史某早就料到你遲早總會找來的，就算連你乙九一起算上，史某也並不在乎。」

他這話聽得所有在場的人不禁大爲震動，這紅臉老人竟會是崑崙乙九？崑崙乙九，不就是他的師兄嗎？

「住口！」乙老人家突然瞋目喝道：「老夫面前，你還敢自稱史某？」

史其川冷笑道：「那麼，你要我怎麼說呢？」

乙老人家哼一聲道：「你以爲老夫不知道嗎？哈哈，老夫早就查出你的底細來了！」

「你查出什麼來了？」史其川臉露獰笑，右手豎立如刀，閃電朝前推出！

掌勢甫發，就可聽到一聲細長的輕「嗤」，宛如把整片空氣，都被他掌鋒從中間剖了開來，緊接着又是「撲」的一聲，手掌筆直擊在乙老人家的胸口。

乙老人家坦然承受了他一記切掌，却如中敗革，乙老人家連動也沒動，嘿然笑道：「老夫眞該謝謝你十八年的幽囚，讓老夫心無旁騖，才能參透玄機，不然的話，只怕無法承受你這一記『阿修羅神刀』了。」

這話聽得在場衆人更覺心驚，「阿修羅神刀」乃是魔敎最厲害功夫，史其川既是崑崙傳人，怎會練魔敎大法的呢？

史其川厲笑道：「你不用多說，有什麼驚人之藝，只管使出來好了。」

乙老人家微哂道：「憑你這點能耐，還不配向老夫叫陣，今天，老夫第一件事情，是要天下武林，先把事實聽清楚了，你假冒我師弟史其川之名，但你並不是我師弟史其川。」

史其川朗朗大笑道：「我不是史其川，那我會是誰？史其川在武林中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我何用冒充他？」

「因爲我師弟是崑崙派傳人，這一點就夠了。」乙老人家道：「你有野心，妄想稱雄武林，才生覬覦崑崙派的武功之心，遂向我師弟下手，大概這一陰謀未能得逞，於是假冒老夫師弟，趁老夫前去絕塵山莊探望師弟，暗在酒中下迷，幽囚後山石室，脅迫老夫默寫崑崙武學，老夫不予理睬，你不敢殺死老夫，是怕老夫一死，崑崙派武學就失傳了，沒想到老夫却把崑崙武功傳給了我師弟的女婿，這豈不是天意？」

徐少華漸漸聽出端倪來了，好像史琬並不是史其川的女兒，不覺叫了聲：「師傅……」

乙老人家一擺手道：「爲師話還沒有說完。」他接着又道：「更沒想到我這記名徒兒，和你有殺父之仇……」

「你胡說！」史其川怒極，抖手一劍急刺過去。

乙老人家哼了一聲，右手一抬，大袖朝前拂出，一點袖角拂在劍尖上，發出「叮」的一聲，就把史其川的長劍向右帶出，續道：「老夫說過，你不配和老夫動手，老夫把話說完了，自會然有人和你動手的。」

這句「我這記名徒兒，和你有殺父之仇」，聽得徐少華心頭猛然一震，再也忍不住，大聲叫道：「師傅，害死先父，是他的主謀嗎？」

「不錯！」乙老人家神色凝重的道：「他本是昔年千面敎八大護法之一，本名史紫丹，原是我師弟的遠房堂兄，千面敎覆敗，他幸而漏網，轉投到魔敎門下，後來無意中得知他堂弟史其川是崑崙傳人，心生覬覦，可能殺害了史其川又以迷魂藥入酒，把爲師幽囚在後山石室，這是十八年以前的事……」

徐少華不敢發問，只是靜靜的聽着。

這時本來站在左首的淮揚派掌門人宋天壽，聞天聲，史琬，藍飛鳳，丁藥師，丁鳳仙，等人也紛紛跟了過來，和白骨門的人站到一起。

乙老人家接着又道：「他既不敢殺死老夫，又得不到崑崙武學，爲了妄想稱雄武林，就必須得到刀劍不入，任何內力都無法傷及的金縷甲，但金縷甲唯一的尅星，就是秋水寒。他若能得到這兩件東西，普天之下就無人可以傷他了，這就是他密令手下爪牙，務必把這兩件東西弄到手的原因。」

徐少華聽得心頭一陣激動，轉身切齒喝道：「姓史的，是這樣嗎？」

「哈哈！」史其川（其實應該稱他爲史紫丹了）朗笑一聲道：「他是你師父，你當然相信他說的話了。」

徐少華道：「你承認苗飛虎是你手下，是你支使他殺害我爹的？」

史紫丹嘿然道：「老夫說不是，你是否相信？」

「我不信！」徐少華咬牙切齒的說道：「苗飛虎一定是你支使他的，因爲金縷甲和秋水寒可以助你完成霸業，你志在必

得！」

他說到後來，雙目盡赤，厲聲喝道：「姓史的，我要爲先父報仇，爲雲龍山莊四十餘口雪冤，我要和你放手一搏，你準備好了！」手中緊握秋水寒，大有恨不得一劍就殺了對方，方雪心頭之恨！

就在此時，突聽有人喝了聲道：「慢點！」

那是史琬，她已脫去了一身吉服，淚流滿面的奔了出來，朝史紫丹說道：「我是你的女兒？還是你害死了我爹？你總該有個明白的交代吧？」

史紫丹臉上微有黯淡神色，勉强笑道：「琬兒，妳自然是爲父的女兒了。」

「胡說！」乙老人家怒聲道：「琬兒今年十九歲了，你是十八年前假冒我師弟的，我弟妹產下琬兒不久，即因產後失調，一病不起，那時也正是你冒名頂替之時，琬兒明明是我師侄女，你這謊言，豈不攻自破了？」

史紫丹還沒開口，只聽一聲嬌笑，傳了過來，桃花女已從案後欵步行來，說道：「神君，她既非你的親骨血，你何用把人家的女兒，硬扯過來？」

她這一過來，秦妙香和四名手執宮燈的使女，也一起跟了過來。

史琬氣極，怒叱一聲：「妖女看劍！」「刷」的一聲，長劍出鞘，急疾刺出。

桃花女輕盈的揮了一下手，站在她身後的四名宮裝使女，前面兩個手擧宮燈，交叉架起，噹的一聲架住了史琬刺去的長劍，站在後面的兩個迅快越過前面兩人，繞到史琬身後，動作如一，揮動紅燈朝史琬身後打來。

藍玉鳳喝道：「二哥小心！」掠上前去，揮手發劍，朝兩女攻去。

秦妙雲抬手打出兩枚响鈴，在空中轉動發出鈴鈴清响，這當然是某種暗號了！

馬天龍率領的三十六名天龍隊，方才被藍啓天的飛蜈蚣一下放倒了十八名，只剩下一半，退到屏風右側，此時聽到鈴聲，立即率同十八名青衣武士疾快的衝了過來。

另外方才和高步雲，及丐帮的人動手的十六個金甲武士，在乙老人家出現之時，雙方雖已停下手來，但還是對峙之勢，此時也忽然捨了高步雲等人，朝大廳中間奔來，他們身穿厚甲，不懼刀劍，高步雲等人也無法攔截得住。

而且此時從屏風後面，又飛躍出三十六個身穿黑色勁裝，大紅背心的武士，一窩蜂般衝殺過來。這是桃花宮三十六火齊隊，（當日舞一支蜈蚣的隊伍）由隊長項楚雄率領，揮動三十六柄厚背扑刀，繼金甲武士之後，朝大廳中間奔去，聲勢之盛，慓悍無匹。

大廳裏首的人向外湧來，黑面龍王賀天錫，突然振臂朝五十名站在大廳門口兩隊武士大聲喝道：「你們還不出手？把廳上敵人一起消滅了！」

那兩小隊「無敵營」武士看到黑面龍王揮動的手勢，正是命令他們暗號，果然立即發動攻勢，揮動扑刀殺了上來。

這一下整座大廳上，立時爆發了全面搏殺的慘烈場面。

先從上首說起吧，當時藍啓天因金甲武士不畏飛蜈蚣，但已由高步雲等人接着厮殺，自己只好住手，監視桃花女等人。後來乙老人家出現，大廳上敵我雙方的人大部份停下手來，桃花女帶着秦妙香和四名侍女朝史其川走去。藍啓天也和高步雲等人會合在一起。

直到秦妙香彈起兩枚响鈴，十六名金甲武士，十八名天龍隊，三十六名火齊隊紛紛向大廳中間奔去，藍啓天、高步雲等人以己方人數和對方懸殊，無法攔截得住，就各自打了個暗號，也以極快身法，向大廳中間退去，迅快的就和徐少華，白元規兩撥人會合，集結在一起，聯手對抗撲上來的敵人。

本來已經住手的杜浩然、仲清和、萬選青三人，此時也因大洪山主蓋天鵬攻了上來，重又交上了手。

千毒谷主紀千里身負重傷，服藥之後，急需調息行功，祖東權和紀若男商量之後，決定和大廳左首的徐少華等人會合。

後來因白骨神君劃破史其川右肩長袍，露出金縷甲，徐少華心情激動，朝中間掠去，宋天壽怕他有失，就率同聞天聲，史琬，藍玉鳳，丁藥師，丁鳳仙等人跟了過來。

聞天聲因千毒谷主仍在瞑坐療傷，只有紀若男，祖東權和五方護法七個人，人手單薄，而且還有二十幾個「無敵營」的武士，被制住了穴道：「留在這裏，這就要小玉，小珠和他門下陸其琛、汪友諒，王馬成龍，萬全四人，胡老四，余老六，王天榮，任貴，以及八名莊中武士都留了下來，暫歸祖東權率領。

祖東權自是感激萬分，連聲致謝。

以上是敵我雙方人手分佈的情形。現在除了千毒谷主這一撥人仍然留在大廳左首之外，其餘的人，差不多已集中到大廳中間去了，激戰也在大廳中間展開。

所謂「大廳中間」，其實也並不是完全在中間，只是以史紫丹、桃花女、徐少華、史琬等人爲中心，敵我雙方的人，是在這個中心的四週動上了手。

但只有一個人，這時大廳上却沒了他的影子，那是總管賁老二，他自從給了紀千里蠱毒解藥之後，就沒見過他的人。

杜浩然、仲清和、萬選青三人，方才已和蓋天鵬，孫豹人，婁子和三人動過手，因乙老人家的出現，曾一度停手，此時大廳上爆發了一場混戰，六人也再度交上了手。

杜浩然在太極劍上，勤練了一個甲子以上，劍上造詣，可說爐火純青，深得太極劍法奧秘，一經展開，長劍劃出一圈又一圈的劍光，翩然而來，悠然而去，似緩實速，似剛實柔，使得毫無半點破綻，也毫無半點火氣。

他對手大洪山主蓋天鵬使的却是一柄四尺長的闊劍，只要看他兵刃，就可以想到此人劍法，定是專走陽剛一路的人。只見他闊劍大開大闔，劈出來的劍光道道有如匹練橫飛，劍風颯然，凌厲已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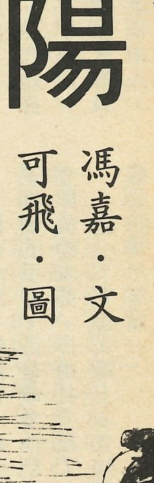
但任你劍勢如何凌厲，杜浩然劍劃弧形，如黏如引，運行不息，正好以柔克剛，凌厲攻勢，不是被引出，就是被封死，不僅佔不到半點便宜，有時還會被逼得非後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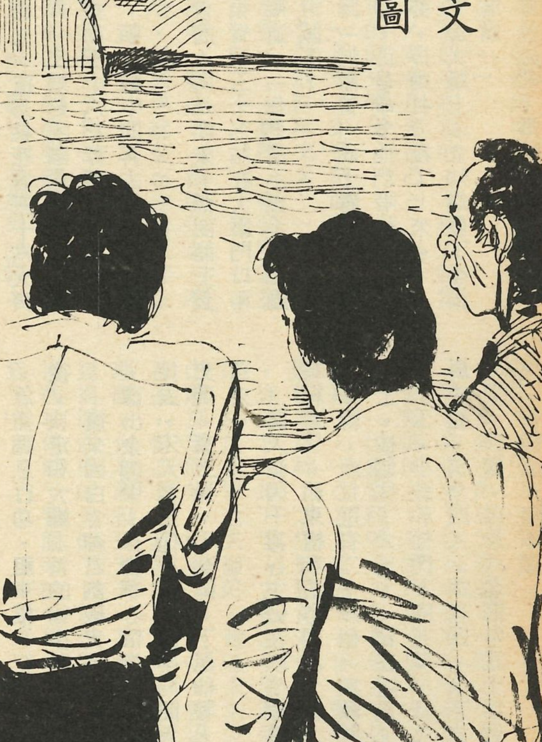
（未完・卅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太陽

馮嘉·文　可飛·圖





偷取藍圖　慘遭火葬

升降機把他帶到了頂層，那天台是閒人免進的，平時那門是給用一把鎖鎖着，只有這個管理員有鎖匙可以打開。但是，現在，當這管理員步行着上了最頂的一層樓梯時，他卻詫異地發覺，這鎖已經給打開了，天台的門是虛掩着的。

他疑惑地推開了門，踏出天台上。

那裏已經有一個人在着，這是一個矮而橫的人，穿着西服的，正在對海的欄河的前面蹲着，這個管理員的第一印象，是以爲這人是正在看那海上的情形，但看清楚了就知道不是，這人的頭是低着的，他正蹲在一隻打開了的鋁質箱子前面，在弄着什麼。

管理員向他走過去，到了那人背後時，那人正在把箱子關上，管理員窺見，那箱子裏面原來是裝滿了奇怪的儀器的。

「你在這裏幹什麼？」那管理員問。

那人一驚地跳起身，丟下箱子轉了過來，一隻手就向腰間伸手，摸出了一把手槍。

這個印度人除了身裁高大而孔武有力之外，也見過一些世面的，事實上，他是一個退伍軍人，在城市中，接觸槍的機會雖然不多，但在軍隊裏，他卻是經常和槍做朋友的，或者敵人，他知道槍的樣子，知道槍可以幹什麼，而且，他也至今未忘記。

槍一出來，就不是談話的時候了，因此，那人的槍一拔出來，這個印度人就隨手拍了過去，拍中了那人的手腕，那槍脫手飛了出去，飛出了大廈側面的欄河，向通天直墮下去，還好不是墮向前面的海傍大路上。

這一擊之力，使那人也退後了兩步。

「你在這裏幹什麼？」印度人問着，又瞥了一眼那隻箱子，現在看上去，不過是一隻普通的鋁質衣箱而已。

那個人並沒有回答，只是擺開了準備搏鬥的架式。

「哦，空手道，」印度人冷笑，「我也會玩一兩招的。」

那人衝了過來，而印度人迎頭一掌劈下，印度人側身閃過，那人的另一隻手掌，又直插他的胸部，空手道的招式，大致上都是如此的。

這第二掌，也給印度人閃過了，接着印度人的手掌就快速地一撈，執住了那人的肩上的衣服，把他一扯，這完全是恃着力氣夠大的做法，而那人給他一扯，就整個人失去了平衡，撲向前面。

印度人一掌拍過去，啪！這一掌摑中了那人的臉頰，使那人打着轉跌開了。

那人好不容易才站定，口角淌着血，吐出了一連串的咒罵聲，日本文的咒罵。

「哦，是一位日本先生，」印度人微笑，「但是對不起，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是正在這裏幹什麼？」

那人大喝一聲，跳前兩步，一脚撐向印度人的胸，印度人又側身避過，而且繞到那人的背後，一手執着那人背上的衣服，一拖，那人又失去了平衡，而向印度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來到谷熊本的空手道館中，四處搜查，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東西，但卻甚麼也找不到，此時門外忽然來了四個日本青年，他們是幫長谷熊本來教訓司馬洛的，但在一輪圍攻之後，四個青年均被司馬洛打翻在地，司馬洛要他們說出長谷熊本的下落，但他們卻一無所知，司馬洛失望地離去……海港事務處的主任接到一個自稱爲太陽魔星的人的電話，說他將在半個小時後燒毀海上的一艘油輪，要他預先通知附近船隻離去，主任半信半疑，但還是叫所有船隻離開，而油輪的船長不信，沒有離開，半小時後油輪燃燒了……

的懷中跌了過去，這一次，則是背部朝着印度人的。

這個印度人兩手向他的腋下一穿，穿到了他的前面去，通過了他的肩伸向他的腦後，兩隻手在他的腦後交加，這個日本人，就這樣給鎖住了，兩條手臂不由自主地橫伸在兩邊，失去了作用。

這個印度人幾次擒住了竊賊和小偷，都是用這個辦法的，身型夠粗壯及龐大，用這個辦法是最好的了。

那人又用日本文咒罵着，拚命掙扎，但這就像小鷄在老鷹的爪下掙扎一樣，掙扎不出甚麼花樣來的，這個印度人比他高出一個頭有多，體重起碼超出了八十磅，自然力氣也是遠勝了。

「朋友！」那印度人冷冷地說：「我看，我還是把你送上警局吧！」

但是，矮小的人，也自有矮小的人的優點的，那人掙扎了一陣，看見掙不脫了，便忽然改變戰略，用脚跟向他後面撞了過去，他那堅硬的鞋跟，撞中了印度人小腿中段的正面，那個最受不起痛苦的地方，而且，鞋跟的後面，是還是有練過空手道的脚跟在撐腰的。

印度人尖叫一聲，把那人推開了，蹲了下來，撫着小腿，苦着臉呻吟着，他這一條腿，暫時是失去了一半作用了。

那日本人狡猾地微笑，就向那隻箱子跑過去，但印度人可不是完全不能動，他一拐一拐着跳過去，攔住了那個日本人。

「不，你不要拿走，我要和你一起上警局去！」印度人說。

日本人要向左繞道，印度人又轉左攔着他，也要向右繞道，印度人又轉右攔着。最後，那印度人索性在箱子上一坐。

那日本人又不敢過來硬搶，他也知道，這個印度人雖然少了一條腿，自己也仍然未必是他的敵手的。

「你想拿回箱子，你就得先跟我上警局！」印度人說。火仍在他的背後的海面上燒，爆炸仍繼續着，但他已忘記了去看，現在，他的精神是集中在工作上了。不錯，這是他的工作。

那個日本人又咒罵了一大串，忽然轉身，就跑向天台的門口。

「唏，回來！」那印度人吃驚地叫着，他倒料不到，這個人是會甘心棄掉箱子而逃走的。

日本人已經閃進了門內，印度人一拐一拐地追過去，在天台門關上之前到達了，用肩一撞，門給撞開了，那日本人不能及時把門反鎖，就只好向下逃走。

印度人一拐一拐着，追得不夠快，當他追到有升降機到達的一層時，日本人已經逃進了升降機，他看着升降機門關上，他追到降機門口時，升降機已開始下降了，他拚命按那按鈕，但沒有用，這當然是不能要升降機再升上來的。

但也不能走樓梯追下去，二十層那麼高……。

他也用他的家鄉印度話喃喃地咒罵着，再回到天台上去，小心地把那隻箱子打開，察看着箱內的東西，那裏面儀器又多又複雜，他看不懂，而他也認爲，他最好不要去亂碰。

「我還是報警好些？」他自言自語地說着，又離開了天台，把大門鎖好，然後乘升降機回到樓下，打電話報了警，就守在升降機口，不准任何人上落，等警察到來。

海面上，油輪仍在爆炸，有一次，這個印度人覺得爆炸聲似乎很近，就像是發生在他的頭上，這座大厦的天台似的，不過，他相信，這必然只是幻覺而已。

這個印度人帶領警察上天台去。

當他打開了天台的門時，他就知道，剛才的爆炸聲實在不是幻覺，而其中的一聲爆炸，果然是來自天台上的，來自那隻箱子。

現在箱子已不見了，只剩下一些碎片，旁邊的欄河，也崩碎了一部份。

那隻箱子，已經爆炸了。

「天！」這個人祈禱般地說：「幸而我沒有把它拿下去！」如果是在他的身邊爆炸，那就不堪設想了。

× × ×

當司馬洛和老莫出現在那座大厦的天台時，已經是接近破曉時份了。

那油輪的火仍未熄，火光把這裏的天台也照得很亮，司馬洛和老莫在警方駁上來的電燈光之下視察着天台留下的碎片，但是沒有甚麼可看的，太碎了，如果說，那是一隻收音機留下的碎片，也沒有人能反對。

「一個日本人，」老莫說：「在油輪起火的時間，在這裏不知道幹什麼，携着一隻古怪的箱子，很有趣，很有趣！」

「再把那箱子裏的東西形容一次！」司馬洛對那印度人說：「告訴他！」指指和他同來的第二人，這人是S組的實驗室人員，科學知識很豐富的。

那個印度人詳細地形容一番，那人又向他提出了好些問題，這個印度人的科學知識不太豐富，當然是沒有那麼容易問得清楚的，不過，眞相還是一點一點地問出來了。

最後，那個實驗室的人員搔着後腦，很迷惑似的。

「那是甚麼？」老莫問。

「照他所說，那很像是雷射儀器之類。」那人說。

「你是說LASET嗎？」司馬洛問，「那種濃縮的光能，可以割破最堅硬的固體的嗎？」

「是的，」那個人員點着頭，「雷射光在工業上可以用來割切合金、寶石，在手術上還可以代替手術刀，又可以割開牙齒，就是雷射！」

司馬洛忽然興奮地向老莫一轉轉了過去，而在同時間，老莫也興奮地向司馬洛轉了過來，他們幾乎是同時開口的，但是，老莫到底老成一點，他讓司馬洛先開口，司馬洛向那仍然燃燒着的油輪叫道：「那人會不會就是在這裏用雷射把油輪燃着呢？」

「是的，」老莫慢慢地說：「雷射之類的儀器，可能把能量射到那麼遠的。」

「我記得一本雜誌上說過，天文學家正在研究用雷射向火星發出訊號，因爲雷射可以射到那麼遠，而還是清楚而整齊的！」司馬洛說。

兩個人都看着那個人員，兩個人的科

學知識，都是多而不精的，他們的推論，還需要經過這位專門人員的批判。那個人點着頭：「在原理上是可能的，但——」

「但？」

「如果是這樣威力强大的雷射。」那個人員又向那油輪望了一眼，「那麼？需要裝置的儀器附件是很多的，也需要很强大的電源，如果你要這樣弄，那你這副儀器，可能需要一座工廠去支持，總之，不能裝在一隻小小的皮箱裏，絕對不可能，單單是電力供應的單位，已經不止這麼多了。」

「但這是唯一可能的解釋。」老莫簡直是强迫這個人員同意這種說法似的，「一定是在這裏弄的，看這裏正對着那艘油輪，這是一個有利地位，那是一個日本人，這件事一直都是日本人在弄的！」

那個人員聳聳肩：「總之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們是研究到了一種全新的辦法產生能量。」

「也許他們正是研究到了一種全新的辦法。」老莫說道。

「如果是的話，」那人說道：「那就很值錢了，如果他們把這個發明拿出來賣，也可以成爲暴富！」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世界上有許多人，都不是得到錢就會滿足的，有些人喜歡得到權力，錢不一定可以得到權力，但一件殺傷力强大的發明品，却可以換到權力！」

「權力？」那人員不大明白。

「很可能，」司馬洛說：「這一次燃燒油輪，只是一種示威行動，下一步，這些人就要來勒索這個，勒索那個，如果不接受勒索，就毀滅這個，毀滅那個！」

「嗯，」老莫點頭，「這是老故事了！我們也不是第一次對付這種人了！」

那個人員聳聳肩，沒有表示意見。

司馬洛忽有所觸：「那個把我們引進這件事的科學家，那個在爆炸中全家死掉了的科學家，他是研究甚麼的呢？」

這個問題倒用不着老莫代答，而是那個人員代答，那個人員說：「他是研究爆炸品及高性能燃料的，這就是爲甚麼他的家炸得那麼燦爛！」

「也許是他發明了這種新的產生雷射的方式，」司馬洛說：「已經成功了，但是他的女助手把他這件發明品奪去，同時把他炸死——」

「我懷疑這個可能性！」那個人員搖搖頭，「他的研究根本不是屬于這個範圍的。如果這船忽然之間整艘炸碎，那麼這全是他的傑作，但在光能方面，這不是他的專長，他不是那種專家，也沒有可能變成這種專家。」

「但他顯然是和本田有關的。」司馬洛强調，「他的女助手謀殺了他，失踪了，很顯然是投向了本田！如果她不是有點收獲，她決不會這樣做：本田顯然就是這個太陽魔星，太陽魔星能夠用一種奇異方法，把本來燒不熔的東西燒掉！」

「而這個方法就是可以裝在一隻箱子裏的，一件像雷射之類的儀器！」

那個人員又是聳聳肩，不表示意見。

司馬洛和老莫，也是只能作這種推論，却沒有結論，三個人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那仍在燃燒的油輪，那火照得他們的臉上閃着橙色。

司馬洛從衣袋裏掏出一塊布，打開來，就是在松鶴的武館裏那隻保險櫃中取到的那幅圖畫，或在那面旗子，上面畫着一隻速寫式的太陽，太陽中間一張猙獰的面孔。

「太陽魔星。」司馬洛喃喃着說：「這就是太陽魔星，現在我們明白這面旗子的意思了！」

「太陽魔星究竟想要甚麼呢？」老莫問。

「他不久就會表示出來的！」司馬洛說：「很快很快就會了。」

「如果要下結論的話。」老莫說：「結論仍然是一樣的，那就是，快點找到本田！」

「我會找到他的！」司馬洛承諾地喃喃着。接着他又說道：「剛才在這裏和這位印度大兄交手的那個日本人，他不是本田？」

「當然不是，」老莫說：「本田的空手道不比松鶴他們那些膿包，他兩下就可以把這位印度大哥摔到樓下去了！而且，本田並不是那麼矮，他有六呎二吋高，據說他是有山東血統的。」

× × ×

不錯，本田並沒有那麼矮，即使坐在地上，他也顯得很高，就像不是坐在地上，而是坐在椅子上似的。他也不像日本人，那輪廓還有點西方人的味道，說不定，他是還有西方血統的，這很難講的，在戰後，美國軍人在日本也留下了不少種子。日本人的一般體高水平增加，也多少拜美國人之賜。

不過，山東血統好，西方血統好，本田却是十足日本味道的。他現在是穿着日本和服，跪在草蓆上，面前那張矮几上，放着日本米酒，一個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跪在跟前侍候，周圍的屏門也是十足日本風味的紙屏門，牆壁上掛了一把日本長劍，本田只承認他是一個純粹的日本人。

本田並不是一個英俊的人，事實上樣貌猙獰而醜惡。並不是那種討女人喜歡的男人，而他臉上的表情，現在也是醜惡的，他一杯又一杯地狂飲着那些米酒。

「本田先生，你已經喝了很多。」那個侍酒的日本女郎溫婉而關懷地說。

本田的眼睛一瞪，咆哮着道：「要你管？」

「但，本田先生，」那個女郎說：「多喝了，你就不能做正經事！」

本田的手掌忽然一揮，啪！那個女郎的臉頰上着了一掌，雖然本田看上去似乎不太用力，然而這却並不是普普通通的一掌，這一掌摑下去，那個女郎簡直離地飛起，打了一個觔斗，跌到了屏門的旁邊，頭上那刻意梳好的髮髻也散亂了，她的咀角淌出了鮮血來。

但她似乎也是一個典型的日本女性，有着典型的古代日本女性的溫順。她仍然勉力跪了起來，鞠一個躬：「對不起，本田先生，我衝撞了你！」

「滾出去！」本田喝道：「你不耐煩，讓我自己來斟酒好了！」

「不，對不起，本田先生，請讓我繼續——」

「滾出去！」本田暴喝一聲。

那個女郎，就像給本田這一喝的震力震走似的，連忙推開屏門，爬了出去，又把屏門關上了。

本田拿起酒瓶來，拔去瓶蓋，把瓶口湊到咀邊。

屏門又推開了，另一個人走進來，這一個却不是日本人，而且不是東方人，而是一個西方人，頭髮是金黃色的，長得近似女明星柯德利．夏萍最紅的時代。他的身裁瘦長，打扮得很講究，一套貼身的黑色西服，雙襟窄腰寬脚，裏面一件深藍色的襯衣，結一條白色的寬闊領帶。

很漂亮的衣服，但人並不漂亮，那張瘦瘦的臉像鐮刀，鼻子很高但是很蕩，三角形的，有點像魚的背鰭，眼眶深陷，裏面兩顆小而兇殘的眼珠，閃爍不定的，如果有一個製片家要拍一部電影，而找一個人演一個美國黑社會打手，那麼這人就是最適當的人選了。

但可能他也是這種人。

「坐下來，占士，坐下來。」本田一攤手，「我還以爲你已經睡了。」

「睡眠不是我喜愛的一種運動！」占士說着在地蓆上坐了下來，「除非是和女人一起！」他回頭望了屏門外，「可憐的女孩子！她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本田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你打了一個女人，你就覺得好笑嗎？」占士說，這種作風，西方人總是看不慣的。

本田伸手一指那屏門外，「那是一個好女孩子，眞正的日本女孩子，她懂得怎樣迎合男人，現在即使在日本也不容易找到了！你知道嗎，我去年回東京去，和一個日本女孩子做愛，很現代化的日本女孩子，可是，她忘記了自己是甚麼人了，她要我摸這裏碰那裏，舐這裏舐那裏，結果我把她這裏都打得又瘀又黑，她忘記了是誰在享受了！」

「我認爲這是雙方面的享受。」占士說。

「我們日本沒有這種傳統！」本田勃然地說：「我們是男人至上的，我愛我的國家，雖然我身在海外，我還是愛我的國家，不像你，你是美國人，你却一點不愛國！」

「別誤會，」占士狡猾地微笑，「我也愛我的國家，只是我的國家不愛我，我不過犯了點小罪，殺了兩個人，美國人那麼多，少一兩個算甚麼，但他們就不肯放過我，如果我回去，他們就要送我上電椅的！」

這兩個敗類好像在作大放厥辭比賽。

「你在海外做着對國家不利的事，」本田說：「但我，我仍然是在爲日本的光榮着想，現在他們知道太陽魔星的威力了！太陽就是我們的精神！」

「別說廢話了，」占士不耐煩地說：「我是來談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不是做得很好嗎？」本田說：「那艘油輪仍在燃燒，人人都在害怕，不久之後，我們開出去的條件，他們就非接納不可了。」

「嗯！怕就只怕這個司馬洛先生找到你！」

「司馬洛？」本田不屑地說：「我並不怕他，我是正在利用他！」

「你本來並不打算利用他的，」占士說道：「沒有人願意招惹上S組的這樣組織！」

「但我們既惹上了，我就不想浪費，」本田說：「我給他們找到了一個用途，現在，S組和司馬洛全帮着指證，太陽魔星是有一副可以裝在箱子裏的雷射儀器，能把任何東西熔化掉的，那些傻瓜！」他又仰天大笑了起來。

占士並沒有一起笑，他說：「你向S組走漏了消息，總是不大好的，他們已經知道他們要找的人是你！」

本田不笑了，他皺起了眉頭：「我仍然不明白他們怎知道是我，也許是那個婊子洩漏的，那個科學家的助手，但我已經把她處決了，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還提甚麼？總之他們不會及時找到我的！我的計劃成功了之後，他們繼續找我，那是我的事情了，與你們無關。」

「好吧！」占士說：「但告訴你一件事，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找上門來了！」

「這是當然的了，」本田說：「上次燒了的是一間美國公司，現在更燒了一艘美國油輪，你們中央情報局能不管嗎？」

「我是說他們找上門來了，」占士說：「一個情報員已經滲入了我們K城的化學工廠，這個人的名字叫雷特！」

本田的眉頭一皺。「他查出了甚麼嗎？他知道我們在幹甚麼嗎？他知道我在這裏嗎？」

「不，我們知道了他是誰，但他還不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只是不讓他有機會查出甚麼！現在我問你，應該怎辦？」

本田的眉頭皺得更緊，思索了一會，然後他說：「殺掉他，但是用一個別的方式殺掉，就像上一次我們殺安妮一樣。」

「很好！」占士說。

「另一方面，」本田說：「我也正在密切注意着這個司馬洛，我也不想惹他，他的後台太大了，但必要時，我也只好殺死他！」

× × ×

雷特是一個英俊的美國人，很風流，自以爲他很能使女人瘋狂，而他有時也是的，的確有很多女人爲他瘋狂，然而現在，在他的懷中這個女人金玲，則只是僞裝爲他瘋狂而已。

他們正一起躺在一張床上，蓋着一張薄被，赤裸的上身露在外面，而雷特正在吸着一根香烟，這顯然是已經歡娛之後的時光了。

雷特在吸着香烟，金玲則在不斷地吻着他。

「金玲，你快樂嗎？」雷特柔聲問。

金玲吻得更加熱烈：「我很快樂，我簡直爲你瘋狂了。」

「金玲你可以告訴我一件事情嗎？」雷特說：「這只是我們之間的秘密，我只是好奇！」

「我有甚麼事情不能告訴你的？」金玲說：「我最寶貴的東西也獻給了你，我們之間還有什麼秘密？」

「我在這間工廠工作了不久，」雷特

說：「但你已經工作了很久，你一定比我知道得多，這裏——我總覺得像有點不對的地方！」

「哦，你是指頂樓嗎？」

「頂樓有秘密？怪不得那裏老是重門深鎖了。」雷特說：「那上面究竟有什麼呢？」

金玲忽然閉上了嘴巴。

雷特並沒有繼續逼她，他只是在用另一種技巧，他聳聳肩說：「你不想說，那就算了吧，我又不是什麼特別的人，不過是你暫時的男朋友。」有點凄凉的。

「不，不，」金玲擁着他，「我告訴你好了，但你得答應不告訴別人！」

雷特舉起右手：「我對天發誓，我決不會對別人講！」但他心裏在想，如果用筆寫在報告上呈交上級，這就不是講，因此也不會違背誓言了。

「我也知道得不清楚，」金玲說：「我本來沒有理由知道的，但有一次一個研究人員邀我一起喝酒，他醉酒之後說了一點。」

「那一個？」

「哦，他現在已經不在這裏做事了，」金玲說：「照他所知，他們是在研究雷射——」

「雷射不是秘密呀。」雷特說。

「但這是有關太陽能的，而且小到可以裝在一隻箱子裏！」

「甚麼？有關太陽能？」雷特坐了起來。

「我不知道，他沒有說清楚，我也沒有問。」金玲說。

「他還說了些甚麼？」雷特幾乎掩不住緊張的神色了。

「那上面一座保險箱裏有些重要的藍圖。」

雷特繼續技巧地引誘她說，然而，金玲似乎不能說得再多了，只是那幾句。

但那幾句也已經算是很多了。

他和金玲再溫存了一次，然後便起床穿衣服。

「你不在這裏睡覺嗎？」金玲半撒嬌地看着他問道。

「還是不了，」雷特說：「你知道的，明天一早就要上班，如果是星期六，那又不同。」

「那麼，星期六——」金玲吹着咀說，「你是答應了。」

「我答應，」雷特作狀打了一個呵欠，表示他是眞的已經很累了。

「那麼，你回去早點睡吧！」金玲又表示關心地。

「嗯，」雷特點着頭，「眞累。」

他急不及待地離開了金玲的住處，但當然不是回家，他在一隻郵筒附近停了車，撕下拍紙簿寫了一份簡短的報告，納進信封，寫了地址寄出去，然後就開車直駛回他工作的那間化學工廠。

他在工廠的停車場中停了下來，看見工廠全部都已熄了燈，只有看更的小亭子是有燈光的，看更人走了出來，奇異地看着他。

「雷特先生，這樣晚？」

「是的，」雷特含糊地應着他，「白天還有一些文件沒有弄好的，現在要回來做完！」他也並不怕這個看更人看見他，反正，今天晚上是他最後一次出現這間工廠了；以後，他是不會再回來的。

雷特下了車，進入了工廠的內部，回到了他工作的寫子間，開了燈之後，進入了洗手間，打開了窗子，那窗子是對着廠後的空地的，也是看更人的崗位望不見的一面。

雷特就矯捷地爬出了窗外，沿着外面那牆壁上的一根水管向上攀升，到達了頂樓，用手帕包着拳頭向窗口輕輕一擊，那玻璃就破掉了，他可以伸手進裏面去，把窗開了，然後就爬了進去。

那裏就是金玲所說的秘密實驗場了，雷特在黑暗中摸索着，不敢把其中的電燈開亮，而是只能賴着一隻小型的手電筒照路，但他也終于找到了金玲所說的那隻保險箱的所在。

一隻老式的保險箱，要把它打開，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工作，尤其是以雷特所受過的訓練來說。

不過半個鐘頭，保險箱的門就已經應手而開了。

小電筒的光照進去，照見保險箱的內容是簡單的——只有一小疊的藍圖，及一些文件，雷特把那些藍圖拿了起來，細細地察看。

那上面的文字主要是以一種密碼代替的，不過，那與圖上所繪的，卻可以憑形狀而猜到幾分，的確是太陽能以及雷射之類有關的。雷特如果不是有相當的科學知識，也不能在一間化學工廠裏做事，以他的科學知識，他自然是看得出這些是什麼了。

他的心興奮地大跳起來。

他把那些藍圖摺了起來，再塞進衣袋裏。

就在這個時候，工廠中的警鐘忽然大鳴起來了，雷特吃了一驚，馬上就迅速行動了。他一手從懷中拔出了手槍，也不爬窗了，就打開了寫子間的門，衝下樓去，他不知道是如何觸動了警鐘的，但他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既觸動了警鐘，他就非逃走不可了。

他下了樓，跑回他的車子，經過看更人的面前時，看更人正表示張惶。「雷特先生，發生了甚麼？」

「我不知道，」雷特信口開河的說謊着，「但，我看見後面空地上似乎有人，你最好到後面去看看。」

那個看更人匆匆跑到後面去了，雷特則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上了他的車子，開出了工廠。

一出了廠外，他的笑容就僵住了，因爲，那條僻靜的街上，有兩部車子正向他迎面飛馳而來。這兩部並不是警車，但他們响着號，其中一部還把車身在街上放橫了，截住雷特去路，很明顯地，它們是要使雷特停車。

那條街相當窄，一部大汽車在那裏橫着，雷特的車子就不能通過了，不過，仍然有一條可走之路。

在差不多到達那部車子的時候，雷特忽然急急地一扭駄，他自己的車子，便跳上了行人路上，沿着行人路繼續向前駛。

那部車想退後攔截，但是車尾卻給路

邊的街燈柱擋住了。而一秒鐘之後，雷特的車子已經過去了，在牆壁與燈柱之間那僅夠的空位經過了。

砰！那部攔路的車子响了一槍。

雷特的車子後窗碎掉了，但他的人不是在後座的，因此這顆子彈並沒有射中他的人，他仍然可以繼續向前行駛的。

槍聲仍然在後面响，不過，對他已經是沒有甚麼威脅的了。

雷特的臉上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他毫不懷疑對方會追來，但是，對方是追不上的，他一定可以及時到達美國領事館，一進了領事館，他就安全了。

他望望倒後鏡，對方果然是正在追來，但是卻落後了很多，雷特踏盡了油門，發揮了相當高超的駕駛技術，以高速在街上轉來轉去，果然越駛就越接近了他自己的領事館了。

接着，他就到了領事館的大鐵欄的前面，狂按着號角。

「我是雷特，」他伸頭出去大聲叫道，「快開門，有人追我。」

只要進入柵門之內，他就是安全的。

這時，他看見那部追來的車子忽然不追了，它就停在街口，橫在那裏。

只是看着他，又不放槍。

這是雷特在這世上的最後一個念頭了，跟着，他就恐怖地尖叫了起來。

這件事，領事館的柵門內，那個正準備開門的人是看得最清楚的了。

他正要開門的時候，一股强大的熱力，忽然逼得他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幾步，就像是這車子乃是一隻强力的暖爐似的，這就是雷特尖叫的時候。

接着，他就看見車子變成了紅色，好像一塊燒紅了的炭，在黑夜之中，是紅得刺眼的，而這塊紅炭所放射出來的高度熱力，使他又再退後了幾步。

首先，車輪化成了黑烟，使車身矮了下去，然後車子本身也變了形，之後，很快地，整部車子都消失了，化成了一團白烟。

就像以前的安妮一樣，雷特是跟隨着那部車子而毀滅了，只剩下了一團黑烟，他所偷回來的「文件」，也和他一起毀滅了。

明天，他投郵的那份報告會寄到他的上級那裏，他的報告上已錄下了他從金玲口中所得到的情報，而他的上級就會推測到，他是乘夜進入工廠中，偷到了那有關太陽能及雷射的藍圖，但是來不及逃到安全的地方，就給毀滅掉了。

于是，對于太陽魔星的事情，人們就會知道得多一點，人們會知道，他的新品種雷射儀器，是小到可以裝到一隻箱子裏，是應用太陽能的。

也許，以前的安妮，現在的雷特，也就是給這新品種的雷射所毀滅的了。

雷特似乎是死得轟轟烈烈，然而照本田事先與占士所說的，卻並不是如此，本田說利用他的死亡，並且預言他會與以前的安妮一樣死法，現在，雷特果然是與以前的安妮一樣死了，那麼看來，他的確是已經受了本田的利用了。

× × ×

在同一個時候，長谷正在享受着一段清靜的假期，和他的朋友大木一起。

大木也是在司馬洛找尋名單上的其中一人，他和長谷是好朋友，也是在本田手下的同事，實在，他們是已經歷史相當長久的老朋友了，長谷是一個有虐待狂癖的人，大木和他的感情能攪得那麼好，那一定因爲彼此都有臭味相投的地方，正是在于兩個人都有那種虐待狂的癖好。

他們是一同「失踪」的，在失踪之前，他們曾經作過一次電話聯絡，大木認爲，與其分別失踪，那倒不如一起了，他在這山上有一個日本女人，對他很好，他是到山上的小河中去釣魚時認識了她的，是另一個日本商人的外室，那個日本商人懼內如虎，一年才能看她一趟或者兩趟，她悶死了，想交朋友不容易，因爲這個地方日本人並不多，大木到山中釣魚，偶然碰上了她，便如磁吸鐵似的相好上了。

大木提議，他們就到這個女人的家裏去暫住一段時間。他說，沒有人會知道的，因爲他也很少來找這個女人，一個月一次，而他從未對任何人提起過這件事。

一個月一次，這次數不够，這個女人渴望他多來，如果他住到她的家裏去，她一定是十分歡迎的，因爲這樣，他們就可以每天一次了。

在電話裏時，長谷就已不贊成這個建議，他說女人是危險的，他不喜歡女人，但在大木堅持之下，他還是去了。

現在，在早晨的太陽光之下，他們正在那風光美麗的溪邊釣魚，大木把雙脚浸在那清涼的溪水裏，踢動着，滿足地吃笑着，對長谷說：「現在怎樣了，這裏不是很好嗎？當初你卻不肯來呢。」

「媽的，別踢水行嗎？」長谷沒好氣地罵道：「魚兒都給你趕跑了。」

大木的雙脚停了下來，但還是咯咯笑着：「長谷，我知道你是在吃醋。」

「我吃醋，吃什麼醋？」

「你在吃醋我有一個女人而你沒有，」大木說：「可惜菊子沒有女朋友，不然我會叫她給你介紹一位。」

「我不需要什麼女朋友。」長谷說：「我仍然認爲女人是禍水，你也最好別吵，呱呱叫着，魚兒也一樣不會上釣的。」

「好吧好吧，我不做聲好了。」大木不服氣地吹着咀。

當他一閉上了咀巴之後，長谷都果眞的把一條魚扯了上來，一條肥大的鯉魚。

長谷嘻哈大笑了起來，「看見了沒有，你不吵，魚兒就馬上上釣了。」

「把牠殺掉！」大木興奮地說。

「當然！」長谷說：「但，我不要牠死得太快，我要慢慢的！」他說着站了起來，把魚絲揮動，那條掙扎跳動着的鯉魚，就繞着他的手打起轉來，離心力把魚絲扯得緊緊的，接着長谷的手一甩，就把那條魚甩到脚下的石上。

「啪」的一响，魚兒的掙扎軟弱下來，身體只是顫着，而咀巴及鰓邊噴出了血來。

長谷一下還不滿足，再來一下，一下又一下，直到那條魚兒已不成形了。而大木則津津有味地在旁邊看着，就像恨不得能代替長谷做這件事，這就是兩個人的共通之點了，兩個人都是很有興趣玩這種令

人噁心的遊戲的。

大木是看得那麼入神，他的手中魚絲一動，反而把他嚇了一大跳，他連忙把魚絲扯了上來，也扯上來了一條肥大的鯉魚，比長谷那一條更加肥大的。

大木也哈哈大笑起來了，他提着那條魚，說道：「看我的！我可以比你弄得更扁。」

「不！不要！」長谷連忙制止他。

「不要？爲甚麼不要？」

「這一條是我們午飯的菜！」長谷說：「如果你也打壞了，我們吃白飯嗎？」

「我們可以再釣！」大木感到很不公平。

「不一定再釣得這麼大的，」長谷說：「而且，時間已經到了，我們也得回去了。」

「唉，好吧！」大木苦着臉，十分可惜地看着那條鯉魚。

這條鯉魚，總算是逃過了噩運，雖然也是難免一死，不過死而爲飯桌上的嘉餚，是死得漂亮得多，也好味道得多了。

三個小時之後，午睡時間，在那座山間別墅裏，客房之中，客人長谷是已經睡着了，但是在主人的房間裏，主人菊子和半主人大木，却還沒有睡，他們正在做着睡前的運動，那種可以使人在事後睡得更熟的運動。

一張被子把他們兩個人蓋着，在地蓆上，他們被子下面聳動着，終于，菊子長嘆一聲：「這眞美滿，現在每天都可以來一次了。」

「何止一次！」大木說：「自我來了之後，每天至少兩次！」

「你却能夠應付！」菊子說，「你眞本事！」

「以我的身子，一天兩三次，算得了什麼？」大木自負地道。

「我——却似乎不大能令你快活。」菊子說。

大木和菊子在一起，的確不是極端快活，這是因爲，菊子並不是一位特別美麗的女人，年紀也不太輕了，所以大木一個月才來一次，不過，溫柔體貼，服務週到，這却是菊子的最大優點，不然的話，大木可能連一個月一次也不會來。

「爲什麼你這樣覺得呢？」大木表示詫異地問，他雖然也是一個男性至上的典型日本男人，他却懂得一個使女人心服的最重要原則，那就是永遠不要對一個女人表示，你和她一起是不夠快樂的。

「我剛才那條魚燒得不好吃嗎？」菊子說：「我看見你只吃了一點點。」

「哦，這個，」大木失笑起來了。「我只是因爲吃魚，就想到了我們家鄉的鰣魚，這個魚和那個魚比，眞是差得太遠了，即使鰣魚乾，也比這個鮮魚好。」

「我可以下山到店子去買，那裏有鰣魚乾。」菊子說。

「不，」大木說：「店子裏的不好吃，每頓都吃的鰣魚乾，是妹妹從家鄉寄來的，特別用醬製了才晒乾，那種鰣魚才是天下的味美。」

「你有一個好妹妹！」

「她嫁了一個賣魚乾的人呀。」大木說：「在武館裏，我把魚收在床底的櫃子裏，不讓人知道，一個人偷偷的吃，不然，朋友們都要來搶了！」抽出一隻手來，「啪」的一聲在自己後腦上一拍，「眞該死，我應該帶來的。」

「唔，鰣魚乾！」菊子伸出手來，捏着他的頸部與肩部交界處的肌肉，「不要再多想了，你應該睡了，我替你按摩，讓你睡得好一點吧！」

「好的。」大木轉身伏着，菊子鑽了出來，跪在他的身邊，替他按摩，由于青春不再，她的肌肉已經鬆弛，身裁是不大好看了，不過大木俯伏着，所以也看不見，但，菊子倒是挺會按摩的，溫柔體貼，是她的最大優點。

大木在舒快中睡着了。

當他給菊子搖醒的時候，天已經黑了，菊子已經換上了一件顏色鮮明的和服，她對大木微笑着：「起來，洗一個澡吃晚飯吧！我給你準備了一道意外的好菜。」

「哦，是甚麼？」

「你先洗好了澡，我給你揭謎。」菊子笑瞇瞇地。

「好吧！」大木聳了聳肩。

他去洗了澡出來，走出飯廳中，晚飯已經開好在桌上了，長谷已經急不及待地坐在那裏等着。「肚子餓死了！」長谷搓着手掌說。

大木吃吃笑：「我還不餓，你沒有我那樣的支出，你應該比我餓得慢呀。」

「嘿！我身體比你好。」長谷說：「武功也比你高，自然我也比你更需要食物呢。」

「唉，放屁！」大木不屑地說：「他看看桌上的菜：「哼，又是早上那魚！」

「來了，來了！」菊子嚷着從厨房裏出來，一隻碟子高高舉在頭頂，因此，直到她把碟子放在桌面上，兩個男人才看得出碟子裏裝着的是甚麼。

「鰣魚乾。」長谷叫着馬上動筷。

「我下午特別下山去了一趟！」菊子說。

「哼，我老早說過了，」大木仍然不屑地道：「普通買的鰣魚乾不好吃。」

「胡說，」長谷已經在吃得津津有味，耳朵也動了起來了，「這是天下第一美味！」

「你沒有吃過我的妹妹做的那一種！」大木說。

「你怎不先試試再說。」菊子道。

大木姑且試吃了一塊，眉毛一豎：「怎麼？跟我妹妹做的味道一樣！」驚喜地，「你從那裏弄來的？」

「這就是你妹妹做的！」菊子說：「我下午到你的武館去了一趟，從你的床底下找出來的。」

大木的眼睛圓睜着，大聲叫道：「你說甚麼？」

「這——有甚麼不對嗎？」菊子困惑地看着他，溫柔體貼是她的專長，她認爲她這樣做，可以算得是極盡溫柔體貼之能事了。

「你這個大傻瓜！」大木叫道：「誰叫你去的？」

「給他看見就糟了，」長谷呻吟地說，「我早說女人是禍水！」

「誰看見了？」菊子問，大木沒有告

訴過他，他們是在躲藏，因此她是莫明其妙的。

「你這——你這——」大木嘶叫着，臉上的顏色變得又紅又綠的，但是仍然無法找到兩個比「傻瓜」强烈一點的字眼來，接着他一拳擊了出去，「蓬」的擊中了菊子的胸部，菊子整個飄開了，跌到了門口。

她歉弱地支持着爬起來，吐出了一口氣，大木是教空手道的，他發出的一拳是不輕的。

「我——做錯了——什麼？」她楚楚可憐地，吶吶着問。

「你做錯了什麼？」大木吼道：「媽的，我要殺死你！」他一脚踢翻了桌子，跳了起來。

菊子連忙爬向長谷，哀鳴道：「長谷先生，救我，你勸勸他！」

任何男人，此刻也會攔住菊子，勸大木暫時息怒的，但是長谷却並不是如此，他看着谷子，就像早上大木看他摔那條魚一樣。

當菊子爬近他，他就踢出一脚，這一脚正踢中了菊子的喉嚨，菊子向大木跌了回去，而大木也發出了一拳，擊中了菊子的背部，菊子暈仆了出去，頭撞在角落裏的一根柱子上，她軟軟地在地上一倒，便不動了，她的頸子曲得很奇怪。

大木跳過去把她拉轉身看看。「她已經死了！」

「死了也活該！」長谷恨恨地說：「女人禍水，她是在累我們！」

「媽的！」大木咬着牙，「如果那個司馬洛在監視着我的武館的話，他會跟踪她回來的。」

「我看我們還是快點走，」長谷說：「我早就不贊成來這裏。」

前門發出了撞擊聲。

兩個人都轉身望過去，第二下撞擊聲是屏門倒下的聲音，這裏也是日本式的建築佈置，門和牆壁，都是紙糊在木框子上造成的，一下子兩下就撞開了。

「來了！」長谷恐懼地說。

「他也許有槍的。」大木咬着牙。

又一下撞擊聲，飯廳通外面客廳的屏門也塌了進來，露出了司馬洛。

司馬洛冷笑着：「果然在這裏，多謝那位小姐，如果不是她去拿東西，我找不到這裏來的，噢，她已經死了！」

由于司馬洛的手中是拿着槍，所以，他們也不敢逗留下來和他抵抗了，兩個人一個向左一個向右一撲，便把屏門撞破，不見了，日本式建築倒有一個好處，那就是破門而走也很容易。

司馬洛的槍向左一擺，又向右一擺，但是却沒有放槍，他固然是因爲一時間不能決定先射那一個好，另一方面，也因爲他不想傷害他們的性命，這一次，他希望活捉，他不想再得到兩個沒有用處的死屍了。

兩個人分兩邊逃走，這倒是出乎司馬洛的意料之外的。一時，他也不知道要先追那一個好！

但是，由于他是一個慣用右手的人，結果他還是向右邊追了，那邊是大木逃走的方向，他也穿過了大木逃走的那個破洞，追了出去。

大木已經逃在前頭好一段路。

「停下來，」司馬洛大喝道：「停下來。」

他放了一槍，射向大木的頭頂，他不想大木死掉。

大木並不停，還是跑，跑向空地邊緣的樹林。

司馬洛迅速地向他追了過去，但是，在進入樹林之前，他並沒有忘記放了兩槍，這兩槍是射向停在屋前那部汽車的車輪的。

前後輪各中了一彈，車胎洩了氣，車子傾倒了，他雖然暫時沒有空追趕長谷，但是長谷也不能應用這唯一的交通工具逃走了，只要是徒步着，長谷是無法逃得遠的。

司馬洛追進了樹林中。

那樹林並不密，大木找不到一個可以躲藏的地方，暫時無法脫出司馬洛的視綫之外，所以他也只好繼續逃走。

司馬洛又再放了幾槍，向下面射去，要射大木的腿子，這樣是比較難命中的。

大木仍然在逃走，接着，撞針就擊在空彈膛上，他的子彈已經用完了。

這也不是太大的障碍，只是使司馬洛在一兩分鐘內暫停放槍而已，他把槍柄中的空彈夾抽了出來，丟掉了，然後從衣袋裏取出了一隻新的彈夾，再納入槍內，他又有子彈了。

這時，樹林又盡了，大木逃到一片空地上，在月光之下，他是一個很清楚的目標，司馬洛叫道：「停下來，媽的。」

他又放了兩槍，子彈擊中了大木的脚邊，濺出了火星來，仍然是差了一點點，無法命中，這個角度是比較困難的！

而，大木所走的路綫，又使他頸背上的汗毛直豎了起來。

因爲大木的前頭，就是懸崖的邊緣，對于普通人來說，這是前無去路了，但對大木來說，却不一定是如此，松鶴切腹，自己滅自己的口印象猶新，誰能保證，大木到了懸崖邊緣的時候，不會這樣一跳跳了下去，在平坦的地面上時，大木要自尋短見也不容易，但是到了懸崖邊，却是方便得很。

司馬洛也出了樹林。

大木仍然向前狂奔，就像前面不是懸崖，而是仍有很多去路似的。

司馬洛在地上仆了下來，這並不是失足仆倒，而是故意仆下來的，在地上伏着，他再舉起了槍，現在是水平綫的射擊，他容易瞄準得多了。

他一排地把槍中的子彈放完。

血從大木的右脚跟噴出來，在月光下像是黑色的油漆。大木的腿子一軟，就在地上倒了下來，就倒在懸崖的邊緣，現在，他是不能夠跳下去了。

司馬洛跳了起來，又向他跑了過去，只要捉住了活的大木，他就不必急急捉住長谷，只要一個活口就夠了。

但是大木仍然在作着最後的努力，他跑不動，就向那只在幾呎之外的懸崖爬過去。

「媽的，不要動！」司馬洛暴跳如雷地喝叫道：「再動我就槍斃你！」

大木一定摸準了司馬洛的心理，知道司馬洛是不會殺他的，而且，假如他反正是準備自殺的話，那又有甚麼分別？跳崖是死，槍斃也是死的。

他仍然不顧一切地動着，而且爬也嫌不夠快了，他索性打滾起來，一滾就滾出了崖外，跌了出去。

「不！」司馬洛尖叫，但他仍差一點才趕到，無法加以制止。

接着，大木就滾了下去，只剩下雙手仍露在上面，這雙手，是緊扳着懸崖邊緣的，似乎，他並不是打算跳崖。

司馬洛已經到達了，他向前一撲，要執住這雙手，但慢了一秒鐘，那雙手鬆開，不見了。

司馬洛爬前，把頭伸出了懸崖的邊緣之外，向下張望，大木已經在十多呎的下面，他是貼着懸崖滑下去了十多呎的，現在正扳住了一塊凸出來的石頭。

那懸崖至少有二百呎高，一路下去，都是非常傾斜，近乎垂直的，雖然，沿途都是凹凸不平，有很多扳手和踏脚的地方，一個身手矯捷靈活的人，是可以扳援着到達崖底的，然而，以大木目前的狀況而言，一隻脚又已經傷了，他想爬到崖底，這却是一件希望微乎其微的事。

現在，只要他一放手，他就可以直跌下去，結束生命了，然而他却沒有放手，這就使司馬洛知道，他是並不想死的了，總算這是一個與松鶴不同的人。

司馬洛把那實在已經沒有子彈的槍伸了下去，指着大木：「好了，別動，不然我要放槍了！」

「你不會殺死我的。」大木苦笑，「你要的只是活口！」

「你也爬不到底的，」司馬洛叫道：「你會跌死的，你想活下去，你就得爬上來。」

這時，大木是終于放棄逃走了，他試試用力，但是沒有腿部的支持，爬不動，他苦笑着：「我爬不上來！」

「那你不要動，我去找繩子來。」司馬洛說。

命運之神如果是眞正存在的話，這一定是一個脾氣古怪的老處女了，專門拿人的生命來開古怪的玩笑，你要死時它偏不讓你死，你改變主意的時候，它却偏要你死掉，就在大木改變主意的時候，命運之神的玩笑就來了。

大木抓住的那一塊石頭鬆動了起來，周圍的砂石沙沙地脫出，顯然，這塊石頭支持不住大木的重量，快要從崖壁脫出來了。

附近又再也找不到另外可以扳手的地方。

「救命！」大木尖叫：「我不想死，救命，我不想死，我不想——」

司馬洛恐怖地看着他，相隔十多呎，手邊沒有繩子，他是愛莫能助的。

接着那塊石頭就脫了出來，大木就跌下去了，他也放了那塊石頭，人體和石頭就像在比賽誰跌得快似的，結果當然是重得多的人體跌得快，大木一直不停地尖叫，直至跌到崖底，尖叫聲才猝然而止，接着那塊石頭也跌到了他的身邊，滾開，停住了。

迴聲在山谷間往來反射着，慢慢地消逝。

司馬洛感到天旋地轉，很想嘔吐，在不同的角度看去，同是一條命，意義却完全不同，如果大木和他拚命，司馬洛是會一槍把他打死，而絲毫沒有不安的感覺，然而，當他想救活大木的時候，大木却死了，這使他無限痛惜了。

他極力忍住了那嘔心的感覺，跳了起來，向樹林跑回去，一面在槍中納進了新的子彈。

現在他必需活捉長谷，他不能再讓長谷死掉了。

他又回到了屋前，在屋子的陰影裏遲疑着，這麼寬大的山野，長谷似乎可能到了任何地方去，怎麼找呢？然而運用邏輯想一想，却又並不是完全沒有綫索可尋的事。

長谷現在不是和他在玩捉迷藏遊戲，長谷不會就這樣躲起來的，他應該知道司馬洛找不到他時，一定會召來大批人馬，在這裏進行大規模搜索，他終於會給我出來的，因此必然是企圖盡快離開這裏。

那即是說，他是沿路跑下山去。

司馬洛拔步向山下跑去。

對了，叫更多人來搜索，司馬洛做事一向喜歡一個人做，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是很强的，他喜歡獨自一人完成一件事，老莫常常說這是危險的作風，對他自己危險，也容易壞了大事，但司馬洛有他自己的作風，也有他的運氣，他就常常是這樣成功的。

不過現在，他是需要增援了。

他一面跑，一面從袋裏掏出了一隻金屬烟盒來，這東西的主要用途不是盛載香烟，而是用以與老莫通話的，這實在是一隻小型的無綫電對講機。

他把情形報告了老莫。

「媽的，」老莫怒吼道：「怎麼你不早說，如果我們早早多派人去——」

「廢話少說了！」司馬洛沒好氣地說：「快派人來，最重要的是吩咐你的人，別把剩下來的這一個也弄死！」

他關了無綫電，繼續沿路向山下跑，他仍然希望在老莫的人到來前找到長谷，完成他的個人英雄壯舉。

沿路都沒有太密的樹林，長谷是沒有什麼地方可躲的，而司馬洛一直都跑在有利的地位，眼看四面，耳聽八方，有時，他也會離開了路上，而走在崎嶇的山野之間，那是爲了方便他能居高臨下，看見那些可以躲藏的地方。

他相信他不會追過了長谷而仍然不知道的。

他仍然希望老莫的人在他找到長谷之前不要到達，他們一定來得很快的，可能乘兩三部直升機來了。

接着，司馬洛看見了前面有一個比較環境複雜的地方了，那裏有很多大塊的亂石，也有一叢一叢比較密的樹林。

長谷很有可能在那裏躲着伏擊他的。

他把脚步放得慢一點，加倍小心地前進。

前頭的路上有一個急轉彎。

司馬洛的脚步放得更慢了。

長谷可能——

（未完・四）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明月大師和金貝子敵不過魔教白衣四艷，只好引退，暫和井望天、金長久分手，隨圖後策。金長久想出一條毒計，找伍明珠配製毒藥，按毒經方丹泡製，但一定要經江玉南首肯，才能施用，故先找高泰、田榮暗裏找江玉南出來商量，江玉南亦將魔教大教主文雪心的行動意圖，利用他作內應，首先對付雲頂神府中人，聽到金長久說出的惡毒設計，除此之外，似是唯一對付魔教的辦法，因爲神府已有魔教中人滲入，自相火併，死去十之八九，不能靠神府協助，於是商量好部署，按計劃行事。那邊文雪心、白玲部署人手，約定出發進攻神府……

身在溫柔窩　神智却清醒

高泰道：「比如說，金長久、田榮，要不要告訴他們飯菜中下了毒？」

文雪心道：「這個，我就無法決定了，要和江郎商量一下。」

高泰哦了一聲道：「江兄，這事應該如何？」

江玉南道：「總該要有幾個清醒的人領隊，我看還是留下他們的好。」

文雪心道：「江郎，你可明白留作後患，這句話的意思嗎？」

江玉南道：「這個，這個……」

文雪心道：「萬一，他們不肯聽高少兄的令諭，那將如何是好？」

江玉南道：「妳的意思是說，一起下毒？」

文雪心道：「對！一起下毒。」

江玉南道：「唉！雪心姑娘，這樣作很困難……」

文雪心接道：「你叫我什麼？」

江玉南道：「雪心姑娘啊！」

文雪心道：「我已經是你的妻子了，你叫我姑娘，豈不是太疏遠了？」

江玉南道：「高兄一個，很難統率那麼多的人。」

文雪心道：「江郎，那些人，都不用人再去統率了，他們會很忠誠，也會很聽話，用不着高兄費心了。」

高泰笑一笑，道：「希望他們不會發覺，在下告辭了。」

轉身走了出去。

望着高泰的背影，文雪心笑一笑，道：「江郎，這個人靠不靠得住？」

江玉南略一沉吟，道：「我覺着有些靠不住？妳的看法呢？」

文雪心道：「先聽你的，覺着他爲什麼靠不住？」

江玉南道：「你要他毒害田榮和金長久，會使他心生警惕，第一，金長久和田榮兩個人，都相當的精明，高泰心中對兩人個有些畏懼，這是原因之一。」

文雪心點點頭，道：「還有第二個原因麼？」

江玉南道：「妳的方法太激烈，使他心中有些害怕。」

文雪心道：「哦！很有道理。」

江玉南道：「妳的看法呢？」

文雪心道：「我的看法，和相公一樣，所以，高泰也有些靠不住了。」

江玉南道：「嗯。」

文雪心道：「所以，我們對高泰也要防備一下。」

江玉南道：「你說，如何一個防備之法呢？」

文雪心道：「最好的方法是，連高泰也要他吃下藥物。」

江玉南說道：「問題是要他如何吃下去。」

文雪心說道：「江郎，這要你的帮忙了。」

江玉南道：「我要帮什麼忙？」

文雪心道：「帮我對付高泰。」

江玉南道：「不好，怎麼下手，妳告訴我。」

文雪心笑一突，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盒，由盒中取出一枚銀針，道：「用這枚銀針，刺入他的鳳尾穴中。」

江玉南道：「刺入他的鳳尾穴後，會有些什麼樣的的反應。」

文雪心道：「反應麼，他會像服了那些藥物一樣了。」

江玉南道：「希望他對我還不會生出戒心。」

轉身向外走去。

文雪心一笑，接說道：「江郎，請回來！」

江玉南停下脚步，道：「閣下還有什麼吩咐。」

文雪心道：「江郎，你是不是，也對我生了異心？」

江玉南道：「怎麼會呢？」

文雪心笑一笑，道：「江郎，你答應的太爽快了，好像是早已經想好了？」

江玉南道：「唉，雪心，世上之親，莫若夫婦，妳竟然還對我如此多疑。」

文雪心笑一笑，道：「江郎，此一戰，關乎到我們的成敗，我不能不小心一些，雖然咱們已成夫婦，但彼此之間對事物的看法，只怕是還有距離。」

江玉南心中暗道：這女人不但陰險，而且還心細如髮，實在不可輕侮。

心中念轉，人却緩步行了回來，道：「妳既然有此想法，我就不用去了，換個人去吧。」

文雪心道：「江郎，此時此刻，不是咱們小兩口嘔氣的時候，應付了這一關，我們就可以完成統霸江湖的心願了，那時候，盟主武林的還不是由你出面？我不過是一個生兒育女的小婦人罷了。」

江玉南道：「這個不行，妳的才智、武功，那一樣都强我十倍，這等大事，自然是應該由妳主持。」

文雪心道：「夫婦同命，那裏還分你我，到時間，如有需要我出面之時，我自是義不容辭。」

江玉南笑一笑，道：「說的也是。」

文雪心臉色一整，道：「現在，你可以去了。」

江玉南末再多言，轉身而去。

這兩人雖已有了夫婦之實，但相處之間，仍然是各逞心機。

江玉南行入內院，金長久、田榮、井望天、高泰等早已在等候。

江玉南說明了來意。

金長久道：「好惡毒的心腸，魔教就是魔教，上不得枱枱盤！」

江玉南道：「金兄，一時之間，你們由那裏找來了那多人手？」

金長久道：「哦，這是井二堡主的安排。」

井望天歎息一聲，道：「魔教耳目遍佈，咱們堡中人手，更是一直在她們監視之下，三五個人，也許可以出去，但要連羣結隊的派出去幾十個人，自然無法瞞過她們，幸好，江湖上有一個向不見天日的門戶，得他們之助，扮成了一些突然出現的高手，不過，現在問題來了，他扮得起來，固然是維妙維肖，不過，沒有雲頂神府中那樣的高明劍術，一動手，就要露出馬脚。」

江玉南道道：「目下已經不能等到動手了……」

金長久哈哈一笑，接道：「好！好！好！老朽担心的事，幸好沒有發生。」

高泰呆了一呆，說道：「你担心什麼事？」

金長久道：「担心江少兄被兩個魔女迷住，忘了自己。」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金老，對在下倒不用多疑，只是這幾個月相處之中，我已認識了那位大教主的厲害，她陰沉、冷酷、兇厲非常，一旦被她知曉了內情，只怕立刻會有一場兇殘的搏殺。」

金長久道：「對，我們要在這件事沒有揭穿之前下手。」

江玉南道：「看樣子，老金似乎是已經胸有成竹了。」

金長久道：「我想過了，這件事，已經到了箭在弦上，非發不可。」

江玉南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好，你說出辦法來，我們聽聽。」

金長久道：「現在，江兄可以和白玲姑娘見面，談談了。」

江玉南道：「哦！和白玲談談？」

金長久道：「對！不管如何，咱們要先動手。」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好！我去見見白玲……」

高泰接道：「慢着。」

目光轉注到金長久的身上，接道：「金老，現在，我覺得你應該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了。」

金長久點點頭，道：「好好，我的打算是，找其所懼，安排了一批人，假冒神府劍手，會合了少林、武當兩大門派的力量，施用一種壓力，造成緊張。」

田榮接道：「然後，裏應外合。」

金長久笑一笑，說出了他的計劃。

江玉南道：「辦法是不錯，只是有一點咱們沒有算到，那就是，文雪心的精明，和她的陰毒，現在她安排了一場使咱們很難應付的變化，使咱們未和對方動手之前，內部先入她們的掌握之中。」

金長久道：「我們爲什麼不可將計就計！」

江玉南道：「將計就計？」

金長久道：「對！咱們先查出這藥物的反應，然後，裝作中毒的情形，人手分佈，一舉出手。」

江玉南道：「目下情形，也只有如此了，文雪心多疑，我先回去，你們也在行動，高兄，記着，你是唯一沒有服用藥物的人。」

他把奉命來此暗算，高泰的人，給隱藏了起來。

金長久道：「記着要找白玲姑娘！」

江玉南道：「是，我會盡力去找。」

金長久道：「江少俠，這件事很重要，白玲姑娘，能不能及時出手，對咱們的成敗關係很大。」

江玉南回答道：「我知道，在下告辭了。」

回到了跨院居處，文雪心早已在門外迎候。

這使得江玉南有些受寵若驚。

江玉南也看到了白玲。

白玲就站在文雪心的身邊。

兩個人的臉上，都帶着微微的笑意。

江玉南暗暗吁一口氣，道：「我見到了他們。」

文雪心道：「情形如何？」

江玉南道：「高泰很聽話，在食物中放下了妳給他的藥物。」

文雪心道：「高泰呢？」

江玉南道：「我沒有下手的機會，而且，在下覺得也不用下手。」

文雪心道：「爲什麼？」

江玉南道：「因爲，高泰是一個很理想的執行人。」

文雪心回顧了白玲一眼，道：「二妹，告訴他。」

江玉南心頭一震，暗暗運氣戒備。

白玲笑一笑道：「江少俠，我該怎麼稱呼你？」

江玉南道：「問問大教主吧。」

文雪心道：「二妹，隨便叫吧！」

白玲微微一笑，道：「大姐，他好像有些緊張。」

文雪心道：「如若不是垂涎妳的美色，那就是做了什麼虧心的事。」

江玉南幾乎有些把持不住，但他仍然盡力保持平靜。

白玲笑一笑，道：「江兄，你相不相信，高泰眞的會在他同伴身上下毒？」

江玉南道：「這一點，我也有一些懷疑，不過，他告訴我都下了毒。」

白玲道：「江兄，有一件事，大教主不好跟你說，你知道，她一向很尊重你，不想使你難過。」

江玉南說道：「所以，才要妳來跟我說？」

白玲道：「對！她只希望你能同意，使金長久等一般人，和少林、武當中人，拚一個同歸於盡。」

江玉南道：「大教主已經在這樣做了，而且，我也沒有反對。」

文雪心道：「江兄，那好極了，這就不會使我爲難……」

笑一笑，接道：「江兄，二妹白玲長得如何？」

江玉南道：「很美。」

文雪心說道：「江郎，二妹她一向聽我的話，我又是一個很溫柔，不吃醋的女人。」

江玉南心中暗道：「這文雪心又不知道要的什麼花樣，白玲心中又作何打算？」這些疑問，在他心中構成了一個很大疑團。

這兩人，莫可預測的心機，使得江玉南有些舉棋不定。

但他還是保持了表面的平靜。

文雪心笑一笑，道：「江郎，你聽到了我的話沒有？」

江玉南道：「聽到了。」

文雪心笑一笑，又說道：「怎麼決定了。」

江玉南道：「我還是不太懂。」

文雪心道：「希望你全力以赴，殺退了神府和少林寺中的人，我就把二妹也嫁給你。玉郎，我還有一個三妹，希望你也認識，至少，她雖然年輕一些，但是，人也很漂亮。」

江玉南道：「哦！」

文雪心道：「你們中原人，不是常常有人討娶三妻四妾麼？」

江玉南說道：「雪心，我沒有這個奢望。」

文雪心道：「這個掌理魔教的教主，都嫁給了妳，那對你而言，才有一個完美安全的統馭力量，對麼？」

江玉南心頭震動了一下，笑一笑，道：「雪心，我覺得着，這個不太妥當。」

文雪心道：「爲什麼？」

江玉南道：「最難消受美人恩，我自己也許沒有這個福份。」

文雪心道：「我說有就有。」

江玉南道：「雖然是男女之間的愛情小節，你好像仍不失大教主身份。」

文雪心說道：「是不是不滿意我的專斷？」

江玉南道：「就算是有，好像也不會說出來。」

文雪心笑一笑，道：「二妹，帶他去吧！希望你們成功。」

白玲應了一聲，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走吧！」

文雪心却轉身入房中。

江玉南道：「到那裏？」

白玲道：「迎敵，在天黑之前，我們要殺光神府和少林派的人……」

江玉南道：「以後呢？」

白玲道：「以後，再收拾伍家堡中的人。」

舉步向前行去。

江玉南緊隨在白玲的身後而行，一面說道：「伍家堡中的人，都已經服用了藥物。」

白玲道：「我不相信你眞會給他們服下藥物。」

江玉南道：「妳……」

白玲道：「聲音小一點，大教主是一位很精明的人。」

江玉南道：「哦！白玲，我們約定，還算不算？」

白玲道：「什麼約定？」

江玉南道：「對付大教主的事。」

白玲道：「你已經計劃好了？」

江玉南道：「對！計劃好了。」

白玲道：「是不是很完美？」

江玉南道：「就算是不完美，似乎是也沒有時間了。」

這時兩個人已行出了跨院的大門。魔教的弟子，已經開始準備行動。

白玲道：「江兄，你可知道，我們失敗的後果麼？」

江玉南道：「知道，大不了丟掉一條命，對麼？」

白玲微微一笑，道：「看來，你並沒有在溫柔鄉中迷失。」

江玉南道：「所以，我才很清楚的記得和姑娘的約會。」

白玲道：「文雪心的心機很深，我不知道她是別有準備。」

江玉南道：「她好像不會到搏殺的現場去了。」

白玲道：「咱們的機會，完全寄托在『計劃精密』四個字上。」

江玉南道：「除了計劃精密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要有執行的勇氣。」

白玲道：「好！希望你們不要失敗，咱們唯一的機會，就是以智取勝。」

江玉南道：「不管計劃中是否有破綻，但我們仍然是要全力以赴。」

白玲道：「江玉南，如若咱們的計劃失敗了，你可知道什麼後果。」

江玉南道：「知道。」

白玲道：「哦！那就好，咱們雙方面合起來，也不是大教主的敵手？」

江玉南道：「妳的意思是……」

白玲道：「我的意思是，你們計劃失敗了，咱們只有一條路走，那就是死。」

談話之間，兩人已到廣場之上。

只見金長久，高泰、田榮，帶領了幾十個高手一字排開在廣場之上。

白玲雙目盯注在金長久臉上瞧了一陣道：「金老，你準備好了。」

金長久一裂嘴巴，沒有答話。

白玲回顧了江玉南笑一笑道：「現在，可以走了……」

江玉南道：「到那裏去？」

白玲道：「去對付神府的劍手。」

江玉南道：「白玲，那是假的。」

白玲道：「我知道是假的，我相信大教主也知道是假的。」

江玉南道：「她既然知道了，怎麼還要我們出手。」

白玲道：「現在，已經到生死分野的時刻，大教主不會放過我們，就算我們想和平解決，只怕也有些不大可能了。」

江玉南道：「事實上她太精明了，咱們就算想和她並存，只怕也很難如願。」

白玲帶着羣豪，向外行去。

一面低聲說道：「硬碰硬的動手，咱們只有一個機會勝他。」

江玉南道：「什麼機會？」

白玲道：「很冒險，希望你同意。」

江玉南點點頭，道：「好。」

簡單的說出了她的安排。

白玲道：「我不知道你們的準備是什麼？但我相信，你們一定有着很完美的準備，至少，會自以爲是。只要兩個計劃不衝突，我想，不用告訴他們。」

江玉南道：「好！」語聲一頓，道：「白玲，爲什麼不帮你們魔教中人去。」

白玲道：「你認爲，只有我一個人去迎敵。」

江玉南說道：「至少，目下看來是如此。」

白玲道：「魔教中人早巳經到了伍家堡外，也許他們早巳經佈陣以待。」

江玉南吃了一驚，道：「白玲，你們究竟還知道好多？」

白玲道：「不是我們聰明，而是你們太笨，有些事，用不着去求證，猜就可以猜到了。」

江玉南道：「這麼說，我們的計劃很壞？」

白玲道：「壞的不能再壞，你們可以說，武林中很多人結合成一帮而來，爲什麼一定要說神府中人來了？」

江玉南道：「所以，妳判斷我們是謊言。」

白玲道：「是不是這一個破綻還不很大。」江玉南默然不語。

出了伍家堡門，只見文雪心，帶着十二個黑衣刀手，十二個白衣劍女，早巳在堡外等候，文雪心也換了衣服，那是一套金色的勁裝。明明是她在後面，怎麼一下子，到了伍家堡外。而且，還帶了二十四名從人。白玲緩步行到了文雪心的身側。

文雪心一掠江玉南和金長久等人，道：「怎麼？只有幾個人。」

高泰道：「這巳是全部的精銳了。」

文雪心道：「唉！這幾個人，如是碰上了神府中人，只怕不夠他們試劍。」

高泰說道：「貴教中不是也有很多人麼？」

文雪心道：「我帶的人也不夠多。」

高泰道：「大教主，兵在精而不在多，我想，咱們有這麼多人，我想，那也巳經夠了。」

文雪心笑一笑，道：「好像，我如是不同意，只怕也不行了。」

高泰道：「你的意思是……」

文雪心道：「唉！我有很多的意思，只可惜！你們根本不聽我的。」

高泰道：「大教主言重了，在下一向是聽命行事的人。」

文雪心冷冷說道：「聽命行事？」

高泰道：「大教主有不滿之處當面言明。」

文雪心嗤的一笑，道：「說的也是，現在，正是你們表現的時候。」

高泰道：「好！大教主只管吩咐。」

文雪心道：「神府和少林、武當兩派人手合於一處，實力强大，你們去把他消滅。」

高泰道：「中原武林道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有如此的能力消滅了神府劍手，何況，還有少林、武當兩派高手。」

文雪心道：「這麼說，你們有一些害怕了。」

高泰道：「怕倒是不怕，咱們沒有信心，能夠一舉殺死對方。」

文雪心道：「搏殺有兩種結果，一個是別人死，一個是你死。」

高泰道：「對！在下也是這個意思，不過，大概是我們死的成份大一些。」

文雪心道：「人活百歲難免一死，你

們既然覺着活的沒有味道，那就早些死了也好。」

高泰道：「我白活得很有味。」

這時，突然塵土飛揚，一批快騎疾奔而至，竟然是丐帮帮主周鵬帶了十六個老叫化子到來，周鷗翻身下馬，一躬身道：「周鵬向大教主報到。」

文雪心打量了仍然騎在馬上的叫化子一眼，道：「丐帮不是人手很多麼？爲什麼只帶了十六個人來？」

周鵬道：「這十六個高手，可以抵得數百名丐帮高手的力量。」

文雪心道：「等會看他們的表現。」

抬頭望望和色，道：「他們也該來了。」

江玉南心中一動，暗道：這又指的是那一路人物，心念未了，又一批快馬揚塵而來。竟是絕情谷中的人手。四仙子、三姥姥、正副谷主，還有二十四名弟子。

文雪心一皺眉道：「只有這些人？」

絕情谷主百里香一躬身道：「回師父的話，弟子帶來的人數不多，但都是谷中的精銳。」

至此，江玉南才恍然大悟，這絕情谷主，竟然是文雪心的弟子。

文雪心目光一掠高泰道：「高兄，帶你的人先上。」

高泰應是，人却未動。

文雪心一皺眉頭，道：「高泰，你怎麼不動？」

高泰道：「有件事告訴大教主，我沒給他們吃藥物，他們不一定聽我的話。」

文雪心道：「你背叛了？先殺你。江郎出手！」

江玉南刷的一聲抽出劍來。

但他身軀一顫，道：「我中了毒，文雪心，是不是妳下的手？」

文雪心道：「不是我。」

一揚眉，道：「誰下的毒？……」

回手一掌，拍向白玲。

白玲道：「大教主，不是我。」

舉手一封，雙掌接實，蓬然輕震中，兩個人都坐了下去。

只見黑衣女中行出一人，揭下了臉上的人皮面具，道：「我下的毒！」竟是伍明珠。

金長久道：「作的好，在場之人是不是都中了毒？」

伍明珠道：「不錯。」

金長久道：「那爲什麼我未中毒？」

伍明珠道：「你們吃了解藥，我把解藥混在飯中。」

金長久道：「現在應如何處置？」

伍明珠提高了聲音道：「在場之人，都巳中毒，如若不信，不妨運氣試試。」

在場之人運氣一試，果然中了毒。

伍明珠取出解藥，分給金長久和井望天，道：「你們看着辦吧！該殺的殺，該救的救，我走了。」

井望天道：「明珠妳要到那裏去？」

伍明珠道：「我練成毒技，却迷失自己，我要想一個辦法處置自己。」

緩步向前行去。

金長久望着伍明珠的背影，給了江玉南一粒解藥，道：「快追上去，這裏的事由我去辦。」

本故事書到此暫告一段結束。

鐵胆傲骨

掌影禦神劍 迷踪懲禿驢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師父傳給他的利七首被天山三老奪去，爲之愕然，只見天山三老將七首檢視過之後，自言自語又將七首交還石中堅，然後對屠龍書生說：鬼劍客可是你下的毒手？石中堅現在才知道師父受害和屠龍書生有關，怒火激憤，要替師父報仇，却又打不過屠龍書生，此刻又來了千面客，會同天山三老，也是要取屠龍書生的人頭，屠龍書生處於劣勢，幸好來了師父蒼穹子，想搶石中堅身上的太極寶鏡，用冰魄玄陰掌襲擊石中堅，突然又出現一個叫太陰居士和一個太陰女協助解了圍，一同離去，由千面客、天山三老護送他們離開此地，屠龍書生慫恿羣邪尾隨追趕，自己和師父蒼穹子遠遠跟踪……

慈圓這招端的毒辣異常，石中堅陡覺掌風襲來，忙一收掌勢，兩脚一錯，整個身軀又挪移了開去。

慈圓一招逼退了石中堅，好生得意，喝道：「你武功也不過爾爾，竟敢大言不慚！」

話聲中，他又欺身撲上，左手食中二指一駢，疾點石中堅「期門」穴。

幾在同時，慈海也一晃身形，雙掌一吐，推出一道疾勁狂飆的掌風，以排山倒海之勢，滾滾湧向石中堅背心。

他們兩人是招出如電，配合得恰到好處。

石中堅脚踏「雙客迷踪步」，身形怪忽一旋，已輕描淡寫的閃過了兩人的夾擊，大喝一聲，叱道：「那你們就看看在下的武功吧！」

一語甫出，脚下仍踏「雙客迷踪步」，閃電般轉至慈海右側，左手一招「惡徒伏誅」，右手向外一劃，一招「笑指天南」，直劈向慈海的上中下三盤！

他這挾怒所發，只見掌風迴旋成渦，端的厲害無比。

慈海見狀，心中大駭，暗道：「好厲害啊！」

但爲時已遲，一聲慘嗥，噴出一口血箭，仰身栽倒！

這只不過是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連那功力深厚的靜修僧人也援手不及，場中高手，見慈海重創倒地，個個臉上變色。

石中堅仰首發出一聲清嘯，喝道：「你也給我躺下吧！」

語畢，身子一轉，極奇怪異地又旋至慈圓身側，出手一掌，正好拍在慈圓左肩之上，慈圓大叫一聲，身子直飛出去！

靜修僧人高宣一聲：「阿彌陀佛！」雙肩一晃，直朝慈圓飛身之處縱去，探手一抓，抓住了慈圓的寬大衣袍，拉了回來，然後，輕輕放在慈海的身側。

他伏下身子，低頭瞧一瞧，只見慈圓與慈海兩人，臉色均已蒼白如紙，雙目緊閉，全身冰寒，雖未氣絕，但是已氣若游絲。

石中堅臉色冷漠，冷冷說道：「他們兩人五臟六腑已遭重創，如不立時救治，縱然就是有起死回生的神丹仙草，也無補於事！」

靜修僧人，雙目射出兩道殺機，合掌當胸，說道：「小檀越，請問一下如何稱呼？」

石中堅冷冷一笑，道：「在下石中堅，要報仇的話，儘管來好了。」

靜修僧人，臉上殺機隱現，沉聲說道：「善哉！善哉！檀越既然要這樣，那貧僧就試試煞鋒吧！」語音一落，靜修僧人合掌於胸，雙目冷電暴射，緩緩的向前逼去——

石中堅神態自若地卓然而立，穩如泰山。

靜修僧人此刻滿面寒霜，煞氣隱現，顯然，他是被石中堅輕蔑、放肆、咄咄迫人的語氣，被激得怒氣攻心。

他一步步緩緩望石中堅逼去，周圍的空氣，亦逐漸沉重起來。

陰森、恐怖的氣氛，就是如此的醞釀着，而且越來越濃……

倏地——

一聲暴喝響起，被石中堅一掌震傷的慈圓，此刻，雙目一睜，神光逼射而出，疾若電閃，翻身而起，厲聲喝道：「我跟你拚了！」

挾着喝話聲中，他躍起的身子，已宛若狂風中的落葉，直朝石中堅撲去——

只見他雙掌當胸，奮力地揮出，但聞呼呼風聲，無雙的勁氣，銳風勁厲，排氣成渦，剛猛無儔，疾襲向石中堅的上身各處要害。

這一招，是他挾怒所發，自然功能開

山裂石。

此突如其來的變故，倒使在場之人，爲之一楞，沒有一個人會料到被震得五臟六腑已然離位的慈圓，還欲作一次困獸之鬪。

石中堅也萬萬未想到有此一着，在他察覺之時，那一股強猛的勁氣，已如排山倒海之勢，襲向身來。

他爲此大爲震駭，忙腳踏「雙客迷踪步」急向後閃去。

但，就在他閃退之際，驀地裏——

只聞一聲嬌叱，「太陰女」冷冷叱道：「不見棺材不死心的孽障！」語音未歇，她冷笑一聲，側身疾旋，右手圈起一道綿綿勁氣，卸去了慈圓聚全身功力所發的掌力。

幾乎在同時，她左手食中二指一駢，疾如迅雷，點取慈圓的「死穴」。

慈圓在靠着一口眞元之氣，想驟然一掌擊斃石中堅，誰知石中堅竟奧妙地閃了開去，而自己所發的掌力，也被「太陰女」消失於無形。

此刻，又見「太陰女」左手二指，快如電閃地點來，那還有抵拒的能力，一聲未響，已被點中了「死穴」，仰身栽倒，已一命嗚呼了。

慈圓的被點中「死穴」而告一命歸陰，只是電火石光的一刹那，靜修僧人站立一旁，也來不及搶救，他低喧一聲佛號，次待開口——

倏地，人羣中響起一陣怪笑，聲如猿啼鶴唳，聽來刺耳已極，

只聽一人冷笑說道：「大師慢着，在下意欲向這年青人討教幾手。」

石中堅臉上立時掠過一絲冷笑，側目望了過去，只見是一個身材瘦長的中年人，手中握着一把明亮亮的寶劍，雙目神光外露，一望而知，就是個劍術名手。

石中堅那裏會把他看在眼裏，輕蔑不屑的哼了一聲，冷冷道：「討教兩字，在下實愧不敢當，請問閣下如何稱呼？」

那人陰惻惻地一笑，冷寒的說道：「別這麽客氣，等下動手相搏，一定難免要有傷亡的，至於我喚什麽，連我自己一時也記不起來了！」

石中堅目中蘊含殺機，冷喝道：「告訴你，還是少來這一套，須知，小爺向來不殺無名之輩。」

那人沉思了片刻，於是道：「那你就喚我『怪劍客』吧！」

石中堅冷冷一哼，道：「若你有意與在下過不去，那也是你自己找死！」

怪劍客聞言，臉色驟變，厲聲喝道：「好一個猖狂的小子，接招吧！」

一語甫出，手中長劍隨勢一劃，斜向石中堅削去！

石中堅一見「怪劍客」一劍削來，就知他是位劍術極爲高深的名手，那敢怠慢，凝神斂氣，上身微微一偏，左手指輕輕一彈，射出一股勁風，直點向「怪劍客」手中的長劍。

「怪劍客」驀見石中堅彈出勁風，射中手中長劍，不禁冷寒一笑，腕中長劍一抖一吐，劍身抖動，幻起朶朶寒星，迅快絕倫的直向石中堅射去。

此招精奧絕倫，使人難於預防。

石中堅見勢，內心一懍，暗道：「好劍！」

忙兩肩一晃，腳踏「雙客迷踪步」，身形極其詭異的飄閃開去，只覺森森劍氣掠膚而過，煞是厲害。

「怪劍客」一劍迫退了石中堅之後，冷冷一笑，喝道：「我看你還是亮出兵器來吧！」

石中堅聞言，下意識地一摸懷中，不由又激起了他的怒火，他暴喝一聲，叫道：「對付你這種人，我想還用不着它！」

「怪劍客」詭譎的一笑，冷冷的道：「對了！我倒忘了！你已拿不出那把寶刃了！」

石中堅聞言，心神一震，喝問道：「你是誰？」

「怪劍客」哈哈一聲狂笑，答道：「我不已告訴了你嗎？我是『怪劍客』！」

石中堅臉上殺機突現，目光射出一股煞焰，又喝問道：「你到底是誰？」

「怪劍客」冷哼一聲，不屑地說道：「你要不相信我是『怪劍客』的話，那你就猜猜看。」

石中堅激動地喝道：「你是不是奪去我『鬼劍』的那人？快說！」

「怪劍客」陰冷地答道：「笑話！誰要你那把『鬼劍』，老實告訴你，我手中這把寶劍，就比你那把要好得多了！」

石中堅冰冷冷地道：「那你一定知道是誰奪去了『鬼劍』囉？」

「怪劍客」緩緩地答道．「自然我知道！」

石中堅急道：「是誰？」

「怪劍客」冷冷一笑，道：「這個在下恕難奉告！」

石中堅倏然仰首一聲清嘯，嘯音直冲雲霄，喝道：「你要不說出是誰，那你今日休想活着離開此地。」

「怪劍客」冷冷地說道：「那不妨試試。」

石中堅內心已有氣，此刻見他語言如此咄咄逼人，不禁劍眉一掀，冷哼一聲，雙掌倏忽一彈一吐，勁風疾捲疾擊，宛如驟雷迅發，威不可當，一派霸道剛猛的勁氣，懾人心魂。

但見勁氣排空，不停地呼嘯聲響——

驀地裏——「千面客」暴喝一聲，喝道：「住手！」

喝聲一落，他身形一旋，如鬼魅般飄了過來，立在「怪劍客」面前，冷冷問道：「閣下可是昔日冷面神劍沈一雲？」說話時兩道炯炯的電芒逼射着「怪劍客」。

「怪劍客」淡淡一笑，道：「千面客，你老眞好記憶，冷面神劍沈一雲正是在下！」

石中堅餘怒未消，大喝一聲，又待撲擊過去——

「怪劍客」衣袖一拂，一股無形勁氣，把石中堅躍起的身子逼退，厲聲喝道：「還不退下！」

石中堅自見「千面客」以來，從未見他如此生氣過，這還是第一次見到「千面客」這般瘋狂的神情，他知道「千面客」有股怪異的脾氣，當下再不敢做聲，靜靜地退到一旁。

「千面客」也覺形態有點失常，他一

向視石中堅就如同自己的徒弟，此刻心情因思及往事，而激動異常，不由怒責了石中堅一句。

他也覺得內心不大好受，轉頭望了石中堅一眼，滿眼盡是憐惜之光。

石中堅自然看得出來，他不禁把頭低了下去。

「千面客 似乎有滿腹的心事，輕嘆了一聲 轉頭問道。「冷面神劍沈一雲，你尚記得我們三十年前約定的話嗎？」

「冷面神劍」目中射出異樣的光芒，答道：「沈某人絕不會忘記那回事的！」

「千面客 聞言 冷冷喝道：「那『碧綠仙子』此刻在那裏！」

他一提到「碧綠仙子」四字，不由內心一陣難過，彷彿他又回憶起數十年前難以忘懷的往事。

在場之人，在聽到「冷面神劍」與「碧綠仙子」這兩位名字時，也各自心中一震，只因這兩人均是數十年已聞名於江湖道上的高手。

自然，他們更驚異面前這自稱「怪劍客」的人，就是昔日的「冷面神劍」。

「冷面神劍」此刻，也因「千面客」」提到往事，臉上也微微動容，他乾咳了一聲，冷冷答道：「碧綠仙子此刻已不在人世了！」

「千面客」聞言，如受重鎚一擊，身形一陣晃動，吶吶地說道：「怎麼，她已經死了……婉妹！妳是怎麼死的？」他這一句話，似是對自己而言，聽的人却感到莫名其妙，因爲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曉得這其中的詳情。

除了少林寺靜修僧人一人之外，他不由輕嘆了一聲，低沉地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語氣充滿着悽涼、哀婉……。

「千面客」倏然仰首一陣長嘯，嘯音中充滿着悲壯、悽慘……。

只聞嘯如龍吟，直冲雲霄，四野傳響，廻音盪漾不絕。

這一聲長嘯，似是發洩了他胸中的悶氣，人也由沉痛回憶中清醒了過來，他雙目暴射出淩人的兇煞，凝視了「冷面神劍」一眼，厲聲喝道：「她怎麼死的？」

「冷面神劍」面上獰笑一下，淡淡答道：「那我怎麼知道！」

「千面客」數年來，從未如此生氣過，他此刻怒氣塡胸，雙眉間已現出一道殺機，他急切地喝聲道：「你……你……你快說！」

「冷面神劍」見着「千面客」這股異於尋常的神態，不由他暗暗驚駭，下意識地向後退了一步。

「千面客」見他遲疑了許久而不說，胸中熾燃的怒火，再也忍耐不住，大喝一聲，厲聲叱道：「老夫看你說不說！」語畢，他雙肩微晃，以眩人耀目的快速，電掣星馳般翻躍淩空而起，招式倏歛倏出，威力驚人，詭譎莫測。

「千面客」是當今江湖道上赫赫有名的「武林三客」之一，自然武學非常精奧，非常奇妙。

但，他因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所以也就很少人親眼見到他出手過，至於他的武功究竟高到如何程度，在衆人心目中還是個謎。

此刻，他盛怒之下，擊出一掌，衆人見狀，同時暗自嘆聲，道：「果然名不虛傳！」

就在他們暗自讚嘆之際，驀見「千面客」臉上閃過兇煞光芒，一收掌勢，把擊出的掌力吸了回來。

這一着，看得衆人大爲驚異，不知「千面客」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均滿眼疑惑地盯着「千面客」。

「冷面神劍」適才一見來勢，心神不由一震，暗暗忖道：「看來，『千面客』的功力已超出當年數倍之多了。他一面思忖，一面準備閃身躍退，以期避過「千面客」剛猛無儔的掌風攻擊，但，突然「千面客」在掌力迫及身前一尺之處，又收了回去。

端的出掌快若閃電，收招疾如迅雷。

「冷面神劍」感到迷惘，也和衆人一樣，摸不清「千面客」要幹些什麼？

驀在此刻「千面客」低聲喝道：「娃兒！你過來！」他用手一招石中堅，如此說着。

石中堅聞聲，依言走了過去，問道：老前輩，有何吩咐？」

「千面客」雙目暴射出凜人的怒光，微微一指「冷面神劍」沈一雲，大聲喝道：「斃了他！」這一聲大喝，有如平地焦雷，震得在場之人耳鼓作響。

石中堅一聽「千面客」叫他把「冷面神劍」斃了，這一下，正中下懷，狂叫一聲，答道：「遵命！」

語音甫歇，身形驟閃，欺身飄進，一掌拂出，五指箕張，分襲「冷面神劍」沈一雲身上五處要穴。

招出如電，聲勢淩厲，五股尖銳的勁風，帶起「絲絲」破空之聲，猝然射至「冷面神劍」身上。「冷面神劍」萬未料到「千面客」會來此着，不由心中大怒。

此刻，石中堅辛辣的掌力已然奔至，他不禁臉色微微動了一下。

「冷面神劍」早在數十年前已揚名武林，他那會就被石中堅一掌擊中。

他冷冷一哼，膝蓋不彎，就如鬼魅般，已然閃了開去。

驀地——石中堅厲聲叱喝道：「那裏走！」

挾着喝叱聲中，他雙掌一圈一合，又倏然翻起，刹那間，一陣狂飆湧起，恍若流星雨般，向「冷面神劍」擊到。

「冷面神劍」厲喝一聲，手中長劍，突暴出一片青芒的光華，投入了石中堅發出的勁氣之中。

只聞一陣「絲絲」碰擊之響，以及廻旋之風聲。

「冷面神劍」劍術果然高超非凡，只見他手中長劍，宛若海中蛟龍，翻騰不已，風狂勢疾，罡氣洶湧，令人窒息。

石中堅頓覺四周空氣壓力驟增，他不由大駭，腦子裏千廻百轉，思索着在自己所學之中，有什麼招式可破解它。

倏地，他腦子裏靈光一閃，口中響起一聲凄厲長嘯，嘯音響徹雲霄。

石中堅身形驀然如水車般旋開去，雙掌幻起漫天掌影，凝聚起「雙客秘笈」中所載最上乘的氣功——「雙客無上氣功」

眞氣，猝然而出。

掌勢驟出的當兒——。

驀地裏——及地湧起一片風雲，空氣呼嘯激盪，彷彿一片浩然生輝之光，緩緩升起，頓時四周壓力大增，重如山岳。

驀在此刻——

石中堅脚下又是一旋，已奇妙絕倫的投入那如波濤洶湧的勁氣中，右掌五指箕張，一彈一吐，五道尖銳呼嘯的勁氣急射出。

此正是「雙客掌法」中最厲害的一招：「倒轉乾坤」。

「冷面神劍」見石中堅施出此着，心知厲害，趕忙一提眞氣，雙肩晃動間，已如飛燕掠波般，從極其怪異的角度，閃穿而出。

饒是如此，他也被嚇得一身冷汗，不由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戰，心中暗道：「好險！」

最使他驚奇的是，石中堅的招式，均奇奧得使人難以揣測，端的詭譎莫測。

石中堅對於「冷面神劍」能夠逃出淩厲掌勢，也心驚這「冷面神劍」沈一雲武功之高。

石中堅此刻絕不敢給「冷面神劍」有喘息的瞬間，冷叱一聲，喝道：「今日，你死定了。」

話落，雙掌一錯，身形恍似閃電般，欺進過來。

招式驟出，恍若狂風暴雨，掌山腿影，展開一連串快速急攻！

「冷面神劍」一着失機，被石中堅搶了個先，只見在石中堅掌山腿影展開快攻的刹那間，掌影點點，有如風吹柳絮，上上下下盡都是飄忽掌影。

「冷面神劍」沈一雲不由逼得連連後退。

他此時已動殺機，暴喝一聲，長劍一陣抖動，只見星芒閃動，碧綠的青光電射而出，他不退反進，連出三招絕學。

綿綿的劍光，陡然間，波起浪翻，幻起一片劍山，向石中堅罩去。

只見劍氣凝成圈圈，層層的弧影，彷若明虹經天，神采奪目。

「冷面神劍」在盛怒之下，施出了他當年賴以成名的「靈飛劍法」。

衆人之中，有兩個崆峒派的高手，三個青城派的，一個點蒼派的，他們均是劍術名手，看到「冷面神劍」這套「靈飛劍法」，也不由引起了注意。

石中堅在「冷面神劍」施出這套劍法後，也感森森劍氣，陰寒逼人。

這也不由激起了石中堅的傲氣，他身形倏忽的電閃而起，欺身撲上，指戮、掌劈、肘撞、足踢，也是連連擊向「冷面神劍」。

兩人愈戰愈使人覺得詭譎難測，雙方的招式，均精奧絕倫。

二十招過後，風雲又動，劍圈威勢，不斷的擴張，又把石中堅圈入在一片浩瀚的劍光之中。

這情形看在石中堅這邊數人眼中，都驚駭不已，尤其是「太陰女」她粉面上隨着兩人招式的變化而逐漸變色。

由她這種神態看來，她是對石中堅具有極大的好感。

站立一旁的「千面客」一直臉上露着冷漠的表情，他並未注意石中堅與「冷面神劍」沈一雲的劇鬥！

他似在回憶着往事，倏然他的肩膀被人輕輕碰了一下，他心中一驚，轉臉看去，原來「太陰女」不知何時，已來到了他的身側，他疑惑的問道：「姑娘，有什麼事嗎？」

「太陰女」沒作答，纖指微微指了指，「千面客」感到奇怪，他忙循着指處望去，正巧見到石中堅被「冷面神劍」浩浩劍氣困住。

這一下，也不由使他大吃一驚，他凝神注視了約莫半盞茶時間——

倏地——

緊張的臉色緩和了下來，他緩緩的說道：「姑娘，請放心吧！他是能够應付得來的。」

這一句話，聽在「太陰女」耳裏，宛如吃了定心丸，內心得到了不少的安慰，神情也輕鬆了下來，其實，她自己也看得出石中堅此時的功力，是不至於敗在「冷面神劍」的手下的，但是，她就是這麼奇怪……

石中堅身負絕功，却未因被困入劍光之中，而生驚恐之色。

只見在此綿綿的劍光下，他輕靈曼妙的身軀，飄忽怪閃，變化難測，指影紛紛，也連連指襲「冷面神劍」要害。

這一場劇戰，只看得全場高手，個個摒息相覷，鴉雀無聲。

此時，「冷面神劍」這套「靈飛劍法」已施展到了極點，只聽漫天風雷之聲，呼呼轟轟，響聲大作。

周圍的沙石，已在勁風激盪中，紛紛迎風飄起，空氣旋流，罡氣窒息，充斥至四丈之外，戰況已愈見愈慘厲。

場中武林高手，個個面色緊張，每個人的目光，全隨着激鬥中的兩人身形閃躍，不停地轉動，雖然，雙方的死傷，均不在他們的心目中。

就在衆人凝神注視着場中之刹那間，

倏地——

有一人悄沒聲息地移步，直朝「太陰女」欺去，臉上露出猙獰的笑容，暗自裏，氣納丹田，力貫雙臂，想驟然出手襲擊。自然，他這一企圖是爲了要奪得「太極金鎖」，因爲他認爲這寶物仍在「太陰女」的身上。

他這舉動，的確是非常的毒辣，陰狠，在場之人，就沒有一個留意到。

不消片刻，他已來到了「太陰女」身側一尺之處，倏然，右手一伸，食中二指駢進如戟，疾如閃電般，點取「太陰女」的「氣海」要穴。

「太陰女」正聚精會神地注視着石中堅和「冷面神劍」的拚鬥，那裏會料到有此一着，只覺一股尖銳的指風，如一把利劍，直襲向身來。

好一個武功已達高不可測的「太陰女」，她雖然心神一震，但是，她並沒有因此而露出些微的驚慌。

她在指風快要襲到的瞬息之間，嬌叱一聲，大聲喝道：「鼠輩，你好毒辣，陰險！」

隨着喝聲中，她嬌軀疾旋，奇奧絕倫

地閃了開去。

她循聲望去，偷襲她的人，正是揚名江湖道上的「點蒼劍客」。

她不由大爲暴怒，厲聲喝道：「想不到堂堂一個『點蒼劍客』，竟施出此等下三濫的手法。以後傳揚開去，你還有臉活在世上嗎？不如趁早死去吧！」

「吧」字尾音方收，她身軀就如一片鵝毛，輕飄而起，飛移至「點蒼劍客」身前，玉掌一翻，揮出一掌，這一掌，軟綿綿地就似一團飛絮，無聲無息地擊向「點蒼劍客」身上！

「點蒼劍客」本想在「太陰女未注意時，突施辣手，點住她的穴道，以她作爲人質，換取「太極金鎖」！但，他那裏想到，就在快要點到之際，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已然失去了「太陰女」的身影，他暗道一聲：「不好！」

身形忙向後閃去，但「太陰女」的身法太快，剛聽到她的喝聲，一股軟綿綿的勁氣，已迫至胸前，他不由把心一橫，雙掌當胸，平推出一掌，只聞掌風呼嘯聲響，挾着排山倒海之勢，直迎向那股綿綿勁氣。

就在此時，靜修僧人一聲震耳佛號，沉聲道：「點蒼劍客，不可硬拚，快些退下……」

語音未了，靜修僧人身形已猝然飛起，飄拂的長衫，有若蒼穹流星，靜修僧人身形飛起的當兒，寬大的袍袖，已然拂出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直向「太陰女」發出的那股勁氣湧去。

「太陰女」發出這招，已然心存殺機，要把「點蒼劍客」斃了。

而「點蒼劍客」也是存心拚命，這一攻一迎之勢，迅如電閃雷奔，靜修僧人拂出的勁氣，仍是晚了一步。

只聽一聲裂牙慘嗥，「點蒼劍客」的一個身軀，已由半空中滾落了下來。

而「太陰女」的身軀，在空中盤繞了幾圈，飄輕若絮般，穩落地上。

靜修僧人見「點蒼劍客」滾落下來，一聲略帶悽涼的震耳佛號，疾掠過去，扶住跌落下來的「點蒼劍客」。

只見「點蒼劍客」臉色慘白，萎頓癱軟，顯然他已經氣絕！

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使得在塲之人無不循聲望過來，瞧見「點蒼劍客」這副死狀，均心生驚悸，呆愕當塲！

但——奇怪的是石中堅和「冷面神劍」，並未因這驚心動魄的生死之搏而停手，反而愈戰愈激烈。

驀地——

塲中響起一聲凝震天空的長笑，笑聲如缺堤江水，翻湧奔騰，更挾雜着嗡嗡之聲，震耳欲聾。

石中堅的身軀，就在狂笑聲中，霍然迴轉，他這次的迴旋，威力之鉅，彷似波濤洶湧，使日月無光，風雲變色！

石中堅在急旋的身形中，霍然遞出一掌，口裏斷喝一聲，道：「冷面神劍，你也可以到閻羅殿去報到了！」

語畢，頓聞呼嘯勁風，石中堅遞出的一掌，已倏如巨浪排天，驚心動魄，疾然洶湧而出。

這招，是他數日來百思不解的一招，此刻，突然被他巧妙地用了，此招正是「雙客掌法」中最爲厲害的三招之一——「日月無光」。

洶湧如颷的勁氣中，飛騰的劍光倏歛，「冷面神劍」一聲悶哼，身形一陣蹌踉，退後了五六步。

「冷面神劍」沈一雲，面色鐵青，肌肉一陣陣抽搐，那雙冷電般的眸子，噴射出一股怨毒的光芒，逼視着石中堅。

顯然，他堂堂一位武林前輩，而今日在此衆目睽睽之下，遭受如此挫敗，內心的創痛，實在是比死更難受。

他環顧了四周一眼，輕嘆一聲，道：「閣下武功果眞超凡，沈某人甚爲佩服，這一掌之仇，以後自有歸還的一日，再見了！」一語甫出，他强忍住胸中翻湧的氣血，一提丹田眞氣，雙肩一晃，如一隻飛鳥翔空，霍然飄身飛去，直隱入暗處，消失不見。

「千面客」望着「冷面神劍」離去的背影，不禁黯然神傷，自言自語道：「一念之差，墜入歧途……」

語音飄入衆人耳裏，自然明白他是說誰，均各自心神一震，雙目一瞬不瞬地注視着「千面客」。

此刻，衆人的心目中，對於搶奪「太極金鎖」的念頭，由於對方均是武功絕强的高手，而逐漸消失。

「千面客」霍然轉首喝道：「我們走吧！」

就在他要離去之一刹那，倏地——

只聽一聲低沉的佛號，靜修僧人喝道：「慢着！」

石中堅聞言，冷冷一哼，道：「大師可是要替你那兩位小和尚報仇嗎？」

語音輕蔑、放肆，咄咄逼人。

靜修僧人臉色一沉，莊肅地說道：「小檀越武功蓋世，手段毒辣，眞可稱得上是煞星，老衲甚爲佩服，也想要領教幾手絕學！」

石中堅滿面寒霜，冷冷道：「素聞少林寺中的得道高僧，武功均是高不可測，石某人今日有幸，討教一番，也不枉虛度此生了！」

靜修僧人雙目一瞪，神光閃電而出，道：「好說！好說！就請小施主賜教賜教吧！」

靜修僧人在當今武林，輩份極高，很受江湖中人尊重，今日石中堅所表現的狂妄之態，確實已把這涵養極深的高僧，激得怒氣攻心，故決心要教訓石中堅一番。

倏然——「太陰女」冷冷一哼，冷冰冰地道：「靜修大師，你難道想要用車輪戰嗎？」

靜修僧人聞言，不由臉上一熱，吶吶地問道：「以姑娘之見，應當如何？」

「太陰女」冷然道：「在比鬪之前，姑娘要先請教大師一言！」

靜修僧人語氣低沉地說道：「姑娘請問！」

「太陰女」斜着眸，瞟了石中堅一眼，道：「大師這次要和這位小俠拚鬪，意欲何爲，在下願聞其詳！」

靜修僧人一楞，答道：「老衲並無其他企圖，不知姑娘何故問及？」

「太陰女」淡淡一笑，道：「如若在

下想要領教幾手大師的絕學，不知大師心中作何打算？」

靜修僧人滿腹疑惑地道：「姑娘最好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太極金鎖』老衲已不想再要了……」他話猶未了，「太陰女」已接道：「那最好不過，就由本姑娘接大師幾手吧！」

靜修僧人哈哈一聲狂笑，道：「可以！可以！那姑娘就動手吧！」

石中堅見狀，不由急道：「那怎麼行，姑娘還是退下休息吧！」

他說着話，就朝靜修僧人欺身而去。

這時，「太陰居士」倏然一個縱步，躍至靜修僧人面前，道：「大師，來來來！我們接幾招如何？」

靜修僧人見狀，不由有氣，冷冷的言道：「老衲今日眞是幸會，得諸位看得起，現下時候不早了，就請動手吧！其實那一位都是一樣，這只不過是尋常的比武罷了！」

就在他話聲一落之際，驀地裏一聲嬌叱，「太陰女」喝道：「大師，看招！」

挾着喝聲中，她的嬌軀倏然有如狂濤般，奇詭絕倫的呼聲旋轉。

就在這種詭譎、曼妙的旋轉中，一團强烈的氣流，已自身側四周捲起，凝聚成了二股狂颷，疾然湧向靜修僧人。

這一來，石中堅和「太陰居士」只好退到一側，凝神注視着他們兩人的拚鬪！

靜修僧人見勢，內心一懍，暗忖：「好厲害！」

他身子略蹲，衣袖疾拂，「絲」的一聲響！

兩人各覺自己身子微微一震，那呼嘯激盪之勁風，同時消失於無形。

「太陰女」倏然一晃雙肩，右掌五指箕張，疾然伸縮間，五股銳利的勁風，如閃電般電射而出。

靜修僧人冷冷一哼，身形一旋，以奇異詭譎的飄閃了開去。

幾在同時，他寬大的袍袖，輕輕一拂，一道綿柔的潛力，如江河倒瀉，滔滔而出，一湧直往「太陰女」身上罩來。

「太陰女」見靜修僧人輕描淡寫地閃過她的一招，心中不由一懍，一片宛如狂濤駭浪般的勁風，已如排山倒海之勢猝然襲到！

她驀地一提丹田之氣，身形凌空而起，直朝後退去。

靜修僧人冷冷一笑，雙臂揮動，疾如迅雷電閃，迅捷無比地擊出三招奇詭絕倫的式子。

每式均自極其怪異的角度，由四面八方，連綿擊出，宛如一氣呵成。

招式之神妙深奧，更是傾絕古今，無隙可擊。

這一下，看得衆人大爲驚駭，不禁同時暗忖，道：「靜修僧人，果然是名不虛傳。」

石中堅和「太陰居士」兩人，站在一旁，氣納丹田，力貫雙臂，雙目一瞬不瞬地注視着正在激鬪中的兩人身形，以備及時援手。

「太陰女」見靜修僧人施出此三招，心中大駭，暗自忖道：「這老和尚，好深厚的功力！」

思忖間，忙運起全身功氣，雙掌揮動，深沉似海的綿綿眞氣，隱隱泛透而出。

頓聞「波！波！波！」一陣輕響，「太陰女」只覺胸口氣血一陣翻湧，式子再也站不穩，向後倒退了三四步。

而靜修僧人也被「太陰女」施出的無形勁氣，震得身形亂晃，差點拿樁不住。

這一下，雙方均驚異不已，石中堅臉上立時現出一種難言的表情，凝立在那裏，沒有移動半步。

而「太陰居士」身形一晃，風馳電掣般躍至「太陰女」身側，扶住了她搖晃不定的身子，很關切地問道：「師妹，趕忙調運氣血，試試有什麼不對？」

「太陰女」朝「太陰居士」淡淡地一笑，道：「請師兄放心，這點傷勢，我還承受得起！」

驀在此刻——靜修僧人高喧一聲：「阿彌陀佛！」

他長長嘆了一口氣，道：「罷了！罷了！老衲今日算開了眼界，後會有期！」

語畢，袍袖一擺，高大的靜修僧人，身形凌空而起，如夜梟掠空，不消片刻，已消逝無踪。

身形之快，簡直千古罕見。

衆人眼見武功高絕的靜修僧人含憤而去，均感黯然神傷。

雙雙呼嘯一聲，片刻間，全部都離開了此地。

此刻，留下的盡是「千面客」這邊的人，他們望着那些遠去的身影，不禁均各自長長吁了一口氣。

「千面客」低聲說道：「現下事情，已然完結，諸位有何打算？」

「太陰居士」抬頭望了望逐漸昏暗的天色，轉臉對「太陰女」說道：「師妹，師父等我們還有要事待辦，現下時間已晚，我們走吧！」

「太陰女」適才被靜修僧人內家眞力震得氣血一陣翻湧，此刻，經過片刻的調息，已然覺得好多了，聽「太陰居士」如此說，她仍柔聲說道：「好，師兄我們這就走！」

一語甫住，她緩緩步至石中堅身側，嬌柔地說道：「石少俠，請不要忘了，明日三更時分，仍然在此見面！」

她說話的聲音，非常的低，又因爲其他的人並未注意，所以都沒有聽清楚他們兩人到底說些什麼？

石中堅聞言，露出一副尷尬的神情，吶吶地說道：「在下絕不會忘記，姑娘但請放心……」

他話說到此，倏然想起一件事，不好意思地道：「姑娘，謝謝妳的東西……」說至此，下面的話，他再也沒法說下去了，臉上不由一熱。

「太陰女」也不禁粉面緋紅，低下頭去，緩步至「太陰居士」面前，低聲說道：「師兄，我們走吧！」語畢，當先踱了開去，「太陰居士」聞言，對在塲之人，禮貌地招呼了一聲，也舉步奔至「太陰女」身側，不消片刻，兩人已消失於黑暗之中。

「千面客」目送他們兩人離去後，對「天山三老」說道：「三位此刻打算到那裏去，是不是仍然回『天山』？」

「天山三老」的老大歉然地說道：「千面客老兒，眞對不起，我們三位沒有完成諾言！」

老二和老三聞言，也不由尷尬地互望了一眼，顯然，以他們這等揚名於江湖的武林高手，而沒有達成此諾言，當然會感到異常羞辱。

「千面客」聽老大如此一說，淡淡地一笑，說道：「這件事，以後再提吧！」

「天山三老」老大乾咳了一聲，道：「那我們後會有期了！」

話落，向老二、老三揮了揮手，當先躍去。

眨眼間，「天山三老」也走得無影無踪！

「千面客」緩緩走至石中堅面前，只見石中堅此刻，眼睛看着遠處，似在想什麼心事，「千面客」何等老練，遲疑了半晌，已然猜出了石中堅心事，他不由心中暗喜，忖道：「他們兩人，眞可說是天生一對，以後有時機，不如成全他們的好事吧！」

此刻，石中堅仍然神情恍惚地呆立着，對於「千面客」的來到面前，毫無所察，完全失去往昔的機靈。

「千面客」不由低喚一聲，道：「娃兒！」

石中堅微微「嗯」了一聲，問道：「老前輩，有什麼事？」

「千面客」見他仍然是一副漠不經心的神情，不由微惱，問道：「你有什麼心事嗎？」

石中堅聞言，霍然驚醒，吶吶地說道：「沒……沒有什麼！」

倏地，他瞥見四周靜悄悄地，除了地上的幾具屍首外，就只剩下了他們兩人，他大爲奇怪，好奇地問道：「天山三老，他們三位老前輩，到那裏去？」

「千面客」望着石中堅，淡淡地答道：「走了！」

石中堅「哦」了一聲，道：「那我們也走吧！」

「千面客」點了點頭，又道：「我先問你，那姑娘可有把『太極金鎖』交給了你？」

石中堅下意識地一摸懷中，那兩件寶物仍在，這才放了心，答道：「是的，那姑娘已把『太極金鎖』交給了我，老前輩，你怎麼會知道的？」

「千面客」哈哈的一笑，倏然他笑聲一歛，臉色一沉，道：「你已得到了這兩件蓋世奇寶，不久之後，等你學成了『太極寶鏡』上記載的武學後，你將是當今武林上武功最高的一個了，天下任何人，均不是你的對手，娃兒！你有沒有想到這一點？」

石中堅緩緩答道：「晚輩沒有想到這一點。」

「千面客」淡淡一笑，又接道：「自然，像你這樣年青，是不會想到這點的，娃兒！你可願在開始學『太極寶鏡』上所載的武學之前，知道這其中的來歷……」

石中堅聞言，心下一喜，急道：「晚輩當然高興知道。」

「千面客」環顧了四周一眼，道：「這事說來話長，我們不如到那破廟裏再說吧！」

語音一落，他一晃身形，快如電閃地直朝破廟方向奔去。

石中堅急着想知道「太極寶鏡」的來歷，見「千面客」已飛身躍起，那敢怠慢，他一展身形，朝破廟馳去。

約莫半盞熱茶的工夫——

他們兩人又到了破廟裏，雙雙縱落地面，只見「千面客」凝神靜聽了片刻，不放心地說道：「娃兒！你去巡視一番，我再慢慢講給你聽！」

石中堅依言，騰身而起，以眩人眼目的速度，很快地巡視了一遍，結果沒有發現什麼，他回來對「千面客」道：「老前輩，沒有什麼，你快講吧！」

「千面客」雙目一閉，緩緩地說道：「好！我這就說——

「遠在四百五十年前，天下江湖道上，霍然出現了一位了不起的奇才，其人年齡很輕，風度翩翩，絕世丰神，宛若衞珍重生，眞個神儀內瑩，精華外映，至於他的來歷，當時沒有一個人知道，身世至今仍是一個謎……

「不過，他的武功，確實已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放眼天下武林，舉世之中，却無人能與之頡頏。

「那時候，江湖武林，道風日衰，烏烟瘴氣，沽名釣譽之徒，遍佈在各處。而那位年輕人，乃是嫉惡如仇之人，於是他發誓，要殺盡那些卑賤醜惡之徒。

「他武功高絕，無人能與他比敵，故在短短的一年之間，連殺了武林中數十位一流高手，足跡所到之處，無人不聞聲喪胆，因此盛名遠播。

「於是，他自己取了一個名號，稱曰：『太極眞君』。

「但是因爲太極眞君性情怪癖，他殺人時，手段異常毒辣，慘絕人寰，因此，江湖道上一些邪惡卑鄙之徒，到處挑撥離間，散發謠言，說太極眞君，慘殺生靈，蔑視天下之人，其人罪大惡極！

「於是，武林上一些正派之士，也對太極眞君的看法起了變化，視他爲鬼神，敬而遠之。

「『太極眞君』自己也有所感覺，數年之後，他的性格逐漸變得比從前更爲冷漠、無情，只要是他看不順眼的，他就要插手去管。

「只要他一插手，無形中就造成了一場血刦，使人慘不忍睹！就因這樣，他更受人誤會了，太極眞君這四個字，在江湖上也漸漸狼藉不堪。

「有好幾次，武林上正邪兩派之人聯合了起來，想要合手襲擊太極眞君一人，但沒有一次成功，反而被太極眞君殺得慘敗而歸。

「不幸的是，在一個夜晚，當他正睡在一家客店時，被一個江湖宵小之徒，利用卑鄙齷齪的下流手段，在房屋裏放了一種無味的迷香而迷倒。

「但是，因其武功過高，以至於一盞熱茶工夫之後，他又轉醒了過來，這一下，他不由大怒，立刻就一掌把那人劈死！

「就在他一掌把那人劈死時，突然由四周閃出約有百餘人，這一下，委實使『

太極眞君』吃驚不少！

「這一下，不由激起了他滿腔怒火，於是一場血戰就這樣開始了！

「『太極眞君』武功果然厲害非凡，經過一日一夜的劇烈慘鬪，那百餘人已有數十個被他用內家眞力震死。

「人說：雙拳難戰四手。況且，他所吸入的毒氣，也在他的體內逐漸發作，功力自然大打折扣，又加之體力消耗甚巨，終於被那些武林邪派的高手擊成重傷，倒臥不起。

「那些人本視他如蛇蠍，不願就這樣便宜制他於死地，於是廢去了他那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再給他吃了一種慢性毒藥，讓他嘗盡了世間所有的苦痛，然後，再讓他慢慢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太極眞君』自這次以後，他對於他從小所發的誓，要拯救天下武林，維持武林正義，全力對付那些卑鄙邪惡之徒，已然完全絕望。

「於是，他拖着重創的身子，隱居在深山之中，再也不問及這世上的事，從此，這武林道上也就失去『太極眞君』這個人了！

「而天下武林人，也認爲他是死了！

「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經過一年的時間，『太極眞君』終於又醫好了自己的創傷，但，那一身武功却再也不復存在。

「『太極眞君』的沒有死，是天下武林之人意想不到的，因爲，他當時所受的創傷，足以使他斃命的，漸漸地，太極眞君這兩個字，在人的腦海裏消失了！」

石中堅坐在一旁，聽得眉飛色舞，簡直比聽什麼都覺得有意思。

「千面客」睜目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開口問道：「娃兒！現在什麼時辰了，你知不知道？」

石中堅見「千面客」說了一半，突然停了下來，不由一急，聞言，朝廟外看了一看，答道：「老前輩，此時尚早，才二更過一點，你快接着說啊！」

「千面客」乾咳了一聲，又閉目接道：「太極眞君自己療好了身上創傷之後，就出外雲遊天下各大名山大澤，以消遣他那下半輩子，生活倒也悠閒自在。

「就在他八十歲那年，有一天，他在一個深山裏，遇見了一個落魄的年青人，不由動了收徒之念。

「那年青人的資質就和你差不了多少，骨奇神清，是練武的上上之選，端的是仙露明珠，人間龍鳳！

「太極眞君於是收了他爲徒弟，把一身盡有的武學，傾囊傳授於那娃兒，五年的工夫，把他造就成了一朵奇葩！

「由於他在這娃兒身上化了很大的心血，故凝聚在他體內的毒液，又開始發作，他自知無望再在人間活上五年，所以他辭別了他心愛的徒弟，而遠離他去。

起初，他的徒弟行道於江湖，尚能依從他未完的心願去做，但，自從遇上了一個女人之後，他漸漸地改變了！結果，竟背叛他的師父太極眞君。

「這件事，使得太極眞君傷心到了透頂，於是他就隱居在深山中，再不涉足江湖一步，精心地研究一套傾古凌今的武學，來克制他自己一身的武功。

他如此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用武學來對付背叛他的徒弟，因爲，他徒弟所具有的武功，也就是他本來的武功。

「皇天不負苦心人，經過三年的時間，他研究完成了，於是，他把那套武學記載在一塊銅鏡上，並在裏面放了一張小紙條，至於上面寫了什麼，就不得而知了！

「後來，他爲了這東西不流入壞人之手，於是，就製作一塊兩面的鏡子，同時，造了一把金鎖，以開啓這面鏡子。他把這兩樣寶物，分放在兩處，以贈給有緣份之人！

「那面鏡子，就是現在的『太極寶鏡』。那把金鎖就是現在的『太極金鎖』。

「『太極眞君』辦完了這件事一年之後，就告仙逝了！」

石中堅聽完了這段感人肺腑的故事，懷疑地問道：「老前輩，你怎麼知道得如此詳細？」

「千面客」說完了話，雙目一睜，一道冷電似的寒芒，注視了石中堅一眼，不由嘆一口氣，挺身一躍而起，此刻，聽石中堅如此一問，淡淡地答道：「娃兒！你還是不要再問吧！時間不早了，我也要走了！」

石中堅急道：「老前輩，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千面客」道：「怎麼，娃兒你還有什麼事？」

石中堅臉色一紅，道：「沒有什麼事，我也要變了！」

「千面客」道：「你又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石中堅微微一笑，說道：「我要找一個地方，去練『太極寶鏡』上所記載的武功！」

「千面客」聞言，道：「對！你是要找一個地方練練了……」

他說至此，似是想起了一件事，道：

「你準備到那裏去找？」

石中堅想了一想，說道：「我也不知道！」

「千面客」沉吟了半刻，道：「我記起來了，離此地三十里外，有一個山谷，那地方很幽靜，對於你練武，很是有益，你不妨去試試！」

石中堅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道：「老前輩，晚輩知道了，多謝！我走了！」

語音甫歇，石中堅巳如一縷輕烟般，向「千面客」所指的方向射去。

「千面客」眼望着石中堅遠去的背影，悽涼的一嘆，微微自語道：「未來的太極眞君！」一語完了，他一振衣袖，身形一閃，已消失於迷濛的夜色中。

・再說石中堅，他此時的功力巳達爐火純青之境，他提足了一口丹田眞氣，疾若流星飛瀉，一閃而去。

身形就憑着這口眞氣的潛力，若夜梟般，在空中連續飛掠而去。

他展開身形，如一條黑綫，以眩人眼目的速度，急奔向正西而去。

他人在空中，僅須趁折迴旋轉時的空隙，便能凝神換氣，就好像是御風而行空般，身法好不快捷曼妙！

約莫一個時辰，他巳來到了一處山巒重疊、巍巍的高峯之下。

他抬頭望去，只見林密峯深，怪石嵯峨，四周一片昏黑，除了山風吹拂林木，發出「嘩啦」的響聲外，周遭沉寂得沒有一絲聲息，一片陰森、凄涼，使人不禁產生躊躇不前之感。

石中心中堅暗暗忖道：「如此深廣的一片山峯，連綿無際，四周又沉寂異常，想『千面客』所說的山谷，大概就是此地吧？」

思忖間，抬頭仰望着半空，此時巳是四更時分，但四周仍是漆黑一片。

他躊躇了一下，又展開身形，直朝深處馳去。

果然，不消盞茶工夫，眼前出現了一個幽靜的山谷，他心下一喜，舉步循着一條曲折的羊腸小徑奔去。

由於道路崎嶇不平，故異常難行，石中堅奔行的速度也轉慢，又過了一個時辰之後，這時東方巳微現魚白色。

一道道曙光，由繁密的林隙間射入谷中，逐漸照亮了一切。

石中堅不由停步，瞥掃四周一眼，暗暗讚道：「果然是個好地方！」

思忖間，又舉步朝深處走去。

驀地裏——

石中堅突見一條人影，在靠兩側峯下，一閃即逝。

身形奇快無比，若不是石中堅眼光犀利，留心細察，絕不會發覺。

石中堅嘴角泛起一絲冷笑，身形驟閃，尾隨急追而去。

他此刻，盡速展開身形，眞是比流星閃電還快，四周景物，瞬息即逝。

眨眼間，他巳望見前面不遠的一座山崖下，正有一條黑影，疾若奔馬般，衝騰翻躍，那輕功之高，堪稱是武林頂尖的高手。

此人身法之快，使石中堅心中暗自驚駭，不由暗暗忖道：「此人會不會是『天柱谷』中的人……」

思忖間，運足目力朝前望去，但，由於谷內密林遍佈，雖然，天巳亮了，但仍有部份地方看不太清楚。

石中堅緊緊跟在那黑影之後，轉了好幾個山巒彎道，巳來至一座山崖之下。

他仔細打量這山崖的形勢，不由暗自吃驚不巳。

只見這座山崖，高有數十丈，崖壁陡峭濕滑，沒有沾足之處，險峻異常。

就在石中堅運目旁顧的一瞬間，那條黑影，不知何時，巳無聲無息的消逝在這山崖之下。

石中堅暗道一聲：「糟了！」

那雙凌厲銳利的眸子，射出一道湛寒的光芒，疾快的向四周搜索着。

微亮的天幕上，仍然嵌着數點星星，山崖之下，一片灰濛濛地。

但見四周尖石林木，隨着微風的吹刮，發出「颯！颯！」聲響，顯得猙獰可怕，高大的林木，就如惡魔厲鬼般，張牙舞爪……

晨風寒冰刺骨，那還有半點鬼影！

石中堅暗自譴責自己，在此重要關鍵的一刹那，突然失去這一重要綫索。

但，石中堅爲了自身安全，仍然輕邁着脚步，目光四處瞥視，要搜尋出那條黑影，可能向何處消逝而去。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他失望了！四周絲毫沒有可疑之處，與一點意外的聲息發出。

倏地——

左側數丈之外，那條黑影又告閃出，石中堅心下一動，直朝那黑影背後追去！

這時，天色比前更亮了，那條黑影的背形，也看得眞實了。

石中堅不由一驚，因爲那背影，他曾看見過，但，一時想不出來。

他躡手躡脚地向前移去，驀地裏——

他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就是前面那條黑影，似在尋找什麼，不時地停身下來，俯下身子，在察看什麼？

石中堅見狀，不由暗暗忖道：「這人是誰？到這荒僻的山谷來尋找什麼？奇怪！奇怪！……」

石中堅就有這樣一種性格，愈是使他感到懷疑的，他愈是想要知道究竟，他在此一片刻，巳然決定要把這事探個清楚！

此刻，石中堅巳慢慢迫近那人身後一丈之處，正要舉目望向那人之際——

驀在此刻……左側一聲輕微的聲響，石中堅一絲靈光閃過腦際，他忘了他所處的立場，憤怒的冷哼一聲，掉轉頭往發聲之處疾撲而去，他自忖道：「這不會是被人愚弄吧……」

那曉得，就在他轉身疾撲而去的一刹那——

突然，一陣風聲嗖然！身後突告傳來

一絲陰森森，幽靈般的冷笑，笑聲充滿着輕蔑之意。

石中堅凌空而起的身子，聞聲之後，微一挫腰，身軀機警異常的掉轉過來，寒冷的眸煞，疾速的瞥射過去，不由高興的叫道：「紅面尊者！」

原來就在他瞥視之際，一塊巨石上，正凝立着「紅面尊者」。

此刻，「紅面尊者」也看清了石中堅，身形一縱，飄落石中堅身前，說道：「原來是你！」

石中堅聞言，笑道：「紅面尊者，您好！」

一語甫住，他又轉頭，朝適才發聲之處望去，一個人影都沒有，他不由又轉過頭來，問道：「老前輩，您是一個人來的嗎？」

「紅面尊者」見他這副神情，巳明白了他的話意，微微一笑，道：「你適才是不是聽到一絲聲音？」

石中堅微「嗯」的一聲，說道：「是的！」

「紅面尊者」哈哈一笑，倏地，仰首發出「咕！咕！」兩聲，宛若八哥鳥所叫的聲音。

就在他發出聲音後不久，十丈之外，也傳來「咕！咕！」兩響，聲音異常尖銳，分明是出自女人之聲。

眨眼間，只見一條紅色人影，由遠處急馳而來，同時嬌聲喊道：「爹爹！您找到了嗎？」

「麼」字尾音方歇，那條紅色人影，巳來到了石中堅和紅面尊者立身之處！

石中堅一看，原來是紅魔教主——龍衣仙子。他不由雙眉一蹙，吶吶地說道：「龍衣仙子，妳好！」

「龍衣仙子」聞言，粉面一紅，柔聲答道：「石少俠，你好！」

說話間，蠔首低垂，玉頰泛紅，顯出一副嬌羞之態，別有一番美麗動人！

石中堅看得一楞，趕忙把臉移開，問道：「紅面尊者老前輩，你們父女兩人，到此荒僻山谷來做什麼？」

「紅面尊者」聞言，臉上罩起一層陰影，像有什麼心事，道：「我們父女兩人到此，是來找『金絲草』的！」

石中堅一聽他們是來找「金絲草」，才恍然大悟，接着問道：「你們找到了沒有？」

龍衣仙子倏然張口說道：「我們巳經找了三天了，結果一無所獲。」

石中堅又問道：「那這山谷就是『藥草谷』吧？」

紅面尊者凄然答道：「這山谷正是『藥草谷』，但那『金絲草』不知生長在何處？」

石中堅聞言，沉吟了半晌，忖道：「我現下也無事，何不也帮他們找一找，況且『紅面尊者』還曾救過我的命。」

心念一決，朗聲說道：「我現在沒有什麼事，就帮你們找一找，可以嗎？我想三人分頭去找，總比兩人去找，機會要多得多！」

此話一說出，正中「龍衣仙子」心意，她立刻道：「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她一面說着話，一面眼睛注視着「紅面尊者」，好像要徵求他的同意。

「紅面尊者」也說道：「那就太麻煩你了。」

龍衣仙子見他父親同意了，眞是高興異常，柔聲說道：「那我們就開始吧。」

石中堅轉頭向「紅面尊者」道：「老前輩，我們要怎樣找？而且我也不知『金絲草』是什麼樣子？」

「紅面尊者」緩緩地說道：「我們三人分頭去找，你走西方，她走南方，我去東方，要是找到話，就用剛才我所發出的聲音來傳話，『金絲草』是一種高只一寸的草，它的莖成碧綠色，在莖的中央有一條金綫，那就是『金絲草』了。」

石中堅聽完了話，道聲「好」，當先朝正西方馳去。

「紅面尊者」與「龍衣仙子」見石中堅如此熱心，均十分感激，互望了一眼，也分頭朝指定的方向尋去。

石中堅有心要報答「紅面尊者」前次救命之恩，是以運足目力，摒聲靜氣，緩緩地尋過去。

但，偌大的一個「藥草谷」內，生長着無數的花草樹木，要從其中尋找一株如此微小的「金絲草」，實在非常困難。

約莫過了數個時辰，石中堅依然毫無所獲，同時，也沒有聽到「紅面尊者」與「龍衣仙子」兩人的傳話聲，這證明他們兩人也沒有尋着！

石中堅此刻，站立在一棵矮樹下，流目四掃，不由嘆了一口氣，忖道：「暫且在這樹下休息片刻吧！」

思忖間，他果眞蹲下身子，靠着樹幹，雙目一閉，調息起來。

驀地——

頭頂一聲輕響，他耳目何等靈敏，身軀快捷地一個翻身，一挺而起，舉目循聲望去，不由使他感到好笑，自言自語道：「眞是大驚小怪！」

原來樹上一隻蟬，由上面的樹枝掉在下面的一根樹枝上，於是就發出了一聲輕響。

石中堅望着那蟬，一時興起，一探臂朝牠抓去，但，由於樹枝茂密，必須分開樹葉才能捉到那蟬。

石中堅一面探右臂朝前移去，一面用左臂把樹葉撥開。

就在快要抓到那蟬時，驀地裏——

石中堅眼光過處，只見一朵白花正長在那蟬的旁邊，那朵白花，看上去很像玫瑰，顯得聖潔非凡。

石中堅不由看得楞住，竟忘了去捉那蟬，左手隨勢一抓，把那朵白花輕輕地摘了下來，置於掌心，仔細地欣賞。

只覺那朵白花，盛開得就像一位荳蔻年華的少女，石中堅不由低頭嗅了嗅，但，奇怪的是，這樣美麗的花，卻一點香味都沒有。

石中堅看了一陣，不忍把它拋掉，就置於懷中，又舉步朝前走去。

盞茶工夫，他轉入一條羊腸小徑，兩旁盡是奇花異草，山風吹來，聲如馬嘶，過了這條小道，眼前豁然開朗，現出一片平地，但是，仍廣生着茂樹異花，在爭芳鬥艷，花蕊奔放，微風到處，吐出陣陣花香。



石中堅不由停下步來，長長吁了一口氣，感到心胸開朗了不少，他流目四顧，驀地發現了一處奇怪的地方。

原來，在他右側一丈之處，有一片花海，裏面竟然一根草都沒有，他暗道：「怪哉！怪哉！」

於是，一晃雙肩，直朝那方向奔去，不消幾個縱步，已經來到了那花海前面，凝神望去——

驀地裏——眼光過處，只有那花海的中央，有一株碧綠的小草，要是不留神細察，絕對不會發覺的！

這一發現，使石中堅心中大喜，他一躍而起，直撲向那株小草而去，眨眼間，他已到了那小草面前，他俯下身子一看，果然那株小草在它碧綠的莖中央，正有着一條金綫，他高興地伸手去摘——

倏地——他又縮回了手，暗自忖道：「何不先把『紅面尊者』與『龍衣仙子』招來？……」

心忖間，一提丹田眞元之氣，張口「咕！咕！」發出兩聲，聲音傳出去很遠。

約過了半盞茶工夫——果見「紅面尊者」與「龍衣仙子」快如電閃地直馳而來，只聞「龍衣仙子」高興地叫道：「你找到了嗎？」

石中堅朗聲答道：「找到了！」

「紅面尊者」一聽找到了，臉上露出一絲笑容，急切地問道：「在那裏？」

說話間，已來到了石中堅身側。

石中堅用手朝那株「金絲草」指了指，道：「老前輩，您看可就是這株？」

「紅面尊者」立刻俯下身子一看，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大叫道：「正是它！正是它！……」

「龍衣仙子」依言走了過去，也不由叫道：「爹！媽有救了！」

「紅面尊者」此時，心情異常激動，聽「龍衣仙子」如此一說，他仿似自言自語地說道：「是的，妳媽有救了！」

石中堅站立一旁，見狀，深受感動，腦海裏立時現出一個美麗絕倫的少女影子，這影子在他的腦海裏漸漸地擴大，擴大……一忽兒又沒有了。

這個影子是誰？除石中堅自己以外，是不會有人知道的。

倏地，「紅面尊者」感激地說道：「石少俠，老夫眞感謝你！」

他語氣中，充滿着眞摯的誠意，石中堅聞聲，心神一震，說道：「老前輩，千萬不要如此說，這只不過是晚輩的運氣好些……」

「紅面尊者」笑道：「那你和我們一直回去，老夫想……」

他話猶未了，石中堅巳接道：「我想不必了……」

「龍衣仙子」忙問道：「爲什麼？」

石中堅笑了笑，道：「今夜，我還有事。」

「龍衣仙子」聞言，急道：「什麼事？」她話一出口，就覺得不對，粉面不由一紅，低下頭去。

石中堅只是微微一笑，但沒有作答。

「紅面尊者」此刻由懷中拿出了一個口袋，把「金絲草」很小心地放了進去，抬頭對石中堅，說道：「你既然有事，自然我們不便打擾，以後有時間，再講也不遲。」

石中堅說道：「老前輩說得對，等在下事情辦完了，一定專程拜訪。」

「紅面尊者」道：「好！就這樣言定了！婉兒！我們走吧。」

話聲一落，只見他雙袖一振，身子凌空而起，直朝谷外飛馳而去。

「龍衣仙子」抬頭，含情脈脈地望了一眼石中堅，一句話也未說，就一展身形，只見紅影一閃，她直跟在「紅面尊者」身後而去。眨眼間，兩人已消失了踪影。

此時，天色巳是黃昏時分，四周靜寂得一點聲息都沒有，風吹樹梢，枝葉婆娑，顯出一絲靜得怕人的氣氛。

石中堅看天色尙早，於是緩步直朝谷外走去。

他一面走着，一面想，暗道：「不知那『太陰女』今夜三更約在下到古廟做什麼？」

又接着想道：「那『太陰女』與在下素不相識，爲何冒生命之險，搶奪『太極金鎖』來交給在下，其用意不知何在？」

想着想着，他巳來到了『藥草谷』的一個缺口處，眼前頓覺一暗，心中暗自稱怪，不由流目四盼，只覺此處，地勢較爲平坦。

但，兩側盡是些密莽叢林，那些參天古樹，多數是千百年前的古木，盛頂支荷，天嬌騰拏，此際雖是黃昏時分，萬道霞光，由西方雲層中射出，但，這道道光芒，也全被幹葉遮蓋，反顯得陰沉沉，景色怕人！

（未完・廿五）

